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许世友外传 (上)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上 卷

卷 首 语

谚语说：

童年是首多情的诗，

青年是篇浪漫的散文

老年是部深沉的小说

笔者南采北访，像蜜蜂采蜜一般，穿梭于共和国的山山水水，和那山山水水中熟捻将军的元帅士兵、三教九流、黎民百姓之间。从众口皆碑中，彻悟将军的童年并非是诗，青年也并非是浪漫的散文，唯有中年和垂暮之年倒应了这条谚语，似是一部多情而又神秘的小说。

这部多情的“外传”（亦可当小说去读），印记着时代的痕迹和时代留给后人的不泯深思；

这部多情的“外传”凝聚着将军情感的故事和故事所编织的将军独特的个性；

这部多情的“外传”追觅着将军晚年的辉煌，而辉煌中又渗着几滴苦涩的泪……

历史素来无情。而处于历史大背景下的将军的人生舞台，本来是广阔的，有时又使他拉不开架式，难以施展，甚而有几分难言之苦。

人生应该一分为二。将军并非是神。而作为食人间烟火的将军并非完人。他有信仰追求、他有济世之志、他有舐犊之情、他有爱妻之意，他有人之优，亦有人之短。尤其是他那坎坷经历中所形成的独特个性，是他的最大优点，反过来却又成了他人生辉煌中的悲剧。

老子言：返朴归真。

是历史就应该按真情去写，直言历史。

是历史人物的“外传”，就应该在符合真情的基础上允许作艺术上的虚构。

于是乎，便出现了本文上述开篇话，也即是笔者要向读者的表白。

于是乎，我并没有把人们崇敬的将军当成完人去写，而是披露了将军的常人生活。也许这样会使人失望，但这部书既然是献给一生实事求是的将军，那么倘若吹捧，九泉之下的将军如若有知，是要发火的！

将军的经历告诉我们，他的性格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正如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位俄国博士说的，在这罪恶的世界上，谁也不可能生来就长着神仙般的胡子……

这部纪实性外传，本着“信、达、雅”的初衷，拉开帷幕，让披着历史尘埃的将军走上舞台，演示他的人生轨迹和情感世界，留给历史也给今人……

许世友外传

第一章 血色童年

**洞房花烛夜。俊俏的母亲，当其红盖头
被丑陋的父亲挑开，她差点昏了过去**

在 1901 年的春天。麦苗沐浴着春日的骄阳，碧绿一片；油菜花从青翠的叶子下探出头来，张开喜盈盈的笑脸；挂在路旁青草上的露珠，一颗颗像亮晶晶的珍珠。大别山的春天多像一幅迷人的画卷！

清晨，太阳跃出了峰巅。喳喳叫着的山雀儿掠过山崖。喜鹊落在树枝上……

喜鹊叫，喜事到。一顶披红挂绿的花轿，在一伙人的簇拥下，穿过山崖口，从绿树丛中转来。远看，小轿颤悠悠，活像碧海中漂着的一只彩船。几面彩旗伴着时高时低的喇叭声，好一派喜庆的气氛。但近看时，却又着实叫人心寒。那轿前的乐班，人人面黄肌瘦，行头陈旧；他们有气无力地吹吹打打，连曲子的调门都把不准。再看那顶花轿，更是破旧不堪。轿身两面的银光玻璃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打碎了；轿帘上的山水花鸟图案，由于年久风吹日晒，全然不如积落的泥斑清楚……它远看是一台花轿，近看倒不如说是一块破旧的帏布裹住的一个木头架子。

当时，大别山区流行着一首民谣：“闺女身价看花轿，花轿新旧知人家。玻璃花轿是富家，檀木花轿小康家，破轿抬来黄花女，寒寒酸酸是穷家。”单从这顶破旧的花轿来看，就知道这新郎倌和新娘是什么样的身世了。

轿中十七岁的新娘，名叫心心，家在胡家山（今湖北麻城县）。她在兄妹四人中排行居末。由于是父母的老生闺女，被视为掌上明珠，只不过近年来家境衰落，娇惯不起了。

据说，早年间，她的外祖父还是大清王朝的举人呢！曾经是麻城的七品知县。后来，由于被人暗算，削官为民了。家中的钱财典当一空，留下来的仅有一副银镯子，现在权作嫁妆，传到姑娘心心手中。

花轿吹吹打打绕过几个山丘，来到山崖下的小片空地上。在空地右侧，引人注目的是乱草丛中一个新隆起的坟头，新烧的纸灰还片片点点地散落在周围；新培的黄土上还没有长出青草。当轿子来到坟堆旁，新娘拍了拍轿门，示意让轿夫把轿子停下来。她要亲临亡母坟前一拜，和老母作最后一别。

原来心心的母亲不久前刚刚病故。她还沉浸在万分的悲哀之中，本想推延婚期，无奈迎娶的日期婆家已定，只好带着思念亡母的泪痕，草草收拾一下就上轿了。

轿夫们理解姑娘的心意，轻轻地将花轿落地。吹鼓手们停止了奏乐。新娘下了轿，移动着莲步，穿过丛丛野草，来到母亲的坟前。她双腿跪在地上，取下手腕上的那副银亮的手镯，用双手捧在胸前，流着眼泪说：

“娘，孩儿拜别您了。”

说完泪如泉涌，抽抽噎噎地哭起来。良久，她才收起银镯，回到轿中。随着吹鼓手鸣奏，花轿一起一伏，直奔许家洼而去，太阳升到头顶树梢时，花轿才被抬进了偏僻幽静的一户农家小院。

在“雷子炮”和“百挂子鞭”的响声中，两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喜娘走了过来，只听一声喊：“迎新娘噢！”那贺喜的众位宾客便拥了上来。特别是那些看新娘的伢儿们，停止了捡炮，满头挂着炮纸碎屑，挟带着一股烟硝味儿，一拥而上挤到轿旁。

在喜娘的搀扶下，新娘下了花轿。人们惊喜地看到，蒙着红盖头的新娘，

不高不矮，窈窕多姿。脚穿一双尖脸浅红缎子绣鞋。胸前火红色的褂子上，绣着一束鲜艳的梅花。据说这是她用了多少个晚上，才绣出的别具一格的嫁衣。白皙丰满的手腕上，戴有一双引人注目的银手镯。细心的人还会发现，新娘头上的簪子上还系着一根白头绳。本来上轿前嫂子给她摘下了，可她执意又扎了上去。此刻，姑娘手拿的红手绢，和头上那白头绳，倒成了一种不和谐的对比。新娘眼中含着一汪泪水，似乎是对亡母的哀痛，又似乎是对未来生活的惧怕：婚配的这位郎君，心眼是好是坏？尽管在定亲前，媒婆说得天花乱坠，毕竟她还没有见过一面哩！

新娘下轿，是拜天地的时候了，可人们却找不到新郎官。

这下可急坏了许母，马上让人去寻找。从前院到后院，从村东到村西，哪儿也找不到新郎官，气得许母顿足直骂：“这个憨娃儿！”许母在万般无奈之下，让闺女穿上新衣顶替哥哥，暂拜了天地，认了父母，入了洞房。新娘定下神来，展眉一看，见一个女孩子立在面前。这难道就是新郎官吗？她的心腾地一下，就像掉进冰窖里！

“是新郎不满意这门亲事逃跑了呢？还是他有事不在家了呢？……”新娘如同置身于迷雾之中。

日头落山了，夜幕笼罩着山村。

洞房里的棉油灯闪着昏黄的光。

新娘坐在床边，心里有一团百思不解的谜。她低声地抽泣着，像是流入段合铺河的潺潺水声。直到吃过晚饭的时候，才见一个愣实实的男子汉，被婶子、大娘推进洞房。而后，门“砰”的一声被反锁上了。

这时，新娘才如梦初醒。原来他才是真正的新郎官！新娘羞臊地扫了新郎一眼，立时，像触电一样惊愕了：

此人长得五大三粗，络腮胡子未刮，肤色黑得冒油；身上穿着土布裤子，裤带长了些，露在外面；裤腿高挽着；光脚板上登着一双宽脸布鞋。毛茸茸的腿上沾上了星星点点的泥斑……

新娘哪里知道，这新郎是被人从稻田里拉回来的。对新郎来说，这毕竟是第二次成婚，前妻暴病而死，新婚的神秘感早从苦难中消逝了。

当婶子、大娘们把他推入洞房，他扫了一眼新娘，吃惊的程度并不亚于新娘。新娘长得姿容秀丽，光彩照人。人贵有自知之明，他面对着菱花镜，看看自己的模样儿，竟像是个做错了事的小伢儿，不知是站着好还是坐着好，连手也不知往哪儿放了。呆了片刻，他冲着新娘“嘻嘻”一笑，随后泥腿没洗，衣服没脱，便像单身时一样，直挺挺地钻进了被窝，很快响起了香甜的鼾声……

坐在床边的新娘，面对着这位陌生的新郎官，不禁又惧怕起来，他和自己想象里的意中人是多么地迥然不同！要是早知这样，还不如一辈子不嫁人。她有些难过，又有些不解人生之谜：为什么要离开家？为什么要到这举目无亲的地方来？女人的命运啊！她失声痛哭起来，泪水滴落在胸前的梅花上，沾湿了大半片衣襟。却冲刷不了她那满腹的愁思和忧伤……

窗外想听悄悄话的人都替新郎官捏着一把汗。有的人担心地走掉了，但也有有的“愣头青”偏不走，想要看出个究竟来……

突然间，从窗户缝里，扔进几句半冷不热的話：

“面孔好看能当白馍吃？有大哥心眼这么好的庄稼人，保你有米下锅，吃穿不愁噢！”

话是开心锁。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新娘并不是富户人家的小姐，从小就跟在娘的屁股后面下地干活，纺棉织布。艰苦岁月使她懂得这个朴素的道理：“白馍好吃，那是人们用汗水换来的；猪肉味香，那是用双手喂养大的；白白脸蛋儿，真不如能干的强。”心想只要他不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往后的日子总会甜的！

人生竟像一场梦幻！

有时一句话就能影响人们的一生。处在三岔路口上的新娘心，正是听信了窗外扔进来的几句话，才安下心，和粗实憨厚、能吃苦的汉子过了下来。他们艰苦度日，生儿育女，相处得十分和睦。后来，她成为名扬四海的许世友将军的母亲。

这段佳话，在乡间一直流传着……

紫气东来，许世友降世是在一个暴风雨的傍晚

李家姑娘嫁到许家以后，虽说日子过得拮据，断不了吃糠咽菜，好在丈夫憨厚，知道疼人，所以小两口恩恩爱爱，夫唱妇随，很令山坳人羡慕。

他们婚后四年 1905 年暮春的一个傍晚，狂风摇撼着许家洼。远远眺望七彩龙潭——大别山主峰，只见黑云缭绕，雾气腾腾，电闪雷鸣，一团团举子可摘的黑云如流星飞马，伴着“呜呜”的山洪暴发声，向许家洼压来，顿时山谷一片阴森、恐怖！

雷鸣夹着电闪，电闪带着雷鸣，转眼间暴雨倾下。

许家洼的乡亲们并没有跑到屋里躲雨，而是披着蓑衣，顶着斗笠，赤着脚，扛着鱼网，拎着鱼篓，纷纷向村东的段合铺河奔去——七彩龙潭要给他们开潭送鱼了。传说当年七彩神龙飞来的时候，也是电闪雷鸣，和这鬼天气一模一样，他们每家每户都捞了不少的神鱼。在乡亲们看来，今儿的风雨，也许正是平日烧香祈祷感动神龙的结果。

他们冒雨跑着，唱着，高兴地喊着对方的名字，像过年过节似地欢迎神鱼的到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宛如这水流从各家各户涌向段合铺河畔。

许世友的父亲许存仁，也夹杂在这捕鱼的人流中。他既是种庄稼的好手，也是捉鱼捕虾的能手。他精明过人，脚步比谁都大，丢下就要生产第三胎的妻子，第一个来到了河边，“天时地利”全让他占了。

掌灯时分，人们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个个的鱼篓都装得满满的、鼓鼓的，就连伢儿们手里提的，老汉的粪筐里装的都是鱼，看了令人眼馋。

可是捕鱼能手许存仁却是高兴而去，扫兴而归。他两手空空，只捉了一条长二尺、重一斤的鳙鱼。当地人都叫它“龙鱼”。

许存仁赶忙回到家里，妻子正躺在床上大汗淋漓，痛苦地吼叫和呻吟着。接生婆迎过来，对许存仁道：“你怎么才回来？孩子他娘怕是难产啊！”

许存仁把“龙鱼”放在水盆中，说道：“早知捉不到鱼，我也不去了。怎么难产？那老大、老二生得都很顺当，这是遭哪家邪？莫非天要绝娃儿他娘的命？！”

接生婆道：“你这又说什么傻话！她身子太虚弱了，她没有气力把孩子生下来。你快把鱼做一做，熬成汤让她喝下去，给她增加点气力，兴许孩子会生下来的。”

许存仁连忙点头应允：“好，好，我这就去！”

妻子的吼叫声伴着灶火的升腾，一锅鲜嫩的鱼汤开锅了。许存仁殷勤地盛到碗里，又殷勤地献到床头，送到妻子嘴中。一碗汤下肚，妻子痛苦地大吼一声，孩子便生了下来。

小脚祖母剪断脐带，抱起孩子时，但见他顿睁双眼，似从酣睡中醒来，那眼睛里还带有一丝倦意。他长得像他父亲一样黝黑。乍看，身上像还带有隐隐约约的龙皮似的花纹。

这孩子生来爱哭，从落地那天起，一直哭了三天三夜，惊得左邻右舍都不安宁。村里的人都说：“老许家生了个‘哭叫子’，是龙胎变成的。”虽然这是迷信的说法，但它包含着乡亲们对小世友初来人世的喜悦，也蕴藏着受封建压迫的劳苦大众望子成龙的心愿！

后来，许世友成为新中国的创业名将，应了乡亲们的说法，于是，就连

将军的故居，包括许家洼的地理坐落，“风水先生”们都有诸多活灵活现的传说。这些传说虽然没有科学根据，但此地出了将军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许世友还未出世，小脚祖母就给他想好了名字，并亲手缝制好红布缨帽，等待他降生。大别山区一带，有这种风俗：伢子出生，祖母起乳名，老师起学名；小时称乳名，大时称学名。

当时山区文化落后，方圆十几里常找不到一位识字先生。因此当祖母的多是望物起名。男孩子多叫小鸡、小狗、小猫、小兔；女孩子多叫花儿、菜儿。将军的祖母虽说没喝过墨水，却给他起个“友德”的雅名。可人们不习惯这种叫法，加上许世友自幼长得丑，人们多叫他“丑伢儿”，这样祖母为他起的雅名渐渐没人叫

“丑”字概括了许世友的面相，他和父亲长得一模一样，正如他的三个妹妹长得像母亲般白皙漂亮一样。许世友为此曾很纳闷：老天为何待人不公？一母同胞，为何长相迥然不同？

“许仕友”这学名，则是由姓氏、字辈、祖母给他起的雅名中各摘一字组成的。

这三个毫不相关的汉字拼凑一起，经有墨水的老师一解释，则是奇花异草一般，不同寻常了。那意思是：“出官纳仕，结交官友，将来必居民上。”

许世友也曾为有“许仕友”这个美名而感到过心满意足。可是，当他投身革命，把自己的身心与革命融为一体的时候，他才渐渐感到“出官纳仕”是出于封建的人生观，与共产党要革封建的命，为穷人打天下的信仰格格不入。于是，许世友在红四军的时候，便把“仕官”的“仕”改为“战士”的士，决心做个名副其实的红军战士。直到他升任军长的时候，还参加士兵敢死队。一字之改，标志着将军思想的成熟、理想的升华！一字之改，标志着将军将由“自由战士”向共产主义战士迈进！

“许士友”的名字是与中国革命紧密连在一起的。“许世友”，则是他参加革命后的第二次改名，这一次是由毛泽东同志提议改的，而且可纪念的是这名字诞生在他被任命军长之日，这不能不为他传奇般的一生又增添了一抹色彩！”

河木潺潺，芳草青青，段合铺河流淌着
他童年的血泪

段合铺河是一条美丽的山间长河。白缎带似的河水，犹如一条银龙，摇头摆尾，急急忙忙跳下黄土岭，穿峡入谷，直冲许家许世友出生时，祖母结他起名为许友德；而按姓氏、字辈排列后的学名为“许仕友”；参加红军后，改名力“许士友”，此后经毛泽东提议又改名为“许世友”。本书力行文方便，均称传主为许世友，个别处仍用其曾用名。——作者注

注而来。然而，河到许家注，却突然来了个急转弯儿，从村东绕过，把个许家注直脱脱地甩在它的身后，在那河水急转之处，卷起一堆堆咆哮着的白雪般的浪花。

许家注就是这样一个倚山傍水、风景旖旎的深山僻村。许世友的家就在村东山坳里，这独立的院落由瓦顶的正房和茅草盖顶的两侧耳房组成，没有围墙，在屋前空场上安放着一炉灶、鼎罐、挑筐、背篓和其他农具。房舍周围风景十分优美，后山和房屋两侧包拢着郁郁葱葱的树林，屋前生长着翠绿的竹林，右面是一片水田，水田远处是深幽的山谷，茂密的丛林，转动的风车。

许世友兄妹七人，他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他不可能像“老疙瘩”那样“自来娇”。用将军的话讲，在这

个家庭里，生不逢时的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他的出生只能给这个本来就缺吃少穿的家庭多一张吃口；给生他养他的父母肩上又压上一块沉重的石头。

许世友两岁的时候，还是个“软面团儿”。两腿不能立地，只好在母亲用栅条挡住的小大地里爬来爬去。他长长的脖子，顶着一个大脑袋，谁要来到他跟前，他只能仰脖冲你傻笑一下，递出一只手来，显然是一个食不果腹的孩子。

“把他卖了吧！”在那个度日如年的艰苦岁月里，娘饿得浮肿了，爹饿得躺在床上起不来，一家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为了不至使大家都饿死，父母商量着把他卖掉……

终于在天空飘着雪花、寒气逼人的一天，父母将这个想法付诸了行动。

人贩子出现在许家门口。当爹一手领谷一手交人的时候，隐在屋里的娘，忍不住从屋里冲了出来。她把两斗带壳的稻谷，扔还了人贩子。又从人贩子手中抢过自己心爱的孩子。不懂事的小世友偎依在娘的怀里，还笑哩，当他看到娘含泪的眼睛时才莫名其妙地哭了。哭着哭着，他突然停止哭泣，甜甜地叫了一声“娘”。

这叫声，撕碎了做娘的心，扯得当娘的九曲回肠寸寸裂断。

“这是咋着啦？”爹摊开双手，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他爹呀，俺的孩子俺的肉，咱不卖了。要卖，连同俺一块卖了吧！”

爹愣愣地望着妻子：“不是说好的吗？”

娘只流泪水不答言。

爹干枯如柴的双手颤抖着，吞吞吐吐地说：“那咱们拿什么下锅啊？”

娘狠了狠心，撸下腕上的银镯子，向爹掷过去：“那，就把它当了吧！”

“不能当掉它！这镯子是你家的光彩！卖孩子卖地也不能当掉它！”爹手捧着镯子，想起了去年的光景……

去年春天，爹的痼疾复发了，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家里倒下当家人，如

同房子断了顶梁柱。全家人泪眼望着他，都被他的病吓坏了，目光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的神情。剧烈的悲痛熬煎着他的心。全家人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哪还有钱给爹看病呢？万般无奈，娘提出当镯子，爹听了，发了大火：

“国穷不卖土，家穷不卖宝。若是卖掉镯子，家产就败在俺们这代人手里。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俺还算什么男子汉！”

眼下，娘又提出当镯子，怎不激起爹的无限感慨呢！

“卖出去的孩子是活的，长大兴许还能回来看看家。常言说，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可是卖了镯子，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啦！”这便是爹的逻辑。

在娘的坚持下，小世友没有被卖掉。在执拗的父亲面前，银镯也没有被当掉。全家人只好忍饥挨饿一冬，换来了这个家庭人口的齐全。

天有不测风云。小世友出生的第三年（1908年），就赶上了大别山那个罕见的旱年。地里的禾苗像得了病似的，叶子挂层灰土打着卷。杂草抵不住太阳的曝晒，叶子卷成了细条条。干燥的热风把大别山都吹焦了。旱年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包括小世友的妹妹春伢。而小世友却是一个幸存者。按照娘的话说，“他死了几次，阎王爷不要他，才活了过来”。那时，刚刚学会站立的小世友，瘦得皮包骨头，长得像个羽毛零散又无光彩的瘦公鸡。就连那叫声也有气无力，而且时常昏死过去。娘慌张地把他抱到邻村郎中那里，郎中给按按“人中”，总是摇头说：“这孩子是饿的呀！”母亲听了只得暗暗垂泪。

为了给孩子们加强营养，母亲在逢年过节时，偶尔也炒一两个自家鸡下的蛋。浅浅的盘子里，星星点点的蛋花，好像冬夜天空中怕冷的星星。小世友人小，抢吃了一块又一块，到夹第三块的时候，父亲的筷子已敲响了盘子边，严厉的目光使他生畏：“要大家分着吃，你看，哥哥姐姐们也又瘦又病。不能只顾你个人！”

小世友的筷子缩了回去。小眼睛眨了眨垂下了，仿佛做错了什么事。母亲偷偷抹泪，但是在严厉的丈夫面前，没敢给小世友多夹一块蛋花。

许世友稍大一点的时候，便成天跟着父兄放牛、砍柴、耙草……凡是兄长干的活，他也样样学着干。

清明节一过，大地被暖洋洋的太阳催醒。砍割过的草木楂上，不用人工修培，在风吹雨灌和阳光的普照下，茁壮地抽出了嫩芽，遍地盖满了茸茸的绿草，野菜开花，蜂飞蝶舞，处处一派生机。

这正是贫苦农家采野菜的时节，以野菜充饥，代替粮食。因此父母规定，每人每天除放牛放羊外，另加采集一篮野菜，许世友虽小，定额却和哥哥们一样。父亲对他说：“你干得少，就得累别人。”这话使许世友懂得了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位置。他要多干一点，减轻大人的负担。有时看着他瘦小的身躯，在山崖和断壁间攀登忙碌，采野菜、拾柴火，父母也于心不安，但他们忍下了。因为他们发现，儿子不要别人照顾，他已经变得越来越倔强，不但提前干完分派给他的活，有时比兄长干的也还快一些、好一些、多一些呢！

美丽的段合铺河，绕过这个历史上没人知晓的许家洼，终年不息地奔流着。这河水既流淌着小世友童年的欢乐，也流淌着他苦涩的泪水，这河水像他那奔放不羁的个性，也像他那翻滚着浪花、激起一圈又一圈涟漪、永不泯灭的记忆……

记得他曾在河里摸过河蚌，捞过鱼虾，也曾在这里救过一个和他一般大

小的落水儿童。由于下水急了点，他还呛了口水呢！

那是一个落霞的傍晚。

小世友和孩子们挎着采满野菜的篮子，正要路过小河返村。一个同伴山娃不慎踩翻了河石，滚进了河里。河水冒出一串串白泡

儿，同伴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哭喊起来。

只有小世友镇定自若。他扔下菜篮，和衣跳进了深水。准知那孩子手忙脚乱，一下子扯住了他的衣襟，像捞到了救命稻草一

样，死死不放，很快把小世友也拖进了水底。小世友心不慌，寻找到河石用尽最大的力气，突然起跳，终于露出水面，把山娃拖到岸上。事后回想，他也感到有些后怕呢！

还有一次，他饿着肚子，在河里摸呀摸，小手冻得像个红萝

卜似的。日头落山时，他终于捉到了一条四指长的鲫鱼片子。他

高高兴兴地跑回家，满以为能得到病中母亲的夸奖，可是出乎他的意料，母亲不但不高兴，反而扇了他一耳光，那手中的小鱼被震落在地上，一蹦一跳地挣扎着。

他真委屈呀，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娘又突然把他搂在怀里哭了，边哭边数叨着：

“孩子，俺的好孩子。娘不该打你。娘打你是好意，怕你溺死在河里，娘一辈子也见不着你啦。”

“娘。”刚刚懂事的小世友用他那只冻得像红萝卜似的小手，替娘擦去泪水。说道，“俺看到您有病，几天不吃饭，脸色蜡黄蜡黄的，这鱼是俺专为娘捉的啊。”

不等小世友说完，母亲便放声痛哭起来……

他是小牛倌们公认的头儿

牛毛杂税霸王鞭，
茫茫苦海哪有边？
铁板租子阎王殿，
死也难来活也难。
一年三百六十天，
糠菜难得饱一餐。
任人欺来任人践，
任人卖成几文钱。
老牛走得慢，歌声哼得沉。

正值学龄的许世友，从六岁那年就拿起了放牛鞭。鞭绳是用山榆皮编成的；鞭上的红布条条是从娘出嫁时的破袄上扯下来的。只要鞭子在空中绕了一个圈儿，“叭”一声脆响，一帮放牛娃便知道是他来了。

小世友被孩子们公推为牛倌的头儿。他家养了三头犍牛和三十只羊，全靠他和哥哥仕德两人放养。渐渐地他们放牛的孩子竟组成了一个班。小伙伴们在一起干活打交道，痛快着哩！

西山那边的放牛娃，为首的叫朱四麻子。他们常常在一起练习折棍对打。他们列成两行，对个地较量。你打我防，我打你挡，棍棒“嘎嘎”作响。正如飞燕掠空，矫捷优美。

尤其是许世友和朱四麻子的折棍对打，更令人叫绝。一位身高，一位个矮。许世友身材和力气虽不占上风，可他步伐灵活，机智多谋。因此二人的对打，格外热闹。闪闪舞棍影，嗖嗖劈棍声。许世友常以出手不凡的招式，令身高占优势的朱四麻子防不胜防。只见他单手舞棍，两腿突跳，大有拨开云雾见朝阳，搅碎繁星赏明月之势，常使朱四麻子慌乱中出错。

虽然许世友与朱四麻子对阵常占上风，但是他所在的放牛班由于人少，却常常被对方击败。为此，许世友很不服气。为了寻计打败对方，一雪往日之恨，他那一双水灵灵的环眼转动着；双手叉腰，胸脯起伏，蛮不服气地说：

“猪倌（朱四麻子的绰号），别那么神气，明天瞧！”

他声音响如铜铃。说完，脚尖轻轻一挑棍尖，棍棒在空中翻转三圈，右手稳稳接住。然后左手放在嘴边，“嘘”打三声口哨，像是鸣号收兵，呼唤着放牛娃儿们，赶起“哞哞”叫的牛群和“咩咩”叫的羊群，沿着落霞的山岗，向隐没在深山中的许家洼奔去。

第二天早晨，红霞散开时，两个放牛班又汇聚在西山坳了。朱四麻子以得胜者自居，公然又叫起了许世友的绰号儿：

“许头倌，不服气吗？今天还敢再比试？”

许世友为寻计打败对方，昨夜做梦都想着这事。此时听到对方叫阵，便不示弱地走出牛群来。

“没什么了不起的！比就比。今天咱们不比别的，摆一摆牛阵？”

“啥叫牛阵？”

“就是两班的牛群各占一方阵地，谁要先占领对方的阵地，谁就得胜！”

“好，好，好！咱们一言为定。”朱四麻子乐得不假思索地拍手叫起来。

很快两个放牛班各自摆好了阵势。随着一声呐喊，牛群跃出了阵地，带着孩子们的欢乐，径直向对方的阵地狂奔而去，顿时掀起了滚滚烟尘，真不亚于骏马奔腾的赛马场。

起初，还看不出谁的牛群快。不一会儿，许世友的牛群好像受了惊似地猛冲过来。细看才发现了秘密：原来，他们每头牛的尾巴上都绑有一根横棍，牛每跑一步，木棍就击打一下。牛受到击打，越跑越快，似腾空飞跃的野马，朱四麻子的牛群还在半路上，许世友的牛群已占领了对方的阵地。

朱四麻子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便听到许世友他们放牛班的一阵欢呼：

“咱们胜利了！咱们胜利了！”

那高兴的劲儿就甭提了！胜利本来就属于智者和强者！

许家洼向北，是一片茫茫的荒原旷野。再向北八里，荒野的尽头，是一片古松参天、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黄毛尖，又名狼蛇山，就掩隐在这片古松参天的原始森林中。

黄毛尖，是狼蛇的天地。狼蛇的天地里充满着恐怖和残忍。

在这里，不仅误入的豹群、鹿群和黄羊群会永远消逝；狡猾的狐狸、豺狼和灌于会被肢解分尸；就连有恃无恐的野猪、肆无忌惮的黑熊，也会死无葬身之地。夏季，在谷地和谷地周围弥漫着骨肉糜烂的腐臭气味；成团成团的绿头苍蝇，低低地盘旋着，翅翼扑动时发出嗡嗡的声响；冬天，洁白的雪地上遍布着斑斑血迹和没有被啃净筋肉的骨骸，血和雪融在一起，结成了黑紫色的冰块。当时有民谣流传：

黄毛尖，
狼蛇山，
山高云雾缠，
进山如进关，
能听野狼哭，
能看巨蛇脸。

这座山，不断地勾起孩子们的幻想，不断激起孩子们探求的欲望。多少次，他们站在家门口，眺望着那云遮雾掩的山尖尖；多少次，他们围住从山尖尖上归来的人，问长问短，从他们羡慕的眼光里，流露出他们对这些勇敢探险者的钦佩。许世友打定主意，要让这座神秘的大山，早日向自己敞开胸怀！

孩子们早就有攀登黄毛尖的欲望，但谁也不敢提出。一天，许世友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大家马上双手赞成，乐得拍着巴掌，喊：“黑丑，你当探险队的头儿吧！”

新的希望燃烧在他们心底！

新的追求激励着他们向前！

一天清晨，深幽的山谷里，百鸟啁啾。晨光映照着盛开的山茶花树。轻纱般的晨雾被慢慢揭开了。大红的攀枝花，仿佛一片殷红的朝霞浮荡在山谷里。随着欢快的笑声，从山崖后走出了一群孩子，共有七人。打头的是一位虎头虎脑的男孩，一张黝黑的圆脸上长着一双闪亮的眼睛，凝视对方时荡漾出幽波，眨动之间透出一股聪明伶俐劲儿。他穿着一身毛蓝粗布衣，裤腿的下半截被露水打湿。开了线的口袋里，露出半截木制小手枪。手里的牧鞭在空中一甩，清脆的响声便在山谷间回荡，牛羊也回应着叫声。原来是许世友的放牛班要去神秘的大山探险了。

深山中的空气是清新的，那大片的树林好似刚从梦幻中醒来。孩子们骑在牛背上，极目远眺，那染上秋色的群山，似一匹匹披着彩纱的骏马，他们

前进的步伐加快了。孩子们的心头泛起喜悦的浪花。

他们昨夜就没睡好觉，今儿又早早地起了床。对家人声称放牧去，你传我叫，悄悄地出村了。

他们迎着朝阳来到黄毛尖山脚，把羊群和牛群赶进丛林，拴好系牢，然后催动脚步，绕山穿岭，向大山爬去。足足攀了一头午，直到他们个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时，才攀上了黄毛尖山巅。这时，太阳已经西斜。

啊！好壮观的山景！乳白色的云纱飘游山腰，像是托着大山在行走，山峰起伏，缥缥缈缈，像置身在奇妙的世界。白云从山后升腾飞过，令人疑心山雨欲来。西面的深谷弥漫着白雾，仿佛那是无底的深渊。脚下，群山陡然变小。家乡和草舍，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黑点儿；近前，风呼啦啦地摇动半山松林，像伸出来的怪手要攫人！

“那树上是什么？”他们正在动情地凝视中，存伢突然喊叫起来，并赶忙退后一步，隐在许世友的身后。

许世友顺着存伢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前面十步远的枯树上，缠有一条绿花花的带子。

“是大蛇！”小伙伴们也都同时看到了。

狼蛇山，果然名不虚传。那蛇足有碗口粗，黑绿黑绿的。他们平生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大蛇！

“怎么办？”他们都听大人讲过这蛇的厉害。只见这时，那蛇从树杈上抬起碗口大的头，发出“咕咕”的叫声。一只雄鹰掠过它的上空，“嗖”的一声雄鹰不见了，被它吸进了肚中。

孩子们都目瞪口呆了。

“莫怕它！俺来和它比试比试！”许世友面对这庞然大物，迎上前去。

许世友刚走出两步远，那蛇发现了人，便把头从树杈上垂落下来。孩子们都暗暗地为世友捏着一把汗。

许世友俯下身子，钻入草丛，蹑手蹑脚地绕了个弯儿，转到枯树后，随手折下一根树枝。

那蛇仍垂着头，目视着前方，并没有发现许世友已转到了它的身后。突然间，许世友一个“鹞子翻身”，跃出草丛，抡起树枝，向蛇的颈部打去，那笨重的大蛇，花尾巴垂了下来，嗖嗖有声地打起了蛇鞭，许世友险些被蛇鞭抽倒。接着，他躲过蛇鞭，又是重重一击，那蛇头断了下来。

放牛娃们高兴地围了上来，端详着大蛇，暗暗钦佩许世友过人的胆量和气魄！

他们争相剖开蛇腹，取出那雄鹰，只见雄鹰早已死了。

此时，这蛇的天地成了小伙伴们欢乐的场所。他们把许世友高高举起，又高高落下，唱起了山里人打夯的歌：

夯嗨嗨，夯嗨嗨，
山里人打夯不用夯，
大别山托在手掌上。
狠狠地砸啊用力量啊！
砸烂长夜见太阳，
砸实地基盖新房，
盖上新房娶新娘！
夯嗨嗨，夯嗨嗨，

穷苦人不是命里穷，
都因世上有害人虫啊！
团结起来力量大啊！
天不怕来地不伯呀！
天下大楼我们盖，
天下樱桃我们栽。
满院栽下樱桃树，
再把新娘接过来！

一阵狂欢之后，正处在兴头上的许世友，索性甩去了上衣，在山巅上耍起了拿手好戏——倒栽跟头。只见他动作轻盈舒展，像一只转动的车轮子，原地一连翻了七七四十九个跟头。

小伙伴看直了眼。

他又向前翻了三个，眼看再来一个就要坠下山崖，小伙伴们齐声惊呼。恰在这时，他动作戛然而止，双脚立在山巅边沿的一块青石上，像一只捕得猎物的山鹰，坦然露笑。再越半寸，便是悬崖下的深渊。惊得大家慌忙把他拽回。

打猎是许世友最喜欢干的营生。过去放牧，每隔上三五天，他总会想办法，用套子套、用弹弓打，或者上树去捉，什么鸟啊、山鸡、野兔、鸟蛋等，总是让大家尝一尝野味儿。他们吃不完，还常常每人分一点，带回家去让弟弟妹妹尝尝鲜。可是这天，他们是新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一无所获。唯一使他们高兴的是牛羊吃了个大肚尖小肚圆儿。而他们只好饿着肚子赶路回家。

太阳沉入山岗，山野里渐渐漫起了蓝色的雾。雾气一团团地在矮树丛、枯草堆和人们的脚边缭绕。落日的余辉透过林梢斜射过来，给那透明的雾团染上了一种奇异的、变幻着的光彩，仿佛它们是包裹着七彩闪耀着的晶体。

他们赶着牛群、羊群走得不像来时那般精神抖擞，甚至有点疲惫不堪了。走了很久，他们来到了李破塘村东，一块见方的山芋地横在他们面前。

山芋的叶儿已由绿变黄，靠近根部的表层裂出了条条缝儿。存伢又饥又渴，看到这块山芋地，一屁股坐在地头，装起了狗熊。

“别装熊！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挖几块山芋，到山上烧烧吃再走。”

许世友说完，存伢第一个双手赞成。放牛娃们也顾不得什么了，冲进山芋地，片刻个个满载而归。

接着，他们风风火火地在邻近的山坳里，挖了一个坑，把山芋排成个拱型门儿，架起大火烧了起来。

山芋在火焰的跳跃下，发出“滋滋”的叫声。许世友怕山芋烧糊了，指挥大家不时地翻腾着，不大工夫，山芋发出了一种甘甜的香味儿，贪婪的小嘴个个流出了口水……

“好小子，偷挖我家的山芋，还有何话可讲！”谁知浓烟火光招来了大祸。山芋刚刚烧熟，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马褂的愣小子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跳出来，不问青红皂白，上前一脚踢飞了

山芋块，踩灭了火，恶狠狠地骂道。

小伙伴们不觉都愣了。抬头一看是恶霸地主李静轩家的二少爷，外号叫洋包儿的立在他们面前。

这洋包儿，脸面虽黑黝，却是“白脸奸臣”，比起他那在武汉洋学堂念

书的哥哥还刁滑十分。这时，他那黄眼珠一转，肩膀一

耸，那颈上的银项链一闪，小拳头攥得紧紧的，满脸杀气，活像一个要决斗的小牛犊，拉开了架势。吼道：

“赔我两只羊，少根羊毛也不行！”

“不行怎么着！”许世友性直且憨，哪里肯干。

二少爷说完就去牵羊。许世友上前一步，挥手拦住了他：“要赔，就把俺这支木手枪给你。”

“谁要你这臭枪，我家真枪有的是。”二少爷一巴掌击落了许世友的木手枪。许世友顿时火了：

“给俺捡起来！”

二少爷不干。许世友用力一搯，把个气势汹汹的洋包儿推了一个趔趄。于是两人扭在一起……

这事惊动了洋包儿的老子——恶霸地主李静轩。他带领家丁赶来，把放牛娃们逐个揍了一顿，并牵去许家两只羊，才算罢休。

从此，放牛娃们和李家地主结下了不解之仇。望着他们得意忘形远去的身影，小世友把虎眉豹眼瞪得溜溜圆，小手攥得咯咯响，嘴唇咬出了血……

小世友的恶作剧及其他

许世友赔给了李家两只羊，受了欺辱，无精打采地向家走去。

此时，太阳早已坠下了山岗。他心绪烦乱、憋闷，拖着沉重的脚步，总算迈进了家门。

他知道这牛羊是他家里仅有的财产，丢了羊，一定会惹得父亲生气，何况父亲的脾气又那么暴躁，定不会饶恕他。他想象着父亲那变了形的脸庞、那干枯的眼窝里发出的不可饶人的炯炯目光、还有紧攥的拳头……他不由自主地用手抱住了脑袋，像是等待父亲的拳头抡到自己的头上。

但是，好汉做事好汉当，他又不能不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爹。他关上羊圈栅门，正要回屋，刚巧爹挑水走出院里。此时，他鼓了半天的勇气，又如扎了刺撒了气的皮球，霎时干瘪了。他早尝过这扁担的滋味儿，父亲曾用这根扁担教训过他！一旦父亲发起怒来，那扁担是不认亲生儿子的！一瞬间，他又改变了主意，准备绕个弯儿，先把事儿告诉脾气温柔的娘，娘准会同情他的，而且，通过平日观察，娘有办法降服脾气暴躁如雷的父亲。母亲和父亲相比，不仅漂亮而且聪明。如果父亲的脾气是滚滚奔腾的江水，那么母亲的温柔和理智就是拦挡这江水的闸门。经过闸门，即使是山洪也会慢慢变成潺潺的山间小溪。

此时，娘正在院中喂鸡。许世友见爹挑水出了院子，急步走到娘的跟前。娘一见儿子归来，马上问道：

“今儿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许世友沉默不语。闷了好一会儿他才突然说道：“娘，你打俺吧！”

“咋啦？”娘站起身，一时莫名其妙。

“倒霉死了，丢了两只羊！”

“怎么丢的？”这羊是家里的命根子，娘马上追问。

“俺们几个饿得走不动了，扒了李静轩家的山芋。他们打俺们不算，硬是牵走了咱家两只羊。”

“那你哥呢？”娘一看仕德不在，马上又问。

“他不敢回家，怕爹打他，还在后山呢。”

可是，这些话全被挑水回来的父亲听到了。他疾步迈进院里，放下水桶，三步并作两步，跳到许世友面前：

“好个乖儿，你把羊丢了，怎么没把你自己丢了？今天，你给俺找回来！”

爹的脸色发青，脖子上的青筋抽动着。在许世友的眼里，那一道道青筋就像一条条张口要咬他的小蛇。在巨蛇面前没有害怕的他，此时却在爹面前害怕了。他怕得向后退了几步。

“你怎么不动啊！”爹说完，怒火不息。果不出许世友所料，爹虽然没有抡起扁担，却随手脱下脚上的大鞋，朝世友劈头盖脑地抽打过来。许世友是个犟性人，任凭爹来回抽打，也不躲闪。而他那两只不屈服的眼睛紧紧盯着爹那张阴沉的脸。

父子双目相遇。

爹喝道：

“看俺干什么，能牵回羊吗？把眼睛给俺闭上！跪下！”

向来说一不二的爹看到儿子并没有按照他的话去做，气得他扔掉鞋子，又去取扁担。

这时，在一旁的母亲看不下去了。上前喊儿子：

“三伢，还不快跑！”

娘见儿子纹丝不动，急步上前夺过丈夫手中的扁担。哀求道：

“他爹，孩子还小哇，也不能全怪他呀！李家已经把孩子打得够受的了。你还要打。要打就打在俺身上吧！”

父亲看了看有孕在身的母亲，终于忍住怒气放下了扁担。

一场疾风暴雨过后，天往往会突然放晴；人极度暴怒之后，也许会意外地平静。爹坐在门槛上，“巴哒巴哒”抽起了闷烟。娘出去唤仕德去了。许世友回到屋里，躺在床上，皮肉之痛加剧了他对李家父子报复的强烈欲望。

许世友总在想：地主不劳动，吃得好，穿得好，为何还要欺压穷人？难道穷人的命运是上天安排的，命中注定该受富人的气吗？难道上天也和县太爷一样不公平吗？他百思不解。

一天，他的好朋友存仔来到他的家里，愤愤不平地诉说了他爹被地主毒打的事。

原来，存仔爹是地主李静轩家的短工，起早贪黑地为他们干活。一天二少爷洋包儿说丢了压岁钱，见到存仔爹衣兜里有一张五元钱的票子，一口咬定是他偷的。李静轩不分青红皂白，硬要存仔爹当面招认。这位衣着褴褛的庄稼人，一生清白如玉，哪里肯违心认罪！况且山里人最忌讳“偷”字。李静轩见存仔爹不认帐，遂传来了打手。他们把存仔爹倒绑双手，吊上房梁。

老实巴交的农民因受不了酷刑只得违心地招认。狠心的李静轩正中下怀，借此把存仔爹辞退，临走时连半年工钱都没开。

爹回到家里，感到无脸见人，当夜，他便含恨吞石……

存仔说不下去了。

小世友也听不下去了。

“娘的！这个狗地主，咱们要找他算帐报仇！”许世友小眼睛瞪得溜溜圆，小拳头握得咯咯响。

存仔感激地望着许世友，久久他说不出话来。

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武昌起义的枪声传到了大别山。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谈论着，脸上露出从没有过的神采，老百姓个个扬眉吐气，喜气洋洋。过去，大人谈事总要背孩子，可今天却不一样了，伢伢们不仅能听，还能插嘴问个明白。大人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添枝加叶、津津有味地讲给孩子们听。那意思是：武昌街头可热闹啦！清朝皇帝被推翻了，皇亲国戚再不敢逍遥街头，世道变了，过去的一切在土崩瓦解。这些放牛伢伢们个个听得入了神，原来革命是这样的解恨，天似乎要变了，地似乎要变了，一切似乎都要翻个个了。于是，他们决心要做大人们敢想而不敢做的事，实行对狗地主的报复计划。为使计划更加周密、巧妙，伙伴们一边放牛一边商议。

白天，竹林深处有他们的嘀咕声。

夜晚，炕头上有他们悄悄的对话声。

儿童们自有儿童们的天真想法，就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在他们胸中诞生。

转天一早，旭日东升，山雀引路，小伙伴们赶着牛群，风风火火地上了山路。牧鞭一响，震醒了四周的大山。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得意洋洋地看着路边的蔷薇花。蔷薇花那么鲜艳，有的紫红，有的嫩红，有的像牙黄中带着几分血晕，朵朵都依在绿叶中间，吸吮着大地的精灵。几只蝴蝶和蜜蜂悠悠扬扬地飞着，依恋着那艳红的蔷薇花……他们好欢畅啊，不知不觉来到了离

李静轩家山芋地不远的密林处。

孩子们停下来，大家按照许世友的指挥，把牛群留给仕德放管，余下的人在事先选好的地方，破土挖起了陷阱。

大家干得热气腾腾。不大工夫，足有两人深的大陷阱挖出来了。接着他们开始伪装，运土的运土，移草皮的移草皮，搭树枝的搭树枝，伙伴们干得井井有条。很快，陷阱伪装得看不出痕迹，即使狡猾的狐狸来了，也会中计。然而，他们不是用来捉狐狸，也不是捕野猪，而是要捕比狐狸还狡猾、比野猪还狠毒的人间禽兽。

“叭！叭！”两声鞭响，七个放牛娃，在许世友的指挥下，自动分成两组，学着大人的样子，开始演习追击。

俨然以指挥官自居的许世友，挥着自制的手枪，戴着竹条编成的伪装帽，追啊！杀啊！冲啊！带领小伙伴们，冲进了地主李静轩家的山芋地里。这时，看青的二少爷洋包儿，身穿长袍短褂，脑后扎着小辫，正在山芋窝棚下津津有味地念书。听到喊声，抬头看见放牛娃直冲他家的山芋地里跑来，他丢下书本，挥手斥骂：

“穷小子，不许往我家的山芋地里跑！”

“甭管他！冲啊！”许世友高举“手枪”，七个放牛娃一个接一个，冲进了山芋地。他们一会儿卧倒，一会儿前进。二少爷气得咬牙切齿，便跳着脚向放牛娃们追去。

许世友见李家少爷追来，赶忙又指挥大家向后撤退。那二少爷狡猾得很，见放牛娃人多势众，停脚不敢追赶。这时，许世友也指挥大家停了下来，喘口气儿，再向二少爷挑衅，迫使二少爷又火冒三丈地追来、放牛娃们又佯装逃跑。

这样追追停停，停停追追，反复了几次，终于把二少爷引到了挖有陷阱的林子中。小伙伴们不由得暗暗高兴，他们停下来看热闹。

二少爷继续追来。

“娘的，有种就别跑！”二少爷话没说完，正好踩在陷阱口上。“哎哟”一声，直挺挺地落进了陷阱里，一下子没影儿了。

却说这陷阱挖得刁，口小且深。二少爷悬在半腰。上，上不去；下，下不来。他越是折腾得欢，越是往下陷。他不知阱有多深，心里害怕，大喊着：“救命啊！救命啊！”

这时，许世友又一挥手，放牛娃们又重新围了过来，看热闹寻开心。二少爷如水牛掉进井里，有力使不出。他满头汗水，满头泥土，活像个小鬼。那个狼狈相，令放牛娃们好一阵开怀畅笑。

“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

许世友站在陷阱口，双手叉腰，神气十足地问道：

“救你可以。你得回答俺们几个问题！”

“好，好！我回答，我回答！”

“你还敢欺负俺们吗？”

“不敢！不敢！”

“骂李静轩是天下坏蛋，不得好死！”

“李静轩是大坏蛋，死了喂狗。”

“你以后还敢称霸耍横吗？”

“再称霸是小狗子。”

“敢不敢回家告诉你老子说俺们欺负你啦？”

“不敢，不敢！小的绝对不敢！”

“你家老子再敢作恶，武昌起义的大军就要砍掉他的狗头！”

“是！是！是！”

这时，存伢举起一块石头，憋不住气地上前问道：

“老实说，你的压岁钱是不是俺爹偷的？”

“不！不！是我买油条花掉了。”

“那你为什么说是俺爹偷的？”

“我怕老子揍我。”

“你害得俺全家好苦。俺要砸死你！”存伢高高举起石头，正要向下抛时，吓得二少爷连喊：“饶命啊饶命！”

许世友上前拦住了存伢，夺过石头，道：

“俺们不能和他一般见识！快叫三声爹，俺们救你出陷阱！”

“爹！爹！爹！”

伙伴们一阵哄笑。

接着，许世友命令大家：“把他拉上来！”

存伢和三娃瞪圆了眼说：“不行！不能饶他！”

那家伙像鸡啄米似地一个劲儿点头直向许世友求饶。许世友向存伢和三娃解释说：“他可恨是可恨，先饶了他这一回！他要不改正，下回就不饶他啦！”这样，大家才把他拉出了陷阱。

二少爷感激地向许世友磕头。许世友脚一跺：“你走吧，瞧你这个狼狈相！俺这次放了你。今后，一不许你欺负穷人！二不许你再作恶！不要走你老子的路！”

二少爷直点头：“小的全记住了。”

段河铺一带的霸头被制服了。从此以后，穷孩子们可以在山岗田间自由自在地放牧了。山野开阔了；孩子们的心胸也宽广了。

第二章 侠骨少年

全家人守着爹的尸体整整哭了一夜。

夜风裹着夜雨漫过了他们的哭声

1912年一个除夕的傍晚，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北风吹得树梢“吱吱”作响。大别山脚下的许家洼，积雪盈尺，村舍房檐下挂起了藕节似的冰柱，上上下下满目洁白。在风雪中，不时传来年三十的“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偶尔还夹带几个“冲天雷”，打破了小山村的寂静。

富人过年笑开颜，穷人过年如过关。即将过去的一年，是大别山最干旱的一年。据上了年纪的人回忆，这是民国以来最早的年头。入春，许家洼只纷纷扬扬下了一场小雪，雪一落地就化了，刚湿了一下地皮。人们盼望着雨后播种，可是老天偏偏没日没夜地刮旱风。人们只得车水插秧，挑水点种，好不容易才把庄稼种上。到了夏天，总该有一场透雨吧！好不容易盼来浓云夹着雷鸣电闪，眼看要落一场透雨，可不知从什么地方刮来了一股邪风，像杆无形的巨鞭，无情地向天空抽打着，把眼看着要落雨的浓云，硬是像赶奔腾的野马似的给赶跑了。许家洼的男女老幼纷纷走出了家门，日夜不停地向稻田、菜地里车水。但不久池塘也干涸了，就连过去常年川流不息的段合铺河也哑了嗓音，停止了欢唱。眼睁睁地看着田里的禾苗发黄、发蔫、枯死。不要说浇田，就连人畜吃水也发生了困难。

巍然挺拔的大别山啊，竟被旱魔缠身成了病夫，无精打采地立在大地上发呆。干旱像魔鬼似的在折磨着大别山人！

山里老实的庄稼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又从庙中抬出龙王、菩萨的泥胎塑像，供上活猪活羊，在烟气缭绕的香火中跪拜磕头，乞求神灵保佑，早降喜雨。结果，给人们带来的是，残酷的旱情越发严重了。大地干裂出口子，刚扬花的青稞，受不了如火烈日的曝晒，垂下叶，低下头，直到秋天庄稼收割，也滴雨未下。这一年，许世友家只从田里收回几捆庄稼秆作为柴禾。往年轻剩下两石粮食，刚入冬粮囤就露了底儿。开始，每天还有两餐稀粥喝，后来两餐稀粥也无法维持了，不得不靠吃野菜、树皮、草根度日。

麻城和新集城里的投机商趁火打劫，运米下乡，哄抬粮价，鱼肉乡民。饥民们为了活命，不得不用土地、牲畜、农具，甚至卖儿卖女，去换点大米和杂粮之类，果腹充饥。经过这场大灾荒，不少自耕农丧失土地等生产资料，沦为佃农。更多的贫苦农民则沦为雇工和乞丐，颠沛流离，远走他乡。山村呈现出饥饿、贫困、荒芜、凄凉的景象。这一年，许家也由原来的自耕农沦为地主李静轩的佃户。

许世友全家围坐在一个火盆旁守岁。火盆中的炭火已快熄灭，四周是冷冰冰的黑暗。他们相对无语，正在为欠的债务忧心忡忡，发愁年关的日子无法过！

全家厮守着这漫长的寒夜，盼望着那黎明的曙光，幻想着来年有个好收成，能吃上一顿饱饭……

“噹！噹！”

“叭——啾！叭——啾！”

村外突然传来了枪声，跟着枪响又混进了一片狗的汪汪叫声。

“红、白枪队要进村抢年货啦！”不知是谁喊了一声。随着喊声，村子里立刻骚动了起来。

红、白枪队原属反动军阀吴佩孚的部下。麻城之战，队伍被打散后，一部分残兵败将进了深山，杀了古庙僧侣，以此为窝，干

起了土匪的勾当。

枪声越来越近。

狗叫声越来越急。

村子里一片哭爹叫娘声，使许家洼顿时变得混乱、嘈杂、恐怖。

“仕德娘，快快把鸡鸭藏好！”

“仕德和世友，快把牛羊赶进松林！”

父亲许存仁俨然像一位指挥三军的总司令。全家人在他的布置下紧张地行动起来。

许世友和哥哥仕德忙把牛羊赶出圈，牛羊受了惊，不听招呼，而且不时发出恐怖的叫声，打又打不了，急得兄弟俩满头大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牛羊赶进了后山的松林。

谁知势如洪水猛兽的红、白枪队早已包围了村子和后山松林。

“哪里去？”两个贼头鼠目的土匪，端枪逼近，枪口对准了许世友和哥哥。匪徒面目狰狞狂笑道：

“上次你们从这里逃跑了。这次就没有那么便宜了！”

兄弟二人正要反抗。

“叭”地一声，子弹从他们中间一穿而过。匪徒们凭借武力抢走了牛羊，连根牛羊毛也没给他们留下。

许世友和哥哥两手空空回家去禀报。红、白枪队早已闯进了村子。满村鸡飞狗跳，乱作一团。匪徒的喊声、孩子的哭叫声、妇女失去财产伤心的抽泣声混成一片。

哥俩还没走进家门，就听到了娘在院子里呼天喊地。原来，红、白枪队闯进村后，抢走了他家连过年都舍不得杀的鸡鸭。全家人正围着娘抱头痛哭。只有爹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袋，一口接一口，烟雾从他的口中喷出，在他的周围升腾着、弥漫着，使他渐渐隐在烟雾中。那团团烟雾，像是从他肺腑中散发出来的闷气。他见世友和仕德进院，忙问道：

“牛羊藏好了吗？”

“爹，那牛羊全被他们抢走了。”世友沮丧地回答。

“这是什么世道！简直不让俺们穷人活了！”爹说完，一拳砸在大腿上。双腿颤抖了，抖得立不起身来。

正在嚎哭的娘听了，如撕肝裂胆，哭声更惨了。

浩劫啊浩劫！

这浩劫不仅使年关没过好，而且让爹又犯了痼病，连气带病，三个月卧炕不起。

娘无可奈何，狠狠心背着爹撸下手腕上的银镯拿到药铺当钱买了药。

“哪来的钱抓药？”爹的脸色蜡黄，神情异常严肃。

“他爹，是借来的钱。”一生为人诚实的娘，第一次在爹面前撒了谎。

“说得轻巧，借的？兵荒马乱的，谁还有钱借给你？”爹盯着娘那微微发红的脸逼问。

娘回答不出来。她内疚得很。她多么不愿意在丈夫面前撒谎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镯子哪儿去啦？”爹看到娘手腕上没了镯子，猜出了几分。

娘不回答。

“快说啊，银镯哪儿去啦？！”

娘只得说了实话。

“俺不是说了吗！这镯子是咱家的珍宝，卖房子卖地，也不能把它当了啊！”爹的手颤抖着，“你真是老糊涂了。三春还长，现在你就把镯子当了，将来你们娘儿几个该怎么过呢？”爹哽咽了。

“快把药退回去，把镯子赎回来。这药俺是高低不能吃的！”爹说话的声音不大，却是命令的口气。

“还不快去！”爹催促着。

娘知道爹的脾气，平时家里的一切都要依着他，只要他认定的事，任何人也难改变他的决心。娘无言地收起药，含泪走出家门。多亏乡亲们出来讲情，又接济了几个钱，补上手续费，才把镯子赎了回来。

爹接过娘手中赎回的镯子笑了，而娘却伤心地哭了。

傍晚，天阴沉沉的。黄昏刚刚消失在黑暗中，天又下起了蒙蒙细雨。

爹突然从昏睡中醒来，神智异常清醒，他向守在他身边的娘问道：“是什么时辰了？”

“天已黑了。”

“俺听到外面好像在下雨？”

“是下雨了。”娘背过脸去。她心里清楚，这是“回光返照”。看起来病情大轻，实则病入膏肓。

“把孩子们叫来。俺有话要说。”爹像有所预感焦急地催促道。

娘含着眼泪把孩子们招呼到爹的身边。爹的眸子已经发直了。他用那只劳累了终生骨瘦如柴的双手，把六个孩子的头逐个抚摸了一遍。眼里溢出从未在孩子们面前流过的泪水，这泪水带着温热滴在孩子们伸向他的手背上。他像是悔恨自己暴躁的脾气，一生没有给孩子更多的父爱！可此时，虽有满肚子的话，却说不出来了。

“他爹，孩子都来了。有话你就讲吧！”娘擦着泪眼，抽抽搭搭地说。

“爹，你说吧！”孩子们也道。

爹平静了片刻，才断断续续地说：

“俺怕是不行了。俺没把你们养大，对不住你们。你们兄妹要听娘的话，把娘照顾好。”

懂事的和不懂事的孩子“哇”的一声都哭了。

“莫哭。”爹的声音很弱很弱，“孩子他娘，你要把孩子拉扯成人。就是天大的苦，也要咬咬牙挺住。三春里，日子过不去，就把镯子当了吧。”

爹把镯子递到娘的手里，一阵难忍的咳嗽，吐出了一摊血，然后，就像是过于劳累要沉沉睡去似的，平静地闭上了双眼。他这样地离去了，怀着满腔的恨和遗憾，匆匆地离开了人间。他和中国多少受苦受难的同胞一样，路走完了，却没留下一个闪光的脚印儿。生命之火燃尽了，却没留下一缕光辉……

天空昏沉沉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蒙蒙的细雨越下越密。一阵阵夜风刮来，席卷着山野的嘶鸣，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在拨弄着一个无限大的琴弦。那声音时而清脆婉转，时而忧伤哀怨。

全家人守着爹的尸体整整哭了一夜。夜风裹着夜雨漫过了他们的哭声。

出丧是在第二天阴沉的早晨，既没有寿棺，也没有礼仪，更没有众多的人群相送。爹爹只是苇席卷身，埋在青山脚下随百草

爹爹离开了人世，给妻子儿女留下的，只有他未走完的艰难的路和等待

后人继承的无边的苦难。
残酷的人生啊！

为报仇，小世友机灵地夺过了一支盒子枪

越是伯鬼，越觉有鬼；

越怕蛇咬，蛇越缠脚。

许家洼遭浩劫的第二年，又发生了蝗灾。

密密麻麻的蝗虫，似一片浓云遮天盖地而来，吃光了树叶，吃尽了庄稼苗。

接踵而来的，是兵匪勾结，为非作歹，弄得家家户户十夜九惊。不是这里被人盗了，就是那里出了人命案子。一到晚上，人们便不敢出来走路，村子里的年轻人舞棍弄棒，防身习武，成了风气。许世友虽然还是个七八岁的孩子，却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和放牛娃们折树枝作棍，挥拳踢脚，结伴对打。为了防身，一个以放牛娃为基础的儿童棍棒队成立了。当时，村子的人叫他们“童子团”。

深山野谷成了他们天然的练兵场。放牧闲暇是他们最好的习武良机。阳光下，棍棒飞舞，春风助威，煞是热闹。

许世友聪颖伶俐，体力过人。小同伴们没有不输给他的。再加上他是放牛娃公认的头儿，理所当然成了“童子团”团长。

帮助他们习武的老师何票玉，是黄土岭人，早年学过一些大小红拳、罗汉拳、梅花拳等，后来成了党的地下联络员。他教孩子很上心，常常在孩子们到大山放牧的地方，传给他们一些招式。许世友的拿手好戏，“拳劈梅花”、“鹞子翻身”、“铁腿扫风”、“倒栽跟头”、“长鞭锁龙”、“车轱飞旋”、“鹰儿捕食”、“猫儿偷油”、“井边踢毯”，就是在那时学会的。

“童子团”成立后的一天清晨。

红红的太阳跳出山崖，给山岭披上了霞光。云雀儿啁啾着，在松林上空盘旋。湛蓝湛蓝的天空，悬挂着几片乳白色的云朵。

童子团正聚在西山坡上放牧。他们把牛羊赶进绿油油的草坪，甩下衣服，拉开阵势，开始了结伴对打。

许世友指挥着牛娃们交战。

群山喜观战，草木助威风。牛娃们个个汗流浹背，你刺我挑，你打我躲。打得难解难分，孩子们正处在兴头上，倏然间，一阵枪声从大山背后传来，打破了清晨的寂静。

“噹！噹！”

“叭——啾！叭——啾！”

沉重发闷的步枪声顺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传来，一阵紧似一阵。

从低沉的山雾里，又传来了慌乱的喊叫声：

“红白枪队进村了！”

“他们要抓夫抓丁了！”

“乡亲们，快逃啊！”

枪子儿在山崖上空呼啸着。

“丑伢，咱们停下吧！”三娃停下手中的棍棒，向许世友问道。

“甭管它！战斗没分胜负，咱练咱的！练好了和他们搏斗去！”许世友十分沉着。

这帮孩子对于枪声早已是习以为常了。他们对打正在酣头，谁也不肯罢手。似乎世上不存在别的，只有武场对打争高低。直到他们亲眼看到成群结

队的乡亲们涌上山崖口时，才知道土匪们果真进了村子。

他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呆呆地望着逃难的乡亲们。他们伸长脖子，东张西望地在慌乱的人群中寻找着家中的亲人。许久，谁也没看到自己的亲人。于是，他们你看看我，我望望你，都慌了神。

“糟了！糟了！”许世友摸摸自己的小光头，黑得冒油的方脸盘上，深深的眼窝中，闪动着黑葡萄似的眼珠，自言自语：“娘和妹逃出来了吗？”

其余的放牛娃也都快要哭了：“咱们怎么办呢？”

“咱们做的手枪模子，还在院子里凉着呢！可别叫坏蛋们抢去呀！”

慌乱中，存伢突然提醒世友。在牛娃们的心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啦！原来，昨天经许世友提议，要给每个儿童团员发一支“手枪”。他们说干就干，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用河里的粘泥，模仿着大人们的手枪，做了个模子，放在世友家的窗台上晾干。三天后，他们每人就可以得到一支“手枪”了。

存伢的话提醒了许世友。他皱了一下眉头，黑眼珠一转，忙对大伙说：

“走，咱们回村找找家里人，顺便把手枪模子藏个地方。”

几个人忙穿上了衣裳，把牛拉进洞里，拴牢藏好。然后，个个飞也似地下了山岗，朝村里跑去……

“站住！哪里去？”

他们正在奔跑着。突然一个大汉从竹林里探出头来。此人头扎白毛巾，身穿对襟短褂，腰里裹着一条毛蓝带子，一双浓眉拧着一股英俊之气；一双火暴暴的大眼，饱蕴着纯朴挚情。

小伙伴们先是一愣。扭头一看，这人正是他们的老师何票玉大叔。

“票玉大叔！”孩子们一轰钻进竹林，把票玉大叔围了起来。

“你们干什么去？”

“俺们回家去。”

“你们找死去呀！坏蛋们都进村了。快，都给我到竹林深处隐蔽起来！”

牛娃们不情愿，票玉大叔一把扯着许世友的脖领儿，向竹林深处走去。大伙儿只好乖乖地跟着他们的头儿进了竹林深处，在一块草坪地停了下来。

“你们要老老实实在这里，不许乱跑乱动。”票玉大叔嘱咐大家。

“俺爹还在村子里吗？”三娃歪着脑袋，不放心地问，他爹前天被地主打残了腿，行动不便。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的家人都及时转移出去了。”票玉大叔又对三娃说：“你爹是老六爷用毛驴驮出去的。”

说完，他从挎包里掏出烟袋，装上一袋烟，用火镰打着火绒，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说道：

“你们先在这里等着，还是刚才的话，不许乱动！我有事儿去去便来。”

票玉大叔走出竹林不几步，仍不放心，扭过头来：

“小世友，出了事儿我可找你这个头儿。”

许世友点点头，算作回答。但对票玉大叔不让他们出竹林，打心眼里不高兴。

其余的小伙伴们也和许世友一样，心里有气，坐在地上，拧着裤脚、草叶，谁也不说话。

好一会儿，还不见票玉大叔回来，他们急了，许世友先开了腔。

“票玉大叔光说咱们的家人转移走了，可没说手枪模子的事啊！不行，咱们还得回村看看去。”

头儿一呼，大家百应。他们竟不顾大叔的嘱咐，出了竹林，风风火火地向村里奔去。

“脚步轻着点！”许世友在前边向后面传着口令。

他们悄悄地来到村北的山岗上，趴在一丛柳毛子后面，向家门望去，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糟糕！许世友差一点叫出了声，坏蛋们提着雪亮雪亮的大洋刀，屁股后面还挂着盒子枪，立在了他家的大门口。村东的岔路口上还有两个游弋的哨兵，正向他们身后走来。其余的正在村子里搜查着，闹得全村鸡飞狗叫、乌烟瘴气。

“怎么办？后退也难了。”仕胜抬头问哥哥。

“不要怕，跟俺来！”许世友把手一扬。于是，伙伴们趴下身，肚子贴着地皮，顺着齐腰深的野青稞，朝他的家门口爬去。那长长的野青稞地正好延伸到他家的后院里。

他们悄悄爬到后院，想从篱笆下面钻进草棚。

“蛇！”仕胜提醒世友。原来昨天，他们在树林子里打死了一条大花蛇，仕胜把它搭在了篱笆上。

“好，让俺带着它，怕到时还有用哩！”许世友伸手扯下大花蛇，束在腰间。

他们爬过篱笆，进了草棚。然后又从草棚钻进了院子。院子里并没有敌人。只见满院柴草狼藉，破衣烂被子扯得一地，锅碗瓢盆被砸碎了。正屋的房门也倒了下来。他们没管这么多，急着去看手枪模子。嗨！那东西还完好无损地放在窗台上——这个劫难后的幸存者，跳进他们的眼帘。许世友抢先一步，跑近窗台，捧起手枪模子，爱抚着放到怀里。

他们庆幸着，把手枪模子你传我，我传你，开怀笑起来。

“这里不能久呆，快把它藏起来。咱们走！”许世友指挥着。

他们把手枪模子藏在草棚里，又顺着原路，爬到院外。

恰在这时，门口那位提着雪亮洋刀、屁股后面别着盒子枪的匪徒看到了他们：

“小兔崽子，往哪儿去？！”

小世友灵机一动，对匪徒说：“老总，俺们回家拿鸡蛋。”

那匪徒一听有鸡蛋，口水流了出来：“鸡蛋在哪里？”

“在俺兜里。”许世友挺胸拍了拍衣兜。

“快把它拿出来，老子放你走！”

“好！好！老总，俺给你拿！”许世友弯下腰来，扯下花蛇，没容那匪徒看清什么，便把花蛇抡将起来，一个“长鞭锁龙”，不偏不歪，将花蛇套在了匪徒的脖颈上。那家伙还以为孩子们要用绳子拴他哩！当他感觉脖颈上有个软绵绵、肉乎乎、凉酥酥的东西时，急忙用手去抓，才知是一条黑质绿花大蛇，立时吓得肉跳心惊，瘫坐在地上，惊叫了起来。

“老总，你莫叫唤，那蛇还是条活的哩！”许世友告诉他。

“哎哟，我的娘！我求求你们，快帮我拿下来。”

“好！好！俺就帮你拿下，你可不要动！”许世友向伙伴们使了个眼色，取出腰间的牛缆绳，和小伙伴们一起，三下五除二，把那家伙死死地捆了个“四蹄倒栽葱”。

匪徒叫唤得更凶了。小世友捋了一把树叶子塞到他嘴里。

两个游弋的匪徒听到那家伙的嚎叫，急忙顺着前院跑了过来。

“快拿下他的盒子枪！”小世友指挥着大家，抽出坏蛋屁股后面的盒子枪，接着，把那家伙掀进了稀粪坑里。他们顺着树丛跑上山岗，钻进浓密的大竹林。

“砰砰砰！”

接着是一阵慌乱的枪声。枪子儿从他们头顶上空呼啸而过。匪徒们顺着他们的足迹追来了。

“不好！这里不保险！”许世友和小伙伴们判断着，赶忙向竹林深处钻去。

钻啊钻！滚啊滚！他们在一片最茂密的树林隐蔽下来，取出刚从敌人手中夺来的盒子枪欣赏着，那盒子枪锃光闪亮，拉开枪门里面还有子弹哩！

梦寐以求的手枪啊，昔日是孩子们的幻想，今日却真的拿在了手中。没想到，为了寻手枪模子，却换来了一支真手枪！若不是大敌当前，他们准又会跳起来、唱起来，庆贺一番。

“砰砰砰！”

枪声越来越近，跟着又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喊叫声。他们趴在地上，大气不敢出一口。直到这时他们方才从一时的喜悦中醒悟过来，后悔不应该不听票玉大叔的话，现在闯出了大祸，别说盒子枪保不住，就连自己的小命也难保全。

“完了。”小世友后悔地想。

这时，在前方传来了用枪挑竹枝的刷刷声和匪徒们乱喊乱叫

“这儿竹林密，往这儿搜！”

孩子们凭着声音知道匪徒们就在跟前，大难就要临头了。许世友想拔手枪，手却不听使唤。他们把小脸蛋儿紧紧地贴在地面上，身子紧缩着，好像这样就不会被坏蛋发现似的。

“快出来，不出来我就开枪了！”一个匪徒向许世友身旁搜来。树叶子很稠，密密匝匝。那匪徒上前一步，正好踩到许世友的腿上。许世友没敢动一下，用力地绷住劲儿，他要使自己的腿像大树棍那么坚硬，哄过敌人。“砰砰！”恰在这时，从东南方向的竹林里传来了枪声。

“东南角，快追！”接着，一阵哨响，匪徒们忙集合队伍，向东南方向追去……

小伙伴们见枪声已远，才一个个惊魂未定地坐了起来，暗暗庆幸大难不死！但不一会儿，他们就把这灾难抛到了脑后，掏出盒子枪玩赏起来。

“原来你们藏到了这里！”一声喝斥吓了他们一跳，抬头一看正是何票玉大叔。

他们从票玉大叔嘴里得知，刚才东南角的枪声正是大叔打的。原来他转移了乡亲，回到竹林，不见了孩子们，正在着急，突然发现村子里的匪徒们向竹林方向追去，估计可能是孩子们出了事。于是，掏出枪，在匪徒们搜捕的反方向鸣了两枪，自己却溜之大吉，绕后山来到了这里。

“大叔，这是俺们缴获的盒子枪！”许世友把枪举到票玉大叔面前。

票玉大叔拿过枪，非但没有表扬，反而狠狠地训斥了他们。小世友和伙伴们都心悦诚服地听着，是啊，没有票玉大叔的及时掩护，甭说这枪，就连他们的生命也危险啊！

从此，他们更加尊敬何票玉大叔。在他的指导下，他们一边放牧一边为

群众站岗放哨，山上立起了一棵信号树，一旦匪徒们进村的时候，童子团就把它放倒，乡亲们得到信号便可以及时转移。大家都夸奖他们是真正的童子团。

然而，年幼的小世友并不满足这些，他比伙伴们更善于驾驭想象的翅膀，认识世界，开拓自己。在他的心目中，人应该有更大的本事，他希望自己今后能学到一身武功，像传说中的少林和尚那样，能飞檐走壁、刀枪不入！

少年是多梦的季节

一天夜里，小世友做了一个奇异的梦：

这是清明节的早晨，太阳格外格外的红，天空格外格外的蓝，山野的空气格外格外的清新。晶莹的露珠，大者如豆，小者如米，银光闪闪，在嫩绿的草叶上滚动。双脚一碰，那小草上被摇落的露珠，便成串儿地掉在裤脚和鞋上，裤脚和鞋打湿了，凉酥酥地贴在腿脚上。

小世友和爹沿着山野中的小道，踏着湿漉漉的小草，去给死去的爷爷送纸钱。爹还是老样子，瘦瘦的，皮下暴着骨头和青筋，仿佛眼睛更大了。小世友像是觉得自己长高了，足足齐了父亲的肩头。

“钱”放在爹挎着的一个竹条编的篮子里，爹在前边大步流星地走着，小世友一溜小跑似地跟在后面。

“爹，这钱为什么是纸做的呢？能用吗？”小世友憋不住地问。

“阴府里的人都用这钱，和咱们用的不一样。在人间是沓草黄纸，在阴府里是十元一摞的票子。你爷爷被土匪打死那天，分文没有，也许他正在阴府里乞讨；为没有一个铜板而不能喝上一碗白开水！”

爹说得活灵活现，小世友仿佛见到一位乞讨的老人立在他的面前。

“爹，俺没见过爷爷，爷爷是不是和你长得一样，只是头发比你白，脸上的皱纹比你多，对吗？”

爹“嗯”了一声。

“土匪为什么打死爷爷呢？”小世友又问。

“他们是强盗，蛮不讲理，又懂些拳脚，专门欺辱老实人，谁碰到他们谁就倒了霉！那天，你爷爷正在苞谷地里看青，被他们这帮土匪给撞上了。爷爷是个老实憨厚的庄稼人，一辈子和土坷垃打交道，不会拳脚。匪徒正愁没有活靶子练武，飞起一脚，抬手一拳，就把你爷爷活活打死了。然后装进一条麻袋里，扔进了段合铺河，杀人灭迹。后来被山泉老爹发现了，拳打了这帮土匪，报了咱家的仇。”

“那山泉老爹怎么这样厉害？”

“他早年也是因为家穷，出家到少林寺当了和尚，学到了一些拳脚，懂得一些武术。在他面前，纵有几个山林大盗，也不是他的对手。后来，沦为街头卖艺，被兵痞们暗箭射死了。”

“爹，等俺长大了，俺也要到少林寺当和尚，学拳脚，包打天下坏蛋，为穷人们报仇雪恨！”

爹只顾往前走没有说话。

爷爷的坟墓座落在大青山坡上。山前溪水潺潺东去，溪中蛙声一片；山后峰峦起伏相连，一直涌向大别山主峰；坟墓四周古松粗大，参天入云；坟前石碑拔地而立，约有一人多高。

爹把小世友引到坟前石碑旁，拜了三拜。然后躬下身，把竹篮放在地上，摆上供品，燃上纸钱。二人跪在地上，爹祈祷道：

“爹，今天是您老的节日。俺和仕友给您送钱来了。请您老快走出门来捡钱吧！”

爹的话声深沉悲怆，在旷野里荡起低低的回响。

火苗跳跃着，慢慢地从纸堆里蹿出“舌头”，起初是一团蓝色，渐渐染成火红，但很快便消逝，化作了一缕淡淡的青烟，在无风的松林里盘旋飘飞，终于消散在缥缈太空……

陡然间，天空的太阳变成了月亮，斜挂在天边，明朗的天空变成了深邃的夜空，一堆灰烬中又升起团团白雾，不一会儿，一位白胡子长老，手拄金拐，身穿肥大衣衫，面目庄重泰然，徐徐从白雾中走出，仁立在小世友的面前。那长老像是爷爷，又像是神话传说中的仙人。

长老在云雾中站定，白色的胡须像是雪的瀑布，垂至脚面。双眸凝视着小世友，声音洪亮如南山铜钟，回荡在群山之中。

“孩子，你知道爷爷是怎么死的吗？”

小世友立刻答道：“知道，是坏蛋打死的。”

“既然你知道爷爷的惨死，那你怎么办？”长老上前一步抚摸着世友的头。

“俺要学些拳脚，专治那些坏蛋！”小世友毫不掩饰地长叹道，“只是眼下还寻不到一位会拳脚的老师。如果长老知晓，请告诉于俺？”

“好一个有志气的孩子。”长老捋了捋银白色的胡须，连连点头，“人有志，竹有节。乱藤绊不倒飞奔的金鹿。近日，有一僧侣法师，从远道而来。头缠红绫布，身披藏青色和尚袈裟。此人头光如瓢，满脸红光。眉心有一红点，权作记号。”

长老说到这里，戛然收住。尔后化作一缕青烟便不见了。

“长老！长老！”小世友喊着向青烟扑去，一下便栽倒了。他越要喊越喊不出声音来，嗓子里像塞进了一团棉花。

“孩子，快醒醒，娘在这儿呢！”正在油灯下做活的娘，看到世友在喊梦话，还以为孩子撞到“鬼”啦，赶忙叫醒了他。

小世友醒来，揉了揉惺松的眼睛，只见娘正拿着给他缝补了一半的裤子，站在他的跟前；妹妹在床上睡得正香。窗外，漆黑一团，山风吹得树枝沙沙响。

世友埋怨娘不该在这时喊醒他。

娘笑了笑，说：“傻孩子，你又做什么好梦了？”

“刚才俺梦见爷爷啦，他是个白胡子老头儿。”小世友津津有味地向娘讲述了梦的始末，又问，“娘，那梦的事儿是真还是假？”

“梦中的事情都是假的。梦是心中想，心里想什么，就梦见什么。”娘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白胡子老头儿到底是不是爷爷呢？”

娘只是笑笑，没吭声。然而，小世友却是一个劲儿地搜寻着自己的梦境，犹如一个兴致正浓的猎人追逐着自己看准的猎物。

就在这个难以忘怀的梦境中，深深埋下了小世友对武林英雄们的敬慕和他对习武驱恶的向往与追求。尽管时间如流水般逝去，然而依稀可忆的梦境仍留在他的脑海之中，没有什么力量能冲淡这神奇的记忆。

途遇少林高僧，人生的道路在这里 转弯

梦是真的吗？

小世友自己也怀疑起那曾使他信以为真的梦来。梦的确是没影儿的事！

正当他要抛弃这个奇妙的梦幻时，却万万没有想到，那梦幻，竟变成了现实。

童子团成立的那年，也是爹去世的第二年。这年初冬，树叶还没有完全发黄，大别山就飘落了一场连绵不断的雪雨。雨夹雪整整下了半个月，人们咒骂它，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这年秋天，许家收了三石带壳的稻谷，由于家里吃口多，不到年关，就又到了米缸满是清风、空碗映着明月的时候了。巧妇难做无米炊，愁死娘了。

这天清晨，娘颠着小脚来到丑伢的炕前。过重的体力劳动和挑不起的生活重担，压得娘身板佝偻了，过早地失去了她年轻时的风韵，她将手伸进丑伢的被窝，但又迟疑地缩了回来。外面还飘着雪雨，怎么忍心唤醒熟睡的孩子！可是不叫醒又不行，水开了没有下锅的米。娘狠了狠心，硬是揭开了丑伢的被子，唤道：

“伢子，醒醒，快起来到姥姥家借米去。”娘也不愿给娘家找麻烦，何况父亲又续了弦，可是没有办法啊，不能让孩子们饿死啊！

“叫俺大哥去吧。”丑伢是个要强的孩子，宁饿死在家里也不愿到人家门前乞求。

“你哥昨天刚讨了一天饭，再说上次不也是他去的吗！姥姥喜欢你，你就去吧。”娘好说歹说，丑伢才穿起衣服，硬着头皮去了。

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了两行浅浅的脚印，脚印从许家洼铺向胡家山，弯弯曲曲十多里。

一阵疾风刮来，卷起层层雪粒跟着丑伢打旋。身后的脚印渐渐地被雪盖住了……

走到姥姥家，雪已停了，他在姥姥家吃罢中饭，便又扛着半袋子稻谷，急急忙忙往家赶。当他走到距许家洼二里远的河铺村时，日头已经偏西。还没进村，就听到村中一阵铜锣声，这声音给他一种莫名的震动，他疾步走进村中，原来是一们卖艺老僧在村中中场坪上耍武术。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实实。小丑伢个子矮，挤不进去，索性用脚尖蹬着粮袋子，伸着脖探头观看。只见那八十高龄的老僧，天庭饱满，满脸红光，眉宇中有一红点（僧人记号）；他头缠红绫布，身披破旧的和尚袈裟，胸前护心镜大似冰盘，亮如秋水，秋水中有一绽开的芙蓉；脚穿黑尖脸僧鞋，行走如风。丑伢看到这里，不觉一怔：这该不是梦吧！他不敢相信这眼前的一切，不禁暗暗地用小手捏了一把大腿，只觉一阵疼痛，这不是做梦，这的确不是梦！

老僧在人们的掌声中，做完了一套动作。他抱拳施礼，绕场一周，再三答谢，掌声仍是不断。不知是谁忍不住叫了一声“好”字，接着全场都叫起好来。

“再来一招！再来一招！”

老僧不负众望，又紧了紧腰带，脚尖轻轻一挑，一根五尺长的哨棍，“腾”地飞入空中，他跃上一步伸出右手，稳稳接住。霎时间，那哨棒像一条龙，在他身前身后身左身右腾飞起来，顿时满场风涛，拔地而起。人们不得不赶紧后退几步，把场地扩大。只见他功架扎实有力，动作轻盈舒展，如疾风暴

雨，似电闪雷鸣。忽而是“金鸡抖翎”，忽而是“天边挂月”，忽而是“大鹏展翅”，忽而是“吴刚献酒”，把观众再次带入忘我之地，无论是朴实、憨直的观众，还是斯文严肃的看客；无论是穿短褂的，还是穿长衫的，人们的眼睛都瞪得滚圆，嘴都半张着……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凡是懂得少林武功的人都知道，这是属于上乘的“形意风火棍”。当年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就是用这种棍技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抱头鼠窜。

接着，老僧又扔掉手中的哨棒，徒手打起了少林红拳，颇有点儿梁山遗风。你看他拳来脚去，如流星似闪电，宛如攀树登枝的猴子。他的表演身灵步活，进退自如，起伏转折，节奏分明，得心应手。甭看他八十高龄，身手犹健。老僧那干净利落的腾、挪、躲、闪，变化多端的攻防技法，刚柔相济的动作节奏，严谨典雅的势式规范，真乃“酷似燕青，胜似燕青”。使人目不暇接，回味无穷……

“啾啾”一阵叫声，伴着一群觅食的山雀，从场坪上空掠过。这时，只见老僧躬身捡起一个石子儿，向鸟儿投去。“啪”的一声，山雀一头栽落到场坪中央。顿时，观众沸腾了。

“神功！神功！”人们呼叫起来。粗野的山里人，有的向空中扔起了帽子，有的打起了嘟嘟的口哨声。

老僧表演完毕，双手合十，微启双唇，连连说道：

“多谢众位施主帮场，只因少林屡遭深山匪盗袭击，又遭兵燹之灾，为避其难，贫僧云游贵地，耍得不好，恕俺献丑。”

没容老僧说完，那铜钱像雨点，似雪片撒落在老僧的脚边，乡亲们有钱者献钱，无钱者献米献面，还有的端来了热腾腾的饭菜。小丑佻无钱奉献，使劲挤入场内，把铜钱逐个儿替师父捡进钵内。老僧深深地望了望丑佻，又拱手绕场一周致谢。乡亲们又拍起了巴掌。

小丑佻的手都拍得有些麻木了，暗想：咱们童子团要是有一位名师指导该有多好啊！他崇拜少林和尚，他曾做过诸如此类的梦，可没曾想，梦中的情景还不如今天的场面壮观，使他大饱眼福。

太阳将要落山，人们纷纷地散去了。

老僧赶忙收拾东西。他躬身要去装箱，瞅见刚才帮他捡钱的孩子站在身边，恭敬地望着自己，眸中闪着几分乞求的目光。

老僧停下手来，上前抚摸着孩子的头，和蔼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俺姓许，爹娘喊俺丑佻。”

“家住哪里？”

“西边许家洼。”丑佻用手指着说。

“家中还有什么人？”

“爹得暴病死了，还剩下俺娘和俺们兄妹六个。”

说到这里，老僧不免有几分同情。

“天都要黑了，快回家去吧！免得你娘惦记，我也该找地方住下来。”

老僧说完好一会，仍不见小丑佻挪动脚步，又问：

“小兄弟，你还有何事要对我说吗？”

一语道破了丑佻的心事。他泪珠噗噜噜地从眼里流下来，说：“师父，见到你，俺真高兴。你不晓得，俺连做梦都想拜师呢！”

小丑伢说着说着便双腿跪了下来：“俺家受人欺辱，有世代冤仇啊！今年又遭灾，连饭都吃不上，请收俺做个徒弟吧！俺不会白吃饭，俺会干活，会打野兔子，会上树掏鸟蛋，还会到河里摸鱼虾。收下俺，耍武卖艺时，俺还会给你打个锣敲个鼓的。”老僧上前扶起小丑伢，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打量着这位衣衫褴褛的孩子。是啊，从前他是打算过收个徒弟，帮他敲锣打鼓圆个场，还能帮他端碗热水润润喉咙。一大把年纪，谁还能没病没灾的呢！可又转念一想，这个年月，兵荒马乱的，多个徒弟还得多操一份心思，再加上没有合适的，就这样给拖延下来了，渐渐地也打消了这个念头。今天，在这孩子恳切的哀求面前，老僧不免有些动心。他认真地打量着这看来不过只有七八岁的孩童，只见他个头不高，两腿粗壮，胸肌突出，虎眉豹眼，眉宇中凝着一股英气，目光里透出聪明和机智，的确有些不凡，老僧很是喜欢。

“师父，俺求你了。只要能收下俺，有碗饭吃，填饱肚子就行。俺可不是那种吃不得苦的娃，俺爷爷是被恶人打死的，俺爹……”丑伢伤心得说不下去了，竟呜呜地哭了起来。怜悯之情，人皆有之，更何况以慈善为本的僧人呢！这哭声引起老僧心里一阵阵酸楚：多么可怜的孩子啊！老僧俯身蹲下，双手把丑伢轻轻抱起，自己的眼睛也不免湿润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老僧犹豫了一下又把丑伢放下道，“少林寺院位于中原大地，离此甚远，你还年幼，尚未成人，身单力薄，岂能吃得大苦！况且你上有老母，母子连心，恐怕是去不得的。”聪明的小丑伢听到师父话里有意，眼睛一亮，擦掉泪花，马上答道：“只要师父答应，家中俺娘，由俺去说服，俺想她会同意的。”老僧见孩子这般天真可爱，又是这般诚心诚意，不免备受感动，但转念一想：“孩子总归是孩子。他小小年纪，也许是一阵心血来潮。”于是他挥手，连连推辞道：“天色不早，老僧还要借宿去，明天再说吧。”说完，便要走。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吗？”丑伢急了，把小手指含在嘴里咬破，顿时鲜血溢出。

“信得过！信得过！”老僧连忙放下手中的箱子，上前握住丑伢咬破的手。随即打开箱子取出药来，涂在伤口处，爱抚地说道：“孩子，莫耍脾气。你要真心拜我为师，来！把你的拿手好戏都献出来，让老僧也开开眼界。”

“好！师父你站好脚慢看。”丑伢听后心中不免大喜。“嗖”一下子甩去了上衣，露出了黝黑的胸臂。接着，便把在童子团时跟票玉大叔学来的“铁腿扫风”、“鹞子翻身”、“猫儿偷油”等招数，一一耍将起来。虽然那动作在武术拳师的眼里还不免带有几分粗拙、稚嫩，但他毕竟还是个孩童。拳师的慧眼已洞察到良玉，他深深感到，此伢若要用心栽培，将是武林中一棵难觅的好苗。想到这里，便喊了一声：“停”。

“师父，可以了吗？”性子有点急躁的小丑伢马上问道，“不行，俺还可以再来一招‘拨云揽月’。”

“够了。从今后，你就是我的徒弟，我就是你的师父。”老僧虽然语调不高，却是十分坚定。

“师父，你真好！”丑伢由衷地露出了笑容，又连忙跪下向僧师叩头施礼。

“免礼，免礼。”老僧师扶起小丑伢，说道，“莫要高兴过早，快回家去跟你娘商议。今天我在段河铺过夜，明早听你回音。”

“多谢师父。”丑伢背起那半袋稻谷，一蹦三跳地往家跑去。

一个有志的孩童，当他的美好愿望得以实现的时候，他身上产生的力量和勇气，往往超过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用童心去感受生活，生活总是那样美好而简单。此时小世友浑身是劲，乐不可言。他的双眸闪着异彩，迸发出他火热的愿望，他的心飞向了未来，飞到了少林寺院……

段合铺河为他欢笑，打着旋儿吟着歌儿，多彩的残霞落入河水，又使河水像一条无限长的锦绣飘带，在跳跃在飞舞……

第三章 少林之路

娘说：伢子，你还小！世友道：俺走了，
家里还可少张吃日，总比在一起饿死强吧

夕阳坠入了墨色的大山。堂屋里的灯亮了。娘正在屋里等待着儿子。她几次出门探望，皆不见三仔的影儿，心中越来越感到不安，刚要再去探望，丑伢带着一股风破门而入，差点儿把屋里的棉油灯扑灭。

“娘，你看，粮借来了！”小丑伢高兴地喊道。

娘一听，眼里闪出惊喜的泪花，急忙伸手去接儿子肩上的粮袋子，问道：

“丑伢，姥姥给你做的啥饭？”

“米饭。”

“吃饱了吗？”

“连晚上的饭俺都吃进了。”

“咋这么晚才回来？”娘又理了理腮边的头发问。

“俺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好人。他说，只要娘同意，可以管俺饭吃。娘，你猜他是谁？”丑伢说着拉住娘的肩膀摇起来。

娘疑惑地摇了摇头：“猜不着。”

“真猜不着？俺告诉你，你说巧不巧，俺遇到了梦里的那位老僧。”丑伢绘声绘色地把途中遇见武僧师父的事，向娘讲了个清。“娘，你没见，那位师傅可神啦，耍了几招，大伙都看直了眼。”

丑伢说到这里，见娘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她抚摸着他圆圆的脑袋说：“你不是又在说你的梦吧？想学武艺着迷了！”

“娘，这事可是真的。谁要骗你，谁是小狗儿。那师父看中了我，他说，只要娘同意，就带俺去少林寺。”

“伢子，你还小呢！”娘郑重起来，果断地摇了摇头。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怎能理解做娘的心情呢？在娘的心里，学武艺并非是个吃饭的好差使，是要劳命伤身的。她在娘家当闺女时，就曾听说过邻村亲戚家，有一个和她一般大的二黑子，在武当山学艺，一个跟头没有翻过来栽到地上就丧了命。这在她善良的心底投下了一个可怕的阴影。当时，在当地人们口头上流传着“好皮不做鼓，好汉不学武”的口头禅，娘不忍心把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往悬崖上送啊！

“娘，还是让俺去吧！”小丑伢扭着屁股蛋儿，摇着膀子，撒娇地说，“娘，少林寺离家不远，翻过大别山就是。俺走了，家里还可以少张吃口，总比饿死强吧！”

艰辛的童年，清苦的日子，促使小丑伢思想过早地成熟。他一字一板地说着大人的话，娘也觉得孩子的话言之有理，于是说：“傻孩子，你走了，不想娘吗？”

“娘，俺想你有什么办法呢？成天价厮守着娘是好。可是不学本事，怎能为俺被人害死的爷爷报仇呢！”

丑伢说到这里，娘已泪流满面了。今年天旱粮少，全家已两天揭不开锅了。眼下离收早稻还有两个多月，穷人的日子无法过啊！娘曾和大哥背地里商量过，要卖掉三妹度春荒。可十指连心，娘一直没有横下心来。

小丑伢见娘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心也酸了，便一头扑在娘的怀里，劝慰说：“娘，别哭。俺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俺也不情愿离开娘，这是没办法啊！俺若走了还可以回来看你。可你要是卖掉妹妹，那可永远永远是人家的人了。娘，你得拿定主意啊！”

“ 伢子，你也是娘的心头肉哇！娘不能让你走，你才八岁，也不能没有娘啊！再说你爹死得早，让你走了，万一有个长短，娘也对不住你爹啊！ ”

棉油灯光闪动着。

娘擦着眼泪，仍一个劲儿摇着头：“ 不能去啊不能去。 ”

小丑伢心里虽然急成一团火，但他是个孝子，他也多少体味出一点娘的苦衷，他不想操之过急，惹娘生气。于是把口气缓和下来：

“ 娘，你再想想吧，想通了俺再走。 ”

这一夜，丑伢躺在床上，眼皮像小松针支着，怎么也合不上；身子好像烙在热锅上的大饼，翻了一遍又一遍，他突然想起了何票玉大叔。他是这一带为娘所信任的人，他的话娘准听，“ 俺何不求助于他！ ”

不容犹豫。当天夜里，他趁母亲和妹子睡得香甜的时候，摸黑穿起衣服，伪装好被窝，悄悄地溜出了家门。再摸黑跑了三里山路，来到了何老师的家。

“ 咚咚咚 ”。

“ 谁呀？ ” 何老师听到有人敲门问道。

“ 俺是小丑伢。 ”

何老师早就喜爱丑伢，就像喜欢自己的孩子一样，他马上披衣下地开了门。

“ 丑伢，深更半夜的，一定有大事吧？ ”

“ 大叔，俺想到少林学武，娘不同意，俺来求你来了。 ” 丑伢说明了来意。

“ 娘莫让去，你就依着娘呗！ ” 何票玉大叔笑着说。

“ 大叔，俺深更半夜找你，以为你一定会帮俺！可是…… ” 小丑伢急得要哭了。

票玉大叔哈哈一笑，道：“ 你当大叔不肯帮你，大叔刚才那话是逗你哩！好个有志气的孩子，你且回去，好好睡一觉，你娘的事儿包在大叔身上啦。明早我就去你家，还不行吗？ ”

第二天一大早，太阳挂在东山树梢。何老师身穿蓝布长衫，外面罩上布马褂，头戴一顶旧皮帽，脚着一双老布棉鞋，满面春风，突然出现在许家的小小院落里。

“ 稀客！稀客！ ” 娘见何老师光临，满心欢喜地把他让进屋里请他坐下。没容何老师谈到正题，娘便憋不住了，开门见山地谈起自己的心事来：

“ 大兄弟，今早你来了，俺也正想求你哩。 ”

“ 什么事叫你着急上火？ ” 何老师佯装不知。

“ 昨晚，丑伢吵着要到少林学武，已和人家说妥了。你说该去不该去？为这事俺正犯愁呢！ ”

“ 啊，是这么回事！ ” 何老师点了点头。然后，郑重严肃地说，“ 这是得考虑考虑。依我看，如今天下兵荒马乱，学文不如学武。人贵有志，竹贵有节。我看你家丑伢不同一般孩伢，性野心秀，是棵好苗。如果他真心实意想去，就让他去吧。男儿志在四方，闯一闯也不枉活一世。再说有了本事，既能护身又能报国。常言说，艺不压身，学武艺用处可大哩！ ”

“ 兄弟说得也是，俺主要是怕他学那玩艺伤骨送命啊！ ”

“ 不会的。这个你不懂。‘ 武术健身，延年益寿 ’，这可是康熙大帝亲口说过的。 ” 何老师引经据典，“ 我家伢儿万顷，我执意让他学武，可他偏偏不依我，气得我昨天还给他一个耳光呢！ ”

何老师一席推心置腹的话语，拨动了娘的心弦。她高兴地说：“既然大兄弟说好，就让他去吧。”

早隐在里屋偷听他们说话的丑伢，这时高兴地奔跑过来：“娘，你同意了？”说着，摇着娘的双肩。

“同意了，同意了。”娘说得虽然有些勉强，但脸上已露出了喜色。

“真的同意了？”丑伢还有点不大相信。

“怎么，你大叔在这儿，娘还诓你不成！”娘说完用右手食指点了一下小丑伢的脑门儿。

“娘，俺可以给师父回话了？”

“好，趁你大叔在，把师父请来，也见见面，说说话，吃顿便饭。”

“好，俺现在就去。”丑伢迫不及待地跑出了房门。

老僧师名叫高义，听了丑伢的回话，喜不自胜。

“徒儿，你且等等，待我收拾一下，到家中看看你的老母，以作辞别。”

小丑伢把老僧师领进院门，娘和何老师高兴地迎出来，把老僧师让进屋里，请他坐在炕上。

大别山的人款待客人向来是热情大方的。他们总是要做最好吃的饭菜奉献给客人。可是赶上这年月，许家当然拿不出像样的东西。若不是小丑伢昨天借米回来，今天还难开锅呢！娘一边招呼老僧师喝茶，一边去灶台做饭。

没有像样的菜，娘只得把缸里的泡野菜夹到碗里，放一点盐，搅拌一下，算是待客的菜了。

娘把菜放在桌上，又双手捧来一碗热腾腾的米饭，献在老僧的面前，于心不忍地说：“师父，这年月日子过得清贫，粗茶淡饭，你就多包涵吧！”娘说到这里，转而又对何老师说：“大兄弟，快陪客人用饭。”

老僧师高义环视了一下屋内。四周墙壁上被炊烟熏得黑黢黢的，靠北墙，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地铺上一堆烂棉花套子底下，睡着一个小孩子。再往上看，靠房顶用几根原木搭成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

够了，他不忍心再看下去，深知孤儿寡母度日艰难。他把目光敛回，说：“大妹子，这位何先生也在，说句心里话，孩子跟我走，你老放心吗？”

娘一边为丑伢子盛饭，一边强笑着说：

“放心，放心。男儿走四方，到哪哪是家。跟着你，有碗饭吃，俺看总比饿死在家里强。只是这孩子自幼任性，请师父多费心，好好栽培他。”

说完，娘转身到里屋，认真地翻找起丑伢的衣服。几个弟弟妹妹听说哥哥要出远门，到少林寺去，一起围着娘，要她不让哥哥走……

娘估摸僧师等人快吃完饭的时候，才理了理腮边的头发，走出屋来，向老僧师打听起少林寺的情况，老僧师理解做娘的心，一一作了认真的回答。

“请大妹子放心，孩子交给我，有老僧吃的也就饿不着他。另外，我也要尽父辈的责任栽培他。天色不早，我们爷俩也该赶路了。”老僧师望了望屋外，太阳光已射在屋檐上，快中午时分了。

“等等！”老僧师和丑伢正要起身，娘叫住了他们，她慌慌张张跑回内屋，把一个红包袱取出来，递给丑伢：“这是你的换洗衣服。里面还有娘的一副镯子。遇到困难时，就把它当掉。”

“娘，那镯子是咱家的宝贝，还是留在家里吧，再说三春还长着呢，粮不够吃，甬卖妹妹了，把这副镯子当了罢。”小丑伢说着，把小手伸入包袱

内去取镯子。

娘摀住他的手：“孩子，听娘的话。”丑伢看到娘泪水汪汪这才松了手。

“那我们上路吧！”老僧师道。

“等等！”娘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走到灶台边从碗里取出七个煮熟了的鸡蛋，塞进了丑伢的兜里：“拿着，留在路上吃。”

丑伢眼睛模糊了。

是啊，这全家仅有的七个鸡蛋，娘在病中都没有舍得吃一个哩！

娘又从竹篮中取出早晨吃剩下的几个菜团，包好塞进红包袱里。丑伢推脱不要，娘嗔怪道：

“穷家富路啊，路上比不了家里，借都没处借。”

趁娘包菜团的工夫，丑伢把银镯子取出，偷偷地放在了桌角上。

当天下午，丑伢便和老僧师一起，告别了村人，告别了泪湿衣衫的娘和兄妹。

当他挎着小红包袱走到村头时，忽又听到娘喊他的名字。他回头一看，娘正风风火火拨开人群，向他奔来。

“娘，还有话要嘱咐俺吗？”丑伢一头扑到娘的怀里。

儿行千里母担忧。娘的头发有些散乱了，不住嘴地叮咛：

“伢子，出门在外，不比在娘身边，处处要谨慎小心。对师父要尊，对师弟要爱。见荣华富贵的人不卑不亢。莫受不义之财，不结无义之友。住店不要靠窗睡。自己一人不要走夜路。遇事切莫逞强。学本事莫要满足，学到知羞处，武艺才能强……行走千里可别忘了家乡热土。儿啊，你走吧！”

娘用衣袖遮脸，不忍见儿远去的身影。

“娘，俺全记下了。”

这时，朝夕相处，追逐嘻戏的放牛娃们，也都追到村头相送。小丑伢此时此刻不知该对小伙伴们说些什么，他咬着下唇，向他们挥了挥手。

此地一为别，孤篷万里征。

山绵绵，水绵绵，

情切切，意切切。

小丑伢拖着沉重的步子，带着一腔游子恋乡之情，跟着老僧师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啊，通往少林的路，人生的第一征途！

可敬可叹天下父母心

娘忍痛把儿子送出村，一直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田间小路上，这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家。

儿走时，她曾在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儿子是要强的，作为要强儿子的母亲，不该把眼泪抛在儿子面前，娘应该比儿子更坚强，她虽没有失声痛哭，却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此时，当她回到屋里时，屋内空空，只觉心肝被人摘走似的，理智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涌动，她伏在炕上失声痛哭起来……

懂事的儿女们也都随着哭了。

“娘，别哭了，三哥早晚会回来的。”三妹荣伢敛住了哭声，揉了揉红肿的眼，上前晃着娘的肩膀劝道。

兄妹们也都敛住哭声，围在娘身边。娘的哭声渐渐微弱下来，最后只是抽噎着。

这时，荣伢突然发现银铜子还留在桌上，跑过去捧起镯子，惊叫起来：“娘，你瞧，镯子三哥没有带走！”

“你说什么？”娘如同触了电，立时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荣伢跟前，接过银光四溢的镯子。一石激起千层浪，娘看着手中的镯子，顿时百感交集，甘甜和苦涩揉在一起的往事，似滔天巨浪，一排一排地向她涌来……三十年前的往事又浮现在她的眼前。那是一个中秋佳节、花好月圆的晚上，她还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和兄妹们一起，伏在娘的膝盖上，吃月饼赏明月。对月当歌，娘给孩子们吟唱起来：

八月十五月儿圆，
家家彩灯悬门前。
龙腾虎跃人欢笑，
窈窕淑女摇彩船。
月宫嫦娥喜人间，
偷偷拨云往下看。
不禁抖裙舞翩跹，
银镯失腕落下天。
皇帝女儿正梳扮，
忽见银镯落身边。
银镯本是天上物，
姑娘捡起戴手腕。
美女戴镯更风采，
丑女戴镯也俊颜。
神物化作稀世宝，
从此宝镯传人间。

“娘，你手上这镯子是嫦娥丢下的吗？”娘吟到这里，兄妹们插嘴问道。

“不，这些都是神话传说，哪能是真的。”娘沉思了片刻，又说，“这银镯是你爷爷的遗物，也是他一生的荣耀。你爷爷原本是大清王朝的举人，在州府当差，一位皇亲的女儿看中了他的才学，以镯许心，盼结良缘。可是那女儿的父亲不依这门亲事，暗暗把你爷爷贬到了县府，后来，这镯子就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一直传到为娘的手中。这镯子虽不是嫦娥的原物，却比天上的神物更美更漂亮。”

娘接着又吟唱起来：

为宝镯先辈朝中贬了官，
为宝镯老母护它命归天，
为宝镯全家突然遭兵燹，
为宝镯多年家产全荡完。

想着三十年前的往事，娘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银镯传到自己这一代，又有多少辛酸！她想到了孩子的爹，宁愿病死在床上也不让当了它去买药；懂事的女儿荣妹，宁愿卖掉自己也不让娘拿它去当粮；如今，小丑伢又把它偷偷留下，怎不激起娘的万分伤感！宝镯不能留在家，应该给身无分文的丑伢带着。不然娘就对不住一人出走的孩子！想到这里，娘决心已定。

“ 憨儿，来一下。 ”

正在院子里劈柴的大儿子仕德，听到娘的喊声，放下斧头，奔到屋里：

“ 娘，叫我有事？ ”

“ 这镯子，你三弟忘了带。快快赶路给他送去吧。 ”

“ 娘。 ” 仕德感到为难了，“ 他们走了快一顿饭的工夫啦，让俺咋赶得上呢？再说，他要是不要呢？ ”

“ 叫你去你就去嘛！不去怎么知道他不要。翻山走小路不就近啦！ ” 娘的话，不容他再作迟疑。

大儿子仕德只好接过娘手中的银镯，换上了一双布鞋，匆匆上路了。

夕阳西下，森林、山野又升起了蓝色的雾，雾气弥漫着，好似老天放下一个巨大的青纱幕幔，把天空、高山和大地统统遮掩起来。在天空潜伏的乌云也乘机向山顶挤压下来，像和那雾幔争夺着一席之地。在云和地、云和雾交接处奔跑着的仕德，已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了。他紧赶慢跑脚不停息，不觉十几里山路已在脚下走过，直到天将黄昏的时候，才在田铺村附近的车店里找到了弟弟丑伢。

“ 哥，是你！ ” 丑伢有些吃惊。

“ 三弟，你不该把镯子丢在家里！娘发火了，非让俺给你送来不可。 ” 仕德擦了一把汗，从袖筒里取出镯子递给丑伢。

“ 俺不要。 ” 弟弟嗔怪着哥哥，“ 你不会说俺不要吗？真是个死心眼！ ”

“ 俺说了，娘不依嘛！ ” 仕德有苦难言。

兄弟俩推让了许久，丑伢看到自己不接，仕德就不走，无奈只好接过镯子，长叹一声，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噗噜噜地滚落下来……

看到这情景，就连坐在一旁的老僧师也禁不住为这母子之情所感动。

为教师，许世友甘当贵妇人的踏马石

这天晚上，师徒二人送走了世友的哥哥仕德，在大车店昏暗的油灯下，欣赏了一会儿银镯，然后便上床歇息了。第二天天色将亮，师父高义唤醒了熟睡中的小世友，又匆匆赶路了。

大别山的初春，暖中带有寒意。太阳照射到的地方暖洋洋的，背荫处却还隐匿着残冬的微寒。特别是清晨，太阳还没有出来，小北风嗖嗖地刮着，似钢针刺脸入骨。可他们翻过云峰，从山南转入山北，小世友却看到了另一番天地，只见山北积雪还覆盖着少有人迹的山路，玉树银花，远天近山，呈一色银白。这时他才理解那首流传的民谣：

山南绿荫荫，
山北雪银银。
同是大别山，
为何不同仁？

师父高义看到小世友禁不住打了个寒噤，身子也颤抖起来，赶忙打开红包袱，为他取出一件衣服，帮他穿在身上。二人踏着薄雪，伴着“吱吱”作响的声音，向山下走去。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了一深一浅的两行脚印儿……

还没有走出大别山的余峰，娘塞在世友包袱里的几个菜团和鸡蛋早已进肚了。此后，师徒二人便沿路卖艺，走走停停。世友为师父鸣锣开场，师父在场上耍拳卖艺，为两人挣些吃的和盘缠。他们就这样走走演演，演演走走，三个月已过，路程却还未走完一半。

这是一个暴风雨的黄昏，师徒二人来到了淮河边。

风怒吼着，撕扯着衣裙；雨劈头盖脸地抽打着他们又饥又寒的身躯；平静的河水，激起了浑浊的波浪。天连水，水连天，天地被迷迷蒙蒙的雨水连成一片。

“师父，这河中没船，咱们怎么办？”

“那我们先到前边树林里避避雨，挡挡风寒吧。”

小世友搀扶着师父，踉踉跄跄来到了柳树林，二人依树而坐。这树身虽然粗大，但叶子却小而稀疏，哪能挡雨避风呢！

雨水落在脸上，像条小河，刷刷下流。小世友紧闭双唇，生怕老天爷毫不吝啬地把他的肚子灌饱。

“徒儿，冷吧？”师父关切地问。

“不冷！”世友咬咬发紫的嘴唇。

不冷是假，冷又有什么办法呢？小世友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八十高龄的师父。这时，他见师父脸色发青，嘴唇发紫，牙齿打颤，说道：

“师父，咱们还是找个村子住下，改天再过河吧！”

“这里是有名的马家洼，村子比较稀。只有顺河岸东去十八里有个龙泉寨的村子。要去，那里还近些。”师父高义牙齿打颤哆哆嗦嗦地说。

风更狂了，雨更大了。

师徒二人偎依着，好不容易来到龙泉寨，找到了一个破庙住下来。

小世友帮师父脱掉路上被雨水打湿的衣服，让他躺在土台上。然后架起柴火，烘干衣服。当他把干衣服放在师父床头时，碰到了师父的额头，他吃了一惊，那额头滚烫滚烫的。

“师父，你发烧了！”他喊叫师父，师父却双目紧闭，昏迷不醒。往日力大如牛的师父，今日却像死了一般。他害怕了，伏在师父身上呜呜地哭起

来。好一会儿，师父朦朦胧胧地听到了哭声，慢慢地睁开双眼，说：

“好孩子，莫要哭。我的病不要紧，喝碗开水，出出汗就好了，佛主会保佑我平安无事的。快去给我取碗水来。”

小世友擦擦泪，向村子跑去。

师父高义一连喝了三碗白开水，直到第二天凌晨，大汗未出，高烧未退。师父自己也感到奇怪！这可如何是好呢？

“药。”小世友想起了药。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无奈中，他想起了娘给的银镯，便和师父商量说。

“师父，把镯子当了，抓剂药吧？”

“镯子不能当！那是你家的传家宝啊！”师父喘了一口气，“要不，我衣袋里还有几个碎铜钱，就用它抓剂药吧。”

“好，俺就去。”世友翻出师父的衣服，取出零钱，向离村十五里的集镇跑去。

太阳移到头顶，青龙镇赶集的人还没有散，熙熙攘攘，十分热闹。

小世友手攥铜钱，在人群中冲冲撞撞，穿过大街，向前走。

哟！大街尽头的草坪上围着一圈人，这是在看什么？

真吓人！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汉，面前放着一只大竹篓，竹篓里装的全是蛇呀！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各种各样花纹的，大小都有。这些蛇，像被触怒了似的，昂起头，吐出尖尖的血红的舌头，向四周呼呼地喷气。

小世友无心观看，绕过人群，挤进集市中心广场，找到药店，向店老板叙说了师父的病情，店老板放下药书，随即开出药方，递给了二掌柜交钱付药。

“两串铜钱。”二掌柜扒拉一下算盘珠，扫视了一下还没柜台高的小世友喊道。

小世友抬起手腕，把攥得紧紧的碎铜钱放在柜台上。二掌柜扒拉一下，点了点，道：“小兄弟，这钱还差一个铜板哩！”

“差一个铜板！”许世友额上沁出了汗珠，“师傅，俺手中就带这么多铜板，救人救命，看在俺师父落难的面上，能不能少收一个铜板？”

“不行不行，药店没有这个先例，你还是另想办法吧！”二掌柜把铜钱随手一推。

世友自知钱不够，便又挪步去求那位开药方的老板：

“老板，俺求求你，你就给个人情吧！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老板望了望衣着破烂的小丑，没作声，接着又去埋头看手中的药书。

“怎么办呢？”真是一个小钱难倒了英雄汉。心急如焚的世友，攥着铜板，走出店门。

街上人来人往，哪一张面孔都是陌生的。天啊！难道今天真要绝俺师父的生路……

在这嘈杂的人群中，小世友钻动着，来到街头，幻觉中的铜钱在他眼前闪着……

可真正映在他面前的是一群乞丐龟缩在街头。他们衣着褴褛，满身汗渍腥臭，身上布满蚊蝇，就像盖着一层带斑点的黑布一样。有一个只盖着一张莲叶入睡的贫民，他身旁的竹篮内，唯一的一个破碗还是空空的。他睡得正香。正是这当儿，洋人的高头大马突然闯了过来，踏碎了乞丐的梦。那骑在大马上的洋人含混地吼叫着，压根就不想让人们听懂他的叫唤。霎时间，把

个风平浪静的街头，搅得尘土飞扬，鸡飞狗跳。一阵鞭打抽得那些乞丐四下逃窜。那鞭子抽着乞丐，也抽着小世友的心——一颗中国儿童纯洁善良的心！

那骑马的洋人在前面不远的一家高台阶下收缰勒马。大门开启处，闪出一位阔太太，由洋人陪同，莲步点点，下了台阶。

“夫人，快上马吧！”那骑马的洋人叩首作揖。

“这叫我咋上呢？”贵妇人娇滴滴地道。

“踩马凳没带，你就将就着吧。”那陪同的洋人歉意地说道。

可叹那贵妇人是吃雪花团儿的，光长肥肉不长骨，个儿太矮，一连几次都没有登上马鞍，从马屁股上溜了下来，招来过路行人的围观。旁边的洋人又不肯在大庭广众之下屈身相助，便向周围的众人喝道：

“谁能屈身，让太太踏上一脚，上去马背，两个铜板就赏给谁！”

围观者哗然。

“俺来！”这声音干净利索。

正处在筹措无门、心急如火的小世友，挺胸走过来。他虽然对洋人疾恶如仇，但是此时此刻，师父的病要紧！

他走到马前，咬紧牙关向贵妇人屈下身。这黑白颠倒的时代，命运之神竟如此惩罚他、捉弄他，使他变成了夫人的“垫脚石”。

贵妇人上了高头大马，喝开人群，扬长而去。

“拿钱！”小世友伸出手，理直气壮。

“给。”盛气凌人的洋人，把脸朝天一仰，随手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铜钱扔在小世友脚前，转身走上台阶。

“呸！狗日的！”小世友终于憋不住了，骂了起来，那环眼里射出了两溜火星。

那洋人听了，知道小孩儿是在骂他，马上驻足，回首审视着小世友。小世友也不示弱，以牙还牙，以目还目。这下更激怒了洋人，他上前去扇小世友的耳光。小世友一没躲闪，二没还手，三没啼哭。此时，他认为躲避有失中国人的尊严，还手是不聪明的表现，啼哭那更是无能 and 软弱。他坚信中国人决不都是无能之辈，只等将来，只等将来……

身遭一阵毒打之后，小世友站起身，想着师父还在病中，他不能在这里久留，于是，躬身只捡起一个铜板，匆匆向药铺跑去，付了钱，抓了药，赶回龙泉寨。

老僧师高义吃了药，大汗淋漓。当天夜里，病情就有了好转。世友高兴了，紧锁的眉头顿时舒展开了。但在高兴之中，他却忘不了贵妇人的一脚、洋人的几记耳光。只是他宁愿把这仇恨永远深深埋在心底，也不愿把这一切告诉师父高义。

山道弯弯，少林在望

师徒二人离开龙泉寨，北渡淮河、沙河，披星戴月，向五岳中的嵩山奔去。月余，临近了嵩山脚下。那名扬中外的少林寺就在嵩山的怀抱中。

少林寺虽然在望，路还在脚下宛转延伸……

许世友的心已似河里的浪花蹦跳翻滚，像山上的小鸟在跳舞歌唱。他那双聪颖的眼睛里，闪着希望的火花。

天在黎明前，往往最黑暗。师徒二人愈临近少林寺生活愈困难，因为当地人对少林的奇功棍技早已熟知不鲜。卖艺已不能糊口，二人只好乞讨，可常常是甩一天的脚板，爬一天的大山，饿一天的肚子。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许世友的肚子虽然久经饥饿的考验，但长途跋涉中的饥饿，同在家里的饥饿也还不是一个滋味儿。在家里饿慌了可以躺在床上不动弹，心烧火燎时还能喝口水，而在旅途中则找不到在家时对付饥饿的那种“妙法”了。

“师父，俺爱听书听唱看武打，你就给俺讲段少林的故事吧！”饥饿难耐的小世友提出了这个要求，分明是想分散对饥饿的注意力。

“好。”师父是个聪明人，他理解小世友的心情，抿了抿干裂的嘴唇，讲起少林寺来……

少林古寺，又名天下第一古刹，是北魏孝文帝为接待印度高僧师跋陀而建立的，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因为此寺建于少室山麓的丛林茂密之处，故名“少林”。在漫长的岁月中，少林寺培养出了一批批武艺娴熟的弟子。

师父讲着，小世友插言问道：“师父，当初你是怎样来到少林寺的？”

“说起来话长。我也是和你一样，家中无米下锅，无布遮身。我十一岁那年，霪雨连绵，洪水泛滥，黄河突然决口，淹没了家乡的五州四府十八县。全家六口人，趴在一根檩子上被洪水冲了三天，才漂上岸来。后来，全家人又回到了故乡。房倒屋塌，粮食冲走。全家只好沿村乞讨，讨饭路过少林寺的时候，父亲就把我送到了寺院，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

“那你家中还有亲人吗？”许世友关切地问。

“后来，我只回过一次家。亲人全都饿死了。”

许世友听罢心里很难过。他深情地望着师父，顿时觉得师父那么仁慈可爱。

师徒二人来到青云山脚下的时候，夕阳已给大山镶上了金边。

“师父，咱们还是歇歇脚再走吧！”

“神靠一炉香，人靠一口气。恐怕是越歇腿越软了。前面翻过山就是大庙，今晚我们就在那里过夜。”

他们的身影渐渐地融进落日的余辉中……

第四章

深山遇匪

师父，这里有血！许世友看到手上、镯子上全是血迹，再往草地上一瞅，还有三个被刀削掉的手指头

残阳如血，天近黄昏。

青云山山高坡陡，山路弯弯曲曲。师徒二人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去，青云峰像个张开血盆大口、硕大无比的怪物吞没了他们。他们置身于这树木高耸云天的原始森林中，踏着长年沉积的枯树叶前进。身边松涛阵阵，令人毛骨悚然。

“师父，咱们怕是迷路了吧？”

“人往前走，水往东流，我们尽管走吧！”高义环视了一下四周，古松一棵接一棵，搭臂挽手，粗的两人合搂不住，细的也有一搂粗。视野受到了限制，路也难以辨认。

师徒二人又向前行走了约摸百十米，见前面有一棵五人合搂不住的特大古松，横在面前，拦住去路，又好似把路劈成了一左一右，究竟走左走有？师父也拿不定主意了。

“徒儿，你暂歇一下，待我辨辨方向再走。”

小世友一听说休息，正合心意，一屁股坐在古松下。人小闲不住，从衣兜里取出银镯玩了起来。

这镯子三分金七分银，光芒夺目。上面能映日月，能映人影。小世友一边欣赏，一边抛高高。

嗨，宝镯！就在这时、四只贼眼盯上了这光芒夺目的“猎物”。小世友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四只贼眼就来自他头顶上空的古松枝上。

这两个贼人乃是大军阀吴佩孚的部下，在嵩山吃了败仗，流落到这深山僻林，杀了前面古庙中的道人，以此为窝，做起了山林强盗，这两人的名字叫姜龙、姜虎。他们的正头领是“大鞋僧”，副头领是李才，外号叫“老猴子”。此时，这两个正副头领正在前方古庙里摆宴喝酒，支出姜龙、姜虎拦路抢劫，弄些银两来，好换明日酒菜。这两个小喽罗遵命来到这深山老林的要道口上，足足已有两个时辰。刚才，他们抢了酒商的一头犍牛和两桶红梁泥酒，并杀了酒商，宰了犍牛，古松下的草地上还留着斑斑血迹。那尸骨未寒的酒商的尸体就扔在古松右侧的草丛里。二人正在分赃时，路上传来了师徒二人的说话声。于是，二人草草收拾了现场，爬到了树上，观看动静，等待新的猎物……

师父高义为了辨别方向，围住古松转了三圈。九年前他从少林寺下山，走过这条险路，只不过时间长了，记忆有些模糊。当他围着古松转第一道的时候，发现树下的草坪上有斑斑血迹，当他顺着血迹向右侧走来，又发现了一具男尸。他马上警觉起来，刚想招呼小世友，但即刻又改变了主意，孩子还小，不能使他受到惊吓。

此时，小世友正在手中抛镯子玩，一不小心，手锡脱手掉在脚头的草地上，他伸手去抓，不但抓到了镯子，同时也抓到了一手血迹。

“师父，这里有血！”小世友惊叫起来。

小世友看到手上、镯子上全是血迹，再往草地上一瞅，只见地上还有三个被刀削掉的手指头。

“师父，有人被杀！”他又惊叫起来。

老僧师高义正在古松后徘徊，忽听到小世友的惊叫声，急忙奔跑过来，

双手把世友搂在胸前：

“徒儿，休要怕！有老僧在此，纵有十个山林强盗，也不是咱的对手！”

小世友两只眼睛紧张地注视着四周阴森森的密林，生恐那山林强盗从中跳出来！当小世友的眼睛落在身旁古松树干上的时候，他又惊叫了起来：

“师父，那树上有字！”

古松树干上被刀刮去了一层皮，上面写着四行小字：

此地有山虎，

望你要记住！

小路不能走，

走了要杀头！

“师父，那咱们还是走大路吧？”世友把脸转向老僧，心里咚咚打着鼓。

“徒儿休怕！待我考虑一下。”此时他已判定九年前下山走的正是这条左边的小路。他不想急于回答孩子的问题，主要是想缓和一下小世友紧张的心情。

出乎小世友的意料，师父给他讲起了“天狗吞日”的故事。

相传在很早很早的时候，有十只天狗要吞掉太阳。事情被太阳宫里的两个放牛牧童发现。这天傍晚，两个牧童甩响牧鞭，正要回归，突然间十只天狗个个张着血口，吐着舌头，气势汹汹奔太阳而来。弟弟见了忙扯着哥哥的衣襟：“我怕！”哥哥说：“不要怕！我去把它们打散！”接着哥哥跃身抽鞭去撵那天狗，“叭叭”几声鞭响，震耳欲聋，把天狗打得死的死，逃的逃。最后，一只逃散的天狗跑到弟弟身边，衔走了胆小的弟弟。

高义讲到这里，问道：“你是学弟弟还是学哥哥？”

“哥哥好样的。”小世友答道。

“来，老僧耍上几手，也让你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老僧高义名为耍武，实则是给小世友壮胆！

说话间，他束了束腰带，走至三棵碗口粗的杉松旁。他四平马步站稳，两脚两肩平直。腿平则两膝自然外展，气沉丹田。突然间，他迅速出拳似是击树，悬身起跳，空中转体，使出他练就的“铁腿功”，只听“咔嚓”一声，中间那棵杉树断成两截。

小世友目瞪口呆。

接着，高义又落地站稳，来了个“双蛇出洞”拳，左出左拳，右出右拳，拳出有形，打之无形，“咔咔”两拳，左右两棵杉树又是应声而倒。

老僧师行完拳腿后，大气不喘。这不但惊得小世友叫绝，而且也惊得树上的两个歹徒吐出了舌头，佩服老僧的武功高深。

这时，姜龙向姜虎暗暗地打了个手势，那意思十分明白：此人非同凡人，不可贸然行动。吓得他们猫在树上，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

老僧师走到世友面前，问道：“徒儿，你说咱们是走大路还是小路。”

“师父，你就选吧。走哪儿都可以。”小世友立时胆壮起来。

“这树上不是有言在先，‘小路不能走，走了要杀头’吗，今天，咱们非要闯闯这条小路不可，看他们能奈我们师徒何？”

世友点头答应，揩于银镯上的血迹收好，随老僧师沿小路向前走去。

师徒二人走后，两个歹徒才从古松上跳下来。他们合计了一番，奸滑的姜虎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快去绕路，报告头领，由他们出面交手，定能得到宝镯。”说完，二人绕道而行，穿林跨涧，匆匆地

向古庙里奔去。

再说他们正副首领“大鞋僧”和“老猴子”正在古庙后院里饮酒作乐，酒过三巡，两人已面红耳赤。“大鞋僧”显然是喝得多了点，说起话来，颠三倒四的。这“大鞋僧”不像“老猴子”圆头滑脑、心计刁钻，他身高约有七尺，腰阔腿粗，面如黄铜。两道浓眉，一双大眼，厚嘴唇，高颧骨。他说话粗野，做事鲁莽，为人正直。单说那“大鞋僧”的绰号，也有一番不寻常的来历哩！

早年间，他就入寺做了和尚，法名文载。他人高脚大，穿的鞋是少林寺院五百弟子中最大的，也是最特殊的一双僧鞋。鞋长一尺，宽八寸五，鞋内能放下个八斤重的猪娃子。因此大家都叫他“大鞋僧”，连方丈老禅师也不例外。

由于他脚大手笨，做事不像其他师兄师弟那样灵活，因此，方丈老禅师打发他到厨房里干饭头差事。文载不但自己亲手作炊，还要安排一班人的炊事活计，一天到晚忙于炊事，深得方丈禅师的赏识。

“坐禅习武”是寺院的传统。寺中不拘老和尚，还是小沙弥，或多或少都会耍上几手。文载见师兄师弟们个个武艺高强，十分羡慕，自己也想学些武艺，只是炊管差事太忙，腾不出手来。

厨房门前放着一个破铜钟，相传是南北朝光启年间铸造的，上面铸有一行字：“重八百斤，声传百里。”北周武帝时，摔掉了钟鼻和一个钟角。文载每逢早晨晚上，饭前饭后，都要抱一抱这个破铜钟。起初，钟连动也不动，可三年后，他不但能抱起来，而且还能围着寺院转三圈，气不喘心不跳。后来在一年一度的寺院比武会上，文载的抱钟功夫被众僧捧为“金箍架”之功。随之“大鞋僧”便小有名气。九年前，少林寺院被火焚烧，他和老僧师高义，都是逃难之僧，云游全国。出于生活所迫，他投奔了吴佩孚的部下当了列兵。在这种军队里，渐渐学会了吃喝嫖赌，偷鸡摸狗。三个月前，吴佩孚的军队吃了败仗后，他便和“老猴子”领着一伙人占山为王，杀了庙主，扯旗当起了土匪黑霸头。他被推选为正山王，“老猴子”心毒手狠，官欲熏心，早就觊觎着这个位置，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干掉“大鞋僧”。今晚，他和“大鞋僧”躲在屋里喝酒，并支出小喽罗去拦路抢财，就是为实现这个不可告人的阴谋。

“来，咱们对干！”“大鞋僧”把酒碗高高举起，像驴饮清水似的，把酒咕咚咕咚地倒进肚子里。那“老猴子”也喝了一碗，只是这碗不是烈酒而是开水。

“来，咱们再干一碗！”“老猴子”说完，又分别添了酒和水，“今日有酒今日醉，咱们一醉方休！”

那“大鞋僧”喝得满脸通红，也不示弱，又干尽了一碗，接着便倒在了床上。“老猴子”又乘机端过一碗烈酒上前灌下。

片刻，“大鞋僧”哇哇直吐，醉成烂泥，昏睡过去。这时，“老猴子”开门看看外面，四周漆黑一团，鸦雀无声。接着，他进了屋，插上门闩，从腰间拔出寒光闪亮的匕首，刚要向死猪一般的“大鞋僧”刺去，恰在这时，门外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

声音急促。“老猴子”立时敛起匕首，掖在腰间，心咚咚直跳：“莫非有人监视？”

“咚咚咚！”又是一阵敲门声。“老猴子”作贼心虚，身子不禁打起颤来，话腔里也有几分哆嗦：“谁……呀？”

“快开门啊，我们有急事禀告！”门外人等不及了。

“老猴子”听出是心腹姜虎的声音，心情才平静下来。他走至门后，打开门，姜龙和姜虎拥进屋里。姜虎瞥了一眼床上的“大鞋僧”，跳到“老猴子”面前，用手比划一个八字（土匪动作），嚷道：“哥儿们，今晚七星高照，发现一条‘王八’（意指武艺高强的人），身藏宝镯，比你那金戒指要强百倍，只是这‘王八’身怀绝技，弟兄们不敢轻取，特来禀告！”

“这‘王八’在哪？”“老猴子”贼眼一轱辘，小黄牙一龇。

这“老猴子”人长得虽不怎地，鬼心眼却不少。他长得个矮不说，且又干又瘦。刀子脸，绿豆眼，麻秆身子，腿又短。和“老猴子”这绰号倒很相称。他在吴佩孚部下当列兵的时候，就是一个见风使舵，吹牛拍马的人。此人贪财忘义，见财眼红，见女人走不动。不少和他相处的人，背地里都骂他“花花肠猴百灵”。此时，他听到姜虎提到宝镯，禁不住垂涎三尺。

姜虎见“老猴子”问“王八”在哪，立时答道：“他和他的小徒弟正往古庙走来。”

“快去，吩咐把门看守，安排房间，分文不取，留他住下。”然后，又和姜虎耳语了几声。姜虎便俯首听命地跑出了门，向前院奔去。

“老猴子”转身见姜龙抓吃五香豆，厉声骂道：“老母猪进菜园，顾吃不顾脸。快，给我滚出去，让我清静清静。”

姜龙没趣地离去。

不一会儿，姜虎又跑回来禀告：“守门人已经把他们师徒二人安排在西院厢房。”

“你回去休息吧。”

姜虎闻令退出。屋内只剩下“老猴子”和“大鞋僧”。“老猴子”踱来踱去：宝镯真令人心馋，可那“王八”武艺高强，自己怎么是他的对手？该怎么办？

有了！他看到床上的“大鞋僧”，立时心生一计。

决心已定，说干就干。他取出一碗醋，走至床前，撬开“大鞋僧”的口，咕噜咕噜地灌了进去。“大鞋僧”渐渐酒醒，问道：“什么时候啦？”

“天已黑了。”“老猴子”立时答道，“大哥，您还用饭吗？”

“大鞋僧”见“老猴子”这般殷勤，也不推辞：“洒家只感口干舌燥，快弄点小米绿豆粥，外加一盘酱牛肉。”

“好！好！”“老猴子”的头像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应道：“我这就给您端来。”说完旋风般地出了屋。不一会儿，“老猴子”端来“大鞋僧”要的饭菜，道：“大哥，用饭吧！”

“大鞋僧”盘腿坐在床上，三下五除二、风扫残云般地吃了个净光。这时，“老猴子”见机行事，便上前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大哥，今晚有一喜事，不知该讲不该讲？”

“休要客气，快快讲来。”

“好，好，小的讲来。”“老猴子”绿豆眼一轱辘，道，“今晚有一‘王八’，带海多的银两和宝镯，住在了古庙，不知该取不该取？”

“该取，该取，你就去吧！咱们二一添作五。”

“可是……”

“可是什么？你就尽管讲来。”

“听姜虎说那‘王八’，身高马大，膀扎三匝，武艺高强，我怕不是他

的对手。”

“是这么回事。”“大鞋僧”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性格直率粗鲁。听到这里，眼珠子一暴，略一愣说：“你的意思是让洒家去？”

“小的有这么个想法，只是不敢惊动大师。”

“小意思。”“大鞋僧”慷慨激昂，“我去，让他尝尝少林弟子的拳头。”

“大哥武艺高强。我可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了。”“老猴子”奉承道。

“就这样定了。”“大鞋僧”双脚立地，去寻他那双能装下八斤重猪娃的大鞋。“老猴子”眼尖，马上弯腰把鞋给他穿上。

“把刀给我取来。”

“老猴子”又赶忙跑到墙角，取出大刀，递给“大鞋僧”。

“他们住在哪里？”

“西厢房里。”

“好，你且休息，我去去就来。”说完，“大鞋僧”径直向西厢房走去。

“好，我等大哥喜讯。”“老猴子”望着“大鞋僧”踉踉跄跄的背影，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高僧问：徒儿，伤到哪儿？世友道：没什么，只是脖颈有些发痛

师徒二人匆匆离开了千年古松，取小路向古庙奔来。

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前进，一座古庙展现在眼前。小世友那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古庙位于山坳，在夜幕之中是黑压压的一片，并不见轮廓。只有两处灯光像鬼火一样闪烁。九年前，高义下山，曾夜宿古庙。那时的古庙，红门绿瓦，纳红走翠；殿宇巍峨，金碧辉煌。后花园里，古木参天，奇花斗艳，怪石假山，曲径索回，好不幽静。

现在看眼前的古庙，却是残砖碎瓦，断椽焦木，好不凄惨；那巍峨壮观的殿宇，已被大火烧塌，只剩下几堵残墙断壁，黑乎乎 78 许世友外传地挺立着。庙宇四周，到处是残灰余烬。烤裂了的山石，像一只只脱毛的怪兽，蜷伏在古庙旁边。侧面观来，只有后院，东西厢房还保留着原来的布局。房子虽然年久失修，比较陈旧，但门板窗户倒还完好无损。东厢房里透出微亮的灯光。

师徒二人来到古庙，秃头守门师傅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安排在较好的西厢房住下。

“师徒二人还没吃饭吧？”秃头守门人问道。

“我们师徒二人饿坏了，有什么好吃的，快快端来。”

“还有半铜盆绿豆粥，我这就给端来。”秃头守门人说完出了厢房。不一会儿，挎着个竹篮子，从门外走了进来。篮子里盛着半盆粥、两个海碗和一碟五香豆。秃头守门人把这些东西端出来，摆在八仙桌上，说道：“没有什么好吃的，凑合一顿吧！”

高义爽声笑道：“穷命人哪能吃上刀头肉，吃这些已经蛮不错了。”

“一会儿，我给你们打壶水，洗洗脚。”

“好，好！”高义应道，心想深更半夜遇见这个热心人，还算不错。

须臾，二人吃了饭，洗了脚，插上门闩，上床睡下了。

疲倦已极的小世友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老僧高义没有合眼，思前想后，辗转反侧，特别是想到晚上在森林里看到的男尸。这深山荒庙，离那不远，恐也是山贼夜宿躲身之处，他不能不防！常言讲：睡了魔鬼的迷魂阵，好坏不辨头脑昏；鼾睡别忘槽头马，无事也别忘身旁刀。高义哪敢合眼。

“咚咚咚！”半夜时分，果然传来了敲门声。

高义翻身坐起，唤醒世友，向门口投去警惕的目光。

“咚咚咚！”又是一阵重叩。

深更半夜，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高义喝声问道：“谁？干许世友外传 79 什么？”

“快开门！不然我就踹开了！”门外答非所问。

高义一听来人口气很硬，必有所取，一边嘱咐小世友把包袱看好，一边下地开门。

没容高义走至门口，那屋门“咣”一声已被来人一脚踢开了。

屋外漆黑一团，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门前，酒气从那人口中喷出：

“今晚俺多喝了点酒，听说客家也是行武出身，不妨出来比试比试，散散心，解解酒。”

“好汉，我们师徒二人明早还要赶路，眼下深更半夜，不便交手。”高义老僧推辞道。

“我找上门来，你休要客气。”“大鞋僧”有些性急，“你答应不比，那也好办。快把银两宝镯留下，马上滚蛋！”

高义老僧这才恍然大悟。心想，此人名为比武，实为银镯而来！转而一想：他怎么知道有镯子？老僧想来想去，忽然明了：昨晚古松下世友玩镯子定被贼眼看见。

这时，床上的世友，也为之一惊，知道祸由自己惹起，悔恨莫及。虽然夜黑如墨，看不见对方，但他暗暗发誓：决不让宝镯失落贼手！

“宝镯本是俺祖传家宝，怎能平白无故给你！”世友争辩。

“臭小子，你敢教训老子。”“大鞋僧”性起，“来！来！床！请吃我一刀！”说着举刀直朝世友身前的高义老僧头顶劈来。

“徒儿，注意！”高义老僧边说边来个急闪身。那刀“叭”的一声把床边的八仙桌劈成两半。

高义老僧一见大汉出手不凡，暗吃一惊。心想：看来此人并非庸手，大概是江湖道上的“滚堂刀神”。这种刀法虽不正规，但变化莫测，不是好对付的。

高义想把大汉引到屋外，避免伤着孩子。他躬身从床边拎起哨棒，一个“鹞子翻身”，“嗖”一声，捷如飞鸟，破窗而出。那大汉见对方破窗，他也使出“燕雀掠水”功夫，轻身起跳，别看他膀大腰圆，其动作也灵如银燕，破窗追去，落在院内站稳，拉开了八字功步，气沉丹田。

高义见把大汉引出屋，心中好喜。可是他哪里知道，这样正中盗贼的下怀。他前脚引出了虎，后脚却闪进了狼。这时，一个黑影子像耗子一样溜进了屋里。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暗地里跟在“大鞋僧”身后，意在劫宝镯的“老猴子”李才。

高义老僧并没有发现大汉身后还有贼人。老猴子进屋后，一场徒手格斗展开了。先说高义老僧和大汉在屋外的殊死搏斗。这不是庸手之战，而是高手之争。两虎相遇，必有一伤。两人一刀一棍，一来一回，你攻我防，我攻你守，不觉是五十个回合过去，来了个平局。

那大汉性急，见一时难以取胜，顿觉怒火冲天，暗道：“他娘的，今天老子遇到强手，欲取不能，欲放不能，难怪那猴子不敢上阵，若是他，早已做了棍下鬼！”于是，他便使出了自己的刀法绝技。一个“凤凰抖翎”，提气腾身，如同一只扑食的苍鹰，“嗖”一声，躲过老僧的哨棒，跃到高义身后，来了个“飞刀斩将”。那动作连贯和谐，一是跳，二是躲，三是劈。时间就是一眨眼。若是常人，头已落地；若是高手，自有破法。且看老僧高义面无惧色，从容应敌。他看破对方使的是“月牙合铜”，故意卖个破绽，当对方“飞刀斩将”之际，他来了个“拐子合眉齐棍”破之。接着，大汉使出他的看家本领——“老君托锅”，这是他在少林苦练三年的独创新招，对一般常人，决不轻露。只见他刀法一变，单刀破棍，只取对方的心窝。老僧马上来一个“猛虎钻洞”，接着“雁翼舒展”，使大汉刀尖触地。

大汉连发绝招，均被对方一一破之，不禁开始心慌手乱，头顶冒汗。暗暗嘀咕道：“真他娘的怪事！我这‘月牙合铜’、‘老君托锅’、‘凤龙帅

刀’……全是少林绝技，他人难破，怎么这人使的破招却出自我门？另外，这对手奶奶脾气，不急不躁，以柔克刚，动作谙练，滴水不漏。老子走南闯北，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强手！”他越想越觉得心寒，越想越觉得刀抖。

其实，高义老僧，早已看出了对方的破绽，只不过是没动手。他也暗想，这大汉使出的招法皆是少林本门，不敢误伤。只因夜黑如墨，看不清对方的模样。老僧几次近前观看面目，均被对方架刀拦住。

“你是何人？”高义老僧禁不住地问道。

“我是你姑爷！”那大汉粗野地骂道。

高义老僧气得眉毛竖立，喝道：“小子敢在长老面前逞精，不知天高地厚！”接着，他一个“鹰爪捉鸡”、“鹰嘴啄虫”、“鹰翅扇鼬”，连连进逼，如疾风暴雨，电闪雷鸣，净是难防之招。突然间，他又单手破刀，拨掉对方手中的大刀，趁对方立足未稳之际，又是一棍，击中右臂。他虽没有致人死地之意，只不过这棍下得猛了些，那大汉立即倒在地上，口吐鲜血……

再说这厢房内的格斗，自从高义老僧跳出窗外，“老猴子”见机溜进屋里。他凶狠地吼道：“秃驴，你师父不在，还不束手受擒，交出宝镯！”

“你是何人？”小世友问道。

“少废话，快把宝镯拿出来，否则让你小命归天！”

小世友知道此人就是劫镯之贼，不觉把包袱紧紧抱在怀里。

“老猴子”见恐吓不成，便开始动武。只见他眨巴眨巴绿豆眼，向小世友扑去。那世友机灵，一闪到了右墙角。那人又向右墙角扑去，世友一闪又到了左墙角……

小世友虽没有正式学过少林武功，但也步伐矫健，跳跃如猴。他毕竟是山区中长大的孩子，自幼登崖攀石，上树掏鸟，练就了一双行走如飞的铁脚板和体力。那“老猴子”虽是军人出身，对待小世友也有点吃力。

一扑一闪，一闪一扑，反复了十几次。小世友毕竟年小力单，渐渐有点气喘，脚步不支，不像先前那样敏捷。“老猴子”功夫虽不好，但是善于见风使舵。他见几次扑闪，都是擦身而过，险些抓住衣襟，于是，更充满了希望。

这时，小世友被大汉劈开的八仙桌绊倒。“老猴子”乘机扑过去，压在了小世友身上，去夺那红包袱。小世友急忙把手插进包袱，摸出了一只镯子，等他再去摸第二只时，包袱早被“老猴子”抢去了。

“强盗！强盗！”小世友吼声骂道，又伸手去夺包袱，二人厮打在一起。“老猴子”见世友高喊，忙去掐他的喉咙，小世友憋得瞪直了眼。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高义老僧闻声赶到。

“住手！”上前一脚踢开了“老猴子”。等老僧第二脚踢去时，那家伙狡猾，深知不是对手，抱起包袱逃走了。

“哪里跑？”师父追出门外，但他惦记世友，无心远追，立即又折回屋里，去看徒儿世友。

“徒儿，伤着没有？”

世友没有答活。

老僧急了，赶忙点亮灯宠。只见世友只出长气，双目紧闭，脖子上有五个手指印。师父潜然泪下，若是晚来一步，这孩子就完了。

老僧心情沉重，忙给小世友作按摩，点“人中”。过了好一会儿，小世友才渐渐地睁开了双眼：“师父，你怎么样？”

“ 我好好的。 ”

“ 那强盗呢？ ”

“ 一个被打死，一个逃跑了。 ”

小世友面露笑容。

“ 徒儿，你感到怎么样？ ”

“ 没什么，只是脖颈有些发痛。 ” 小世友说完，把宝镯拿给高义师父。

师父接过宝镯，问道：“ 怎么，就这一只啦？ ”

“ 那一只俺没来得及掏出，包袱让他抢走了。 ” 小世友把刚才的经过如实讲给了师父。

“ 这都怪我！ ” 不过，只要人好好的就好。师父悔恨交加，遂吟出四句诗来：

日有热与寒，
月有圆与残，
银镯两分散，
终归必团圆。

师父吟完，打起灯笼再去屋外看那倒地而死的歹徒，只见那大汉两脚朝天，手中还紧握着大刀。他满脸铁青，豹眼怒睁，腮边还有颗黑痣。老僧借着灯光细瞧，不禁大吃一惊：“ 这不是我师弟‘大鞋僧’吗？！ ” 真是大水冲走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

高义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又从头到脚细瞧一遍，一点不差，正是师弟。这时，他禁不住痛苦万分，泪如雨下。他一悔自己出手太猛，二恨师弟不该深夜做贼人！

小世友看到师父泪水沾襟，十分纳闷，问道：“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 ”

师父高义长叹一声，向小世友讲起“大鞋僧”……

古钟震鸣嵩山，天下第一名刹

铜子被盗，师徒二人又去前院找那秃头守门人问情况，这时庙中再也找不出个活人来了。

师徒二人感到这里不便久留，于是草草收拾行装上路了。

他们半夜出走，来到少室山脚，已天色大亮。

好一座名刹展在眼前！山上有苍苍郁郁的虬髯杉松，山下有翠翠青青的凤尾修竹，山前有软软柔柔的龙须嫩草，山后有古古怪怪的鹿角枯樟，分明是个神仙境地。古诗中云：“丰云楼上开窗户，万笏丛中望少林。云际梵音常缥缈，松梢塔影自森沉。”正是描绘了这种景象。

世友心情激动地跟在师父高义的后面，健步登上山顶。一座梦寐以求的少林古刹突兀在眼前。近看，只见红墙翠瓦，酱色琉璃剪边，绿色琉璃饰顶。真乃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少林寺果然名不虚传！

“古钟震鸣嵩山，天下第一名刹”。你看那古寺北依五乳峰，南望少室山，群峰环列，松柏迭翠。门前，迸珠溅玉般的山泉，终年不息，淙淙流淌，其声如歌。

高义老僧领着小世友踏上少林寺大门的台阶。抬头只见门顶上方悬挂着康熙皇帝御书的“少林寺”三个金字门匾。古色古香，苍劲有力。山门两旁，石坊列阵，犹如士兵，威武雄壮。山门两旁还有侧门，门旁各有石狮一对，张牙舞爪，形态逼真，像一对武士审视着每一个来人。

师徒二人从山门（正门）进入寺院。正在这时，古钟响起，声音洪亮，如雷贯耳，像是在欢迎远方而来的小客人。

许世友转脸问师父：“钟声这么响，能传多远？”

“五五二十五里。”高义幽默地翻了翻手背。

许世友听了，不觉吐了吐舌头。

步入山门，大雨道和东西两侧小马道立有石碑数十行。大小不等，千姿百态，俗称乌碑林。

步上碑林后面的石台阶，即到了天王殿的遗址。天王殿是少林寺最为壮观宏伟的一座殿宇。全殿有八角石柱十六根，石柱上雕有武士飞天、游龙舞凤；檐桩上雕有莲菊卷草、凤戏牡丹，以及孔雀穿花、鹤群闹莲等。殿前有“六祖手植柏”一株，俗称乌柏，风吹柏叶擦瓦，声如鸟鸣。

再进即是藏经阁，是存放佛经、书籍的地方，亦毁于军阀混战。保存几代的达摩面壁石亦与此殿同毁。

藏经阁之后为方丈室，也叫客庭。乾隆十五年，清高宗弘历游嵩山时，曾住此室，后人称为龙亭。面壁的光雪赢犹如一堵雪墙，故有少室晴雪之称。此乃登封县八大景之一。

达摩亭在龙亭后，也叫立雪亭。晚清建筑，内有达摩铜像。

最后一殿即为千佛殿。全殿青砖铺地，地面有深几寸的陷坑，俗称脚窝，是众僧练功所致，东西有配殿对峙，内有白衣大士铜像。他合拱双手，盘腿正坐，眉宇正中有一红点，双目似从沉思中醒来，嘴角含着淡淡的笑意，使人有似到西天佛国之感。

老僧高义边走边介绍，每个院、每座碑都有典故。小世友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两只眼睛都不够使唤了。但见寺院虽经历代兵燹之灾，几次大火焚烧，仍保持着东、南、西、北四行大院，十八个门斗，十八座大殿。

他们来到和尚院，众僧已吃过早斋。此时，他们中有的散步，有的在浴

太阳，还有两个年轻的和尚，一高一矮正在一棵古松下，舞剑弄脚，练习对打。剑光闪闪，龙腾虎跃。精彩的对打，使小世友眼花缭乱，暗想：今后，俺要练成了这个样子该多好哇！

许世友正看到兴头，老僧高义喊道：“快去用膳，这些玩艺今后有你学的。”

听师父说完，小世友不情愿地跟在师父身后，穿过东和尚院，进了斋院。

和整个寺院相比，斋院是简陋的。五间大房，五个锅灶，房间经过烟熏火燎，显得有些灰暗。屋内没有桌椅，和尚们吃斋用膳，大都是站着或半蹲姿势，不是寺院做不起桌椅，而是为了僧侣练功的需要，据说这是达摩方丈主持寺院以后留下的怪规矩。

此时，斋院里几个秃头小和尚正在拿扫帚，忙着打扫斋院。他们见师父和小世友进来，特别是看见小世友这么黑瘦，这么矮小，穿着这么土气，便停止了扫地，凑在一起，指手画脚，挤眉弄眼地“嗤嗤”暗笑着。许世友看在眼里，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谁知惹得那几个不大友好的小和尚倒笑得厉害了。

“有什么好笑的！”师父高义喝止了他们。几个小和尚找了个无趣，停止了笑声，又扫地去了。

“圆兴，快端出两个人的斋饭来！”接着师父高义向内房忙于刷锅洗碗的主食僧喊道。

那位叫圆兴的主食僧，鼻子长得似胡萝卜，大而发红。他见高义回来，问了一声好，接着又向内房的粥僧吩咐道：“快给高义师父上饭！”

“来了——”那粥僧拖着长腔应道。不一会儿，那身穿肥大白衣僧褂的粥僧便走出内房，手中托着一个方方正正的托板，上面放着两碗稠得同浆糊一般的细麦仁粥和两个玉米惨儿掺高粱面做的窝窝头，外加一小碟咸萝卜丝——这便是当时少林寺院的早餐。

“师父安归，贵体康泰？”那粥僧把饭与菜放到桌子上，问道。接着，他又打量着师父高义身边的小世友，问道，“这位小客人……”师父马上接道：“我新接纳的弟子世友。世友，快给师父问好！”

“师父辛苦！”小世友友好地向粥僧躬身捧手作了个揖。

“免礼，免礼！快来洗一洗手用饭吧！”那粥僧道。

“好，我去了。不够吃的，屋内还有。”粥僧走回内房。

小世友别看人小，在少林寺院第一顿早餐就吃下了四个窝窝头，外加两碗细麦仁粥。

饭毕。许世友兴致勃勃，由师父高义引进，前去方丈室拜见主僧（当时也称主持）妙兴。他是一寺之主，也是全寺院威严的象征。寺院样样事儿都得由他安排料理，作出决定，许世友入院当弟子，当然也少不了他的点头答应。不过既然是老僧高义同意，他也只不过是履行一个仪式罢了。

两人一前一后迈进了方丈门槛。偌大的方丈室，富丽堂皇，阴森威严，一进去，就感到凉飕飕的，连大声咳嗽也不敢，生怕破坏了这阴森、威严的气氛。西天如来佛祖的像正坐在莲花座上。抬起头也看不全他的脸，只看到一个微微闭着的嘴和胖墩墩的下巴。两边的大红蜡烛有碗口粗。佛像前的大供桌上供着色彩素雅的鲜花、长青树、如意玉麒麟。香炉里燃着檀香，香烟缥缈。寺院的老禅师——妙兴大和尚，刚刚做完禅务，坐在高耸的佛椅上。他身披赤紫色袈裟，赫赫威仪，严然像一位戎马边关的三军统帅。他身長七

尺，面如冠玉，头戴僧巾；生就的一只鹰钩鼻子，和一双敏锐锋利的眼睛。与众僧不同的是耳边戴着一对黑色大耳环，飘飘然似有神仙气概。老僧高义上前寒暄了一番，又替世友作了介绍。老禅师双手合十，审视了一下地上跪着的农家弟子——许世友。小世友只感到那目光里有一种入木三分的穿透力，使他不敢正视，马上低下了头，只等主僧发话。

“你叫什么名字？”

“许——世——友。”

“家住哪里？”

“大别山，许家洼。”

“家中还有什么人？”

“爹早年去世，小妹饿死，家中剩老母拉扯着俺们兄妹六人。”小世友口齿伶俐，略带童声稚气。

妙兴老禅师耸了耸身子又道：

“家有家法，寺有寺规。入寺就受戒，受戒就要削发为僧，灭七情，绝六欲，不认爹与娘，你愿意受戒吗？”

“这，这……”小世友支吾了。这叫他怎么回答呢？他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他不能没有老娘、没有母爱。于是说道：

“大师，那就收留俺做个烧火僧不行吗？俺能吃得天下苦，什么都能干。”

妙兴老禅师见此情景，不悦地瞪了一眼老僧高义，那眼神仿佛在说：“你是怎么和孩子说的，当初为何不把话向孩子挑明，让禅师为难！”

老僧高义立刻向世友解释：“孩子，全怪当初我没把话儿挑明。少林寺规就是这样，你就少一份孝母心肠，认可了吧！”

“师父，还能叫俺见上俺娘吗？”小世友问。

“好男儿，应该立志报国，不应儿女情长。我看你还是认可了吧。”师父高义又进一步劝道。

“师父，俺一切听从你的，可在这点上，俺，俺……”小世友想不通，转不过弯儿来了。

“不要申辩了！”妙兴大和尚抖开袈裟，厉声喝道，“那就放他回大别山吧！”说完欲拂袖离去。

“主僧，且慢！”老僧高义心里十分着急，慌忙上前拦住妙兴：“这孩子年小倔强，让他再考虑片刻。”

妙兴大和尚叹了口气，勉强坐下来。

高义心想，这下他也许能同意了，于是，上前劝道：

“孩子，你不要再任性了。既然远道而来，还是受戒的好，免得惹大师生气。”

出乎高义意料的是，小世友含泪的双目，向师父投来乞求的目光，他又跪在高义脚下，任凭高义百般劝说，怎么也不起来了。高义见没有办法，只好乞求妙兴主僧道：

“大师一生大慈大悲，孩子年小性直，念他远道而来，我看就安排到我身边作个杂役吧。待老僧慢慢地开导于他。”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老僧出来讲情，就这样定了吧！”妙兴说完，拂袖而去。

从此，许世友皈依佛门，开始了少林寺的杂役生活。

第五章

八年少林

师父道：来人！给我打四十戒板！早有准备的弟子，手持戒板，在许世友的背上、屁股上抡将起来

少林寺等级观念是极其森严的。单说住房情况，方丈室、和尚院、杂役院，格调不一，面积不等，自然而然地把地位高低、人品贵贱作了精细区分。

杂役，又名务下人。在寺内任何人都可以驱使杂役，唯独杂役

自己不能驱使别人——这是从首届主持跋陀就定下来的规矩，后来经过达摩的发展，一千四百年来，如同日月运行，江河东流一样不能更改。年深日久，人们也就渐渐习以为常了。

杂役活大致分三类：一是打扫殿院擦佛台；二是给师父洗衣倒尿盆；三是砍柴淘米择菜。师父为了照顾身子骨还没有佛台高的小世友，安排他专为师父倒尿盆。小世友可不这样要求自己。他是一个饥饿线上挣扎出来的农家弟子，来到庙宇佛院，如同进了人间天堂，干活样样要强。凡是杂役的活没有他不干的。

每天清晨，当云板还没敲响的时候，小世友就悄悄起了床，从门后拎起扫帚，揉着惺忪而发红的眼睛，先跑到和尚院里扫那永远也扫不净的树叶儿。从前院扫到后院，又从后院扫到膳食房。使小世友感到吃力的是扫雪，它不像扫树叶那样轻巧，没有力气是不行的，常常累得他满身大汗，头上直冒热气儿。

因起得早，往往扫完院子，云板还未敲响。于是他又跑到千佛殿里帮助保福师兄擦佛台抹佛像。

当云板“当当”敲响，太阳东升，全寺院的人都起床后，他又趁师父们念经拜佛之际，逐个为师父们倒尿盆。活虽不重，可那臊气味儿却令人作呕。

每当师父念完经书，练功活动筋骨的时候，小世友又跑进了厨子室，替圆兴炊僧拣柴、淘米做饭。

在多种的杂役活中（有些不是他的活），要说使小世友最用心最费脑筋的还是擦佛灯。这佛灯传说是十三棍僧救唐王时，唐王不忘旧恩，除去赐田赐绫外，特意赐给的宝灯。它悬挂在千佛殿里老佛爷的头顶上，供众僧夜习武早念经之用。每年正月十五日五更里摘灯添油。这宝灯形状好看，顶呈八角楼阁，灯四周是一幅幅图画，画的飞人飞马，惟妙惟肖，转动起来，绝妙绝伦。每当小世友点灯或擦拭时，师兄保福总是站在一旁嘱咐小心再小心。可是，小世友万万没有想到保福的悲剧偏偏发生在这盏宝灯上……

那是小世友来寺院后的第二年冬。一天，保福师兄因给宝灯添油，不小心，宝灯失手落地，油洒灯碎，全寺那唯一宝灯毁于一贯细心的保福之手。这一下子可惹出了塌天大祸。方丈妙兴大和尚气得顿足捶胸，僧值气得呱呱直叫，全寺院的僧侣无不指责他。妙兴大和尚不解恨，遂打了保福一百香板，继而逐出庙门。

那天下午，天空飘着雪花。许世友眼噙泪花，眼睁睁地望着保福哥蹒跚着走出庙门。有主僧在此，小世友不敢送行，这对于一直与保福情同手足的许世友来讲，是一件多么伤心的事啊！于是，他想出了个两全其美的法儿，偷偷从后门溜出，翻山越岭，紧走慢跑，在青云峰盘山道上拦住保福。

原来保福也是大别山人，两年前，因家乡遭蝗灾，颗粒无收，保福的爹娘都饿死了，由他的堂叔出面把他介绍给了少林寺院，当了杂役。保福比世友年长六岁，而个头儿并不比世友高多少。他圆脸、大眼、光葫芦头，笑起来

来十分招人喜欢。平时说话作事，像个腼腆的大姑娘。他心肠好，特别知道心疼人。世友看见他便想起家里的哥哥仕德。因此，世友对保福总以兄长相称相敬。保福也视他如同亲弟弟一般，各方面都给以关照。常帮他洗衣服捉虱子。起初年幼的小世友提不动马桶，保福常常跑去帮他抬；小世友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保福便去开导他、安慰他。二人形影不离，亲如手足。

这时，保福抬头瞅见在山道旁早已等待他的小世友，满头白雪，赶忙迎上去。小世友把保福的行装交给他：“保福哥，你的东西！”

保福接过行装，双手紧紧抱着小世友的脖子，在大深山坳里，二人痛哭了一场……

天空飘洒着洁白的雪花。

长风撕裂着树枝。

枯树上一群缩头缩脑的山雀停止了鸣叫。

山风刮到这儿也不得不止住了脚步。

二人哭了许多，不觉已变成了银色世界中的雪人。

天色不早，保福师兄首先松开了世友的脖子，并替他抖落掉身上的雪花，擦干了脸颊上的泪花，说道：

“世友弟，俺走了，你要多保重。事因由俺干活不慎，铸成大祸，俺并不怨恨主僧。只是你要多汲取我的教训，做活不要粗枝大叶，小心再小心！”

小世友也带着哭腔问：“保福兄，你说今后咱们还能见面吗？”

“能，能。只要青山长在，绿水长流，咱们的情谊就不会断。日子长着哩！等你回家，捎个信儿，俺去看你。”保福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望望天色，对世友说，“师弟，你也该回去了。晚了，师父会怪罪于你的！”

“不，俺不怕！”许世友从兜中掏出八个喜鹊蛋，塞进保福的手中，“这鸟蛋是俺专给你掏的，煮熟了，留在路上吃吧。”

说着说着，两个人又哭了起来。

直到天色很晚很晚的时候，许世友才和保福师兄分了手，回到了寺院，可已过寺院关闭山门的时候。无奈许世友只能越墙跳进了院里，悄悄地来到了住室，谁知老僧高义查房不见他，正在焦急地等着他哩！许世友像一个逃了学的孩子，低下了头，等待严师的惩罚。

“哪里去了？”师父喝道。

“送保福师兄去了。”世友的声音很低，不像平素说话那样理直气壮。

“你的上衣呢？”

“脱给了保福哥。”

“夜不归宿，该如何处理？”

“四十戒板。”

“来人！”师父提高了声音，“给我打四十戒板。”

早有准备的两个弟子，手持戒板，在许世友的背上、屁股上抡将起来。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整整二十戒板。许世友咬紧牙关，不躲不闪，不喊不叫，简直像个铁打铜铸的罗汉一样。在一旁的师父高义也深为小世友的这种宁折不弯、敢做敢当的精神所感动。他立即命令弟子：“住手！”

许世友抬头望了师父一眼，毫无怨言地说：“师父，你执行寺规，还有二十戒板，继续打吧！”

师父高义上前扶起世友，让他躺在床上，盖上被子说：“你睡吧。”

师父的话声很轻，透着父辈的慈爱。若不是两个持板的弟子在场，他那

泪珠定会从眼眶中溢出来。接着，他转身对两个弟子吼道：“还不快出去休息！”

师父高义在世友的床前站了片刻。离去时，他的脚步是那样的轻。

此刻，交织在世友心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他说不清。虽然，他挨了师父的二十戒板，但他却对师父怀着一种感激之情。还有就是用他皮肉之痛换来了送别好友而得到的宽慰之感。人最大的享受，莫过于自己干了一件别人不敢干也认为自己办不到的事；再者，人的生活似波涛在奔涌，不遇着岛屿和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坎坷、艰难、挫折不仅使人受到考验和锻炼，也给人留下永远不可忘怀的记忆。

小和尚对他道：仕友，不好！师父找你
不到，发大火了

处在深山荒野的名蓝（寺院）的生活是平淡无奇的，但感情的波涛却撞击着许世友的心扉，无时不在激起冲天的狂澜！

许世友从来不欺骗自己的感情，他珍惜友谊就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小世友和保福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建立起的真挚友谊，如鸟儿的双翼、车的双轮。保福走了，他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创伤，他把怀念之情埋藏在心底，变得愈加沉默了。他永远忘不了保福对他的帮助，给他人生的启迪，尤其是亲口讲的那个难以忘怀、激动心扉的故事。他决心要做故事中主人翁——铉澄那样的人。

铉澄是隋末唐初人，父母双亡，因家贫入寺，和小世友干的是一样差役——寺院杂役，擦佛台抹佛像，给师父倒尿盆。他面目丑陋，一只眼睛，一只耳朵，蓬头跣足，在寺院作杂务数年殷勤，整日寡言。白天做杂务，夜间习武，人皆异之，莫晓其姓名。

三年后，西戎军攻破潼关。潼关告急。隋文帝无奈只得颁发榜文于全国，召募全国勇士应征。不久，榜文传到深山中的少林寺。众僧自知武艺不深，谁也不敢挂名出征。在这当儿，铉澄手持火棍，前去撕了榜文，道：“众僧不知我的姓名，我乃铉澄也，是齐天大圣投胎，专让我来到人间镇治西戎军的。”

隋文帝闻奏大喜，谕令兵部立刻准备粮草、武器、衣甲、马匹，并传铉澄前来天都长安（今西安）试看他武艺深浅。铉澄试练，果然出手不凡；再试谋略，不同凡人。文帝暗喜，道：

“尔若能领兵荡平西戎，必将名垂青史。少林也能得到更多的好处。”

铉澄答道：

“我没有奢望，若能报国，死而无怨！”

说毕，文帝即拨精兵三万，送出朝门。

铉澄身坐军车，率领众兵，连日遄行，军威甚壮，不日到达潼关。

守城将领郭武和郭景已击败敌人数十次进攻，此时弹尽粮绝，正在焦急之时，忽报大队援兵已到，令开门迎接。

翌日凌晨，铉澄由郭武、郭景陪同，登城布阵。这时，铉澄把郭武叫到跟前，手指城西王庄方向说：

“你瞧瞧那一群人在干什么？”

郭武顺着铉澄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见王庄祠堂墙边，有人抬着一顶大红花轿，后面紧跟着蠕动的人群，随口答道：“一顶大花轿，后面跟着一群人。”

“你看有什么问题吗？”铉澄接着问。

“娶亲是老百姓的常事，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铉澄沉思了一会说：“疑点就在花轿上。郭武，你说这样的花轿穷人家雇得起吗？”

“当然雇不起。”郭武肯定地回答。

“既然是富人家办喜事，就该有伴娘和傧相，就该穿红着绿，人群里偏偏一个穿花服的都没有。”郭武、郭景经铉澄一提醒，认真看去，可不，那些人大都穿黑衣，还夹有几个穿黄衣的。

“既然是娶亲，为啥没有看热闹的小孩呢？难道王庄一个娃儿也没有？”铉澄又提出了疑问。

郭武、郭景也警觉了。

“还有，当下正是秋收季节，老乡们忙着收庄稼还忙不赢，怎么会在这当儿娶媳妇、嫁闺女呢？”

经过铉澄这一番提示，大家终于明白了这是西戎军企图乔装偷袭。于是，铉澄来个将计就计，让一部分士兵由郭武、郭景带领继续在城楼上对阵，佯装不知。自己则带领部分精兵进入阵地埋伏。

原来，西戎军多次攻城不效，便设下了这个计策。正当西戎军自以为得计，在离城西角打谷场不远的地方扔下大花轿，一窝蜂似地扑向城墙时，铉澄带领的伏兵四起，神兵天降，飞沙走石，灰尘蔽天。铉澄出阵，一人顶十，直向西戎军旋风般地扑去。西戎士兵互相践踏，死伤无数，终于完全溃散。敌兵逃到许虎竹坑时，炮声四起，火光冲天，西戎军的头目、扮演新娘的彭霸头，也被铉澄刺了个马上倒栽葱。西戎军大败，血染江河，尸骨遍野。此后，关于铉澄的本领在那一带几乎有口皆碑了。捷报送到朝廷，他也启程前往天都。一到长安，拜见了文帝，陈奏消灭西戎军的情况。文帝大悦，欲给他加官晋爵，留在宫中充任谋士，又赐宫女一人。铉澄跪下谢恩，道：

“陛下，臣志愿清修，遵奉佛祖教诲，不敢违背。只因西戎兵入侵，爱国之心在胸，我才出寺从戎，现已把他们消灭，也该遵从佛祖的告诫，不敢安享尘世之乐，望回到少林寺去敬奉佛陀，通过诵念经文，洁化生活，除去杂念，以达到圆满和涅槃。”

文帝道：“你既不愿为官，足以证明你是道德高尚之人。现赐予一个三环翡翠杯和一个一斤半重的御赐印章。并将你功绩通告全国，以示奖励。”

铉澄叩头谢恩后，离开长安，返回少林寺，开始了武僧的生涯。

许世友暗想：铉澄和我同是寺院杂役，他能这样做俺为何不能呢！于是，他以铉澄为楷模，利用杂役之闲，背地里苦心钻研起少林武功来……

夏天，位于中原腹地的嵩山，人称“热老虎”，到了中午，一丝风都没有，太阳火辣辣地，把地面烤得滚烫滚烫，空气也仿佛凝固了，使人感到窒息。庄稼抵不住太阳的曝晒，叶子卷成了筒儿；树上的蝉叫得使人心烦。许世友在树荫下耍了几回棍棒，已是浑身大汗，脑袋像个热蒸笼了。他收下棍棒，心想：此时正是午休时间，俺何不到寺外洗个澡，然后玩个痛快！于是，他抬脚悄悄地离开了寺院。

寺外的少溪河是一条美丽的山间长河。河里鱼儿游水，清晰可见；河边有一棵大杏树，上面结满了又红又黄的大杏，令人发馋。小世友伸手扳下树枝，摘了几个，一边吃一边脱下袈裟，跳进河里。

杏树不是野生的而是俗家栽的。看杏的几个娃儿看见小和尚偷摘他们的杏，纷纷从草丛中钻出头来，立起身子，顿脚叫骂起来。那骂声合辙押韵，朗朗上口，简直像一首歌：

小和尚，
背箩筐，
拐个弯，
我骑上！

小世友也不示弱，自幼出生在山里，野性惯了。你骂他，他也敢对骂：

小杂种，
尾巴长，
爹吃杏，

骂啥娘！

几个娃儿见他骂得粗野，便一齐跳进水里，双方打起水仗来。娃儿们依仗人多势众，围了个半圆形，向许世友身上拨水相击。许世友也以水还击。他拨的水用力猛，洒得高，使娃儿们睁不开眼睛。几个娃儿见用水也敌不过他，就跳出水来，回到岸边，捡起小石头朝他身上掷。

这给许世友棍技派上了用场。他跑到岸边，拎起棍棒，立时耍了起来，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石子儿被他的棍棒击落，简直像个魔术大师，弄得娃儿们个个都愣了神儿。他们见小的不行，就捡大的扔。许世友不慌不忙，不论他们扔来的是大石子还是小石子儿，均被挡落在身边。日头偏西时，脚下垒起了一尺高的石子儿。

“世友，圆兴师父唤你淘米，到处找不见你，原来你在这儿和孩子们干仗！”突然间，一个小和尚立在了岸边，“师父发火了，我还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脾气……”

许世友抬头望望太阳，自己的影儿已转到了东面，心想不好了。“出必告，返必面！”这是当时寺院的规矩。自己不但背着师父出门，又摘了俗家的杏子，还和俗家的孩子们吵嘴干仗，这是佛门的戒规所不允许的。他害怕了……

他穿起衣服，收起棍棒，提心吊胆，急速回到了寺院。

师父圆兴严惩了他，但他却没把自己暗学武艺的事儿告诉圆兴师父。

严师出高徒

转眼三年过去了。

冬去春来，大雁北飞，杨柳吐絮，桃花嫣红，春天迈着轻盈的脚步来到了少林。练功场上的小草展出了淡芽，满寺的长青松露出了翠绿。绿的春天，绿的春风，绿的寺院。

三年里，寺院里的小杨树蹿了一截子，小世友也告别了泪水的童年，向成熟的少年迈进。三年，小世友吃了不少苦！耐了不少劳！他的吃苦与耐劳，得到了妙兴大和尚的好感，也换取了众师父们的信任。初入寺时，许世友迫切希望自己成为老僧师高义膝下的门徒，然而由于他不肯受戒，师父高义一直在生他的气，他只好一边干杂役，一边观看师父们练武，潜心习艺，以便等待师父高义接纳为徒。其实，高义老僧对世友的一举一动，早已看到了眼里，也想成全他，只是感到火候不到罢了。

这一天，许世友打扫完院子，到东和尚院给师父倒尿盆时，师父高义唤住了他。

“师父，有事吗？”许世友止住了脚步，心里打起了鼓。

“徒儿，我没有正式接纳你为弟子，你有啥想法呢？”

“师父，这叫俺咋说呢？”直率的许世友感到无从说起，“俺有想法，又没有想法。反正俺不怨你，只恨自己。”

“哈哈！”严厉的师父居然开怀大笑起来，笑得许世友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大雁高飞还得平地起！三年前，你已经是我心中的弟子。只不过是怕方丈禅师不肯，没有举行仪式。今清晨我已与禅师说妥，接你为徒。这三年的权作观察，也叫考验吧！哈哈……”

许世友激动得眼眶里闪着泪光。

家有家法，寺有寺规。按照寺院规矩：一个师父接徒不过十。而今老僧高义膝下已有十个徒弟。他还要再接纳许世友为徒，也是他的慧眼识真金。在他看来，许世友尽管年龄最小，排行居末，可他将是十一个弟子中最有出息、最有希望的。高义喜欢他的外憨内秀，早在三年前自己云游大别山时，就看中了他。而且入寺三年，小世友的一言一行，更增加了他培养世友的决心。“师父好当，而高徒难寻！”这是他积一生之经验。许世友绝非凡夫俗子，气质好毅力强，不仅有天赋，而且有抱负，考验三年，心里更有了把握。高义向世友说这些，绝非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感到表明态度的时机已成熟了，他不忍心再耽误孩子了。

“多谢师父苦心，俺做梦都盼着这一天呢！”

“千锤敲锣，一锤定音。你准备好门生帖，仪式就定在明天清晨禅后。”

师父接纳弟子必须举行隆重仪式，这是从少林第一届主持跋陀起就定下的规矩：徒儿欲投师学艺，必须写下门生帖呈交师父。师父还要接受徒儿的叩头礼，以示规范。

转天一早，清晨入古寺，旭日照庙林。老僧高义一改往常，换上了新袈裟，新刮的秃头映着亮光，脸膛红红的，精神矍铄，正襟端坐在千佛殿拱形的几桌前。桌上，摆着一个雕着双龙戏珠的香炉。炉香燃着，烟火缭绕。殿外正门悬着红绸绿绦，乐班和仪式僧站在门旁右侧。高义的十个弟子分列两行，从门口依次跪到老僧的膝下，以显示出师父的尊严。

霎时间，云板敲响，佛乐高奏。隆重而庄严的纳徒仪式，在一片欢快的

礼乐声中正式开始。

“今有弟子皈依佛法，受徒开始，鸣炮三响！”站在门口的仪式僧彬彬有礼地喊道。

炮声三响。许世友精神焕发，一身新装，手持“门生帖”——这帖不仅是他用手写出来的，而且是用心写出来的，在一位老僧师的引领下，跨过殿门槛，步入富丽堂皇的殿内，穿过师兄队列，跪到几桌前，随后三拜。老僧师高义一一还礼。

这一切完毕后，仪式僧又道：“宣读门生帖。”

许世友从肥大的袈裟袖中，取出门生帖，展帖诵道：

“我情愿皈依佛门，甘拜高义师父门下为徒。小徒学艺中，灭七情绝六欲，安心佛门坐禅习武。如有不轨，为小人类，任师父处罚，也望众位师兄鉴之。”

高义老僧颌首微笑，显然他对膝下弟子的门生帖的措词是满意的。

“最后一项，师父高义收帖授意！”仪式僧又道。

高义站起，耸了耸肥大的袈裟袖口，绕过佛桌，走至许世友面前，收下门生帖，遂又回到原座。然后，把十个弟子一一向许世友作了介绍。末了道：

“豹的风采在表皮，人的成色在心里。老僧授徒，一是注重武技，二是器重武德。‘强身自卫’是我们武院宗旨。再者，少林寺院有句口头禅，叫做‘天天练，日日功；一日不练，百日松’。只望徒儿铭记在心。舍得汗水，休提苦累，天长日久必见真功！”老僧三言两语，干净利索，却发人深思。

“弟子世友明白。”许世友再拜。

“徒儿，这双筷子有咱寺院里的祖传神功。拿去，从明天开始，用它学夹苍蝇！”老僧高义从袖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双铁筷子，随手交给了许世友。

许世友一步上前接过筷子，却面色茫然，心中不解其意。

苦练出真功

收徒仪式结束后，许世友回到西和尚院，坐在床前，从袖里拿出那双铁筷子，认真端详起来。

这双筷子是粗如粉条般的铁条截成的，上下一般粗，其长度和吃饭筷子一样。只不过这双筷子精光锃亮，熠熠生辉，从而可以推断，它浸透了师父的多少汗水啊！

这时，一只绿头苍蝇“嗡嗡”地从窗口边飞过来，顺着阳光射进窗口的光束，徐徐飞落在许世友带有汗味的枕头上。许世友心中一动：“俺何不一试！”于是，伸出筷子，轻手轻脚地去夹，谁知苍蝇身子太小，起飞迅速，两根铁筷还没有合拢在一起，那绿头苍蝇便“嗡”的一声飞跑了。

许世友并不甘心，他见苍蝇飞到了窗台上，三步并作两步，追至窗前。这一次，他的脚步还没有停稳，筷子还没有伸出，那苍蝇又“嗡”叫着飞到了窗外。许世友破窗而出，追到一棵树下。他性子有点急，一夹又是一次失败。最后，气得他动了武，拂袖打死了另一只绿头蝇。

许世友收起筷子，快快回到屋里，躺在床上，自己和自己生起了闷气。面对铁筷，他不解师父为何要让他练这一招？想着想着，随手甩掉了筷子。赶巧落在师父刚迈进门槛的脚面上。

原来，师父高义在授筷时已看出了他的心思，跟脚来到了他的住室，正赶上许世友要夹苍蝇，师父退了回去。此时，他又看到世友闷闷不乐地躺在床上，便迈步进到了屋里。

师父见筷子落在了自己的脚面上，躬身捡起，哈哈笑道：“徒儿，为难你啦。”

许世友见是师父进屋，立即跳到床下，脸“腾”地红了。

“师父，俺……”

“刚才我都看到了，看来你还不理解这筷子的分量。”接着师父讲起一段令他神往的故事……

相传北宋徽宗年间，少林寺有个小和尚名叫觉敏，他跟师父妙贵学筷功，整整学了三年。第四年师父喊他，说是汴京“罗汉炉”家，给少林寺打了十把方天戟。方丈吩咐，由他去取。觉敏走的时候，身上没携带什么武器，只带了一双练了三年的铁筷子。

觉敏从少林寺赴汴京，路过“虎牢关”的时候，正遇上金兵围关，关内被困的是宋朝将领程魁的人马，已经被围了七天七夜。觉敏过去在汴京讨饭的时候，在严冬里程魁曾施舍衣服给他。于是，他决心进关去见见这位恩人。

觉敏进关一看，官兵几乎是粮尽弹绝，有仓无粮，有弓少箭。他拜见程魁的时候，谈起战况，表示愿助程魁一臂之力。程魁见他是个小和尚，摇摇头，长叹一口气，说：“外面敌兵如虎，关内少粮缺箭，我们有枪有刀都用不上，你手无寸铁能提供什么帮助？”

旁边的卫士们也讲：“敌人弓箭凶狠，寨垛上不敢站人。关寨上人若一露头颅，敌人箭如飞蝗，嗖嗖射上来，十战九败，你歇歇吧！我们只有靠援兵来救了。”

觉敏向程魁再三请求，要到关寨上看看敌人阵势如何，程魁不依。觉敏决心已下，最后说出死而无怨的话，程魁才勉强答应他去观看阵势，但必须换上官兵衣服，不然，让敌人看见一个小和尚把关，太失大宋锐气。

觉敏按照程魁的话，换上官兵服装，什么武器也没带，只拿着一双铁筷

子。登关的时候，程魁吩咐四个卫士护送，如果敌人射箭，要迅速把觉敏拉下关来。

觉敏走向虎牢关寨，刚刚站到寨垛口，还没顾上往下眺望，金兵的飞箭就嗖嗖射上关来。觉敏举起铁筷子像夹苍蝇一样，“叭！叭！叭！”支支箭都被他夹住，放在寨上。不到一个时辰，寨上收到两大堆锐箭。卫士们把这个喜讯报给程魁。程魁起初不大相信，决心登上关寨去看看，当他亲眼见到觉敏接箭如夹菜豆一般，拍起双手为觉敏喝彩。

等金兵鸣锣收兵以后，程魁与官兵们摆上酒席，为觉敏庆功。吃饭中，觉敏提议金兵很骄傲，可以乘机再接他们一次箭。士兵们却觉得敌人太刁，如若觉敏这样打扮再次上阵，怕敌人识破停弓不再射箭。觉敏和士兵们商量，共同出了个主意，由他饰成个大姑娘上阵，惹敌生气，还会捞到一批利箭。

确实如此，金兵看见一个穿红挂绿的女流之辈，在关寨上扭摆行走，立刻击鼓射箭。觉敏仍旧拿出铁筷子，“叭叭叭”一支支的利箭都接了过来。他上面接，士兵们下面搬，直到金兵鸣锣收兵。除去残箭，这次共收利箭万余支。

第三次敌人又击鼓攻寨了。觉敏穿上自己的灰布僧衣，一手拿着铁筷子，一手拿着佛珠，坐在关上，若无其事的在喃喃念佛。金兵一见是个秃和尚摆弄他们，眼都气红了，鼓擂得更响，箭发得更多，如飞蝗似雨点，左、中、右三方，一齐向他射来。觉敏呢，一边口念佛经，一边执筷接箭。从日出开始，直到日过午时，金兵才停止射击。这一次比前两次得箭还多。程魁见觉敏的武艺高强，留觉敏做了大将。

许世友听到这里恍然大悟。恰在这时，一只芝麻粒大小的幼蝇飞进屋来，在师父的头顶盘旋着。

“这只幼蝇能否夹到？”师父指着幼蝇向许世友问道。

许世友回答说：“甭说这么小的幼蝇，就是比这大得多的绿头苍蝇，俺也夹不住。”

“看蝇！”师父提醒世友。话声完筷子到，只见幼蝇已夹到了筷头上，正扑拉着翅膀。

“神功！”许世友瞠目结舌，摸了摸自己的大脑勺，无限钦佩师父道：“你这一招真叫绝！俺还没有看清是咋回事儿就夹住了。”

“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僧凝目望着许世友，面目庄重，“超不过师父的徒弟是不会有有多大出息的。”

许世友展眉不语。

“你小小年纪，身单力薄，应该先练灵巧，再练桩功拳手，这是老僧特意为你安排的。”

许世友心中豁然开朗，立即跪下说：“多谢师父苦心栽培！”

“明白了就好。”师父把筷子交给世友，说道，“快去练习吧！要知道，筷只表其力，心才达其意。只有心专、意到、筷到，出筷才快，才有透力。要记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满足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是练不好任何功的。”

从这一天起，许世友开始了他最不寻常的艰苦训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他以师父高义为楷模，将父辈及所有他能记得的古今武林名僧的精神和品格铭刻在心，并经常默默以此自勉。

每天凌晨，是练功的最佳时机。他总是三更起床，悄悄地溜到院里，开

始练手功。他来到一口满蓄清水的大缸前，挽好袖管，伸手去抓扣在水面上的光葫芦瓢。那光葫芦既圆且大，既滑且重，没有足够的力气是不行的。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不抓够一千次是不能停歇的。然后转过身来，随着东方旭日的冉冉升起，面壁而立，拿着筷子，对着墙壁上的模拟“苍蝇”去夹。夹啊夹，夹个不停，汗水涔涔。他对自己要求，不夹到一万次是不能停歇的。太阳出来后，吃过早斋，他又改模拟练习为追踪练习，随着苍蝇从垃圾堆里飞出，他勤快得像只蜜蜂，每天不夹够一千只活苍蝇，是誓不罢休的。每过一个月又逐次加码。这样坚持下去，年复一年。有多少次，许世友在终日的苦练中拚搏，耗尽了全部力量，练完后竟连回到几步之外的和尚院的力气都没有了，不得不由师兄们把他扶回屋去。也不知有多少次，由于狠练掌指功夫，求胜过切，手指红肿得如同棒槌一般，拿不住饭碗。尽管如此，每当他精疲力竭时，仿佛看到师父高义那犀利的、意味深长的、又饱含期待的目光，总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驱使着他挣扎着爬起来，继续以数倍于前的坚毅精神和力量，重复着那看起来是枯燥的单一动作。有时候，他口吐白沫，呼吸急促……也深感练功的艰苦，但心中又同时充满一种无可比拟的幸福。因为战胜通往成功路上的任何一个障碍，都是向着自己追求的目标跃进了一步。

在这段日子里，师父高义眼见许世友脸庞消瘦、食不甘味，本来就深陷的眼窝更深陷了。他暗暗地赞叹这刚烈弟子的非凡意志。是意志战胜了磨难，又是磨难培养了意志。正是这种非凡的意志支撑着许世友，铸成了他特有和典型的性格，使他不达目的，死不罢休。在那常人难以经得起的考验面前，师父高义有时心中也升起几分怜悯和同情，可是作为一代名师的他深深感到：“纵观一生之经验，怜悯是武林之大忌。”为培养高徒，他没有把怜悯之情付之于教学之中。正是他对许世友爱之甚深，所以也就教之甚严。这种严教若换在其他弟子身上，都是难以承受的。但是，小世友竟以他惊人的毅力挺了过来。眼见他的技艺长进很快，犹如田野里的芝麻开花节节高，师父高义又为此感到无限的欣慰。

射虎不成重炼箭，斩龙不断重磨刀。师父高义除精心指导许世友练神筷技艺外，还将自己多年博采的少林、武当、峨嵋、太极、形意各拳之长，揉八卦之中的精心体会，全部无遗地传给了许世友。这就使得少年的许世友吃了偏饭，技艺突飞猛进。

师父精心传授，世友刻苦练习。师徒二人话说一起，汗流一起，天长日久，结下了深情厚谊，师徒情同父子。时间在练武场上迅速流逝。春去秋来，满山红遍，寺院里的花草树木，叶儿由嫩绿转青翠，又由青翠而渐渐地发黄变红；花儿由含苞而绽放，又由绽放而果压枝头。然而这些，对于专心致志练功习武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视而不见，不知不觉间，三年过去了。许世友不仅能夹住爬在地上的活苍蝇，还可以伸出筷子夹住天空中飞行的苍蝇。

一天，师父高义把许世友喊来，邀他到寺外散散步，谈谈心。实际上是准备验收一下他的筷子功。这一点师父没有告诉他。

师徒二人出了山门，沿着林荫小道，径直向中岳庙方向走去。许世友手拿铁筷子，像只欢快的小鸟在前面攀登引路。师父高义袖藏弹弓随后。不一会儿，师父故意放慢了脚步。第二人拉开了一定距离，突然间，师父高义取出弹弓，对准许世友的后心窝，“噌”的射出了一弹。这弹丸若是没有真本事抵挡，打不死也得跌个趔趄。许世友正在攀登之际，只听到背后“嗡”的

一声作响，他以为是绿头苍蝇，身体一侧，执起铁筷子，“乒”的一声夹住了，放在眼前一瞅，嗨！是个青皮核桃大小的铁蛋子。师父高义紧赶两步，到了许世友面前，欣喜若狂地说：“功夫不错！”

还没等世友回过神来，师父又从怀里放出两只云雀：“快把它夹住！”

师父的话声还没有落地，他腾身跃起，两只云雀扑拉着翅膀被夹住了。

师父高兴地说：“明早改练刀功。筷功练准，刀功练巧。准中有巧，方能取胜别人。”师父说完，把手中的轻型风月刀递给了许世友。

许世友慌忙双手接过，看着那刀熠熠闪亮，欣喜之余又感到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他知道这将是又一个开端——一个再次走向苦与甜历程的开端。

师父说：来，再显显你的刀功！许世友
道：师父，恕俺献丑

第二天，天色微亮。

少林寺第一个起床的人，已立在了师父高义的门前，在静静地等待着云板敲响，师父起床。他不是别人，正是血气方刚的少年许世友。此时，他热血沸腾……也许是心情过于激动，起得过早了点。昨天，他几乎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师父的考核和夸赞，使他对自己成为武林之才寄予了一丝希望。那希望不是缥缈的，而是就在自己的脚下。正是这种无形的希望又成了催他奋发进取的“桥梁”。他沉浸在无限的欣慰之中。这种欣慰之感又变成了他对师父精心培养的感激之情。许世友在回忆、感慨、期待中熬过了半夜，才朦朦胧胧入睡了。倏然间，他又想到早晨师父要他改练刀功的新课题。于是再也不能安睡，索性披衣起了床。开始他在后院活动筋骨，练走了几圈梅花桩步，出了一身热汗。然后来到师父门前。按当时僧门规矩，弟子学艺，须黎明即起，打扫庭院，活动身体，恭候恩师，这也是少林寺的传统。

一个时辰过去了，云板还没有敲响，一阵山风掠过寺院，他感到身上有点儿发凉，于是，向练功场走去。

他还没有来到练功场，就远远望见一个人影儿在梅花桩上站定，恰如夜间栖落在枝头的苍鹰。只见他身穿白衣白褂，正练桩步，动作轻盈，进退如风。

“谁？”

此人没有答话。

世友急步上前，抬头一看是师父高义，惊得他直吐舌头：“师父，你早！”说着，拱手施礼。

“嘿嘿！”老人豪爽一笑，跳下桩来，说道，“三更起床练一个时辰的桩步，是我多年的习惯。这桩步是各门武功技巧的基础。刀功也离不开桩步！你提前起床，恭候师父，第一天就叫人高兴。”

许世友垂下了头，羞愧得不知说什么好。

虽然天色未明，好在月亮当空。高义透过朦胧的月色，看出世友的双颊潮红。于是，他笑着说：“来吧，抓紧时间，活动活动身骨。”

“好！”许世友答道。

老僧师高义神清目爽，别看他年过八旬，神勇不减当年。他慈祥温和的目光，凝视着许世友的一招一式，一举一动。

许世友觉得身子发热了，便随手解开衣扣，甩掉上衣，袒露出发达隆起的胸肌。他先在桩木旁站定，舒展身腰，运气丹田。继而，踢脚摆手，空中腾跃，辗转龙头。从表面上看，他动作认真，全神贯注。实际上他却想起别的事来：“自入寺院以来，就听人们传说师父高义有一手不轻露的气功绝技，能‘飞檐走壁’、‘刀枪不入’，何时能传给自己就好了。只是师父平日不露这一手，想什么办法能从师父身上掏出这一绝招呢？”

“徒儿，你走神了！”师父一句话，打断了他的遐想。好厉害的师父啊！许世友心里不由得暗暗惊叹。

“练功切忌神散。来，从头做来！”师父目光炯炯、咄咄逼人。

许世友又按照先前动作，重复了一遍。然后一个三百六十度的跟头，双脚稳稳落地，大气不出一口，毕恭毕敬地立在师父面前：“师父，请指教！”

师父满意地点头示意，指着身旁的七根梅花桩木说：“这梅花桩木你走

过吗？”

“走得不好，还请师父从头教来。”

“不必谦虚。既然你已走过，就试试看吧！”

师父的催促，使许世友不好再犹豫了。于是，他“噌”的一下，飞脚腾起，跳上了桩木。

“开练！”师父下了命令。

许世友略点了一下头，调整一下呼吸，开始走起“梅花桩步”来。初行如缓缓溪流，渐如疾浪翻滚。他追桩穿梭，忽东忽西，忽左忽右，脚掌翻飞，如履平地，活像一条夭矫的巨龙，在水中飞游。师父越看越入神，越看越兴奋，越看越惊奇！他举起右手，向下一摆动，喊了声：“停！”

许世友的动作，干净利索，戛然而止，面向师父恭听教诲。

师父高兴地道：“你已经登堂入室了。何时练的？”

“俺在当杂役期间，学着师父的样子开始练的。”

“铉澄，又一个铉澄！”师父高义在心里暗暗赞叹着世友。是啊，他从来没有当面夸人的习惯。此时，一向城府较深、性格内向的师父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了：“来，再显显你的刀功！”

“师父，恕我献丑。”

“别客气，你就来吧。”

许世友运了一口气，走起梅花步来，随步出刀，刀飞步舞，动作协调优美。刀光闪闪，呼呼带风；脚步点点，如凌空飞燕。只见他仿佛置身于敌人兵器包围之中，在贴身的七个敌人（桩木）中间，机警灵活，又追又闪，又刺又防，面面俱到，滴水不漏，无懈可击。那刀光忽上忽下，渐渐地模糊成一片翻滚的银波雪浪。

师父看了，不禁暗暗吃惊，喊住许世友道：“看来，这百日功夫，你只需十日练了。来，我来耍上几刀，你看如何！”

师父说完，一个鹞子翻身，单脚飞上了木桩。不要说别的，单说上桩这一招，足惊得许世友心潮翻腾。接着，师父挥起刀来，上刺风月，下斩蛟龙，右劈梅花，左扫残叶，搅得地上尘土飞扬，惊得栖落在树枝上的云雀飞起，又卷进了急剧的“舞刀”的旋风之中。

许世友目不转睛地盯着师父一招一式，哪怕微妙之处也看得真真切切，他不敢眨一下眼，生怕漏掉一个细微的动作。他炯炯双目似录像机一般，把师父的全部动作，优美姿态都录了下来。他似乎开始领悟出“刀枪不入”的奥秘来。

突然间，师父高义放慢脚步，蹿向左边，猛甩一刀，只听“咔嚓”一声，树冠离开了树身，被利刀齐脖斩断。

老人敛刀，大气不喘。

许世友屏住呼吸。老僧师那动作干净利索，大起大落，气吞山河，令他目瞪口呆。

师父高义随后翻身下桩，放声笑道：“徒儿，看清楚了吗？”

许世友频频点头，目光熠熠生辉。

这时，天色放亮，云板叩响。全寺院的僧侣在云板声中起床了，开始了新的一天的练武生活。

师父高义仰望一下天空，郑重真诚地说道：

“以我之见，刀功初练时，一脚一手，讲究配合，方可得心应手。当刀

功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其刀法总是一攻一守。伸的一变即为屈，吞的一变即为吐；吸的一进即为攻，逼的一退即为守。静如春水无波，动如江翻海啸；行刀有穿山洞石之情，落步有入地生根之意。行刀出脚的时候，心安定而神不慌，意狠辣而情不露。总之，以进为退，以静养动，故能克敌取胜。”

师父高义讲到这里，许世友点点头，表示略悟其意。

这时，二次坐禅的云板叩响，师父高义嘱咐世友道：“我要坐禅去了。你自己边练边体会吧。”

“多谢师父！”

从此，许世友开始了远比筷功艰苦的刀功训练。他每天起早摸黑，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再加上他虚心求教，诚心诚意，好学不倦，师父高义把自己刚刚独创的“飞月刀”功也传给了他。在武林的园地里，他是一位永不知足的强者。好胜和进取是他用行动实现目标的内在动力。他并不满足于已学的技法，心想，师父能创，俺为何不能呢？大胆创新是他不同别人的个性特点。

寺外少溪河旁，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也是许世友常去练刀功的地方。这儿山奇水秀。缓缓河水像一匹乳白色的巨幅丝绸在无声无息的微微抖动；两岸群山，影影绰绰，似一个睡意未醒的仙女，脉脉含情，凝眸不语。许世友来这儿练刀功已有好一阵子了。他耍完几套师父规定的动作，已大汗淋漓。于是他索性收刀躺在树荫下休息，很快进入了梦乡。不一会儿，树上的蝉鸣声唤醒了他。世友人小好动，抬头朝树上瞅去。哦，他不但发现了鸣叫的蝉，而且还有一只头呈三角形、腿像镰刀状的绿色大螳螂。在螳螂上方的树枝上又有一只蝼蛄的黄雀。许世友心里明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它们间一场战斗即将爆发。绿色大螳螂向蝉靠近一步，黄雀眼睛眨了三眨。突然间，螳螂展出“双刀”向鸣蝉夹击而去，不偏不斜，恰恰夹住而且砍断了它的双翅，蝉被俘获了。而螳螂正在高兴之际，黄雀从身后扑来，啄住了螳螂的“双刀”。螳螂抱着蝉向黄雀头上砸去，黄雀松开了螳螂。几个回合后，黄雀擒住了螳螂。螳螂佯装死去，被黄雀带到树下的山石上。也许是黄雀麻痹了，只见螳螂突然展刀，直刺黄雀胸部，黄雀被刺痛了，放了它。乘此机会，螳螂鸣叫一声飞去了。聪明的许世友“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暗自思忖：人如果也能像螳螂那样，突然发刀展翅不是也很玄妙吗？

从此，许世友天天清早练完刀功便来少溪河旁，细心地观察螳螂的寻食、飞鸣、击刀及跳跃等姿势和动作。仿效琢磨，反复推敲，终于悟出“螳螂刀”真功。接着，他又巧妙地将其师父所教的少林刀法融汇进去，以意行气，以气催刀，形成浑然独特的“少林螳螂刀”。

不久，洛阳城里有一家办丧事，特意请少林寺和尚去念经做斋。那时候世道混乱，土匪丛生。方丈和尚带着众僧去洛阳做佛事的第四天，从西南窜来一股流寇，约百人以上，包围了少林寺，扬言要劫少林寺武器财宝。大家都很紧张，许世友主动站出来指挥这场战斗。他把留守的三十名武僧，按武艺高低，分配在寺内各要害之处，抵抗匪徒。而他自己手执双刀，大开山门，立在大门口台阶上来对付匪徒。起初，匪徒见寺门大开，只有一个和尚守门，就满不在乎地手执武器往寺里冲。当他们走近许世友时，许世友打个转身，舞起刀来，三挑两戳，五六个匪徒死于道旁。匪徒一看势头不对，便推出他们的头领周端来。周端早年间在少林学过武术。论武艺，许世友哪是周端的对手，没经几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许世友很聪明，眼看要败下阵来，心

想：自己螳螂刀不妨用来一试。就在这个当儿，周端抓住许世友一个破绽，飞起一脚，直朝许世友的脑门踢来。许世友倒退几步，一个踉跄，往后便跌了下去。

周端一见对手跌倒，便露出了笑容。刚靠近，只见仰天躺着的许世友，突然螳螂展刀，将周端双臂分开，两腿猛地一蹬。周端毫无防备，被踢在肩头，往后连连退了几丈远，才收住脚步。接着，世友跳起又是双刀夹击，取下了周端的首级。其余匪徒见头领被杀，个个吓得浑身打颤。他们喊着“天神下凡了！天神下凡了！”便纷纷逃去。

此后，许世友又经高义师父的精心指点，螳螂刀术大有长进。后来，他曾经用这个绝招，打倒了许多武林高手。

第六章 校场比武

比武前夜，瑞雪飘落，师父带病传艺，
许世友泪流满面

师父领进门，功夫在个人。

许世友每日求师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练起。哪十八般武艺？

刀、筷、锤、弓、铤、矛、

鞭、钩、剑、链、挝、斧、

钺、戟、棒、戈、枪、杈。

不觉光阴荏苒，几年已过，许世友把这十八般武艺，已练得十分娴熟。

多亏恩师尽心指教，点拨得件件都有奥妙。到许世友十六岁时，初来寺院时栽下的小杨树已长成了参天大树，昔日可怜柔弱的农家弟子也成了寺院里的武林高手了。他，膀大腰圆，臂力过人，两条腿立在地上像两根顶梁的柱子，浑身的肉疙瘩露出来，像一块块硬邦邦的小石头。碗口大的杉树，他可以一气儿撷断好几棵。十二个铜板擦在一起，一刀劈下去，铜板分成了二十四片。他指似钢叉，叉人一下，能捅出五个血洞；抓人一把，能扒下一块皮肉。他又身轻如燕，五六米宽的壕沟，一跃而过；一丈多高的房屋，跃身上去，片瓦不碎……

一夜瑞雪飘飘洒下，苍松掩映的少林寺院，满院皆白。抬头望寺后群峰，都成了银盔银甲的武士；放眼观满院树木，也似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再看那株独立在师父高义窗前的腊梅，银树银花，冰清玉洁，展枝婷立，好似在为它那辛劳的主人把门守护。山区的天气是娃娃的脸儿，阴晴变化多端，夜雪晨霞，别具一番景象。霞光穿过茂密高大的松柏隙缝，把大小形形色色的光束投射在一群正在扫雪的小和尚的光头顶上。别看三九隆冬，一个个光亮的脑袋，像出锅的蒸笼一样，冒着腾腾的热气。他们身后已扫出了一条长长的甬道，从前院延伸到后院，直通师父高义的门前。许世友比众师兄起得更早，他的身后已堆起了一座座银山。眼望着旭日东升，他才放下扫帚，和众师兄来到僧院，向师父高义请安，聆听师父近日练武安排。只见师父坐在病榻之上，说话声音颤抖，面色苍白，头上冒着淋淋虚汗。许世友看了心里一阵酸楚。他望望窗外，冰天雪地，一片凄凉。又看看病榻上的师父，有气无力呻吟的惨状，长吁了一口气，偷偷地背过脸去，用冻得略显发红的手面，揩去了眼眶中欲出未出的泪水。然而，这一切都被细心的师父看在眼里。他欲开口，突然一阵难耐的咳嗽。

师父年逾九旬，特别是入冬以来，几次高烧，抵抗力减弱，痼病复发。他越发感到日薄西山，力不从心，艺不应手了。一种不祥之感，像一个可怕的阴影出现在他的心底，也投射到众弟子的心中——他在这个世上恐怕难留长久了。但是，他很坦然，使他欣慰的是，身边的十一个弟子，如一株株小松树郁郁葱葱，雄姿勃勃，屈指数来，各有建树。尤其使他高兴的是那位年龄最小的弟子许世友，他功底扎实，天资聪颖，一点就通。非凡的意志，坚强的毅力，铸成他铁与钢的性格。虽然，自己洒在他身上的汗水不比别的徒儿们多，但是，他的各种技艺却高人一筹。眼看着一年一度的少林校场比武的日子将要来临，别的师父都坐立不安，而他却稳如泰山。他有王牌啊，那王牌就是许世友！

高义师父想到这里，心中有些激动，两颊微微潮红，他声音略显深沉地对身边的弟子们说道：

“莫道蛇无角，成龙也未知。年度比武为期不远了，他们要抓紧时间苦

练，任何侥幸的心理都是不足取的。常言道，‘学到知羞处，武艺才能强’。功夫硬是临场发挥的基础，只要功夫深，临场就不会手忙脚乱。这一点你们要切切记住！”

高义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微闭双目。

“牢记恩师教诲！”虽然众弟子声音低沉只答一句话，却表达了他们的决心，同时也包含着对病中师父的几多安慰。一生为人师表的高义听了，禁不住泪水盈眶。

“咳！只是我病魔缠身，不能与你们武场操练，一一指点，实实遗憾！”

许世友深情地注视着恩师的病体，感情的潮水在奔腾，他想张口说些什么，但嗓子里像是塞上了一团棉花球儿。

这时，人称“小机灵”的弟子走过来抢先说道：

“师父，您就安心养病吧！往日武场上您最不放心的是我，我向您保证，今后再也不偷懒了，您不在场，还有师兄们向您作证哩！”

这个面色红润的小僧，就是师父的第十个徒弟，名叫“宝贵”。绰号叫“小机灵”。

“人凭志气虎凭威。那好，你有了志气，下了决心，我就放心了。”师父被红面小僧的一席话逗乐了。枯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随后又说，“你们都快去练武吧！”

众师兄离开师父，逐个地跳出门槛。师父高义用深情的目光送出弟子。当他发现许世友用袖擦泪时，摆了一下手，说道：“世友，留步。”显然，他要单独和许世友谈点儿什么。许世友止足返回恩师榻前，叫了一声师父，等待他的发话。

“你的‘偃月刀’练得如何了？”师父咳嗽一声。

“师父，你昨日的点拨，俺领悟一二，练起来得心应手啦。”

“那形意风火棍呢？”

“也算有些进步！”

师父把十八般武艺一一点来，许世友对答如流。许世友说话从来是虚心竹子低头叶，从不有一说十。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小机灵”，师父也是深知他的秉性脾气的。他说的“可以”，那便是有了绝对把握；他说的“有进步”，说明了他在这方面有了新的探索和发展。他是位自觉性较强的弟子。他的创造性超过了所有师兄。他把师父的认真和严格，看成是动力也当成是压力。他对于师父的批评，不像别人脸一红就过去了，而是努力悟出自己的新目标。他希望师父多批评自己，然而师父的批评常常轮不到他的头上。对于恩师的严教严管，有的人则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总想在师父面前做个样子，而背后却自行其是。许世友最恨这种人。恩师对许世友抱有更大的希望，这一点，许世友心领神会。他不辜负师父的培养，只能以心还心，以技艺慰藉师父。

师父高义望着世友，颌首微笑，继而又道：

“那形意九龙鞭呢？”

“这里需有一点向师父请教，就是那‘搅空钩月’一鞭，怎么也达不到‘点叶穿孔’的程度。为这，俺昨夜几乎没合眼，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

“依我看，这里有两个关键动作：一是跳涧，二是起鞭。跳涧讲究手脚协调，起鞭讲究眼力。此乃二要领，也是我多年来的经验和体会，不妨你也试试。”

高义说完从床上披袈裟坐起，似那窗前的腊梅舒枝展容。人虽到了风烛残年，但是雄心尚存。一提起教授弟子，竟忘了重病在身，顿时精神起来。

“徒儿，速把鞭取来，让我作一示范。”

“师父，你，你重病缠身，不能再劳累你了。你的话俺记得清楚，由俺自己练吧，俺会练好的。”许世友眼含热泪，慌忙劝止。

“不，快把鞭拿来！”师父说一不二，他的话向来是吐地上一口唾沫就是一个钉，不容辩驳的。这并非是他的主观，而是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作为他言行的基础。对于一个弱者来说，生活的道路是艰难的，没有毅力战胜困难，就只好听其自然，最后连一个闪光的脚印也留不下。对于一个强者来说，他想的只有向上、进取，去做人们难以相信他能做到的事情。许世友只好按照师父的吩咐，转身跑到西和尚院，取来了床下的九龙鞭（也称三节鞭），递给师父那枯瘦而青筋毕露的手里，关切地说：“师父，你慢慢地来啊！”

“好，咱们到外面去。”

许世友搀扶起师父，二人出屋，来到院落里。一股寒风掠来，师父禁不住打了个寒噤。

冬天的寺院，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大杨树上乌鸦不叫，白雪压得树枝向下垂着。只有师父房角那棵婷婷玉立的穿天杨的枝丫上，还挂着几片残叶儿，托着一团团雪，有气无力地在寒风中摇曳着。

二人来到树下，晨光给师父脸上添了一丝精神，却给小世友脸上抹上了一缕淡淡的哀愁。师父举目凝视，手指那树上正中的一片残叶儿，问道：“徒儿，你说那残叶有多高？”

“俺看足有两丈高。”许世友的目光随着师父的手指望去，看罢脱口答道。但他心里明白，按照九龙鞭的技术要求，最高极限一丈八。不过师父素日教练，总是要超出基本要求的。只听师父喊了声：“看鞭！”接着是“叭”的一声，话落鞭响，那鞭绳宛如腾龙入云，直向残叶飞去，那残叶被红梢穗儿触动如同触电，顿时像受惊的蝴蝶，在空中打了个旋儿，翩翩落下，正巧落在了许世友的手中。许世友手托残叶，细细观瞧，见那松花蛋大小的树叶中心，有一个豆粒般大小的孔儿。他钦佩师父的点叶穿孔的技艺，欣然地说：“师父，俺懂了。”

“那好，你自己去练吧。要记住，鸟靠翅膀兔靠腿，人靠智慧鱼靠尾。要动脑，还要动手多练，熟能生巧。不下汪洋海，难得夜明珠。”

师父说完，将九龙鞭交还给许世友。许世友一攥鞭把湿漉漉的，才知道师父病体虚弱，一用力出了虚汗。他的心骤然紧缩了一下，被师父的深情打动了。此时，他连一句感激的话也说不出。师父啊师父，他内心呼唤着，眼睛潮湿了。痛苦，他总当成心里的秘密；高兴的事儿他才愿意公开，让别人分享快乐。此刻他使劲地眨了眨眼皮，急步上前，默默地将师父扶进屋里，让他躺下安歇。

寺以武威，武以寺名。寺僧之勇，名闻
天下。许世友夺冠，奏名满寺院

雪融冰化，大雁北归。

春风吹进寺院，绿了枝头粉了花瓣；那方丈室门前图案式的花坛中，开满了鲜花，花儿争芳斗艳；碧桃以春天主人的姿态，蓬勃地倚墙绽放，一株株白艳艳娇嫩欲滴。徒儿们日夜苦练，迎来了少林寺的传统比武日。

迎春比武，是佛祖达摩留下的规矩。当时，尚武风气不依，初是五年一次，后是三年一次，到许世友入寺已是一年一次了。每年定在农历三月初五、花开蝶舞的日子。

三月初五这天，寺院煞是热闹。全院僧侣像过节一样，头天晚上就灯火达旦，香烟缭绕。半夜子时，香燃六路，徒儿们你喊我叫，早早起了床，拜了佛陀，恭敬了恩师，用了斋饭，就都到校场去了。

校场设在寺院后院绿树掩映、春草作毡的宽阔的练功场上。鸡鸣丑时，校场披红挂绿，布置得井井有条。场地北面为主持台，台上摆着一排古色古香的佛桌。上面放着一个白玉香炉，香炉前供着西天如来佛祖的铜像。在佛像上空悬有一条横幅，宛如彩虹搭桥。上写“迎春比武”，左联是“名师出高徒”，右联是“校场建奇功”。主持台西面，那带有喜庆气氛的花花绿绿的“雷鞭”，从长青树枝头垂落至地面。只要一点燃，将是隆重仪式的开场。在氤氲的碧色香烟中，少林寺迎来了东方的晨曦。

比武，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为了在这一天逞雄显威，几百号弟子一直在摩拳擦掌，精心苦练。有谁知道他们为此洒下了多少汗水呢！他们决心将自己所学的技艺奉献给师父，同时也是奉献给一寺之主妙兴大和尚。今天，妙兴也穿戴一新，身披肥大的藏青色袈裟，正襟危坐在佛桌后面的长椅上。这位与众不同的大和尚，深眼钩鼻，寿眉修长，目光炯炯，精神矍铄，恰如一座紫铜雕像。他是少林寺的第二十八代寺主，也是“罗汉拳派”和轻功的创始人。相传他能脚踩一片芦苇叶子飞渡大江。虽然这些传说难免有些夸张，但也说明他的功底深厚，技艺精湛。此时，他正在认真审阅着二十一名比武人员名单。他知道这名单上的高徒，是经过弟子之间的角逐，和师父们深思熟虑而筛选出来的。最后，妙兴的目光落在了“许世友”的名字上。他回想起八年前一位破衣烂衫的农家弟子，赤脚虎气地立在他的面前，虎眉豹眼，穿戴俗气，肚脐上还似有一个荷花兜儿……而今日却不同了。在此以前，就有不少风言风语送到他的耳朵里，说是“此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云云，这不能不令他刮目相看！

“梆梆梆！”云板在晨晖中叩响。

老禅师挥袖示意身旁负责主持仪式的僧值鸣炮奏乐，仪式开始。霎时间，炮鼓齐鸣，乐笙高奏。那“二踢脚”、“冲天雷”、“百挂子”，噼噼啪啪地爆响起来，使整个校场洋溢着喜庆气氛。只见偌大的校场中，全寺和尚、僧值披红挂绿，列队整齐；四周还站有黑压压的炊僧、沙弥、务下人；周围山寨里的人，也从几里乃至几十里外赶来凑热闹了。他们中有的扯着孩子，还有的抱着婴儿，高高低低，花花绿绿，使校场更红火壮观。

爆竹响过，鼓止笙息。

碧色香炉后就座的老禅师妙兴大和尚，缓缓站起身来，目扫全场一周，干咳一声，庄严宣布：

“少林迎春比武开始！”

随后，又道：“去年冠首鲁本深出场！”

听到这洪亮的声音，再观妙兴禅师的神情，令人立即产生一种庄严神圣之感。沸腾的校场突然安静了下来，顷刻间连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得清。

鲁本深手拎“开山双锤”，气宇轩昂，身体挺直，双目仰视，旁若无人，雄赳赳地走到校场中央的梅花桩旁，似铁塔一般矗立在那里。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

鲁本深，鲁南菏泽人也。十二岁出家到今日整整四十四十六年。先后投三位名僧为师，深得少林真功。他使用的“开山双锤”，重七十八斤，练成绝技，成为少林一名派。他是少林校场“三连冠”的保持者，若闻真名，少林僧侣知晓不多；若问他的外号“鲁智深”，连务下人都没有不知的。“鲁智深”今年能否守住擂桩，继续夺冠，获取“四连冠”的美誉？在场者都根据自己所知的情况，作着不同的判断。

这时，只见“鲁智深”走至桩前，面目庄重，抱拳拱手一周。掌声中，他飞身跃到了“梅花桩”上。

接着公证人手持红黄旗，步入场内。老禅师取出事先已过目的对阵名单，一一展读：

“真隆、铨清、海宽、湛福、祖德、守祯、照元、海龙、世友、如喜、海兴、净性、元荣、净明、清平、祖良、净智、真体、润普、程巨夫。”外加桩上站着的“鲁智深”共有二十一人，全部是由德高望重的名僧，经过反复比较，精心推荐出来的。与其说是弟子间的比赛，倒不如说是名僧间的较量更为确切。

巧得很，许世友在这二十一名对手中，恰排在中间第十一名，前后各有十名对手。

开始第一个上阵的是名僧圆铨的大弟子真隆，法号为圣沙弥。此人手持轻型“偃月刀”，重二十八斤，银光雪亮、寒气逼人，号称少林刀技的后起之秀。他的偃月刀，不但耍的花招灵巧，而且实用。很多名将，包括他的师父都曾败在他的手下。

真隆阔步跨入校场中央，和桩上气宇轩昂的鲁本深相对而视。校场上催阵鼓擂起。随着公证人入场后“开比”的口令发出，二人各自拉开了架势。在一片鼓声中，不觉搏斗了十个回合。鲁本深见真隆有些气喘，乘机使出了他的拿手绝招“青龙探爪”，上锤掩映，下锤出击。那锤力逾千钧，真隆一时架挡不住，手松刀落。公证人立即挥旗宣布：“第一场，鲁本深胜！”

接着上场的是铨清。他是名师慧同的第十个弟子。单闻那“慧同”老僧的大名，足令人生畏了。此弟子铨清使用拿手武器——“形意风火棍”，和“鲁智深”交手不到三五个回合，抵挡不住“开山双锤”的重扣，便自动卖个破绽败下阵来。

场内大哗。

不少人连声赞叹鲁本深将老姜辣，不愧三连冠首。说话间，鲁本深越战越勇，又有七个弟子败在了“开山锤”下。其中有两个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是咋回事儿，稀里糊涂败下阵来。

“下面就看许世友的啦！”

人们骚动起来。许世友是近年来少林寺院里一技出墙的红杏，有“神刀”、“神鞭”的称号，很多人对他寄托着希望。今天，能否战胜“鲁智深”，夺下桩台，观众在期待着。坐在佛桌后面的一寺之主妙兴老禅师，也禁不住

“咚咚”心跳。

“催阵鼓响了三通，怎么还不出场亮相呢？”有人耐不住性子。

原来，许世友正要出场，恰在这当儿，重病缠身的师父高义，从病榻上爬起来，手拄拐杖，来到了校场，为的是给弟子助威。本来，寺院郎中再三嘱咐，不让他在这种场合出现，免得心情过分激动和紧张，以至加重病情。可是，校场鼓声一阵阵爆起，他这位当年的校场老将，再也躺不下去了。他认为再这样躺下去，简直如拿刀刺他的心肝。虽然他未能按时入场，可也来得正巧，正是徒儿许世友将要出场。

许世友一眼瞅见师父抱病而来，心中不免几分激动，立即跑过去搀住师父，不无心疼地说：“师父，郎中不是说了，不让您来吗？”

“躺不下啊！”高义颤抖着双手。

这时，催阵鼓又一次响起。

许世友束了一下腰带，手拎九龙鞭，向师父拜道：“师父，您还有什么话吩咐？俺要出场了。”

“武场之大忌，切莫慌乱。头脑冷静方是取胜之本，即使一时被动也能变为主动。要用心计取胜。匹夫之勇即使一时取胜，也算不得真英豪！”

“师父，有您立脚助阵，徒儿俺如有嵩山作背。您的话，俺句句记下了。”

“快出场吧！”师父催促道。

许世友叩拜了师父，旋风似的走进校场中央。他英姿勃勃，气宇轩昂，气质不凡。观众的掌声四起，他抱拳一周，彬彬还礼。

随着，再次催阵鼓擂响，二人摆开了阵势，格斗开始。

许世友犹如猛虎下山，手举九龙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本深头顶“啪啪啪”就是三鞭，正如晴天霹雳，威震太空，把整个比赛引入了高潮。

鲁本深心里不禁打了个寒噤：“这徒儿着实可畏，后生不可小看。”但他毕竟是一位校场老将，他举起太白开山锤也不示弱，连击三下，“嘣！嘣！嘣！”以势还势，以牙还牙，那声势似泰山压顶，也不亚于九龙鞭的重威。

本深举锤，世友扬鞭，二人打在一起。两员将，四只胳膊不分上下，鞭来锤往不见高低；鞭声响，锤声落，鞭抽锤打，锤落鞭迎，互不示弱紧相逼；世友来了个“龙探爪”，本深来了个“虎下山”：世友来了个“鹰展翅”，本深来了个“鹞翻身”。鞭锤飞舞，各显其能。鲁本深受过严师训练，深得少林真传。他使用的这双锤，乃是名僧智隍的遗物。这开山双锤上下翻飞，如同闪电，左来左挡，右来右挡，一锤快似一锤。左抡门一扇，右抡一扇门。团团似旋风，见锤不见人。八面风不透，龙鞭难近身。

许世友心底暗赞：“真乃开山锤王，滴水不漏！如不小心，恐难招架。”他催马加鞭，鞭甩去，滚龙飞；鞭响处，如炸雷。指左不打右，难差一毫微。点在皮肉上，不死也落泪。

二人一来一往，相持了三十多个来回。许世友虽然鞭法娴熟，可架不住本深的绝技。和本深相比，世友毕竟年少力单，渐渐有些气喘。这时节，本深突然来了个“野马跳涧”，又使了个“双锤掉尾式”，以锤上掩，忽出一脚。世友正防，鞭长莫及。这时候，本深又快手疾眼，腾空一跃，双锤紧紧夹住了世友的九龙鞭梢。接着，后闪一步，重重一拉，把世友拽了个趔趄，踉踉跄跄向木桩倒去。只要手一着地，败阵即在眼前……

这时，师父高义和众师兄都暗暗为世友捏着一把汗。随即，场内又一阵

骚动……

好马岩前不低头，危难方显英雄威。观江莫看水流急，要看水底万丈深。许世友即将身倾手着地之时，只见他手疾眼快，左手扶住了桩木，右手紧紧拽住了鞭棍，九龙鞭在空中扯直，双方拉力各有千钧。突然间，许世友猛一松手，鲁本深失去了平衡……

“许世友胜！”公证人当场举旗判道。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许世友站在桩上，面露笑容。多少人向他投去了笑脸，多少人欢呼雀跃，多少人拍麻了手掌，多少人还没从刚才惊心动魄的场面中醒悟过来……这时，许世友的目光在众人丛中寻找着自己的师父。

片刻，大家也纷纷把目光投射到精心栽培许世友的师父高义身上。此时，高义老僧眼含热泪，激动异常。他身旁的十个徒儿更是个个喜形于色，尤其是那个名叫“小机灵”的红面小僧宝贵，他一面搀扶着师父，一面把目光投向世友，仿佛在提醒胜利者：“起头容易终梢难，千里征途在后面！”

此刻，立在“梅花桩”上的许世友也并不十分乐观。因为他还要与十个师兄较量。他居高临下，看得清师父、师兄们的眼神。他从师父的目光里，得到了一种信心、一种力量、一种暗示。这就是无声的语言，那暗示似是在说：“你那绝招‘恶虎捕食’还没派上用场哩！对手不强，万万不可轻露！”世友心里仿佛更有底了，信心百倍再应战。

随之，催阵鼓再次响起。

这次出场的不是别人，乃是如喜师兄，他出身于武林世家，手持龙头月牙铲。此人身材短粗，肩宽膀圆，好一派威风。许世友熟悉他的绝技，那便是“三盘落地”。心想：“只要破之，便可胜利。”两人对阵，只有两个回合，如喜见自己不是对手，便尽早败下阵来。这样，许世友又一鼓作气，连胜九人。最后，还剩一将。

世上万事，无奇不有。再说这最后一员虎将可不能小看，他乃是比武主持台上正襟危坐的老禅师、一寺之主妙兴的大弟子——程巨夫。

程巨夫身高八尺，面如锅底，力大如牛，是妙兴大和尚的得意门徒。他原是寺院里的一个烧火僧，妙兴见他有出息，便纳入门庭，精心栽培。与众僧不同的是，他手中没有正规武器，只有一根半截烧火棍，外加雕弓，背在身后。外表给人印象是猪八戒挎腰刀，邋里邋遢的，简直不堪一击。可他确是一位难对付的“怪人”！此人习武多在黎明前五更天，隐秘莫测，也不知他近年来又练了什么新招法？只知这人常创新招，使人难防！今日对阵，许世友感到不如对付其他虎将那样有底数！想到这里，他不觉向人群中的师父投去了一眼，谁知师父目光如火，正盯着他，好像在说：“不使新招，恐难对付！”这时，师父身旁的宝贵师兄也向他伸出了两个指头，意思是说：“千万不要忘了使用神筷子，对方是带着雕弓上场的。”

许世友心领神会，心中暗谢师父和师兄的及时提醒。

霎那间，催阵鼓响起。

程巨夫手持火棍上阵，直逼许世友而来。转而，他在空中突然变了动作，来了个转体一百八十度，背后弓开满月使出了暗箭。这是一般常人所料想不到的。因为他的主要器械是半截火棍。形是用棍，实则用弓，这是虚中藏实，以实避虚的手段。这一招是够厉害的，足可给人以冷不防。

世友只听“嗖嗖”风响，他正要防棍，谁知箭来，不偏不斜，不斜不偏，

直向他眉宇正中飞来。多亏师兄早有提醒，他把铁筷子放于前胸，早有所防。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掏出筷子，急忙一夹，夹住了箭尾。若再迟一步，便是倒桩败北。

程巨夫这一暗箭虽然没有射中，但也给许世友来了个下马威。此时，坐在主持台上的妙兴老禅师，心中不免有几分得意，开怀笑起，深为徒儿的这一招叫绝！

全场出现了开赛以来最扣人心弦的场面……

不少人窃窃私语：“看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许世友过了正月十五，难过正月十六。”不少人看到许世友虽然夹住了巨夫的暗箭，脚步却有点慌乱，又道：“你瞧吧，他不输才见鬼哩！”

再说程巨大乘许世友立足未稳之际，早使出了“出爪亮翅棍”。此棍贴身，打出急如炮火，许世友回鞭不及，差点儿跌下桩去。人们把心悬到了嗓子眼，在场外站脚助阵的师父高义的心，如同系在万丈悬崖之上，他与弟子是荣辱与共的呀！

实际上，许世友并不是没有解数可施，只是他在防中窥探着对方的新招，力求像师父说的那样：“心不慌，脚不乱，后发制人方为英雄好汉。”

突然间，在这嘈杂的武场中，一声干咳传来，无心的人未必听得到，有心的人却如雷贯耳。这声音不是来自别人，而是来自师父高义。这干咳宛如一副“镇静剂”，使世友马上镇静下来。顿时，许世友觉得身有师父作背，手有师兄助力。说话间，他突然来了个“凤凰单展翅”，继而又来了个“恶虎扑食”，挺起双腿，遂施绝技。谁知这火候适当，把个程巨夫直挺挺地蹬倒在地。接着，他直立在桩上，露出了庄严又不可冒犯的笑意。

没容程巨夫清醒过来，公证人当场宣判：“许世友全胜！”

许世友礼貌地向观众拱手施礼。

四周掌声雷动。

嵩山伏在他的脚下；少溪河流水哗哗……

许世友一个“鹞子翻身”下桩，跑至师父高义面前，跪下：“感谢恩师栽培！”这时，众师兄也都纷纷围了上来，如同众星捧月，个个高兴得难以言表。高义挥袖抹去泪水，扶起世友道：“徒儿，快把巨夫扶起。我的弟子不仅要武艺高强，还要讲究武门道德。”

许世友闻后，立即跑回校场中央，将自己踢倒在地的程巨夫扶起。程巨夫正在羞愧之中，见世友如此友好，十分感动。二人携手挽腕，转身走向主持台前，向一寺之主妙兴老禅师拱手致礼。

此时，妙兴禅师虽也感到自己的徒儿败在他人之手，脸上无光。但转念一想：“同是我少林弟子，这也是全寺院的荣誉啊！”遂向许世友贺道：

“少林武技名显于世，寺以武威，武以寺名。寺僧之勇，名闻天下。你为寺院刷新了九龙鞭的纪录。金佛玉牌佩戴在你的胸前，你是当之无愧的！”

许世友双手接过金佛玉牌，全场又响起了掌声……

恩师之死。遗憾啊，天大的遗憾！后悔

啊，莫大的后悔

许世友夺取校场魁冠，喜煞了师父高义，实现了他的一生夙愿。

比武终了那天，德高望重的师父高义被众师兄们扶回东和尚院休息。当晚，高义由于极度兴奋，破例开了酒戒，饮了半斤烧酒。入夜，高烧又起，病情加重，昏迷不醒，一连几日茶饭未进。

弟子夺冠，无形也提高了师父高义的身价。病中，全寺院名僧都来看望了他，包括一寺之主妙兴老禅师。妙兴禅师亲自听了郎中的口述，连连摇头叹气，遂吩咐众师兄加强护理，又指示务下入做好寿衣寿棺，为他准备好后事。

人到死前，总要返阳。表面像是大病减轻，实则是离死神不远。一日清晨，师父高义从昏迷中陡然醒来，睁开双眼，连声唤着：

“世友，世友，你在哪儿？快到床前，让师父摸摸你的额头。”

“师父，他不在。你稍等，我去寻他。”守候他的红面小僧宝贵说道。

高义颌首。

宝贵如离弦之箭般地飞出东僧院。前院寻到后院，后院又寻到校场，皆不见师弟的影儿。

宝贵急得满头大汗。于是，他又顾不得寺内不得喧哗的戒规，索性用手握成了个喇叭形儿，扯起嗓门，满院喊了起来：

“许师弟，师父唤你——”

周围的五乳峰响起了他那带有童音的回声。然而，回答他的却是栖落在古松上老鹅的几声凄叫，几声悲鸣！

这时，许世友正坐在寺院外的少溪河边的小柏林里，面对潺潺山泉，掩面抽泣呢！——他哪里能听到师兄的喊叫呢！

原来，许世友为师父高义打好了开水，送到榻前。他看到一连多日昏迷不醒的师父头蒙白色湿布，呼吸急促，梦话不断，他悲痛已极，不忍心再下去，便留下宝贵，自己夺门而出，跑到了寺外，放声哭了起来。

他心里堵得慌，他不光为师父病入膏肓而哭，另外，昨晚他得到师兄保福捎来的家信，说是母亲想儿心切，染上了重病，非得儿子世友回来便不能见好。

许世友听到这个消息，如雷轰顶，心忧如焚。真是祸不单行，只有一哭为快。他面前的山泉水像是懂得他的心情似的，静静地流淌着，打着旋儿，带去了他的泪水和悲伤。他多么愿意变成山泉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随水东流，早日见到阔别八年的老母啊！然而，师父又重病在床，奄奄一息。师徒如父子，他怎忍心离去！师徒情，母子爱，交织在一起，让他何去何从呢？他的脑子乱糟糟的，如同乱麻一团，理不出头绪。

在许世友的经历中，还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糟心的事儿。心里真憋得慌啊，很想找个人说说。他想到了保福，若是他在，一定会想个万全之策；他又想起了能帮他拿出办法的师父高义，可师父却昏迷不醒了……辗转思索，他才真心体味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句俗语的含义来。许世友虽是在少林寺八年，真正贴己连心的，说得来谈得拢的，掰手算来，寥寥无几。真可谓是“天下广结识，知心有几人？”是啊，八年的学艺生涯虽长，却是十分紧张的。不是他不交朋友，而是他没有闲暇，不是他不会交朋友，而是他把心用在了他的事业上了。即使在此时，他也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后悔！

如果他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交际上，他将不会成为今日的许世友、少林的武林高手！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应该把它们用于学习本领、从事的事业上，才是走了正道儿。只有庸人才会让时光白白流逝。武艺学到手，本事长在身，如同大树把根深深扎在大地上一样，会使自己获得更旺盛的活力，做能驾驭自己的强者。在这一点上，他是能想得开的。

“妙兴禅师曾夸奖过我，也许他能理解我，找他去！”许世友想到这里，于是跳起身，拍拍屁股，走过松林，涉过小河。

他刚刚上岸，就看见那位红面小僧宝贵火烧屁股似地迎面奔过来。

“哎呀师弟，可找到你了！快，师父已醒来，正喊你哩！说不准有什么真经绝技要传给你……”宝贵边说边拽着许世友直奔东僧

院。

东僧院的门口已围了一群人。

当他俩匆匆跑到师父高义的床前，谁知师父已经双目紧闭、寿终正寝了。他们呼叫着师父的名字，根本不相信师父会去得这么快、这么仓促！

“师父，世友回来了！”宝贵喊道。

“师父，俺在这儿！”许世友也随着宝贵叫道。

“师父——师父——，回来吧——！”

一声呼喊一声泪，连声呼喊泪淋淋。他们俩喊哑了喉咙，可师父高义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喊声了，永远永远闭上了眼睛。

“师父，你去得为何这样快啊，为何不等一等俺许世友！”许世友不觉失声痛哭起来。悔之莫及，他顿足捶胸。

遗憾啊，天大的遗憾！

后悔啊，莫大的后悔！

“许世友啊，你是名师的骄子，你不该迟回一步！”亲人的埋怨声，比刀子剜心还疼啊！许世友嚎陶着，用手一把一把地抓着自己的胸口。他想把心肝掏出来展示给闭目安息的恩师！然而一切悔恨都无济于事，错过的机会不可复得，失去的永远失去了，只能留下终身的遗憾和痛苦！

少林寺院所有了解师父高义武枝人品的人都哭了！也都为许世友没能与恩师面别而遗憾！

满院的松涛在呜咽，少溪河也为寺院失去一位名师而大放悲歌！

偌大的寺院碑林里，又矗立起了一座新碑、一座丰碑——一代名僧的丰碑！

师徒情和母子爱，如同两股汹涌澎湃 的潮头，冲击着许世友的心房

师父高义的病逝，给许世友的心灵以莫大的创伤。

师徒情和母子爱，如同两股汹涌澎湃的潮头，冲击着许世友的心房，触动着一根神经！世上有削铁如泥的钢刀，哪有斩断情思的利剑呢？他咬着牙，埋葬了师父，把生离死别的痛苦伴着泪水吞到肚里，但是思母的痛楚又从腹内渐渐地翻了出来，使他无力再吞压下去。

八年了，风风雨雨的八年，许世友和寺院里的小杨树一块儿长。如今小杨树已经枝叶繁茂，许世友也长成了五尺硬汉。黑黝黝的脸庞，两道浓眉斜插入鬓，环眼炯炯有神。刚毅和成熟代替了初入寺时的稚气和天真。许世友忘不了众僧对他的栽培，也怀念着生他养他的故乡热土！

故乡，大别山！那里有童年时嬉戏追逐的伙伴，有他饱经风霜、含辛茹苦的母亲。母亲，您生育了我们几个儿女，又为儿女操劳得柔肠寸断！您宁愿自己用树皮草根果腹，却把洁白的乳汁无私地献给儿女。眼下，母亲病魔缠身，世友做梦思母，吃饭思母，走路思母，干活思母，无时无刻不在思母。多想早日与老母骨肉重逢，叙谈离情别绪呢！

他走路思母，心里想起了老母的瘦削佝偻的身影！

端碗思母，眼前呈现出老母手捧热面汤送到他唇边的情景！

做禅思母，心儿早飞到了母亲的身边！

他在少溪河边散步时，眼望明月秋水，泪水沾湿衣衫，心中暗诵道：“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隔断红尘三千里，白云红叶两悠悠。”他竟把原诗中“三十里”吟成了“三千里”。他决定立即返乡探母，给病中的老母以心灵的抚慰！

许世友正是怀着这种心情，来到了方丈室。妙兴老禅师做完禅务，转过身来，见许世友伫立在门边，心里有几分惊讶。

“大师你早。”许世友胆怯地问道。要知道，许世友登方丈的门槛是十分难得的。八年前，他初来寺院，由师父高义带领来过这里一次。那次他是在大师妙兴对他的失望中离去的。八年后的今天，许世友又重新跨入这个门槛，一切都使他感到陌生。虽然通过比武大师妙兴对他有所了解，但毕竟远不像师父高义那样贴心情。

“找我有事？”妙兴端坐在佛椅上，审视了一下门口伫立的许世友，那声音和蔼，带有几分关心。

“大师，”许世友双膝缓缓跪在了地上，说：“近日，俺得知家中捎来的口信，说老母病重卧床不起，念儿心切，俺想返乡探母。”

许世友说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妙兴禅师。

“哈，想家了。人都有爹娘，可入了佛门万事皆空啊！”妙兴禅师眼皮不眨，手持佛珠，走至许世友面前：“徒儿，你来寺院八年，虽然不直接在我的身边，但我还是十分了解你的。你天资聪颖，好学上进，以至夺取校场冠首，我从内心里为你祝贺。不过，近日我有一心事想与你商量，还一直没抽出闲暇。”

“大师，你有何事与俺商量？”

“我有心让你当师父带徒弟，不知你意下如何？”

“大师信任，俺领意。不过，弟子功薄不善言辞，恐难胜任。望大师三思而行。”

“我已经定了。”妙兴说一不二。

“那俺依从。不过，关于俺回乡探母之事，也希望大师考虑。”

“这——”妙兴禅师感到棘手，原因有三：一是少林寺院从来没有探母的先例；二是他怕破了先例，扰乱了全寺院百十号弟子的心神，给他管理寺院设下障碍；三是许世友功夫正处在上升阶段，返乡探母必然会影响到他技艺的提高。想到这里，说道：“世友，我看这样吧，探母之事，暂且放下。你先准备一下，举行个仪式，收下两个徒弟。”

“弟子遵命！”许世友见大师这般推心置腹，不能推辞，只好告辞退出。

接着，许世友的铺盖卷搬到了东和尚院师父高义的床上。不久，在妙兴老禅师的主持下，许世友收下了两个徒弟。那徒弟不是别人，正是妙兴禅师的第九、第十弟子，名叫月风、月晴。都年长于许世友一岁。收徒仪式上，许世友收下门生帖，由于思母心切，心境不好，没有讲更多的话。直到二位徒弟口喊“师父”的时候，他才如梦方醒，只觉得肩上压了一副重担——从前是师父教自己，现在是

自己教别人。他掂得出这副担子的重量。自己如若没有恩师指引，不会在武艺上有所建树。自己如今要为人师表了，这正是自己在人生征途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该是可喜可庆之事。然而眼前却不能使世友振作起来。

两个徒弟见许世友整天思母，忧虑过度，无意中把这些情况向妙兴老禅师说了。妙兴听后勃然大怒。当晚，他把许世友传到方丈室，满面怒容地问道：

“世友，我唤你来，知道何事吗？”

许世友摇头。此时，他心里像钻进一窝蜂，乱得挠心。他领教过妙兴大和尚的威严，只见妙兴不语，脸色发青，这默默无声比有声的语言更使世友胆寒。一阵沉默之后，他才张口说道：

“你身在佛门，不专心教授弟子，胡思乱想，这是违犯寺院戒规，也辜负老僧一片苦心！”

妙兴把每个字的尾音故意拉长加重，这样更显出他的沉着稳健。他认为沉着稳健比暴跳如雷更有威慑力，更能表现他一寺之主不可侵犯的尊严。然而此时，他的威严对思母压倒一切的许世友来说失去了作用。许世友平静地说。

“大师，你且息怒。树有培育它的大地，人有生育他的父母。思念父母乃是人之常情，更何况母亲为俺心肠操断！”

许世友越说越激动，顺手从袖中取出一只银镯子，说：“大师，你瞧，这是母亲留给儿的，也是母亲对俺的情感！如今老母重病卧床，思儿成疾，岂有不探之理！”

“住嘴！”妙兴吼道，“既入佛门，就得守佛门之规，为求功果，就要脱俗，不染红尘。一心无有二用，快去教授弟子去吧！”

“不！大师，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八年前，俺不受戒，惹你生气，不就是为今天能让俺回乡探母吗？”

“啊——”老禅师妙兴惊愕起来，大失常态。他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房，又如投下了一块石头，顿时脑门青筋暴露。弟子顶撞方丈，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儿。妙兴那苍白的脸庞和秃头顶，猛然间像触了电般地涨红了。他嘴里连连念着：“阿弥陀佛。”好一阵儿才抬起松弛的眼皮，投去惊疑的目光。对于这个黑胖短粗的弟子，他显然缺乏深刻的了解。入寺八年来，许世友在老

禅师的眼里，只不过是沉默寡言之人，平常得如路旁小草一样，若不是一年一度的校场比武，他还难以在老禅师心里有一席之地。今天，委他以重任，他却不把寺主放在眼里，真是胆大包天。妙兴这才吃惊地看出这个其貌不扬的弟子，原来还有着如此锐利逼人的锋芒，执拗不驯的个性，以及善良的心地、丰富的情感和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和决心！

这时，许世友也感到自己思母心切，控制不住感情，刚才的话出口太冲，冒犯了大师的尊严和寺规。他马上把口气缓和下来：

“大师啊大师，念俺在寺院八年之情，你就抬抬手，放俺这一回吧！”

妙兴老禅师，此时本想用少林寺规狠狠地严惩他一回，转而又一想，他是个杂役出身，还是谅解了他。

最后，妙兴说道：“既然你回家探母心切，我也拦不住你了！少林寺自古有个规矩，弟子凡要出寺，就得打出庙门，你有这斗胆吗？”

妙兴这话，实际是在挽留他，威吓他，量他也没有这个斗胆！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许世友也看出了对方的用心。他只顾念母心切，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不容对方话音落地，脱口而出，“打就打吧！面对众师兄的棍棒，俺许世友死而无怨！”

“你真的要拚？”妙兴大师惊愕不止，他的目光像银针扎向许世友的面孔。许世友也像一个小孩子遇见了可怕的陌生人，窘得手脚都不知放在哪儿。他觉得今天妙兴老禅师的面孔比哪天都阴森可怕，他侧过脸去，不敢正视。突然他又正过脸，迎着老禅师的目光果断地说：

“对，俺拚了！”

“那就收拾一下吧，带上你的衣物、钵盂、棍棒，打得出去，就去见你老母，打不出去，可别怪我少情无义！”

妙兴说完立即召来了云板僧，耳语几句。接着，云板敲响。

“梆！梆！梆！……”紧张而有节奏的云板声震荡着少林寺院的上空。

众师兄手拎哨棒，踏着云板声，向后院蜂拥而去。

如果说少林寺是一潭平静无波的湖水，那么阵阵云板声就是投入湖水中的巨石。

整个少林寺院立即波涌浪滚，喧嚣哗然。

打出少林。祥师道：你要记住，除暴安良，匡扶正义，是我少林的奏德。你拳脚有些功夫，万万不能做出伤天害理的事

随着云板一阵紧似一阵，一百多位少林健儿手拎棍棒、器械，纷纷从东、西和尚院，迈着慌乱的脚步，三三两两，成群结队，汇集到方丈门前，肃立在老禅师的脚下，伏下头去，只待着妙兴授令。

一寺之主妙兴老禅师矗立在门前的高台阶上，面目铁青，威严庄重。他见众僧侣到齐，顿时昂首喝道：

“今有一不肖之徒，不安心坐禅习武，返俗还乡，要打出寺院。徒儿们，快分四门摆下阵势，决不放掉这个不肖之徒！若要是谁的棍棒下放跑此人，我要拿他问罪！”

原来，这少林寺有这么个颇为稀罕的寺规：凡有出师的弟子欲投他处，或者有回乡返俗之求，都必须由大门而进，由后门打出，须闯重重险关。因而，那些误入佛门，不安于清心寡欲、坐禅习武的人，别想飞出樊篱。即使有不安心于苦行僧生活的人，想冲破牢笼，但因为惧怕这后门闯关，也只好老死古刹、万念俱灰了。

老禅师一声令下，全寺院一百多名师兄师弟，分一门、二门、三门、后门依次列队摆开，各门相距百十米。一门有十僧守卫；二门有二十僧守卫；三门有四十僧守卫；后门有八十僧守卫。另外，一门有两马猿相助；二门有四马猿相助；三门有十八木机人拦击；后门有三十六木机人弯弓射丸。这阵势摆得甚为严密，真乃是步步设防，重兵把守。要想冲出四门，一门难于一门，一关难于一关。不要说打出少林寺，单看这阵势也令人胆战心惊。因此，多少不驯顺的弟子，还没有打出一门，就倒在了众僧的闷棍之下了。能打到二门的，也就很了不起了。据传，连闯四门，打出去的和尚，自少林寺兴武以来，也不过几个人罢了。

就这样，众僧在老禅师妙兴的吩咐下，四门列阵完毕。他们窃窃私语，还不晓得今日要打出寺院的是哪位有种的和尚呢！

再说许世友回到东和尚院，简单地收拾了一小包行装，紧挎在后背拴牢，伏身从床下取出哨棒。拎了八年的哨棒啊，浸透了他的多少汗水和心血！今日全靠你啦！许世友朝手心唾了一口唾沫，直奔一门而来。

一门的十位和尚，各就各位，手持棍棒，列阵于门前门后，见许世友奔过来。一阵“打！打！打！”的吆喝声惊天动地，恰似大地起

了风雷。他们将棒举起，层层挡住去路。许世友心中不觉一颤。难道朝夕相处的师兄弟们就要对我下毒手了吗？难道这棍棒之下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吗？是闯还是退？硬闯就有死的危险，家有老母，

儿先亡是为不孝；可是退回去即便老死在寺院也终不得见母一面。

索性打出去还有一线骨肉团圆的希望。“打就打罢！”许世友把心一横，紧握手中的棍棒，一个跃步，拨飞了第一个和尚手中的哨棒，没容那和尚把哨棒捡起，又挡住了第二个和尚的千钧劈棒。霎时间，一门响起了劈劈作响的舞棍声，似爆竹，如闪电。许世友左挡右挑，右挡左拨，眨眼工夫，安然出了一门。

打出了一门，许世友心情并不乐观，因为四门中他只过了一

门。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这时，抽个空隙，他紧了紧腰带，把略显松动的行李卷在背上拴牢。昂首阔步地向二门走去。

“俺来了啦！”许世友持棍只这么轻轻一挑，便越过了三僧的棍棒。四马猿出拦，他灵机一动，从两个马肚下滚过。继而，他又跃过了两马猿的背部，来到了门前居高临下的石阶上。接着，又一个“鹞子翻滚”，超过了五个和尚的拦阻，翻滚到了一条狭窄的铺砖甬道上。

“快打”！快打！师父有言在先，决不放过他！”众僧齐声呐喊。

许世友面对着众僧侣的挑战，心不慌手不软，从地上“腾”的跃起，拿住一根三尺有余的护身短棍，舞将起来，勇猛难挡，两头齐使，手棒并用。

“乒乒乓！乒乒乓！”棍棒碰击声像炒黄豆似地爆响着。许世友拼命冲杀，翻滚蹦跳，犹如一阵旋风在棍棒林中驰过。说时迟，那时快。紧接着，他又战胜了四猿马，打出了第二道防门。

这时，他已大汗淋漓，口喘粗气了。但他一想起念儿心切病重的老母，呻吟声犹如在耳旁，八年前，老母手捧银镯千叮咛万嘱咐为他送行的场面又映在他的眼前；他曾向母亲保证过，“俺会回来的”，如果不回云，岂不是在亲娘面前撒了谎？母子之情怎能被这寺院高墙阻隔？要冲出去！顿时，他浑身是劲，精神抖擞。看一看已打过了两门，更使他信心倍增。但是，他不能大意，千万不能大意啊！一定要立着身子打出去！

在二道门和三道门中间，他隐身在古松背后，稍微喘息了一会儿，他决心要用心计闯过第三门。这时，三门的守僧早已等急，他们嚷道：

“怎么还不来呀？”

“八成是倒在二门师兄的棒下，起不来了吧！”

正说间，许世友从树后突然跃出，如猛虎下山，似蛟龙出海。众僧目瞪口呆，没容四十僧人举棍，木机人击发，许世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撞过了第三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许世友暗暗地为自己心计的成功庆幸……

眼下，只剩下最后一关了，也是最难过的一关。许世友决心使出全身解数，来迎击师兄师弟们的挑战。手中的棍棒啊！你能够闯过这一关吗？闯过去，慈母就在眼前。想到这里，许世友浑身有使不完用不尽的劲！他又抖擞精神，向前奔去，大声吼道：

“许世友来啦！”

阵头的几个和尚忙应声道：“开打！开打！决不手软！”一齐抡动着哨棒朝他打来。许世友一时兴起，手中的哨棒抡得呼呼成风，威风八面，动作自如；气势逼人，真有万夫不挡之勇。他的哨棒所及之处，如风卷残云、川劈梅花。只见一个个守门和尚惨叫一声倒地。此时，他越战越勇地向前卷去。

“打！打！打！”的呼叫声，就像报数传口令一般，挨个儿往后传过来。陡然间，许世友手中的哨棒打折了，身子挨了一棒。他急中生智，捡起断棒，两棒齐耍，全身之力凝于棒尖。排在后面的小和尚们见许世友哨棒折断，更来了劲头。许世友见势不妙，突然间，纵身一跃，跳上了一个小和尚的肩膀，紧接着，他又踩上了另一小和尚的肩膀。他见前面一个小和尚举棒拦击，又趁势跃上了那和尚的棒尖，然后，从棒尖又踏上了另一个愣和尚的头顶，“噌噌噌”几下，就越过了四十位僧人的严密防守，打到八十位和尚的正中。这里统称“密人防”。

说来也颇为稀奇，一人敌众，关关皆破。多少师兄师弟，往日在他看来，都是自己难能取胜的对手！可是今天，他们手中的棍棒却像没劲儿一样，轻轻一挑，便飞上了天。有几个愣和尚看呆了，或只顾喝彩，竟忘掉了抡棒阻拦。许世友也不恋战，只管催动脚步，朝后门飞奔而去。几个守门和尚眼睁

睁地望着那条“旋风似的游龙”朝自己这边滚来，不禁连连后退。常言道，要命的怕拚命的，拚命的怕不要命的。

许世友打到门口，心想，这里有三十六个木机人拦道，不可大意失荆州。正想间，一个铁蛋丸似箭头般地飞射过来。许世友眼疾手快，用棒一挑，“咔”的一声，击掉了手中的半截哨棒。这时，只觉得背后，一阵狂风作响，许世友知道不好，头稍一偏，蛋丸贴耳根飞过。接着，前面木机人又发出铁蛋丸。许世友凭着当年练夹苍蝇的硬功，伸出指头夹住，继而扔出，正巧与飞来的铁蛋丸在空中相击，犹如明炉打铁，叮当作响，火花四溅，也像杂技中的魔术大师表演一般，令人眼花缭乱。眼看就要闯过最后一关，只见门外站着一位黑脸和尚。他身高马大，似铁塔当门而立，横棒挡住去路。许世友圆目一看，心中胆颤，后退两步，定神看时，才知是一寺之主妙兴大和尚，今天也破例上阵，站在队列的后头。

这老禅师不愧为寺主。他善使棍棒，造诣极深，曾是少林寺院唯一的“七节棍”的棒王。由于他棒头硬，才被推荐为方丈的继承人。他不仅棍棒功夫好，而且头顶上的功夫甚佳，千钧劈顶他也不怕。那还是在迎春比武后，老僧有意要试试冠军的棒头。许世友开始不敢，经禅师再三开导劝说，他才说，“那就试试罢！”许世友运足了一口气，持棒在空中抡起，直朝他的头顶劈去。若要是一般人，不把头打进胸膛里才怪呢！可是这位老禅师却安然无恙，面带微笑说，“再打一棒，拿出你的真功夫！”许世友第二棒抡过去，只见棍棒在他的头顶上打折了，飞出了丈余远。老禅师妙兴傲慢地笑着说：“不行啊！冠军劈不烂我的头顶，休想称冠军！”如今怎样呢？他能不能从老禅师的棒下闯过去？许世友还不敢说有把握，他连连打了几个寒噤。

“大师，手下留情！”许世友使了个麻痹战术，随即他以猛虎下山之势，举棒朝老僧扑来。

“我要劈死你！”老禅师也大声吼道。随之，抡起了大棒，去挡许世友的大棒。许世友见把老僧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棍棒上面。这时，他却马上弃棍伏地，声东击西，猫腰从老禅师的胳膊下贴身钻了出

去。老僧并不怎么纠缠，虚张声势，放他出去了。

许世友奇迹般地打出了庙门，全身已湿得如落汤鸡一般。他额前的汗水，像小河决了口一样，劈脸流下。他顺手抹了一把流淌的

汗水，抬头向栖身了八年的寺院望去！进入他眼帘的情景，却叫人

心潮翻涌：全寺院百十多位师兄师弟和师父们，高高低低，黑压压地全涌出了后院，并簇拥着身材魁梧的妙兴老禅师，缓缓地移步向

他走来。刚才他们眼睛里的那种冷冰冰的目光，现在已经变成了亲热和善，恋恋不舍，含有期待和庆幸的目光。尤其是一向威严得令

人望而生畏的老禅师妙兴，他的脸上也露出了少有的笑容。此时，交织在这位老禅师心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他也许暗暗惊讶，一个身材短粗、貌不出众的弟子，八年里竟练出了这般好的功

夫，实在令人赞叹；他也许为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弟子，竟不顾棍棒

交加，死里逃生，为的是见老母一面的善良心肠所感动；他也许在感动之中，又为少林寺出了这个人杰，觉得脸面顿添了光彩和荣

耀！老禅师在众僧的簇拥下，来到了许世友面前，许世友急忙叩头

辞行。老禅师从袖中取出二十块民国大洋，说道：“拿去，作为你的盘缠用吧！”

许世友双手接过大洋，再三叩头：“大师，还有何话吩咐？”

妙兴说道：“常言道，乳名都是父母起的，坏名都是自己惹的。

你要永远记住你是少林寺弟子，不要以为手脚有些功夫，轻而易举地夺命伤人，如若胡作非为，实是寺规不容！”

“师父之言铭刻心上，若要违犯半分，任凭师父惩处。”

“记住了就好，我就放心啦。你走吧！路上要多加小心！”老禅师下了逐客令。

“师父，俺走了！”许世友收起大洋，直起身来，泪眼痴痴地望着

师父和周围送行的师兄师弟们。那一双双眼睛里充满了依恋之情。这一束束目光传送着多少深情厚谊啊！

一场激战之后，许世友的头脑似乎清醒了很多。他从大家送别他的目光里，才悟出了自己之所以能如此且战且走，顺顺当当，安然无恙地连闯三院四门来到了寺外旷野，大半是因为佛门兄弟皆以慈悲为本，同情他，支持他回家探母的缘故。谁不是血肉之躯，谁不是父母生养，谁没有儿女之情。师兄弟们棒下留情才把自己放出。包括妙兴老禅师在内，也是有意放他出去的。也只有这样，才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啊！老禅师既维护了寺院法规，安定了众心，又成全了许世友母子团圆的好事。原来天底下还真有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奥秘哩！

现在，许世友要向这少室山中的森森庙宇告别了！八年了，整整二千九百多个日日夜夜，他和师兄弟们共同习武学艺，同锅吃斋，挤身而眠，他们互相同情、相互帮助。他们之间的情谊好比山间树下的落叶一年一年沉积得那么深厚。如今，将要和大家告别离去，他禁不住热泪盈眶了。晶莹而深情的泪珠顺着他那脸颊淌下，他的视线模糊了——八年的寺院生活历历在目，思绪如潮水，冲击着他的心。他俯身抓一把山上土，土是热的，摸一下山上石，石也是温的。再看那山坡上的树木花草都脉脉含情为他送行。他低头沉思片刻，猛然昂起头来，把心一横，为了见老母，他咬了咬牙，径直地永不回头地、沿着古柏苍松掩映的山道走去，奔向那充满思念的故乡大别山。

团圆是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夜晚……

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着旋儿。他告别了老禅师，告别了泪水相送的师兄师弟，告别了居住八年的少林寺，向通往故乡的小路匆匆走去。

他昼夜兼程，跨越山山水水，像只飞出牢笼的鸟儿，高兴得又像当年骑在牛背上的牧童，他的童心又长出了翅膀，带着他在秋风中飞呀飞！

山楂树上坠满了一颗颗红玛瑙似的果子。野葡萄活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长得长长的，晶莹透明，圆润可爱。啊！好一派迷人的秋色！他又依稀忆起离家时的情景，他又回味起儿时的生活……是啊，家乡茶饭是那样清香适口，乡音是那样入耳动听，家乡的山是那样的绿，家乡的水是那样的清，儿时的小伙伴是那样的多情，就连家乡的鸟儿也是那样的会唱歌儿。

他恨不得一步回到故乡，看到体弱多病的老母和兄妹们。此时，重病之中的母亲呻吟的姿态，等儿不归而焦急的面孔，以及兄妹们埋怨他的神情……一个个跳出来，又一股脑儿地涌现在他的眼前。

心急总恨脚步慢。

许世友心急火燎，他恨不得插翅飞到母亲的身边。八年了，二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魂牵梦绕，他做了多少思乡想娘的梦啊！而今，这再也不是捉弄他的梦幻了，他终于从千里之外回来了！从众师兄们的棍棒林中打回来了！

他翻过陡峭的大别山，爬了一坡又一坡，他穿越了古松参天的原始森林，走了一宵又一宵。他的脚步把沉睡的大地唤醒。大森林的呼吸化作呼呼的风声为他送行。他穿过一条条山间羊肠小道，小路儿是线谱，脚印似音符，飞快的脚步谱出一路思乡曲。现在，他的心跳得多么剧烈，他终于立在段合铺河岸边，可以望见隔河的村庄

许家洼，偏僻的山乡，无声无息座落在小山丘上的小村庄，啊，有谁知晓你，有谁怀念你，只有你的儿子。

“回来了！回来了！”许世友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八年了，村中除了房子更加破旧不堪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村南是半堵废墙，墙脚还是堆着那些断砖残瓦。再往前去，就是他家的院落。此时，他既看不到袅袅升腾的炊烟，又听不到鸡叫狗吠。他多么希望母亲和亲人的突然出现啊。可是，直到他涉过小河，走进院子，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出来。

院内静悄悄的，正屋的门虚掩着。许世友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

“要见到娘了！要给思儿成病的娘一个意外的高兴！”于是，许世友在门外拍打了一下衣衫上的尘土，扯了扯袈裟襟。然后，猛地一下推开了虚掩的门，兴奋娇嗔地喊了一声：“娘！”可是，回答他的却是老娘的呻吟声。

“娘，俺回来了！”许世友如柱子一般地当门而立。

“三哥，是你！”在灶前准备烧火做饭的弟弟仕胜眼尖，认出了身披和尚袈裟的许世友，忙向娘的炕头跑去，高兴地大声喊道：“娘，三哥回来了！三哥回来了！这一次可是真的啊！”

世友马上感到仕胜这样哄娘已不是一次两次了，因为此时许母并没有任何反应，连眼皮也没睁，她大概以为仕胜又在哄她哩！

许世友三步并作两步跨到了娘的炕前，八年不见，娘已老相多了，满头银丝，骨瘦如柴，皮肤苍白，颧骨突出，两眼深陷，像是正在生病的样子。

“娘，你睁眼看看，是俺呀！”许世友说完，“扑通”一声跪在娘的炕前。

娘艰难地睁开了双眼，当她看到眼前果真是世友的时候，不禁大喜，脸

上也透出了几丝红润。

“俺还以为是仕胜诳我哩！原来你真的回来了！”许母扶起儿子，用双手把他搂进怀里，抚摸着他的脸颊、下颌、耳朵、胳膊和手，不住地打量着他：腿粗如柱，身高五尺，四方脸膛，目光炯炯——儿长高了，长成大人了！娘悲喜交加，泪珠串串。

“娘想你啊！想疯了也想傻了！”

母子俩拥抱在一起，任凭泪水涌流。

“娘，你的病还没好透，别太伤心了！”站在旁边的仕胜劝母亲道。但这句话还没说完，他自己也忍不住用双手蒙着眼抽噎起来

离别时，两心悠悠；团圆时，更令人潮涌泪流！母子二人不敢喜，犹如相逢在梦中。

是啊！娘朝思暮想盼儿归，却没想到儿子回来竟是这么突然，好像她又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眼下，她看到儿子回来又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儿子终于回来了！不安的是这兵荒马乱之年，家乡正在遭难，地主老财昨天又来逼债，这样艰难的日子，儿子将怎样生活下去呢？想到这里，娘便说：

“伢儿，你回来了，娘的心病也好了。告诉娘，你是怎么回来的？”

“是咱同乡保福哥捎的信，说你重病在身，俺的心就好似有一根线拽着一样，终究把儿拽回来了。”

“三个月前，你师兄保福是来看过我一次，可我没有让他给你捎信啊。”

“那俺出去八年，也想你呀。”

“伢儿，娘虽然想你盼你，可也不愿意让你在这个时候回来过担风险的日子啊！家里的几亩薄田，有乡邻们帮助耕种，也够我熬日子的了。娘问你，这次回来，还走不？”

“娘，你说呢？”许世友问，“如果家里不缺粮吃，俺就不走了。”

娘“嗯”一声算作回答。因为家中的稻谷还不足两斗，她怕说出来伤了儿子的心，扫了儿子的兴！说到这里，猛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忙问：

“伢儿，还没吃饭吧？”

“嗯。”

娘要起身做饭，许世友说什么也不让，忙道：“娘，还是俺自己来吧！”

“你回来了，娘的病就好了。”说完让仕胜从灶膛里取出两个菜团，自己说什么也要起来，给伢儿烧碗鸡蛋汤，暖暖心窝。

许世友从仕胜手里接过菜团，这时才感到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一路上他宁愿挨饿，也不愿花妙兴大和尚给的大洋。因为他有他的打算：他要孝敬为自己和兄弟姐妹们吃够了苦头的老母。许世友三口两口两个菜团下肚。不一会儿，娘又端出一碗热腾腾的鸡蛋汤来。这时，弟弟妹妹们也都陆续从地里回来了。他们看到家里来了个陌生的和尚，一个个都怯生生地用小手捂住脸偷看他，“怕什么，这是你们的三哥。”娘又喜又嗔地说。一听说是三哥回来了，他们都围了过来，这个喊“三哥”，那个也喊“三哥”，他们亲亲热热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许世友看了看，还缺大哥仕德和驼妹。便问：“娘，大哥和三妹呢？”

“他俩放牛去了！”

“天都快黑了，俺去接接他们吧！”

话音刚落，三妹驼伢就风风火火地从外面跑进屋里，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

“娘，大哥被人打伤了！头都冒血了！”

娘大吃一惊，双手颤抖着抓住女儿的胳膊：“你慢慢地说，他是被谁打了？为什么被打？”

驼伢揉着红肿的眼睛说：

“俺和大哥赶牛路过李家地主的田头，看青的李二少爷硬说是咱家的牛吃了他家山芋秧子，不容俺大哥分说，就揪着大哥的脖领又踢又打……”

“你大哥现在哪里？”

“黄土岭下。”

许世友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他把从娘手里接过的汤碗放到桌上，冲到娘的跟前。

“娘，让俺去看看！”

没容娘回话，许世友便扯上小妹妹驼伢，飞也似地奔向黄土岭。娘深知他的脾气，冲着他的背影，大声喊道：“三伢子，要记住别惹事！惹不起，咱们还躲不起吗！”

“俺知道了。”许世友头也不回。

山道转了个弯，投眼望去，那曲曲弯弯小路的尽头正顶着依山下沉的太阳。那硕大的红日，宁静地散发着余辉，给山路和层林染上了一抹红色。

兄妹俩一溜小跑，赶到黄土岭下。老远就见李家二少爷身穿短袍马褂，躬身跨步，正揪着大哥的头发往山石上碰哩！

仇人相见，格外眼红。许世友认出此人就是八年前要自己赔羊的洋包儿。于是，他大手一挥，厉声吼道：

“住手！”

吼声如泰山压顶，惊得二少爷住了手。专横跋扈的李二少爷，向来人扫了一眼，见是一位貌不出众的陌生人，鼻孔里“哼”了一声，道：“你小子少管闲事！”说罢，又将仕德的头拽起。

“住手！”许世友跃前一步，伸手抓住了李二少的右手腕：“不许伤人！”

李二少痛得“哎哟”一声，大声骂道：“你是谁？胆敢教训老子！”

“不许你欺人太甚！”许世友答非所问，松开了抓着李二少的手。李家二少并不这么想，误以为此人遇硬而退。突然间，挥出拳来，直向许世友面部击去，眼看拳至面部，许世友轻轻一闪，二少因用力过猛，当即来了个嘴啃地皮，这时，围观的孩子们不觉哄笑起来。

李二少咧着嘴斜着眼，拍着屁股，望了许世友一眼，若有所悟地：“你——”

许世友哈哈笑道：“你的狗眼不识泰山，不认识你爷爷俺了吗？俺就是当年放你入陷阱的黑丑伢！”

许世友说完，抖抖袈裟襟，上前扶起倒地的哥哥仕德，既心疼又心恨。心疼他受了打，满头血迹；心恨他太无能，怪不得爹娘喊他憨伢。仕德见是三弟，忙道：“三弟，你可回来了。”许世友点点头。此时，若不是寺规在上，母嘱在先，他真想上前让那小子尝尝少林拳的厉害，理智使他压下了怒气，他看也不看李二少，搀扶起大哥转身欲走。

“站住！”李二少见自己丢了面子失了威风，他不甘心，突然从地上爬起来，跨步拦住欲走的许世友，道：“姓许的，有种你就别走！来，吃我这一拳！”

许世友没有理他，护着哥哥从二少身旁绕过，可是，那李二少又跳前一

步，不放过许世友。

“你想干什么？”许世友停住了脚步，把大哥仕德交给三妹搀扶，自己迎上李二少，随手解开袈裟，露出他那毛茸茸又黑又亮的肚皮，指了指道：

“要击，就朝俺这里击吧！”

可笑那李二少并不知羞，竟像一头发疯了恶狗，抡起拳头，真的朝许世友的肚子上狠狠击去。

许世友并不闪躲，倒替那小子数起数来。

“啪！”

“一拳。”

“啪！”

“两拳。”

“啪！”

“三拳。”

当许世友数到第十八拳时，喝声：“住手！”

那小子像癞皮狗一样，岂肯住手罢休，理也不理，又使出吃奶的劲儿，挥起第十九拳，朝许世友肚皮上打去。谁知许世友的肚皮突然像棉花团一样柔软，在落拳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凹坑儿，刚才还如巨石坚硬的肚皮，此时却紧紧吸住了二少的拳头。凭他怎样用力，也休想拔得出来。许世友轻蔑地说：

“当年俺放你入陷阱，今日俺让你收不回拳！”

洋包儿再次收拳无效，佯装求饶。

“少逞你的威风！”许世友放开了他的拳头。

那二少收回了拳头马上翻了脸，再次抡起拳头朝许世友的面部砸去。许世友一闪，那小子险些趔趄倒地。许世友这个武行出身的人，不恼便罢，一恼就不可收拾。此时，他义愤填膺，心中如倒海翻江，吼叫一声：

“让你再三不能让你再四。老子今日不打偷拳，也不打第二拳。请吃我这一拳！”

“来！来！来！”那小子瞪着血红的眼珠，直向许世友身上扑过去，而许世友的拳头也直朝他的胸口砸去。其实许世友的力量并不大，二力相合，力重千钧，只见李二少顿时口吐鲜血，应声倒地。

许世友并没有使出致命拳，还以为那小子躺倒装死哩！便上前踢了他一脚，可那小子仍然动也不动。许世友躬身摸摸他的胸口，谁知二少爷早已命归西天了！

“不好。”许世友方才后悔未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回家第一天，就闯出了人命关天的大祸！

“天啊！”许世友眼望苍天怒问：“你若有眼的话，就该为俺作证！你该能判断这人间的是与非！”可是，只见深邃的天穹，被浓云遮盖，眼前是一片茫茫的夜色！

第八章 月儿难圆

躲避追捕，许世友踩上了母亲晃动的
肩膀，爬上了后院高墙……

人命关天，非同小可。更何况打死的还是富豪人家的子弟呢！

飞来的灾祸降到许家院落。

当晚，许世友一家人个个脸上布满阴云，围在桌前，商量着如何闯过这一关。

天上的浓云不知什么时候散去了，深蓝色的夜幕上，稀稀落落的星星不安地眨着眼睛。十五的月亮从那黑黝黝的东山顶露出圆圆胖胖的脸来，把它那清冷银色的光辉洒向大地，投进窗口，抹在屋里的地面上。此时，屋里的气氛极度紧张，全家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准也拿不出主意来，他们知道李家霸头的厉害，平时穷苦人不招惹他，他还要找别人的差错，今天的事不报复才怪哩！

沉默，又是一阵沉默！

“三弟为俺闯祸，要抓要杀，由俺一人顶着！”突然间，直性子的仕德一拍桌子站起。

其他的弟弟妹妹，谁也没敢插嘴，因为他们知道这场事端的严重性，他们个个都如同扎破了的自行车内胎，气跑光了，肚子空了，连半点主意也挤不出来。

全家人面面相觑，一筹莫展。

沉默，多么可怕的沉默啊！

在这紧急时刻，老娘反而不惊不慌，异常冷静了。殊不知她的心里正爆发着一座火山呢！她用低沉的声音说着，仿佛每个字都经过周密的思考。

“三伢，你刚回来，娘实心想叫你住上几天，跟娘说说知心话，今天又是中秋团圆节，谁知……”说到这里，她已泣不成声了，再望望那碗已经凉透了的鸡蛋汤，更加心酸：

“李静轩这个白脸奸臣，面善心恶，这次他们肯定要报复的。俺看，你现在就得逃，不然性命就难保了！”

许母的判断是千真万确的。财主李静轩捉拿许世友的马队早已出发了，正在奔往许家洼的路上。

“娘不想赶你走哇！”娘说完把煮熟的三个鸡蛋塞进儿子的兜里。

许世友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八年换来的二十块大洋，双手敬献给母亲，说道：

“娘，不肖之子未能在娘前尽孝，不能养活你老，倒给你老惹下了塌天之祸，让你为儿担惊受怕。这钱留下也权作俺一份孝心吧！”许世友的手颤抖着，话语也被痛苦的泪水淹没了。

娘伸出双臂抱着许世友的头，泪水横流，几个兄妹也都随着哭了。听到亲人的哭声，对一个刚刚归来的游子来说也算是一种幸福。可今日母子重逢，言未尽意，泪犹未干，就又要离开了。又将是天涯海角，各在一方了。母亲望望窗外那圆月，她多么盼望和久别重逢的儿子一起过个团圆节啊！可是，事到如今她不能挽留儿子，当娘的只有保护儿女们的义务，不能眼看儿子从悬崖上掉下来，即使儿子已经掉进深渊，她也要竭尽全力拯救他。为了让儿子避开这近在眼前的危险，她忍受着分别这锥子扎心一样的痛苦，催促着世友快走。

许世友把钱放在娘的手中，娘又把钱装进他的口袋里，“伢子，你当娘

不知道这钱是咋挣来的吗？八岁的孩子当大人一样使唤，天天起早贪黑，倒尿盆，抹佛像，打扫院子，过苦日子，娘因为家穷，对不住你啊！”

“娘，你咋能这样说呢！俺爹死得早，你拉扯俺兄妹几人，为俺们受尽了苦，累坏了身子。”说着，许世友又掏出那大洋，双腿跪在母亲面前：“娘，你若不要这钱，今天俺就不逃了。”

就在这时，传来了一阵狗吠声，随之是马蹄的嗒嗒声。

娘一把抓住许世友的胳膊，向外一推，忙说：“伢子，不好，他们要抓你了，还不快逃！”

许世友虎声虎气地立时站起：“三弟，你快从后院逃！俺到村头拦他一拦！”

这时，几个弟弟妹妹也马上意识到了将会发生的事，一起呼喊着重，“快逃吧，三哥！”

狗吠声越来越急。

马蹄声越来越近。

许世友不慌不忙，向这充满了他童年记忆的旧茅屋，依依不舍地扫视一周，最后把钱放在桌子上，深情地看着娘，说：“娘，俺走了，你老要保重！”

娘打开后门。许世友抹去了那夺眶而出的泪水，疾步随娘跑向后院，踩着娘那晃动的肩膀，攀上了石崖，径直朝北山逃去。

圆月慢慢地翻过山坡，把它的光芒射到北山，射到许世友脚下，把他那孤单的身影儿拉得长长的。那身影像他忠实的伴侣在他的脚前脚后跳动着、追踪着……

月儿是圆的，而许世友的心却有着无法弥补的遗憾。泪水从他那深深的眼窝里流出，顺着他的鼻梁，流到嘴角。他站在山头上，眺望着村庄，眺望着亲人。村庄在遭难，亲人在受苦，他怎忍心离去！

夜风吹拂着他的袈裟，他随风暗暗地祈祷道：“阿弥陀佛，娘，佛祖保佑你别为儿子受苦！”话未完心酸楚，泪又如断线的珍珠。

月亮钻进一片浓云中，也似躲闪着人间的灾难，夜色更浓。路漫漫何处去！大地如此广阔，许世友却无处容身！地上道路千条，许世友却无路可走！家难回，少林寺院不能归，真是前面是深渊，后面是悬崖，前走险后退难啊！

村里传来了吼叫声，声音缥缈，随风若隐若现：

“他逃了，快追！”

“走后山，快！”

许世友顾不得一切了，顺着童年放牧时的山道，从北山一直逃向马头岗山。他脚下的路是坎坷的，他的身影被吞没在茫茫的夜色中……一脚踩空，他被荆棘绊倒了。

投奔师兄，师兄已长眠于青山

当夜，许世友甩脱了李静轩和乡丁们的追捕，空着肚子，攀山走险，当夜色再次降临时，他才逃到了马头岗山（今湖北省）。

只见山崖顶端的巨石像是昂首的马头，崖石缝隙犹如骏马的大口，喷吐着山雾。远远望去，这山果真像一匹奔腾嘶鸣着的野马。如今，它横在许世友的面前。一天一夜的山路奔波，使他力气耗尽，饥肠辘辘，他的腿似吊着两个沙丘，再也拖不动了。万般无奈的许世友，只得暂时决定投奔保福师兄，一是看望，二是避难。可是马家洼又在哪儿呢？他向前约摸走了三里路，在一个山丘上遇到了一位砍柴翁。经打听，才得知马家洼离此还有十六里山路。许世友只好决定，先在深山老林中露宿一夜，天明再赶路。老翁上下打量着许世友，好心地说道：

“你可要当心啊，前不久吴佩孚的队伍在马家洼一次就抓了十六名壮丁。这些人不愿意，在被押的路上造了反，砍死了吴佩孚士卒八人。后来吴佩孚派重兵镇压，捉回了这十六名青年。当天夜里，把他们活活烧死在大庙里了，那哭声喊声揪人心啊！听说只逃出一人，后来又被抓回去了，惨啊，惨啊……”老翁摇着头，叨咕着走

许世友长叹了一口气，心里仿佛灌进了铅，更加沉重和憋闷了。

吹过马头岗的山风是热的。许世友和衣躺在草丛里，小咬、蚊虫嗡嗡地在头顶、脚边飞旋，驱而不走，打而不散。这些，他还可以忍耐，但是，饥饿这个魔王却折磨得他不能合眼。肚子成了个空肉袋，肚皮紧贴着后背，只要他一合眼，那饥饿的感觉就会更强烈地袭上心头，他吞下几把野菜总算熬到了天明。东方刚刚发白，他便按照昨晚砍柴翁的指点，匆匆登程了。

马家洼座落在深山坳里，四面是陡峭的大山。二十多户人家散落在山洼里。村前是排列整齐的田垄，起伏的丘陵。村后一条小河从树丛里漏瀑流过。河边，成群的牛羊正在吃草、游荡。谷场冒着轻烟，村边的半空中旋转着磨坊的风车。

天色大亮，许世友来到了村头。人们告诉他，保福的家在洼的最南端。

放眼望去，洼的最南端有两间新草房依山势而筑，座北朝南。房四周是木板搭起的篱笆墙，木板还露着白木茬子，泥巴也是新涂的，整个院落整整齐齐，方方正正。院里面种着葱头、芹菜、洋头苞。许世友惊叹着：好一户利索的山户人家！

要见到保福师兄了，许世友心里一阵激动，他急忙脱下鞋袜涉过小河，绕过一座新坟，拐过塘边，来到木栅门前，推开木栅，走进院里。

许世友禁不住激动地冲房门喊道：“保福师兄！保福师兄！你看谁来了！”可是，喊了两声不见屋里有人答应。

许世友很奇怪，阔步走到房前，门虚掩着，推开房门，屋内并没有人。

此时，他不敢进屋，怕认错了人家。他把包袱放在门前的一条青石板上，坐了下来。正在纳闷之时，木栅门“吱”一声开了。

“你找谁？”随着柔声细语的一声问话，走进来一位少妇。她背后背篓里站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小家伙白胖胖的，已扶着篓沿儿睡着了。少妇轻盈地向他走来，她身穿家织的粗布衣衫，胳膊肘和膝盖上已打了补丁。她是个高大、清瘦、身材匀称的女人，她神情焦灼而沮丧，大大的眼睛射出黯淡阴沉的光束，映得她蜡黄的瓜子脸更加没有生气，而且好像刚在哪里哭过了一场。

“请问大嫂，这是保福师兄的家吗？”许世友打量着这位漂亮的少妇，心想：“这该是保福的俊媳妇吧？”

“你是……”那少妇启唇问道。

“俺是许家洼的，保福的亲师弟，俺姓许，名叫许世友，是专来看望师兄的。”

“啊？！你就是保福经常念叨的许师弟呵！”那年轻的少妇愣了半天，突然明白过来。

许世友听说保福经常念叨他，不觉一阵心喜，忙问：“你是

“我是保福他屋里人。”那少妇答道，“许师弟，快到屋里坐吧。”说完，弯腰随手去帮世友提包袱。许世友说：“不用了。”

保福嫂把许世友让进屋里、坐下。转身去里屋端出一碗茶水：“师弟，你先喝上一碗，暖暖身子。我去给你做饭。”

许世友点头应着，随着扫视一圈屋内，看不见大缸小囤的粮食。只有些简单常用的家具，多是新制的。东西不多，摆放得整整齐齐，拾掇得井井有条。

“保福兄不在家吗？”

“他，他，”她话还未出口，眼角已经潮湿了，赶忙避过脸去，用油子抹了一把眼泪，欲言又止，最后吞吞吐吐地说：

“他，他出远门了。”

许世友见保福嫂没有正面回答他，便追问道：

“他到哪儿去了？近期能回来吗？”

“说远也不远呐，他在河那边呢！”保福嫂说完，再也忍不住悲痛，眼泪如珍珠般地滚落下来。

许世友一时莫名其妙，随手放下茶碗，“河那边？”他是从河那边过来的呀，可他并没有见到师兄啊！许世友见保福嫂这般支支吾吾，心中起疑，小心地问：“嫂子，你们夫妻没有生气吧？”

“我们俩好都好不过来，那有工夫生闲气。如今我倒真愿他惹我气生，哪怕他火起来打我一顿也好，可想生气也够不着了。”

“难道师兄他被坏人抓走了？如在河那边，俺替你追去！”许世友说着拔腿就要走。保福嫂一把拽住了他的衣襟，“呜”一声哭了，说道：“永远也追不回来了！”

保福嫂背篓中的孩子像是受了惊动，突然间“哇哇”地哭起来。保福嫂坐下身，把孩子从背篓里抱出来，搂在怀里。然后解开衣襟，把奶头塞进了孩子的嘴里，孩子的哭声停止了。然后，她对坐在身旁的许世友道：“师弟，嫂子如实对你说了吧，你听了也别难过。保福他命短，已不在人世了。河那边的新坟你没有看见吗？”

“你是说保福师兄他死了？”许世友听后顿如炸雷轰顶，五腹被掏，肝胆欲裂。他本想投奔师兄，一是叙叙友情，二是避难存身，却不曾想师兄先于他身躺黄泉永别人世了。哪会想到刚才见到的河那边一座新坟，竟会是自己在一起时形影不离，分别后朝思暮想的保福师兄的长眠之地呢？

“保福师兄啊，你为何不带世友一同去呢！”接连的打击和疲劳，使他感到天旋地转，几乎昏倒过去。保福嫂急忙上前扶住了他：“他师弟，你哭吧，哭出来心里痛快！”顿时保福嫂也陪他哭了起来

两人哭得泪人一般，最后，保福嫂先止住了哭声，上前劝道，“师弟，

死去的人哭也哭不回来了。”少妇向许世友叙说道：

“我和保福是前年底成家的。保福在世时，就常念叨你。他多次说对不住你，从寺院回来后，也没有常到你家看望你老母。三个月前，他到你家去了一趟。从你家回来那天，正遇军阀吴大头（吴佩孚的绰号）抓丁，他和全洼的十六个青年被绑了去。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对他们下了毒手，把他们锁在大庙里，点着火烧了大庙。”

保福嫂说到这里，已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道：“人烧得个个成了炭球，连面目都认不出来了”。

世友想到昨天砍柴翁的一席话，那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十六个壮丁里有保福师兄啊！他恨得咬牙切齿，又看着眼前的孤儿寡母实在可怜，他擦擦眼泪问道：“那么，你们娘俩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车到山前必有路，为了孩子我也要活下去。”保福嫂揩了揩泪水，坚强地回答。

许世友看到她如此坚强，不禁暗暗叹道：多么值得尊敬的妇道人家啊！他看保福嫂十分可信，就把自己的遭遇向她讲了，保福嫂听罢长叹一声：

“没想到师弟也是官府追捕之人。这世道简直没有咱们的活路了。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在我这贫家寒舍避难几日。”

许世友原本是想在这里多住几日，可现在师兄已下世，只有孤 160 许世友外传儿寡母艰难度日。他虽年轻但也深知男女之大防，他不想在此过夜存身，只是不便回绝保福嫂的好意，所以暂且没有吱声。

许世友吃过保福嫂做的饭，便独自一人来到了保福师兄的坟前。坟上已长出了离离青草。他站在坟前百感交集，沉默片刻，强忍住泪水吟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师兄啊，祝你的忠魂似这坟头的离离青草，永留在世间。”他又默默念道：

“死前生死相依结兄弟。

死后心灵相通长依依。”

许世友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师兄保福的笑脸。多么熟悉的脸庞啊！红扑扑的面颊、厚厚的嘴唇、淡淡的笑靥……好像在对他说话：

“你我久相处，
难分泥或土。
你我情谊深，
两躯一颗心。
同甘又同苦，
同根一树花。”

许世友清楚地记得，保福兄生前说过诸如此类的话，可他记不准那是在什么场合下说的，或许是在他们掏喜鹊蛋的时候，或许是在他们游泳的时候。可现在师兄却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一想到这儿，许世友顿时觉得冷飕飕，心也寒起来。他在保福师兄的坟前拜了几拜，思绪万千地回到师兄家。

“许师弟，如果你不介意就住下吧！”一进门，保福嫂就挽留他。

“谢谢大嫂挽留。可叹俺是有罪之人，恐怕牵连了你们，还是及早上路的好。”

当晚，他吃过晚饭，谢绝了保福嫂的一片真情，便匆匆上路了。保福嫂抱着孩子把他送到村头，当他走出三里远再回头眺望时，保福嫂那窈窕的身影还立在高高的山丘上……

走投无路，他开始“扛大个”的苦力生涯

又是一个阴沉沉的黄昏。

腿扎白色绑带，脚蹬高筒皮靴，怒目持枪的警察，踱步在人来车往的麻城街头上。小小的县城里不时传来“喔——哇！喔——哇！”警车刺耳的鸣叫声，给这里留下了一片恐怖！

人们望着飞驰的、闪着红灯的警车，交头接耳，窃窃议论：

“听说一个少林和尚杀死了人！”

“死者是财主家的儿子。”

“凶手逃到了麻城、红安一带……”

人们议论着，不时地四下张望，生怕凶手出现在眼前，使自己受牵连。

而这时，人们议论的和尚——许世友，正坐在街巷一角一家挂着“秋季大减价”布幡的商店门前的青石台阶上。他蓬头垢面，身着的和尚袈裟已被野藤树枝扯破了无数个大口子，他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嚓嚓”撕了下来，使人难以辨认出他是和尚。他的脸多日没洗了，脏得厉害；秃头顶也长出了寸发。而他那虎眉豹眼里，仍然闪出机警的光辉。刚才，警车从他身边飞驰而过时，他的心“咚咚”好一阵疾跳，他没有像街上的行人那样，驻足观看，也没有一反常态惊慌地逃跑，而是当他望见警车里有一个五花大绑的青年时，他的心缩紧了，他判断，恐怕是他们抓错了人。

夜幕徐徐降落，商店的门窗都关闭了。许世友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头顶上布幡在哗啦啦地飘动着。天上的一轮圆月，正好被飘过来的浮云遮住，好似给明媚的圆月脸上抹上一缕淡淡的哀愁。

此时，饥肠辘辘，饥饿的感觉再次向他袭来，使他这个硬汉子难以忍受。他嗟叹了一声，然后两手抱头，伏在双膝上忏悔着。

一周内发生的事端，犹如一场恶梦。千不该，万不该！许世友你这个烈性小子，不该在关键时刻感情冲动，一拳惹出祸来，以至弄到这般不可收拾的地步！

转而，他又为自己辩解：可俺打死的是个作恶多端的坏蛋，他欺人太甚，不给好人留立足之地，打死他是他罪有应得！

接着，他又想到：许世友啊，你是又好面子又逞强，保福嫂真心相助，你为何不留？到这里活受罪！你错了，你又错了，你自作自受！那天夜晚，你从兄嫂家出走，差点儿被官府识破，若不是借宿的房东大伯见义勇为，你早已戴上了铁铐！房东大伯留你住下，你好心怕连累大伯，继续铤而走险，落到这般狼狈境地！如今，在麻城街头，警车飞驰，你心惊肉跳，后悔莫及！

许世友想到这里，猛揪自己的头发，猛捶自己的心窝，然而这悔恨都已为时过晚。他举起紧攥的拳头，朝身下的青石板擂去。“咯吱”一声响，石板顿然碎裂。他心乱如麻，突然站起，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几步。“好汉做事好汉当。”他真想去官府投案，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来了却自己的一生！

可恍惚中，娘那干瘦佝偻的身影，保福嫂再三挽留的场面，房东大伯重似千金的话语……像一幅幅活生生的画面又推到他的面前。不！不！世友又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俺不能这样不清不白地毁掉自己！滴水之恩，本应涌泉相报。俺要活下去，多少亲人知己需要俺活下去呀！“母在儿死为不孝”，俺要为许家报仇，为天下受屈之人报仇！

人只要有爱有恨就有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像一个黑

夜中的幽灵，沿街向东走去。在闪着灯火的装卸店（洋车行）门前他停下了，犹豫了片刻，便“咚咚！”敲开了店家的房门。

店门开了。开门的老板是一位六十出头的老头。脑门上有几根稀稀拉拉的头发，高耸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眼镜。此人很瘦，穿着高领儿的白衬衫，露着又瘦又硬的胸脯。他已经没有多少牙齿了，嘴巴瘪着，显得人很执拗。眼镜片后一对眼睛虽有些浑浊，但还很亮，盯着许世友，仔细地审视，就像锥子戳过来一样。他的背原本驼得很厉害，头低着，这时却硬挺起来看着许世友：“你是什么人？干什么的？”许世友说：“想找个差使，讨碗饭吃！”

老板继续审视着他，只见他方形脸庞，面皮显得很粗糙，肤色黑里透红、红里含黑，就连厚嘴唇也是黑红色的。他下身穿了条短裤，与其说是短裤不如说是裤子被山石荆棘扯去下半截子，短裤下露出了两条圆圆的、黑红色的长腿。腿上的疙瘩肉，使腿变短了，倒使人觉得他的所有憋劲儿全憋到两条腿的肌肉里去了。这的确是两条诱人的腿、有力的腿。老板正是以他洋车行所特需的要求，说了声“腿粗力不薄”。于是，世友幸运地被老板看中了。那老板哈哈一笑，笑声中，他的眉毛、胡子都在颤动着。他热情地欢迎着这个理想的苦力工：“快进屋吧！”

许世友进了屋。

老板指着门后的一个顶门杠，说：

“这个你能拎得动吗？”

“试试吧！”许世友说完，一手举起，“嗖”的一下子高过头顶。

“你能拎出它的重量吗？”

许世友伸出两个指头：“少说也有二百斤。”

“好，我就收下你啦。”

就这样，许世友凭借他过人的体力当上了这家店的装卸工，当时叫扛大个，老板也深为许世友的力大如牛而感到满意。因为装卸货物时，别人能扛一百五，而他却能扛三百斤。工钱一个子儿也不比别人多，老板何乐而不为呢！使老板唯一不满意的是，他吃的太多了——一顿能吃八个馒头，外加三碗米粥溜缝儿。

从此，他开始了扛大个的苦力生涯。

见义勇为，拳打“黑三爷”

洋车行，没法说，
累死也嫌没干活。
又装卸，又拉脚，
既当牛来又当骡。

这便是当时人们对洋车行的真实写照。许世友来洋车行没有几天，就体味出店老板“扒皮一层、抽筋一把”的狠毒劲儿了。虽然，许世友是一个不惜力气的人，可是却架不住老板的拚命驱使，一天不是去装卸，就是去拉脚，天下哪家老板不是见钱眼开呢！即使是一个钢打铜铸的人，也得被使唤得化成铁水，何况人是肉长的呢！所有这些，许世友还都能忍受，唯一使他想不通的是等级森严，富人把穷苦人踩在脚下任意欺侮。

一天，老板让许世友去拉脚。拉脚就拉脚呗，许世友去了。

麻城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许世友拉着一辆洋包车从远处奔来。突然间，他跌跌撞撞地收住脚步，一下子把车翘得老高。车子上坐着的一位阔绰的少妇，吓得尖叫一声，差点儿从车上跌下来。

原来街上出现了三个警棍：个个喝得酩酊大醉，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其中一个警棍手里还攥着一只大酒瓶，嘴里不停地喊着：

“姑娘！姑娘！你来、来、来……”

三个警棍像三只野兽似的直奔车上的阔少妇而来。幸亏许世友机警，连忙停住了车，放下车把，喊了声：“妇人，快跑！”那少妇听了，慌忙跳下车没命地向街旁巷里跑去。

此时，附近的行人，主要是闺女媳妇也都逃避而去。

有个警棍跟着去追少妇，不料脚下一绊，趴下了。另外两个警棍想动手收拾许世友。没想到许世友很灵巧，一闪身躲开了。

警棍又将大酒瓶猛力向许世友头上掷去。许世友连忙下蹲，“哐啷”！身后的一家商店的玻璃橱窗被砸得粉碎。

警棍见打不着人，便抓起许世友洋车的车垫抛向空中。座垫恰巧挂在了树枝上，摇曳着。

许世友气愤地看着那三个警棍醉鬼无趣地渐渐远去，骂了声：“什么世道！”然后，设法去取树上的座垫。这时，有两个好心的过路人帮着他用一根竹竿把座垫从树上捅了下来。许世友拍打干净座垫，把翻倒在路旁的洋车扶正，放上座垫，向帮忙的人道了谢，然后拉着车子向洋车行走去。

当他快走到洋车行门前时，看到远处围着一群人，残垣断墙上、树杈上、屋顶上都爬满了人。那里锣鼓声、鼓掌声、吼叫声，汇成了一片。

许世友在一个墙根处，停下洋包车。然后，他踏上车子观看。

人群围成的圈子内，有三个卖艺人——这显然是一个家庭：一父两女。他们均是江南人打扮，尤其是那两个姑娘，穿着短衣短裤，花红柳绿，打扮得十分引人注目。

表演已告一段落，卖艺老汉向四周观众拱手施礼：“众位，常言说，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时运不济，我们爷儿仨困在这儿，借贵方一块宝地，卖艺为生，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您站脚助威……”说罢又帮两个十六七岁的女儿紧腰系带，收拾停当。姐妹俩面带笑容，立时上场，玩起了“对花剑”。两位姑娘英姿飒爽，动作敏捷，剑如银蛇，飞来舞去，剑光

闪处，“哆哩”作响，令人眼花缭乱。这剑法揉进了南北武林特点，观者无不拍手叫绝。

“三爷光临！”正在热闹时，不知谁喊了一声。

话音刚落，一位身穿黑绫马褂的少爷，大摇大摆地走进场来。后面还随行着两个方脸大耳的保镖。周围的人都闻声转过脸来，急忙为他让出一条路来。

那位名叫三爷的汉子，看模样不到三十岁，他走进人群，面带不屑之色，冷眼打量着卖艺老汉，很快又把目光转向姐妹俩。姐妹俩见三爷驾到，立时停止对打，彬彬有礼地向三爷鞠躬：

“三爷，您多捧场。”

姐妹二人淡淡一笑，如花似玉一般。两人容貌十分相像，都是同样妩媚娇艳，只是其中的一位身材稍稍高一些，看样子大概是姐姐。面对这姐妹二人，简直很难判断出她们中间哪一位更美？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姐姐更骄矜一些，而妹妹更温柔一些。

三爷移步走到更为温柔的妹妹一边。妹妹俯首致礼。这时，围观者屏住呼吸，许世友手窝里也攥出了一把汗来。

三爷嬉皮笑脸地上前扳过妹子的身子笑道：

“哈哈，我的人间仙女！”

谁知温柔的姑娘扬手就是一记耳光。

这耳光又脆又响，全场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三爷顿时火起，顺手猛推，将姑娘推了个趔趄，踉跄了好几步。然后冷笑道：“嘿，你还是个烈辣性子，那就交交手吧！”

姑娘毫不怯阵，即刻拉开通臂拳的架势。

这时，卖艺老人见事态发展下去不好收拾，随即站出来拦住女儿，然后走到三爷对面：“有话好说好商量，孩子年幼无知，冒犯了三爷尊严，我给三爷赔礼！”

“上！”三爷推开卖艺老人，对身后两位保镖下了命令。这时，在一旁的姐姐也赶紧上前护着妹妹。只见那保镖狗仗人势，瞪着血红的眼珠，攥着拳头，紧逼着父女。表面温柔的妹妹是一位骨子里要强的人，她挣开姐姐的手臂说：“姐姐，你松开我！”

正在姐妹挣扯之间，那心毒拳狠的保镖一拳打在了妹妹的鼻子上。姑娘顿时口鼻出血。卖艺老人上前去拦，那野兽的拳头又朝老汉抡去。

“住手！”这时，见义勇为的许世友再也看不下去了，跳下洋车，挤进人群，上前拦住。两个保镖一愣，停下手来，见是一位腰圆膀大的车夫，别看穿着不怎么样，却露出一身不可冒犯的正气，在众人围观之下，毫不怯弱，显得威风凛凛。

“你是何人？”

“中国老百姓，在你们权势者眼里不过是个无名小卒。但是俺却有权警告你们，大天白日，不许街头欺人！”许世友义正词严。

“你也想尝尝三爷的厉害吗？”三爷说罢，两个保镖一起上前，架起许世友的胳膊。许世友轻展双臂，向外一推，两个保镖便像两只死麻雀被扔到丈外。

主子见自己的奴才被打，急得张牙舞爪。他甩下衣服赤膊上阵，使出那“黑掌掏心拳”，可一下被许世友识破。许世友见对方有懈可击，但他没有

出手。他在暗暗地警告自己：“再不能不控制感情，出手不可重，以防再伤他人性命。”

三爷猛一挥手示意保镖，他们三面合围，一起飞身扑向许世友。许世友泰然自若，突然运气，拳头贴身时，使了个技巧。眨眼间就见三个恶徒已趴在地上，其中一个头部差点儿碰到柱子上，险些丧命。在许世友的开怀大笑中，几个恶棍仓皇逃走了。

许世友转身扶起那妹子：“伤到何处？”

姑娘摇了摇头。

卖艺老汉赶忙上前感激地拉住许世友：“救命恩人，请把尊姓大名告诉我们。日后，我们父女也想法报答你的搭救之恩。”

许世友豪爽地笑道：“不必了！”说完拍打拍打衣襟，从人群中走出，拿起车把，顺着麻城北街，扬长而去。

人们把钦佩的目光投向他，追踪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

许世友回到洋车行，把洋包车停在棚里，然后进店去向老板汇报生意情况。

许世友刚一进门，老板就板着脸说道：“你方才吵架挣了多少钱？”

许世友低头不语。

“说话呀？”老板逼问。原来贴身二掌柜刚刚把这事情的经过报告了老板。

“那人欺人太甚！”许世友语气郑重地说道。

此时，老板身旁的二掌柜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我看满街黑压压的那么多人，都没有上前，都是狗熊，只出你一个英雄啊！是不是？我看你也是想占点什么便宜吧！”

“你少废话！”许世友顿时火冒万丈，犟脾气又上来了，顺口便说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们看不上俺，俺还不想呆呢！”

本来老板正在肚里措词辞退他，还没想出更好的借口，谁知许世友自己首先提了出来。于是，他便顺水推舟：“你自己有话在先，可不是我们不留，是你自己不想干了。”

“二掌柜，把他的工钱开给他！”老板阴沉着脸，提高声调说道。

“好！”二掌柜随手把早已准备好了的两串铜钱甩给许世友：“你点点吧。”许世友二话没说，抓起铜钱塞进怀里，回去收拾了一下衣着，头也不回就离开了洋车行。从此，许世友又流落街头。眼看那屈指可数的两串铜板要花光了，可他还没有找到差使。这天，他又去天桥剧场看招工广告。刚走至半路，只见街头上有一堆人在围观一张布告。许世友紧走几步，来到跟前。他凭着在少林寺院师父们教他学得的几个字，立时认出了那是一张白纸红字的通缉令。

上面写道：

通 缉

杀人犯，许仕友，年方一十六岁，许家洼人。八月十五日下午因口角打死村主李静轩的少爷李满仓，现逃窜在外。此人特征：五尺身材，膀大腰粗，高颧骨，深眼窝，皮肤黑粗，身披破旧青色袈裟，脚穿宽口黑色布鞋。望各知县追捕归案。知情报案者，赏洋三百元。布此周知。

落款是当地官府字样印章。

当许世友一眼认出自己的名字时，他的心咚咚地直跳。他屏气敛声，默默把全文看完后平静了一下心房。心想：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得赶快离开。到哪里去呢？他心里没有底。他不敢转过身来面朝众人，怕人们当场认出他。他只好若无其事地面部朝前，脚步向后退去。突然有人指着他喊道：

“他……他是杀人犯！”

“你认错人了吧！”许世友立即申辩。

这时，所有的人、所有的目光都一齐移了过来，纷纷打量着他……许世友乘此之机，转身溜去。谁知两个便衣警棍立刻上前抓住了他的脖领：“我看就是你！”

“放开俺！”许世友吼道。他稍一用劲，衣领挣破。随即他便一溜风地钻进了人群，从人缝里混进街巷，抬脚飞跑。

霎时间，大街上警车飞驰尖叫，杀气腾腾，满街乱成一团。许世友紧走几步，又钻进了另一条暗巷，他跨着在少林寺练就的行走如风的脚步，穿街走巷，翻墙越壁，很快就出了城西门，奔上了大道，向山区丛林逃去。

许世友逃到城外一个无名高地，当他站在山巅，回首俯瞰脚下的麻城县城时，全城已乱成了一锅粥。警车在奔驰，警察和便衣们在奔跑，人们呼叫着东躲西藏……然而，一场虚惊后，他却泰然自若，登山观热闹。

回想起在麻城的半个多月时间，在异乡飘零，朝朝暮暮，提心吊胆，他感慨万端。特别是这次街头脱险，真可谓惊心动魄。他能够逢凶化吉，真乃上天保佑！想到这里，他双手合十，面对麻城喃喃低吟：“阿弥陀佛，再见了，麻城！”

吟毕，又翻山越岭向西逃去。

许世友夜宿晓行，经过两天的奔波，终于在九月一日的黄昏，出现在红安县城的街头上了。

无巧不成书，在红安县城街头上他又遇上了卖艺的父女三人。他们未忘前恩，赶忙上前给世友施礼。世友扶住老人，说道：“都是穷人，不必客套。”

“话虽如此，可那天不是你来相助，我们父女还不知如何下场呢！本来，我们是想在那里多混几日，事情发生后，我们父女商量，还是及早离开为妙，便到了红安。”

许世友也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向老人叙说了分手后被辞退、流落街头、虎口脱险的遭遇。

“好样的！”老人听了许世友的详细叙说，拍打着他的肩头高兴地赞道：“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吧。有我们父女吃的，也就有你吃的！”

老人说完，便叫两个女儿快认师哥。

“师哥，有您在身旁保护，今后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妹妹高兴地说道。

“不、不！”世友挥手推辞道：“师父，就俺意愿，很想和你们父女一起，有饭同吃，有苦同受，有福共享。但眼下俺是官府追捕之人，恐怕会牵累你们的。”

“我们父女不怕牵累！”妹妹说道。

“既然老父决心已下，你就依了吧！”姐姐也劝说。

虽然父女三人百般劝说，但许世友始终摇头不应。

“那你打算怎么办？”老人只得退一步问道。

“俺已想好了，准备去投吴佩孚，当一个列兵，混碗饭吃。”许世友把

两天来汇集在自己脑海里的想法全盘托出。

“既然你有你的打算，那我们也不再勉强留你了。”老汉说完，拉着世友来到饴芳斋，四个人吃了顿团圆饭。许世友临行前，老汉又把仅剩的一些银两全部塞给了他。

许世友慌忙谢道：“多谢师父，咱们交往来日方长。”

就这样，许世友和卖艺老汉父女三人在街头匆匆分手了。

第九章 投身行伍

改名换姓，军阀行营中的小列兵

这天清晨，枪声掠过红安街头。吴佩孚军队正在抓夫抓丁。

军阀队伍的皮靴声，扰乱了街头的平静。霎时间，满城鸡飞狗吠，惶恐不安。上门门声、孩子的哭叫声、大人的恫吓声……交织在一起。行人慌乱地往家跑，家里的人急忙关上门。胆大的孩子从门缝儿向街上窥视；胆小的孩子躲到妈妈的怀里大气不敢出……

恐怖从这家传到那家，从这条街传到那条街，整个红安县城充斥着恐怖！

世道混乱，百姓遭殃。“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谁肯去替军阀卖命当炮灰呢！可是，街头上偏有一人，面对军阀的枪声，不躲也不闪，甘愿束手受擒。

许世友蹒跚地走着。他告别了卖艺父女，下决心将自己的打算付之实践。此时，谁能理解许世友复杂的心情呢？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坎坷的道路，无情的命运，竟把年方十六岁的许世友推到了绝境的边缘，去干自己不愿干的事！痛苦啊，莫大的痛苦！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许世友扫了嘈杂纷乱的长街一眼，向那有奔逃人流和枪声的地方走去。

正巧几个士兵架着一个瘦弱的青年从一条小巷向街头走来。那青年一个劲儿地叫骂，后面跟随的大概是那青年的父母和妹子吧，他们哭泣着，拉扯着青年的衣襟，个个眼睛如红灯笼一般。

许世友毫无惧色地迎上去。

“抓住他！”还没有容许世友走至跟前，一个虎里虎气戴着连长领章的头目吼道。

“连长，不用抓，俺愿意当兵。”许世友平静地说。

“什么，愿意当兵？”那肥头大耳的连长露出惊疑之色。他怀疑是自己听错了，他不相信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傻人，自动当兵上门！这大概在他的军旅生涯中还是头一次遇到的稀罕事儿！

“是的，俺愿意当兵！”许世友再次说道，“这人让俺帮你们拖吧！”

许世友说完，两步上前，轻轻一抓那青年的肩肘，像抓猪娃儿似的，背在了背上。原来拖不动他的三四个大兵见此举动，惊得挤眉弄眼，直吐舌头。那青年在他的背上也显得比刚才驯服了。许世友转过头来，对着青年的双亲说：“胳膊肘扭不过大腿。二老，让他和俺一起去吧，俺会照顾好他的。”

许世友话音不高，感情深沉。这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几句温柔贴心的话，将那二位老人心中的阴云吹散了。他们顿时停止了哭声，也放开了拽着青年的手。不要说那些身穿灰制服的士兵惊讶，就连那头戴大沿帽的胖连长也惊呆了。他转过身，对随行的士兵恶狠狠地骂道：“真他娘的，都是饭桶！”这骂声中包含着对陌生人的敬佩。

走了不多远，转了个巷子，许世友便把那个青年从背上放下来：“你像石碾一样太沉了，自己有腿，何必让俺背着？”

“好，我自己走。”那位青年望了一眼许世友，只见他衣着褴褛，高颧骨，厚嘴唇，憨厚朴实，是个好人，也就跟着他，由连长带路一直向前走。几个持枪的士兵，由于被连长训骂了一顿，个个面无表情，像木机人，直挺挺地迈着机械的步伐，跟在后面，监视着他俩。许世友毫无惧色，那青年人惊魂未定，像只刚刚落入猎人之手的小兔，惧怕中含着无可奈何，只好屈服于命运的安排。

在一个巷口，胖连长停住了脚，转身向许世友问道：

“小家伙，叫什么名字？”

“爹娘都叫俺黑丑。”许世友没有说出自己的大名，因为他的大名和“杀人犯”捆在一起。

“你呢？”胖连长又问那个青年。

“我叫周三娃。”

“你们都有婆娘吗？”

二人摇了摇头。

“黑丑，你有什么要求就直说吧？”胖连长又问。

“报告连长，俺没有别的要求，只是肚子太饿了，需要一顿饱饭填填。”

“好，枪膛空了需要子弹装，肚子饿了当然需要吃饱饭。”胖连长说着，便吹了几声急促的短哨，叫来了一个斜挎着枪、歪戴着帽子的士兵。他跑到了连长面前，双脚“叭”的合拢，打了个敬礼。“连长，有何吩咐？”

“四班长，抓到了几个？”

“报告连长，一个也没有抓到。”

“饭桶！”胖连长接着又说：“这两个新兵放在你班，先管他们一顿饱饭，撑饱肚子不想家。”

“是，连长！”那位叫四班长的再次打了个立正，敬了个不伦不类的举手礼，然后，歪着头儿，审视了许世友和周三娃一眼，用嘴角向前一努说道：

“你们二位跟我来吧！”

就这样，许世友和周三娃被安排在保安团二营四连四班。从这以后，二人都穿上了军阀兵的“号子皮”，扛上了笨重的日造大洋枪，大沿帽一压，贴上了列兵的标志。

当许世友走进这个旧军队的时候，意味着他僧侣生活的结束，又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生活领域。旧军队那种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的军阀作风，对于他这个过惯了八年僧侣生活，养成了清心寡欲性格的人来说，一切都感到别扭，一切都使他看不顺眼。不说别的，就说这肩上的日造式洋枪吧，它又老又沉又破，放枪时打不准，行起军来，专压人的肩膀。子弹老是在腰间围着，永远不准往枪里搁。到了什么大难临头，老爷们都逃走了的时候，才准许他们安上刺刀去拚命，去当替死鬼。有了枪，身上就多了些烂玩艺儿，什么皮带、刺刀鞘、子弹袋等等，全要求弄得利脚利手。还得打裹腿、皮包脚，可真罗嗦呢！

再说，旧军队里的乌烟瘴气，官大压死人，他们抢钱夺财，奸淫烧杀，伤天害理，野蛮愚昧，是一切稍具正义感的人所难以忍受的。苦行僧的生活尽管苦些，身上思想上并无这么多捆人的绳索。而当了军阀的兵，连身上的汗毛也不能自由自在。军装、裹腿、大沿帽日夜束缚着人的每块骨肉和汗毛。所有这些，许世友这个宁折不弯的汉子，当然受不了。许世友心想：俺这块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汉子真的变成钉了吗？这难道就是无情的现实！

他的班长，名叫李仁善。名字起得倒好听，实际是鲜花长在了驴粪蛋上，枉费一个好名。此人是一个典型的旧军阀主义者，背后人们都骂他“黄鼠狼”，由于他个子小，又叫他“小个子班长”。他三十七岁，川南人，五短身材，心毒手狠。说话像打机关枪，带兵却没本事。可他是官，许世友是兵，还不能不听他的。

就说那么一天吧，小个子班长搞队列训练，眼看着队伍要走到一个泥坑

里去了。他急了眼，忘了词儿，把“立定”竟喊成了“闸住”。许世友在队列里，憋不住地笑出声来。

小个子班长听到了许世友的笑声，他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到了许世友面前，抬手就给了他两个重重的耳光。当他再抬手扇第三下的时候，许世友一闪，小个子班长由于用力过猛，失去了平衡，当即跌倒在泥坑里，出了洋相，全连人都笑出了声。从此，他和许世友结下了不解之仇……

再说新兵周三娃，他是爹妈的独生子，身体单薄，单兵动作差，常受到班长的欺辱。比如站队动作慢了，小个子班长就用脚踢他，或者叫他出列单个教练。在军队中，单个教练是指挥官整弄人的最绝妙的办法，即使是走得再好，他也能鸡蛋里挑出骨头，叫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这小个子班长变着法儿整治周三娃，许世友看不惯，常站出来打抱不平。小个子班长见自己不是许世友的对手，表面上让他三分，暗地里千方百计地给他“小鞋”穿。派岗时，专给许世友派夜岗；行军时，罚他到炊事班背大黑锅；什么苦差役总离不开许世友。那个时候，用许世友的话说：“阎王好作，小鬼难当！”

许世友有苦难言，总盼望着时来运转，可久等久盼，等来盼来的却是一层层折磨的苦难。许世友不明白，为何现实总和人的善良愿望相反呢？！

与吴佩孚比武，官升三级

许世友加入保安团的第二年，春节刚过，连排军官中就风言风语地传出吴佩孚要来视察保安团的消息。保安团是吴佩孚的心腹嫡系部队，这支部队曾为吴佩孚的创业立下了赫赫战功。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吴佩孚总要亲自视察一下这支军功部队，一来检查他们的训练素质，二来暗授密旨。

一天清晨，一辆日造吉普车，在三辆摩托车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驶进了保安团部。

接待军阀头子吴佩孚的仪式，破例安排在城东一个打谷场上。全团提前开饭，早早地在谷场四周列队完毕，站成“凹”形。“凹”形的中央，摆放着三个石碾，权作吴佩孚的演讲台。

吉普车驶进谷场时，全体官兵行注目礼。车门开处，在团座的陪同下，吴佩孚走下车，步入谷场。他身材胖高，穿着黄呢军服，长方脸，紧抿着嘴唇，显出一副高傲的神情。他走到谷场中央，跳上中间的一个石碾，向全体官兵行了个举手礼。

接着，他润了一下喉咙，亮开沙哑的嗓门开始了即席演讲。他演讲的中心议题：一是全国各战场上的局势，二是新的一年对弟兄们的祝愿。

最后，他右臂习惯地在空中一挥，伸到胸前停住，恰和笔直的身躯构成了一个直角。然后，目视全场一周，喝道：

“勇敢的将士们，今日不是我吴总卖弄，我这千钧臂力就是检验你们训练的尺度！谁能上前搬下我的胳膊，力胜我者，让他官升一级！”

吴佩孚话音一落，队伍中一阵骚动，但无人敢上。大家都清楚他说话的权威性，他的话就是盖着钢印的命令。

“我让他官升两级！”吴佩孚见动静不大，双眉高挑，随口涨了价。

又是无人敢上。

“官升三级！”吴佩孚随手又伸出三个指头。

官和权啊，多么有诱惑力！

特别对于那些争权夺势的人，又是多么大的刺激！

顷刻间，下面蠢蠢欲动，有人终于按捺不住了。吴佩孚正要催促时，在他身后早已站出了两个权欲熏心的人。吴佩孚定睛一看，这二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个是四连的大力士张大夯；一个是小个子班长李仁善。二人来到石碾前，小个子班长刁滑，向张大夯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先上。张大夯也不推让，一步跨到吴佩孚面前，抬头道：

“老总，小的不客气了，您老准备好了吗？”

“不要客气，你就来吧！”吴佩孚不屑一顾地用眼角扫了他一下。

只见张大夯身高膀大，朝手心吐了两口唾沫，然后吼道：“俺来了！”说话间，飞身一跃，双手抱住了吴佩孚的右臂，用尽全力向下扳。谁晓得他那力量还小，恰似一百八十斤重的大秤砣儿，竟悬挂在了吴佩孚的臂上，任凭他两脚怎么蹬，手臂纹丝不动。全场一片哄笑声，那一百八十斤的大秤砣，在人们哄笑声中，自讨没趣地坠下地来。

小个子班长李仁善见大力士失利，心中不免一颤，他明知自己是鸡蛋碰石头，不是对手，但权欲熏心的他，就似赌棍进了赌场，红了眼睛，只好碰碰运气了。他凭着自己的小聪明，想以智取胜。他走到吴佩孚跟前，向他行了个注目礼，吴佩孚也向他示意一下。于是，他瞅准了吴佩孚眨眼不在意的

工夫，突然起跳，扑上前去，结果竟成了挣扎在老鹰翅上的一只小鸡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了丑。

小个子班长的失败是在众人意料中的，他的出丑连一阵哄笑也没激起，大家只当是看了一场耍猴戏。李仁善恬不知耻地做了个鬼脸，吐了吐舌头，低头归队了。

人们评头品足，窃窃私语着。谁也不敢上前再讨没趣儿了。

“谁敢来？！”吴佩孚满脸挂笑，透着几分得意，开始向队伍示威了。

“老总，且慢，俺来领教一下。”列兵许世友挺身而出，要同吴佩孚较量。说完走出队列，正遇上小个子班长李仁善归队，二人打了个照面。班长对他说：“哼，别自不量力了！”说完扭了一下鼻子，脸上的“零件”随之挪了位，活像戏台上挨了打的小丑。

班长的挖苦话似耳旁风吹过，并没有止住许世友前进的脚步。他径直走到吴佩孚面前，敬了一礼，道：“列兵斗胆犯上，请老总原谅！”

“不必客气！”吴佩孚审视着这个人不压众、貌不惊人的列兵，看装束便知，原来还是个新兵蛋子呢！

“当兵多长时间了？”

“不到一年，不，确切地说四个月零八天。”许世友不卑不亢，对答如流。

“叫什么名字？”

“许黑丑。”

“那你就来吧！”老总说完闭上了眼睛，好似等待迎击一个不值得防范的袭击者。

许世友暗想：以前曾闻此人武艺高强，功夫超群。刚才两人，一个靠力，一个靠智，皆失败了。这回俺应该二者兼用，突出一个“巧”字，巧到火候上。于是，许世友先绕着吴佩孚站立的石碾走了一圈。这一圈不能说是他白走：一是平静一下情绪，二是运下一口气，三是选好最佳用力角度。主要是后者。

场下不少人都为许世友攥着一把汗。有的说：“看来他是怕了！”有的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新兵也不一定比老兵差！”……很多人见许世友绕了一圈还没下手，声音更大了，认为他这次较量是冒失的行动。

许世友开始围老总转第二圈。实际上他转第一圈的时候，最佳用力角度已经选好。此时，许世友的心情倒异常镇静，信心百倍。他的步履不紧不慢，似在家乡的后院里散步。

“年轻人，兜什么圈子啊！”不光在场的人急了，吴佩孚也发急

当吴佩孚眼睛的余光斜视许世友时，说时迟那时快，早有一双钳形大手伸了过来。原来，许世友早已腾空跃起，急下转为“海底捞

月”。吴佩孚急忙防范，这时，臂不由己，被许世友干净利索地抱下，惊得四周士兵瞠目结舌。

这连贯动作一瞬间完成，极为干脆。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其中也包括不可一世的吴佩孚。

吴佩孚惊得不禁扫了许世友一眼，原来这位新兵蛋子，臂力确是大如牛，不全是自己轻敌麻痹的缘故。

吴佩孚跳下石碾，再次审视这个貌不出众的列兵。他黑不溜秋，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闯入了吴佩孚的心目，引起了他的

的心惊。他虽是失败者，却还是盛气凌人地问道：

“你学过武功吗？”

许世友摇头不语。

吴佩孚走至许世友跟前，猛地撸起他右臂的衣袖，裸露出紫红色的发达隆起的臂肌。

“嗨！你没有说实话呀？”吴佩孚拍了一下许世友的肩头，问道：“这三个石碾，你能掣在一起吗？”

“让俺试试看吧。”许世友运了一口气，站在中间那个石碾旁，

叉开如柱般的两条大腿。他“嘿”了一声，两袖一捋，两手一甩，脚手并用，眨眼工夫，竟一个接一个地把三个石碾，似叠罗汉一样奇迹般地掣了起来。

搬这石碾的慢镜头动作是：第一是搬，第二个是端，第三个是用脚尖挑，然后一托而起。平时，一个石碾四五百斤，需要三个壮汉才能抬动。然而他把三个石碾掣在一起后，面色如常，大气不喘一口。

他的这些“绝招”，使在场的人无不拍手叫绝。吴佩孚满面春风地开怀大笑一声，当场宣布：

“我吴总说话兑现，给这个列兵官升三级，从列兵提为副连长，即日生效！”

顿时，队伍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小个子班长李仁善也不情愿地拍起了手。他贼眉鼠眼地斜瞟着许世友，那表情充满忌妒与羞臊。有言道，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

与师兄保福生逢，犹如梦中

人间竟是万花筒，它能变幻多端。不是吗？刚刚还是位默默无闻的列兵，平凡得如同路旁小草，谁也不留意去看上它一眼。一番戏剧性的变化，却把许世友推到主演台上。说实在，许世友出场较量，并不是被官和权所吸引，他最看不惯大头目不可一世的傲慢，最瞧不起李仁善等无能之辈的权欲熏心！一股无名怒火燃上心头，催着脚步，走上前来，又一狠劲，抱下了巨臂，摘下了王冠。

常言说，喜事连着喜事。许世友谷场较量后的当晚，他的房间里，突然闯入了个熟悉的陌生人。

“许师弟，俺是保福，来看你来了。”是一位身着灰布制服的列兵，立在了他的面前。

“保福？”许世友此时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目。心想：“保福不是死了，莫非是保福的亡灵！”

“师弟，真的，俺是保福，俺没有死，你不敢认俺了吗？”那人又向前挪了一步。

许世友狐疑之中，认真审视着对方，不错，他正是分别六年的保福师兄！这时，保福已伸出了双臂，紧紧地抱住了许世友：“世友师弟，想不到咱们又在这里相会！”

许世友也紧紧地搂着保福的腰：“保福师兄，俺还以为你丧身九泉了呢！”重逢如梦。

想起六年前的离别，那大雪纷飞的日子；想起六年来，他们师

兄弟俩天各一方，互相思念；想到军阀的割据，世道的混乱，他们都在死亡线上挣扎，这重逢就令他们欣喜若狂，感慨万千。

“若不是你与吴大头较量，俺还不晓得你和俺是一个保安团的。”保福泪水横流地说。

“本来俺不想出场，那家伙也太傲慢了。咬了咬牙，俺上了。”

“你上得好，不然俺怎能认得出你？你功夫过人，也为咱们少林弟子争了光！”

“师兄过奖了。他们不是把你烧死了吗？说说你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披上这人不人鬼不鬼的皮？”

保福松开了许世友，擦了擦眼泪，讲起了他的遭遇：

“那天晚上，俺从你家回来，饭碗刚端起来，就被一伙人抓绑起来。俺们被抓的十六个人，都不愿当兵，就反了，他们人多把俺们抓回锁在一座大庙点着了火。俺们都急了，挣脱了锁链，在房顶上扒开了洞，逃出六人，那五人逃出后，又被他们扔进了火海。俺是被他们第二天抓住的，就被送到这儿来当兵。前不久俺又逃了一次也没成功。”

“你现在不想逃了？”许世友听到这里问道。

“他们对俺监视得很紧，没有机会。如有机会，俺还要逃。”

“半年前，俺躲难到了你家，大嫂还以为你死了呢？给你修了坟。在坟前俺还祭奠亡灵呢，原来你还活着！”

许世友说着哈哈笑了，保福也笑了。接着，许世友讲起分别后自己的经历。保福听了长长叹了一口气，感慨道：“咱们都是苦命人啊！”

“可天不绝咱们啊！”

两人说着又为今日意外的重逢流下了眼泪。

他们师兄弟俩谈了很多很多，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许世友才把保福送出了门。

从此，二人又像亲兄弟一般互相关照，来往频繁。

**许世友怒火万丈：原来你就是那个行
凶作恶的山林大盗！杀人偿命，这笔帐该算
了！话落拳出，龙爪掏心**

自从许世友在谷场上亮了真功夫得到吴佩孚的赏识，官升三级后，小个子班长真是愧恨无比。在他看来，这三级就是金钱、美

女、名誉。可是幸运之神偏偏不降到他的头上，他只好望洋兴叹，望尘莫及。他恨自己的无能，让飞黄腾达的机会白白错过了。如今，许世友由他的部下，刹那间变成了他的上级。这位“三花脸”的小个

子班长，也不得不在刹那间对许世友一反常态，由原来的打击报复变成了肉麻的吹捧。张口一个连长，闭口一个连长，连“副”字都给省略了，叫得许世友直恶心。许世友并非无心之人，他早已看清了李仁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面上百依百顺，骨子里诡计多端的真面目。

一天，受李仁善欺辱的周三娃，来见许世友，诉说了李仁善如何变着法欺辱打骂他的事。许世友一听，十分气愤。心想：俺离开

了四班，他拿三娃出气。“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来人！”许世友火冒三丈。

通信员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立正问道：“副连长，有何吩咐？”

“把四班长给俺传来，俺要训话！”

“是！”通信员转身溜风似地跑出了门外。

许世友转过身来，对周三娃说：“你先走吧。今后有什么事情就及时告诉俺。”

“是。”周三娃胆战心惊地走出门外，就像门外有个老虎在等他。具官不如现管，他怕许世友的训斥会激起李仁善加倍对他的报复，这并非是多余的担心！

再说小个子班长正在检查内务，见通信员风风火火地跑来。忙问：“什么事，值得这么慌慌张张的？”

“副连长有请！让你快去。”

“他没有说什么事情吗？”小个子班长眼睛轱辘轱辘一转。

“他火气很大，什么事也没说。”

小个子班长的心“扑通”一下掉进了没底的井里，停下内务检查，慌慌忙忙向许世友的住室跑去，一块石头绊住了脚，差点儿跌了个跟头。他小心翼翼地推开门，见到许世友就满脸堆笑地问：

“嘿嘿，连长找我有什么事？”

“嘿嘿！”许世友厌恶地重复了一下他那未说话就先来的一分奸笑，闹得李仁善十分尴尬，想笑不能，想说不敢。

许世友天生喜欢直来直去，面对这个阴险狡猾的人，他拍案问道：“俺问你，周三娃流眼泪是怎么回事？”“他，他内务整得不好。”小个子班长吞吞吐吐地答道。“他的内务是真不好还是假不好？”“不，一般化。”“那你怎么随便扇他耳光？”“小的狗胆包天，打人不对，小的不对，连长原谅，小的改正！”“你知道他是谁吗？”“不，不知道。”“他是俺的姑表兄弟。”许世友以假充真地威胁道，“知道吗，扇他耳光就等于扇俺！”“小的混蛋，小的有罪！”“记住，今后不许打人，不许再称俺的官衔。”“是！是！”小个子班长像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而后调头欲走。“站住！”许世友又喝住了他，“口令回去好好练一练，别再把‘立定’喊成‘闹住’了。”“是。”

小个子班长的脸刷一下子红了。“走吧！”许世友这才真正下了逐客令。正在尴尬之际的李仁善巴不得一步离开这里。他刚抬脚迈出门槛。就下了狠心：“周三娃啊，我让着你，关键时刻我让你过不去！”

许世友望着李仁善远去的背影，长出了一口气，心想：“这种人，软的欺，硬的怕，敢管权势叫爸爸，人格丢尽还不知天下羞耻。”

以后，周三娃再到许世友这儿玩时，总是满面春风，再也听不到班长欺负他的事儿了。

周三娃暗暗地感激着许世友。而许世友也像当年保福保护自己一样保护着三娃。

一天，许世友取出他那随身携带的银镯给周三娃看，二人念起了思母思乡情。

许世友讲起了银镯不平凡的来历以及自己走过的坎坷之路，三娃像听神奇的故事一样着了迷。他崇拜许世友这个传奇式的英雄好汉，那光亮四溢的银镯又把他带入了一个美丽动人的神话世界……

“许兄，那银镯的传说准能写成一本厚厚的书哩！”

“故事都告诉你啦，留给你写吧。”许世友说完哈哈笑了起来。

“要是能寻到那只丢失的银镯，故事就更完美了。”

“是啊，那只银镯丢了九个年头了，若能找到的话，故事就不用你编了。”

片刻，三娃眨了眨眼睛，他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许兄，前些日子，我好像在李仁善那儿也见到有这么一只银镯，好像是一模一样的。”

“不可能吧！天下镯子多的是，那是在嵩山丢的，怕是难以找回了。”许世友听后没有介意。

晚上，许世友和周三娃说说笑笑，不觉已是夜深人静。许世友收起银镯，送走了周三娃。

再说第二天一早，许世友提前起床，来到四班，督促队伍训练。离训练开始还有段时间，许世友便信步来到了小个子班长李仁善的房间。李仁善也早已起了床，他正像大姑娘描龙绣花一样，盘腿坐在床头，打开包袱点数他的家当哩！见许世友进屋，他急忙用被掩住包袱，下床趿鞋站立，躬身道：“副连长，你早。”

“什么好东西？来，让俺也看看，开开眼界。”

“没什么，连长。当兵十年捡来的破烂玩艺儿，瞧也贬你的眼睛。”李仁善推辞着。

有心计的许世友猛然想起了昨晚周三娃的提示，立时说道：“今天俺要瞧定了，还不赏眼嘛！”

李仁善见许世友口气很硬，执意要瞧，随手抱起被子，将包袱放在床头，不情愿地道：“看吧！不过没有一件值得纪念的玩艺儿。连长看后喜欢哪件随便拿去，小的权当送礼！”

许世友上前，伸手抖开了包袱。“哗啦”一声，里面的东西全抖落到床上。只见金银珠宝、戒指手镯、铜佛铜马……应有尽有，就连那可笑的大肚佛，他也保留下来了。

“当兵十年长，金银洒满床。嗨！东西还真不少呢！”许世友一边赞叹着，随手又一翻，百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宝物——银镯翻到了上面，满屋顿时生辉，果不出三娃所讲。

“镯子，俺失去的那只！”许世友急忙双手拾起，就像母亲寻到了自己

失去的婴儿。

物见主生辉闪光，主见物伤心落泪。许世友手捧银镯，再三端详后，转脸问道：“四班长，俺问你这只镯子从哪儿弄到的？”

“这，你觉得好看的话，小的有言在先，权作送礼。”

“不，俺是问这只镯子的来历？你要如实回答？不能有半点虚假！”许世友的脸色由温和变得严肃。

小个子班长被许世友这突如其来的问话问愣了，说话也有些结巴了：“这，这镯子是我捡来的。”

“就算是你捡的？俺问你，九年前，你在何处？”许世友提高了声音。

“让我想想。”李仁善又道，“可能在嵩山。”

“你在那里干什么？”许世友紧追不舍，两眼直盯着小个子的面孔。

“老总的队伍被打散了，我们流落到那里，后来才又找到队伍。”

“拦路打劫的事干过吗？”许世友一针见血地追问。

“没有，没有！”李仁善摇头否认，脸颊已沁出了汗珠。

“看来，俺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说实话的。”许世友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子，从地上拔了起来，就像雄鹰的嘴巴叼住个小鸡子，怒声喝道：“到底干过没有？”

小个子班长见许世友今日不同往常，脸色铁青，拳头紧攥，眼里似爆出发怒火星子。他贼眼珠子一转，心想光棍不吃眼前亏，还是照实说了吧。

“我说，我说，那是没有办法才干的啊。”

“没办法，难道你就去盗去抢？”许世友顿了一下，“俺问你，在嵩山古庙里，还记得住店的一老一少吗？”

小个子班长心里倏然一惊：他为何知道得这么清楚？看来纸里包不住火了。若不讲真情，惹恼他，他那脾气真会把我立时劈了。吴佩孚的胳膊他能扳动，地上的石碾他都能举起来，何况我这鸡毛身子呢！只有讲真情实话，方能求得谅解。于是他忙回答说：

“小的记得，是有这么一老一少。”

“那小的面孔如何？”

“那是一个晚上，天太黑，看不清楚。像是小方脸，赤着脚

……”

许世友心里全明白了，向他一摆手：“莫要讲了！看看俺这面目，像不像那个小伢？”

“天啊，原来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这个更名逃回部队的“老猴子”李仁善恍然大悟，他想不到九年前自己冒犯的竟是这位连长大人，顿时脸色变白，鸡毛身子也哆嗦起来：“小的冒犯！小的冒犯！”

这时，许世友怒火万丈，一把揪住李仁善脖领说：“原来你就是那个行凶作恶的山林大盗！杀人偿命，这笔帐该算了！”

怒火难平的许世友，对准小个子班长的胸口，一拳击去，只见那小个子班长“哎呀”一声，应声倒地了。

这时，许世友没有上前摸那人的胸口，因为他使的是使人致命的龙爪拳。

虎口脱险，是在半夜时分……

许世友使出龙爪拳，结束了作恶多端的小个子班长李仁善的性命。当时，他不但没有感到一丝儿后怕，而且感到十分快慰——银镯找到了，报了几年未报的深仇。接着，他躬身用刀砍下了李仁

善的首级，右手提起，向正连长屋里走来。

那胖连长刚刚起来，被子还没有来得及叠。

“连长，俺投案来了！”许世友说完，把鲜血淋淋的、犹如猪头般的首级抛到连长面前。

“这……”胖连长慌慌张张向后连退了几步问：

“他是谁？”

“无恶不作的李仁善。”许世友硬邦邦地回答。

“你为何杀他？”

“九年前，他在深山作匪，杀了无数人命。血债要用血来偿，这就是他应有的下场！”

“你有何凭据？”

“俺这手中银镯便是凭据！”许世友从手中现出银镯，“若不是师父高义武艺高强，俺早做了他的刀下鬼。”

“住嘴！”胖连长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吼道，“来人，给我绑下！”

就这样，许世友当天被关进了保安团的禁闭室。胖连长一边向吴佩孚报告处置方案，一边对许世友进行了毒刑拷打。

禁闭室是一个独门独间的小屋，里面堆有一堆干草算作床铺。屋里充满着潮湿和发霉的气味。一阵拷打之后，许世友被推进屋里，随后上了大锁。

此事震撼了军营，人们议论纷纷。平时与许世友亲如兄弟的保福和三娃更是大为震动，事情发生得突然，他们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当他们听说吴佩孚传令，要偷偷杀掉许世友的时候，二人更是心急如焚……

许世友被囚禁，心情反觉平静。严刑拷打算得了什么？他又起身默默练起功夫来。

一天早起，许世友翻身起来，见脚边有一纸条，急忙捡起展看，上写：

许兄：吴佩孚传下暗旨，要暗杀你！望你保重，切切。

周三娃。

许世友看完，揉成了一团吞到肚里，接着又挥起拳脚来。砍头只当风吹帽！他视死如归。许世友练得汗流浹背，便躺在柴草上睡了起来，顷刻打起了鼾声。殊不知就在这个时候，胖连长正传达吴佩孚的旨意，紧锣密鼓，暗授机密干张大夯等人，要深夜两点烧掉禁闭室，点许世友的天灯。

半夜时分，突然间，门外脚步匆匆。

许世友恐人暗算，翻身坐起，然后爬到门后，贴耳细听。

“快把房门打开，我们看看凶手是何模样？”

“不行！不行！没有上峰的命令谁也不许进去！”看守拦道。

随后，又听看守道：“我开！我开！”接着“哎呀”一声。

许世友贴门缝看时，见是两个蒙面人，手持钢刀，正在和另一个看守厮打。“当！”的一声看守开了枪。许世友一见不好，急忙跳至窗前，晃了几晃。铁窗纹丝不动，许世友急得团团转。正在这时，大门忽然开了。

“世友，俺和三娃救你来了！”

许世友一看是保福和三娃，惊喜若狂：

“俺还以为敌人暗算俺哩！”

“他们是要在深夜二点点你的天灯。时间不早，咱们快逃吧！”

这时，东南角和西北角“叭！叭！”相继传来了枪声。接踵而来的是嘈杂脚步声。

“看来，他们发现了咱们。三娃，你快和世友从北面翻墙逃走。俺来掩护！”保福显得沉着冷静。

他们三人出了禁闭室，绕过两个看守的尸体，向北逃去。

“不好，北面夜哨闻枪声寻了过来。”他们三人急忙贴在树荫下，躲过了夜哨。接着，他们拐过墙角，再往前走，约摸百十步，就是北墙根。从那里逃出，就是北山。

他们还没有来到北墙根，追踪的人已从后面拥过来。枪子像雨点儿似地打了过来。三娃为掩护世友，当场牺牲。

“世友，快向前逃！”保福急了，也向敌人开了枪。

许世友躲在一个坑凹里，并没有前逃。此时他认为自己前逃，就是对师兄的背叛。保福打了一阵子弹，回头见许世友并没有前逃，他火了：“你不逃，俺向你开枪了！”

就这样，许世友在保福的命令下，含泪前逃了。保福在后面用枪掩护着他，他从一个土坑跃到另一个土坑，很快到了北墙根。在他翻身跳墙之时一颗子弹射来，打掉了他的帽子，他跃身翻到了墙外。

这时，军营一片混乱。许世友在墙外等了片刻，保福却没能逃出来！

第十章 重回少林

红日西斜，许世友跪拜恩师。恩师道：
这些银钱，算是你的盘缠！记住，少林寺院从
来就没有你这个弟子

黎明前。阴沉昏暗的天边掠过一群呜咽的雁群，翩翩向南飞去。

在空荡荡的山崖旁、田野里，在一块苞谷被压倒的庄稼地上面，许世友仰面而卧。他身上的军服，满身血污、泥浆；双腿上打着裹布，被山野的荆棘挂破了条条大口子，已渗出斑斑血迹，他两眼追踪着天空那翩翩掠过的雁群，心想：他多似那只赶不上队伍的孤雁啊！

他把目光收回。四周一片浑浊，山野黑沉沉的。

他刚刚躲过一队荷枪实弹追兵的搜捕，那追兵正从他头顶的山石上踏过，那皮鞋的“踏踏”声，还留在他心房的震颤中！谢天谢地，他终于躲过了那些可恶的追兵！

他神经质地忽地紧收双腿，坐了起来，操刀“刷”的一声，齐脖斩断了十几株苞谷，怒喝：“抓不住俺许世友，苍天有眼，大地有灵！”突然间他想起了为他丧命的保福和三娃，顿时心如刀剐！他丢下大刀又瘫倒在地上……

夜风在空荡的大地上呜咽，既悲枪，又凄凉。那夜风吹散了他一身热汗；那汗衣渐渐变凉，仿佛他是刚被一桶凉水浇过，顿时打起寒颤来。谁知，天不作美，顷刻间，涌来乌黑的浓云，霎时又化成无情的雨水，浙浙沥沥地洒了下来。许世友本来就冷得发抖的身子骨，经雨水这么一浇，抖得愈加厉害了……

风雨交加。大自然赐予的严寒，还是可以抗拒的，然而人世间的冷酷却使人无法忍耐！许世友思忖道：回家路已断，旧军队又不容，重返少林么，寺规无情……此时，他犹如乱箭穿心，痛不欲生。

真正是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哎哟哟！”许世友一拳砸在腿上，他怒目对天暗暗念道：

“苍天大地，你能生育自己的儿女，为何不能养育自己的儿女！不是俺许世友好惹是非，以恨人间没有公平处！若不是世道不平，苍天不公，为何对俺这苦命人如此狠毒！”

望苍天，天不作答；望大地，地不回音，天地间只有夜风咆哮、暴雨抽打！

许世友抹去脸上的雨水，咽下满肚子的冤屈，咬紧牙关：俺要活下去！他听了听四周的动静，见没有异常，便急速掰下一穗苞米，剥去鲜皮，就着雨水，大口大口地啃起来。不多时，他身边堆起了一堆苞谷芯……

东方渐渐放亮，雨停了，空气格外清新、湿润。不多时，红日托着朝霞从东方冉冉升起，把雨后的寒冷驱散，把温暖洒到许世友的身上，复苏着他那颗冰冷僵冻的心。许世友迎着朝阳坐了起来，凝视着周围的一切：天是湛蓝的，地是墨绿的，山是青幽的，那么纯净，那么鲜艳，那么清新，如同刚被巧妇浆洗过的一幅画毯。

他把目光从远处收回，看着身边的土地。低洼处被雨水冲过，沙土荡得平平展展，上面留有像雕刻家雕刻的花纹；有的地方，还突兀着一块块小卵石，似有坚不可摧之态；身边的小草经受住了风雨的考验，竟没有一棵是倒着的！许世友看着这一棵棵纤细的小草，敬意油然而生：小草啊，你竟有如此的胸怀和力量，难道俺这堂堂五尺之躯还不如你吗？！天无绝人之路，路要靠自己去闯！

许世友想到这里，忙站起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打拳，活动了筋骨，也驱走了寒气。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重返少林寺——也许少林寺方丈妙兴大和尚会念他在寺院八年坐禅习武的情面宽恕了他。

许世友踏上了前往少林的征途。

这是前途渺茫的征途！他是在用坚实的步子，丈量这人生漫长的艰辛的征途！

再说嵩山少林寺妙兴老禅师，早闻知了弟子许世友伤人性命的消息。当时，气得他双眉倒竖，连喊“罪过”，当即向寺内众僧宣布除了许世友的名。并声称：“许世友若是归寺，没有我的旨令，不得开门放进！若有违者，按寺规严惩！”

这天清晨，妙兴大和尚做完禅务，回到方丈室，屁股还没有坐下来，就听见屋门“咚咚”响了两下。接着，两个把门小和尚推开屋门，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气喘吁吁地禀告：

“大师，许世友昨晚归来！”

妙兴老禅师闭目沉吟了一阵，继而问道：“是谁把他放进来的？”

“不，他还在山门外石阶上跪着呢，要求大师恕罪！”

两个把门小和尚见老禅师闭目不语，又道：“许世友昨晚就归来，已在门外跪了整整一夜，看他那模样着实可怜。我俩有心开门，只是大师有言在先，不敢违抗，特来请示。”

“慈心过重方为悲，没有我的旨令谁也不准开门！”妙兴老禅师手捻佛珠，双目圆睁，咄咄逼人，继而说道：“寺规在上，他自作自受，你俩且回去吧！”

两个把门小和尚闻令退下。屋内只剩下妙兴老禅师一人。此时，他仰坐在佛椅上，抖平黑色袈裟，闭起双目，他的心犹如大海起伏的波涛翻滚起来。他深知名师难觅、高徒难得。自己十二岁出家入寺当和尚，掰指算来，已有七十七年的历史了。七十七年来，有多少弟子出师，可作为人杰武豪、出众超俗的弟子却寥寥无几，而许世友这个身粗心秀的农家弟子，就是这屈指可数几人中的一个！他是寺院的骄傲啊！如今他触犯寺规，可在乱世之中，岂能怪他？眼下，他虽然有成全这个弟子的一片慈心善肠，却又怕松弛了戒律，影响到其他徒儿们的坐禅习武，一想到寺院的秩序，他便感到松不得，松不得。

太阳又从东移到西。

两个把门小和尚又跑进了方丈室，向妙兴老禅师禀告：

“大师，世友师兄已跪了一天一夜，是否给他弄点斋饭？”

“啊，阿弥陀佛。”妙兴老禅师听了心中不免一动。在不违背少林法规的原则下，他做出了点滴让步，“备好一餐斋饭，要好的，填饱他的肚子。过会儿，我去料理！”

两个小和尚喜出望外，退出屋来。

一生呆板有余的老禅师犹豫再三，最后，方拿出主意来。约摸着许世友用完了斋饭，走近金柜，取出些银两，塞进肥大的袈裟袖内，阔步向寺院山门走去。

许世友吃过师弟们送来的斋饭以后，依然原地跪下，只待主僧前来，欲用虔诚的心，赎自己的罪过，好请主师开恩，放他进寺存身。

西斜的红日，向着古老幽静的寺院倾泻着橘红色的光辉，映得寺院朱红

的山门愈加红得耀眼。“哗啦”一声，朱红的大门打开了。妙兴老禅师立在门里，手捻佛珠，口念经文。俯身而跪的许世友，凭那咳嗽声、脚步声，立即判断出来人正是自己期待已久的老禅师、一寺之主妙兴大和尚，遂忙连连叩头，道：

“恩师在上，弟子有罪，实不可容。如今俺无家可归，无处存身。望大师看在八年的师徒之情收留俺，徒儿终生难忘大师之恩！”

怒容满面的老禅师，手中的佛珠越捻越快；口中的咒语，隐隐可闻。

许世友见禅师眼皮不睁，又连连哀求道：

“我佛以慈善为本，救苦救难，俺这无家可归的佛门弟子真正可怜呀！……”

没容许世友把话说完，老禅师于咳了一声，仍然连眼睛也不睁，更加响亮地仰天念诵：

“弟子不规，实在罪过。天不容忍，地不容存，罪过罪过……”

接着，又是一连串的“依依呀呀”谁也难以听懂的佛家秘语。

突然间，古刹钟声响起。老禅师陡然收住念诵，从袖筒里取出些银两，塞到许世友的怀里，并道：

“这些银钱，算是你的盘缠。记住，少林寺院从来就没有你这个弟子！”

妙兴老禅师说完，退后一步，然后喝令：

“闭门！”

“砰——”的一声，少林寺朱红大门紧紧关闭了。那回声激荡在嵩岳山间，也激荡在许世友的心中。随着余声的消逝，许世友明白这已是无可挽回的事实后，几乎晕倒过去。

夜幕垂降，眼前古庙的朱红大门已黯然隐去。绝望的夜风在空荡的山野上回旋，更加重了天地间的凄凉。许世友仰面朝天，看着这茫茫的地与天，心中不免又愤恨起来：苍天有眼应该分善与恶，大地有灵应当分清与浊，怎能如此善恶不分，清浊不辨呢！想俺许世友拳头虽硬，却不打好人；俺的刀锋虽利，却不杀忠良；俺的性子虽烈，却有妇道人家的慈心！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许世友这个血气方刚的硬汉子，这时已泪流满面了——天地之大却不容俺一人存身！活到这般绝境，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干净！

这个说于就于的硬汉子，立即拔出大刀，把那闪着寒光的刀刃对准了自己那短粗的脖子……

他的眼睛发直了，周身的血液也似乎凝固了。

突然间，他头顶上空掠过一群啁啾的山雀，那声音好像在提醒他：许世友啊，你可不能这般轻易毁掉自己！家有老母！死决不是死者的痛苦，而是生者的痛苦！儿死母前为不孝！

夜风拂凉了他发烫的脑门，山雀提醒他想起了家中的老母。是啊，即使是死，也要见老母一面！他收起戒刀，把老禅师恩赐他的银两，隔墙撒进幽深寺院，头也不回径直下山而去。

风儿在不停地吹着，轻轻拂去他身上的征尘，把山野里清新的空气送进他的肺腑。

筹款结怨，大义灭亲，许世友惹恼了亲叔叔许存礼

许母自从儿子世友逃走后，就一直忧心忡忡，不思饮食，坐卧不安，不时地向神灵祈祷，保佑儿子平安无事。起初，她怕儿子归来遭到财主的暗算，然而现在她盼着儿子归来，因为形势变了，革命的烽火燃到了大别山，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闹翻身。眼见得中共乘马岗区党组织、农会相继成立了，尤其是乡农民协会抄了大地主李静轩的家，李静轩吓得带着老婆儿子跑到了光山……所有这些都使她越来越盼着儿子归来，要是知道儿子在哪也好，托人把这一切都告诉他，让他放心地归来……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午夜时分，当村子里的人全沉入梦乡之时，许世友从村外的丛林里悄悄伏起身，蹑手蹑脚地向家门走去。

当儿子出现在母亲面前的时候，许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昏花的眼睛，左看右瞧，上下打量，果真是自己的三儿，可又不像逃走时的三儿。他长高了，脸也更黑了。

许母惟恐又是相逢在梦中，她颤抖着把儿子拉到屋里，让他坐在床沿上。

许世友哪里肯坐，他“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面前，抚摸着母亲的双膝，说道：“娘，俺走后，让你老吃苦受惊啦！”

“只要孩儿你能活着回来，娘吃多大的苦也心甘。”

许母把世友扶起。

这时，全家兄妹也都纷纷起床跑过来，来看多日不见的同胞兄弟。大家又惊又喜，围在一起，争着叙说别后的情况。

“三弟，你逃走的那晚，咱娘可吃了苦头。”仕德说道，“李静轩抓不到你，他们绑走了咱娘。咱娘在李家祠堂里被关了三天。多亏乡亲们送钱说情，才将咱娘保回。”

许母止住仕德的话题，说：“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还提它干啥！说说今天的新鲜事，让三伢也高兴高兴”。

三妹驼伢嘴快：“三哥，你不知道，大哥可有出息了。当上了农会会长，身后还有百十号兵哩！前天，他们抄了李静轩的家，分了他家的地。李静轩再也不神气了！听说逃到光山那天还屙了一裤裆哩！”

仕胜也迫不及待地说：“如今，李静轩家的大祠堂，也成了咱六乡党支部和农民协会的办公室了。”

“共产党好，共产党报了咱家几代人的深仇！三弟，明几个俺跟农会说说，敢死队（农民自卫队）要成立，你懂得武功，就当敢死队队长吧！”仕德也高兴得站起了身。

“参加敢死队好是好，农会能批准吗？”五尺之躯、一身武艺的许世友，正愁英雄无用武之地，此时，乐得摸了摸自己的大脑勺儿。

“能！”兄弟们这个拉胳膊，那个拽腕子，差点儿把他抬起来。这个家庭还从来没有这样红火过。

走投无路的许世友深感家乡的山变了，水变了，人也变了，革命使家乡改变了模样。不干革命干什么！只要共产党领头，俺许世友跟定了！

不久，便到处传说农民敢死队出了一位能人，他能飞檐走壁、刀枪不入。附近几个乡村作恶多端的老财都让他切掉了脑袋。

许世友担任敢死队队长后，喜事驱走了他心中的忧伤，他在大别山区活跃起来。许世友苦大仇深，工作积极上进，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他虔诚的

追求。乡农会组织开会，他是义务的通讯员；乡农会做出的决定，他不但是义务宣传员，又是模范执行者；六乡农会捉土豪、杀劣绅、抗租税、砸烟馆、揭当铺、分钱粮，样样工作都离不开他。不久，乡农会要他的敢死队向当地“大户”筹款，作为农会建设的资金。

许世友接到这个通知后，已是夜深人静了。于是他连夜挑灯伏案确定名单和款数……

难题出来了。他的亲叔许存礼原是村保长，对四乡民众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大发横财。要不要把他的名字列上？筹款的数字是轻还是重？许世友啊，你该怎么办？

世友手中的笔颤抖了。此时，他觉得手中的笔比他身边的刀还要重。片刻，他下了决心，心想：“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决不能为个人徇私情！”他大笔一挥，在名单上重重地写上了“许存礼”三个大字，并当仁不让地令他筹款五百大洋。

消息不胫而走。叔叔许存礼是个机灵鬼，听到这个消息，坐卧不安。他压下了心中的愤恨，连夜提着重礼和五百元现金，来到侄儿许世友的家，叩开那已熄灭灯火的门。口蜜腹剑的许存礼，先是叙说长兄死后，他作为长辈没有照顾好侄儿们，继而又提到农会筹款的事，并和世友商量说：“侄儿，款我已带来了。我看就让你母亲花吧，不要交农会了！一则也显得我这个当叔叔的脸上光彩，二则也能帮助你家兄妹度过春荒。”叔叔说完，掏出钱放在床边欲走。

“慢着！”许世友瞪圆了眼，对他说，“叔叔，你是个明白人。钱和礼，俺是不能收。要收，明儿个俺们敢死队到你家去取。要知道，这是农会派的款，谁也作不了主！”

许存礼找了个没趣，见侄儿秉公执法，情面不留，连忙转身收起钱和礼，愤愤地骂道：

“三伢子，是亲三分近！你这个许家的叛儿，我看你跟共产党还能蹦跶几天！”

“骂对了！俺就是你的叛儿！只要共产党的旗帜不倒，农会派你的钱，一个子儿也不能少！”许世友挺身站起。

转天清晨，许世友带领敢死队到他家派款要钱时，许存礼早已吓得收拾财宝远逃光山去了。

许世友外传 201

**还乡团举着屠刀回来了，
许存礼蓄谋报私仇**

刚才还是朗朗晴空，转眼间阴云密布。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大屠杀，继而投机政客汪精卫又在武汉公开叛变了革命。在此之后，凡蒋介石力量所控制的地方，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很短的时间内，这股腥风血雨便刮到了大别山区，大别山顿时恶浪滔天……

逃到四乡的土豪劣绅，以为反扑时机已经成熟，如躲在阴洞里的毒蛇，纷纷出洞。

还乡团回来了！

还乡团举着屠刀回来了！

还乡团所经过的地方都实行了“三光”！

噩耗、惨案接踵而来。先是传来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等人被杀害，人头悬挂在麻城县城东门；继而又传来了七乡农会主席袁光焰被捕坐牢的消息；不久，又传闻许世友所在的六乡的农会主席裴玉亭被暗杀了……

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革命处于低潮。有的人不干了；有的人逃跑了；还有的人叛变了。

许世友心想：与其等那些刽子手杀上门来，还不如腰掖脑袋去杀出一条生路来！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拉起敢死队，上了木兰山，与敌人周旋，打起了游击。

革命根据地失去了自己的武装，就像鱼儿失去了水一样。这时的许家洼又成了地主豪绅们的天下。清乡团和伪保长许存礼，与当地大地主李静轩勾结在一起，今天派粮，明天派款，闹得四乡不安。因此，许母也和村人一样，不得不随时逃难。

这天傍晚，许母带着全家刚刚从山里逃难返回家门，饭还没做好，村东又响起了嘈杂的喊声和零星的枪声。

“清乡团又来了！”

“乡亲们赶快逃吧！”

不知是谁一声呼喊，恐怖再一次降落到许家洼。霎时间，村子里鸡飞狗叫，乱成了一团。

许母听到了喊声，忙熄灭掉升腾的灶火，吩咐仕德、仕胜隐蔽在村头看家，自己则带着三个女儿，牵着耕牛，随着人流上了西山。

许母夹在人流中，由西山向南跑去，一直到甩掉了清乡团才停住脚。这时，他们已进入了湖北境界，在青龙山许母和乡亲们一起躲在了一个四面傍山的大坳里。

草木茂盛的山坳，笼罩在一片灰沉沉的云雾之中。远近的群山默默地耸入云端，形成天然屏障。她们来这里避难已不是第一次了。可谁知这次清乡团竟在她们村子——许家洼安营扎寨了，一连十多天也没有撤离的消息。

这些可怜的乡亲们，随身携带的东西早已吃光了。他们只好挖野菜充饥，在这深坳老林之处过起了原始野人的生活。

兽有食人之兽，人有乘危之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黑心的伪保长许存礼，想趁机贩卖许世友的母亲和姐妹，榨取钱财，也好报那次许世友向他筹款之仇。他和几个人贩子在大山里转了三天，也没有找到许母的踪影儿。他不甘心，继续打听，竟在第四天傍晚，得知了许家母女藏身避难的地方——

青龙山坳。

这天中午，许家母女正在崖上，忽听有人喊她。许母猛回头一看，出乎意料，孩子他叔许存礼——倒不如说是他家的仇人更为确切——竟提着礼品，突然出现在许母面前。

对于许存礼的突然到来，她们母女四人，如见豺狼虎豹，紧紧

许世友外传 203 依偎在一起，呆呆地望着满脸堆笑的叔叔和他那身后的两个挤眉弄眼的狗腿子。她们猜想着、判断着，不知是吉还是凶。

“你们娘儿几个出来许多日子，身单衣薄的，吃没吃的，用没用的，我想接你们回家。”许存礼皮笑肉不笑。

许母心想：狗嘴里还能吐出象牙？脱口问道：“真的，接我们回家？”

“是，接你们回家。有叔叔在，清乡团不会咋着你们孤儿寡母的。”

母女望着许存礼，犹如望着一个可畏的陌生人。往日他又杀自己家的羊，又牵自己家的牛，如此凶狠，今日为何这般大发善心？一连串的问号在她们母女的脑海里飞旋着……

姐妹们也从心里犯起疑来，她们心想：还是让母亲去回答去决定吧，她们听母亲的！

饱经人世风霜的许母李氏，她比伢子们的眼光更亮些。她早已看透了许存礼没安好心，理了理脑门前的乱发，露出了她那白皙清瘦的脸庞。常言说，深山出俊鸟。她和她三个女儿都是深山中的“凤凰”。若不是衣衫褴褛，准是大别山区的“仙女”。她怕豺狼祸害了女儿的贞洁，才带着女儿跑到这儿来的。她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回家！但是她又想，既然有请，硬顶是顶不过的，不如用个缓兵之计。许母微皱了一下眉头，说：

“他叔，你这样关心俺们娘儿几个，看来还是俗话说得好，是亲割不断。世友孩子小，做事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也不必与他孩子家计较。今儿，你好心请俺们回家，这倒使我作嫂的很惭愧。你忙，先走一步。我们母女收拾一下，明儿个就回转，说啥也不能枉费你一片心意。”

许存礼一听暗喜，心想还是娘儿们好哄骗。哈哈笑道：“这也好，这也好！”说完把礼品放在许母面前，“这里有我给伢儿们和你买的衣物。明儿个清晨，我再派人接你们娘儿几个。”

许存礼走后，乡亲们也都拥了过来，开始欣赏许存礼送给母女的衣物。只见有红的，有粉的，还有绿的，都是一道水儿的细洋布，令乡里人好开眼界。欣赏后自然又是一番议论。有的说许母不如走了好，孩子亲叔还能不护着全家，在山上没吃的活受罪；还有的说许母还是留下好，万一许存礼六亲不认，到时后悔也晚了。你言我语，众说纷坛。不管乡亲们怎么说，许母心里有一定之规，她对许存礼早看透了，她才不上这黑心狼的当呢！

说话间，山坳里的羊肠小道上出现两个人影儿，一高一低，风风火火地朝这儿跑过来。许母立在一条土坎上，用手挡住阳光一看，她愣住了：这不是娘家表姐和小梅吗？！片刻，表姐王婆拉着六岁的小梅来到跟前。

许母迎了上去。

“大妹子，你让俺找得好苦啊！”表姐气喘吁吁地说道。

“表姐，有事吗？”

“你家他叔要卖你们母女啊，不知你们娘四个得信儿没有？”

“啊！要卖俺们母女？”许母感到一阵晕眩，“表姐，你是怎么知道的？”

“俺是听房山岗一位大嫂说的。昨晌，俺娘俩跑反来到房山岗，住在那

里，大嫂亲口对俺说的。”表姐喘了一口气，“听到这个信儿，可急煞了俺。俺想，你们母女就在这山坳里，快点送个信，谁知却躲到了这里，叫人找得好苦啊！”

对于面前的娘家表姐，许母当然深信不疑。她也早已料到他叔上山寻她们母女，其中必有说道。她含泪咬着嘴唇，随手把那五颜六色的衣服，扔在山坳里，只觉得又是一阵天旋地转起来，身子骨像酥了，瘫倒下去……

“娘啊娘，你醒醒！你醒醒啊！”

三个惊呆了的女儿抱着母亲左摇右叫，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噗噜噜地滚落下来。好一阵子，母亲才清醒了过来，问道：

“表姐，你知道他要把俺们母女卖到哪儿去吗？”

表姐擦了擦泪说：“房山岗人贩子马大骗子那里。听说，他叔已经拿了人家的钱，签了字据，说要三天内交人。大妹子，依俺之见，你们母女还是快逃出这个地方吧！”

“表姐，”许母泪湿衣衫，说“这大山一座连着一座，你说让俺们孤儿寡母往哪里逃啊？”

“从这里出去，”表姐手指山崖，“往南逃，过了三道岗就是上胜桥，那里有一位名叫李柏万的李大人，和咱姐妹同姓。此人义气，有难处可以找他。”

“快走吧！夜长梦多。”被这突发的事态惊呆了的乡亲们也都催促着许母。

“牛不要牵了，放在这里，俺们帮着放。只要清乡团抢不去俺们的，也就少不了你家的。快走吧！”好心的乡亲们劝道。

在乡亲们的一再催促下，许家母女四人告别了青龙山坳，含泪一步一回头地上了路……

第十一章 下山探母

许母和如花似玉的妹妹险遭其叔拐

卖，多谢李家大人搭救

十月的大别山，冷风飕飕，吹得漫山黄叶纷飞。在许母娘儿几个眼里，这秋末的满目黄色像是劫难后哭黄了的脸，好不凄凉！望着空中排成“一字形”的雁群翩翩南飞去寻它们栖身的地方，许母感慨万千：她们母女的落脚之处在哪里？

母女们走得口干舌燥，黄昏时分来到了上胜桥村东树林里。许母把三个女儿叫到身旁说：

“伢儿，眼下山高林密，道路难行，这样走法，咱们母女也难以逃身。俺看，不如到村口要口饭吃，歇歇身子再走。劲足了，走得远远的，穷人走到哪里也是受罪！不怕远，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

女儿凤伢说：“娘，让俺带着荣妹去吧！留下驼妹照看你。”

许母点了点头。她看着自己花儿似的大闺女去讨饭，比拿刀子割她的心还疼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她只好泪眼望着女儿远去的身影，直到消失在村头的一棵古槐树下。

太阳落山了，朦胧的暮色好像一幅巨大的帷幔垂落到地面上，展现出那深不可测的苍穹和闪烁其中的星光。暮色笼罩着山野，远处的树林里模糊一片。

许母在村头林中左等右等还不见女儿归来，她在林中坐不住了，便打发驼伢去寻。当驼伢回来，方知两个姐姐被人扣留。

原来，许存礼今早从青龙山渤里回来后，便和人贩子马大骗子来到了上胜桥，因这里隐蔽，便于“交货”。谁知正当许存礼与马大骗子饮酒作乐的时候，门被推开了，许家姐妹讨饭立在了门前。荣伢眼尖，一看在坐的有叔叔许存礼，忙扯了一把姐姐的衣襟，扭头就走。这时，许存礼立刻认出了侄女俩，急步上前拦住了她们：“荣伢，到哪儿去！”接着，他又把姐妹俩介绍给人贩子。马大骗子一看，哈哈笑道：“果不出老兄所言，天姿国色，好漂亮啊！”许存礼假惺惺地“呸”了一口马大骗子，然后上前一步，以长辈的口吻，很关切地问：“你母亲和驼妹在哪里？”

姐姐荣伢心咯咯直跳，机警地道：“母亲和小妹仍在山坳里，俺俩是替她们讨点饭吃的。”

“快到屋里坐吧！这里有酒有饭，一会儿我派人把你娘和驼伢接来。”

许存礼就这样地把她俩软禁在后堂里。其实他也并不信侄女俩的话，于是，又暗派两个贴身狗腿子到村中村头去搜找许母和驼伢。

许母预感到事情不好，便扯起驼伢说：“咱娘俩不能在这里久留，快到前面的马尾松林里躲一阵，看一看风声再说。”

许母和驼伢刚刚离开村头那块大崖石，许存礼派的狗腿子已经搜查到这里。许母和驼伢在马尾松林里看得清清楚楚，暗暗庆幸自己和驼伢未落入魔掌！

夜深人静，身边不时传来草虫的微吟。许母心想：娘家表姐不是说遇难时可以找李柏万大人帮忙，俺何不去一寻！母女俩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深夜叩开了李大人的家门。

“李大人，深更半夜，同姓姐妹乞求您来了！”许母拉着驼伢跪在李大人的脚下。

李大人望了母女一眼，见是两个可怜的乞讨之人。那妇人看面容五十来

岁，身体瘦弱，尖削的瓜子脸儿带一点枯黄，裹着黑头巾；身后的少女，十二三岁，长得和母亲差不多高。她头上几绺乌而发亮的刘海从额前披下，蜡黄的鸭蛋脸庞上，长着一双浓眉大眼，眼睛如明镜一般。她穿着一身浅蓝色的补丁衣裤，背上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脸上没有一点脂粉，也没有任何修饰，显出了天然质朴的美。

许母哭诉了自己母女被卖被欺的经历，以及两个女儿被扣的经过。她流着泪说：

“俺们母女真正可怜啊！李大人，你一生积德，见义勇为，路人皆知！看在同姓姐妹的份上，千万不能让俺那苦命的女儿给人拐骗走了啊。您倘能伸手搭救，俺死在九泉之下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许母一席话说得李家大人肠柔心软。他赶忙扶起母女二人道：“这帮野兽，怕是活够了吧！窜到我的村里为非作歹。有我李柏万在，他休想欺辱咱李家姐妹！你母女暂且在我家里坐下，待我去找他交涉！”

李大人说去就去，来到三街后庙，闯进了马大骗子他们呆的屋内，只见酒气熏天，许存礼和马大骗子因酒喝多了，还躺在床上，似狗熊一般，打着呼嗜，喷着酒气。李大人不见便罢，一见怒从心头起，恨从胆边生。急步上前，先是扭住了马大骗子的右臂，用力一翻，马大骗子“娘呀”一声猛醒，抖着手说：“别乱！别乱！”他越说别乱，李大人勒得越紧，胳膊一拐，把人贩子掙到腰间，像挟狗娃似地扔到了屋外。

这时，许存礼惊醒，吓得魂不附体。屋外的马大骗子更是吓得面如土色，连喊：“老爷，老爷，饶命！饶命！”李大人又是上前一腿，直踢他的腰部。好一会儿，马大骗子才喘过气来。他趴在李大人面前，这才认清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上胜桥的脸面人物——李柏万大人，急忙磕头如捣蒜般地说：

“大……大人，有什么……什么吩咐，请讲。小的，初来此地，有眼不识泰山。”

李大人道：“你来我上胜桥，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兴风作浪！”

“是！是！小的如有不检点的事，请指正！”

李大人又上前一步：“你拐骗许家闺女，有无此事？”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许家闺女现在哪里？”

“她们在后堂里！”马大骗子不敢不交出人来。

就这样，人贩子得到了严惩，许家母女得到了团圆。

“孩子们，还不快给李大人磕头行礼！”母女四人跪在了李大人的脚下。

“同姓姐妹，不必客气。”李大人连忙扶起四人，“你们母女快逃吧！他们这帮土匪强盗，说不定还要找你们母女的麻烦。”

许家母女眼含热泪，辞谢了李大人一家，回到了娘家胡家山。不久，乡亲们又把她家的耕牛赶来了。许母李氏就这样地在娘家安营扎寨了。后来，仕德、仕胜在外流浪了月余，也相继回到了胡家山——娘的怀抱里。

下山探母，许世友痛不欲生；两队员被
杀，许世友双目喷火

许世友去木兰山打游击，半年未归，不知家里是什么样子了，作为大别山孝子的他，更是思母心切。

他们在山上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白天转山沟，钻山洞；夜间下山摸“清乡团”的岗哨，袭击土豪劣绅的住宅。许多农民群众以打猎、砍柴、挖野菜为名，上山给他们送饭和传递情报。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敌人加紧了对木兰山的封锁，粮、盐、药送不上山，他们只好食葛根、毛栗、杨桃、山果、竹笋充饥。为了给大家寻些盐吃，许世友决定亲自下山。一天，他带领两个队员，乘着月色回到了故乡许家洼。

许世友上前敲门，见门被一把大锁锁住了。上面贴着“清乡团”的封条。

“娘呢？”正当他犯疑的时候，一个黑影儿从院门外闪过。他欲要喊，那黑影儿早已无影无踪了。

原来这黑影儿不是鬼，而是心里有“鬼”的叔叔许存礼。自从许母被赶出许家洼后，他就担心侄儿许世友的归来。他清楚地知道，许世友这个后生可畏，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人！若要是让他得知卖他娘和他妹的事，不砍了自己的头颅才怪哩！因此，他不得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决定乘侄儿许世友不知的时候，先除掉这个后生。不然他是睡不安宁的。此时，他又悄悄地隐蔽在房山墙后面，观察着许世友的动静，以便操刀下手……

许世友在院子里踌躇片刻，便向四邻打听，方知母亲带领全家早已搬到胡家山姥姥家避难去了。

当即，许世友带领两个队员，在鸡叫三更前，来到了胡家山。

母子相见，又如同在梦中一般。母亲叙述了分别后的遭遇。母亲和妹妹险被拐卖之事，燃起了许世友心中的冲天大火：“不斩掉许存礼的狗头，俺许世友冤仇难平！”接着，他“刷”的一下抽出了大刀，要找许存礼复仇！两个队员忙上前拦住：“队长，这里敌情不明，不能贸然行动！”

许世友听了也觉得有道理，便“扑通”跪在母亲的面前：

“娘，孩儿不孝，俺参加革命，连累你了。”

“傻孩子，你别提这些。共产党好！共产党报了咱家的几代深仇！你参加共产党，娘心里高兴！”

“咚咚咚！”

突然间，外面传来了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

许世友要去开门，被母亲拦住了：“外面有狗，你快到后院里躲躲吧！”

大舅催促着他！

外祖父、外祖母催促着他！

兄妹们也一齐催促着他！

原来，门外这群狗正是许存礼这个黑心狼引来的。他见许世友身边还有两个带枪的卫兵，自知不是对手，便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清乡团。杀人杀得红了眼的清乡团，巴不得捉到许世友请功，急忙派出一个班的人马，由许存礼带路，追到了胡家山。

许世友在亲人们的一再催促下，和队员一起，“蹭蹭蹭”几下爬上了后院枝叶繁茂的槐树上。大舅见外甥他们藏好便去开门，可还没有走到门前，清乡团已把大门砸开，拥了进来。

一位身挎大刀的班长上前问道：“许世友回来没有？”

“今晚我们家从没有来过人。”大舅陪着笑脸答道。

“呸！你不要瞪着眼睛说瞎话，若是让我搜到，我点你的天灯！来人，给我搜！”

十四、五个清乡队员应了一声，便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他们从屋内搜到屋外，又从前院搜到后院。结果出乎意料的是：一无所获！

“莫非是许存礼报了假信？”这时，清乡团的班长找到了在大门外等候多时而又不敢进院的许存礼，不由分说地给他左右两个大耳光！继而问道：

“怎么没有？”

许存礼忙捂着嘴低声下气回答：“长官，小的亲眼看见，还能有假！”

那位盛气凌人的清乡团班长，又命令部下重新搜查一遍。几个清乡队员正要向树上放枪，外祖母手疾眼快，捡起一根棍子抽打一下卧在门槛上的家猫。那猫惊叫了一声，跳进了后院。这才调转了清乡团士兵的枪口和视线。

大舅急忙上前陪着笑脸道：“不是俺说瞎话，外甥今夜确实没有回来。”

“我看你就不像个好人。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清乡团班长怒吼一声，几个队员一拥而上，把大舅五花大绑了起来。

“给我带走！三天交不出许世友来，抬着棺材收尸吧！”

穷凶极恶的清乡团抓不到许世友，便绑走了大舅。

许世友对眼下发生的事看得真真切切。当清乡团捆走大舅的时候，他几乎要跳将下来，但是被队员拦住了。

清乡团走出家门后，许世友飞身从槐树上跳下，一头扑进外祖父的怀里。他心如刀绞，只觉得浑身热血往上涌！眼看舅舅一家为他遭了这么大的难，他忍不下这口气：“俺干脆去跟他们拚了！拚一个够本，拚两个赚一个！”

“不成不成！你们单枪匹马是要吃亏的！”慈祥的外祖父伸出双臂拦住他，“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共产党发了，再报仇不晚！”

在外祖父苦口婆心的劝阻下，血气方刚的许世友才渐渐地冷静下来，擦把泪，对外祖父说：“那好吧，俺们现在就离开这里，去找一下地下党组织。”

“等等！”外祖父忙回到屋里取出一把杀猪刀，递到许世友的手里：“孩子，带上吧！俺这把老骨头怕是时间不长了，这刀你带着比放家里有用。”

许世友望着外祖父布满皱纹慈祥的脸，禁不住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孩子，别难过！你放心走吧，你舅舅，俺会想办法搭救他……”外祖父说。

当天夜里，许世友带领两名队员，从外祖父家的后院，悄悄翻墙离开了胡家山，凭着童年的记忆，顺山路向北走去……

“抓活的！”随着一声呼喊，十一二个清乡队员跳出草丛，蜂拥而上，在胡家山的北坳包围了许世友和两名队员。

原来，清乡团在胡家山没能捉住许世友，撤离后，许存礼不甘心失败，便提议设下了暗中埋伏的圈套。

“娘的，来吧！”许世友“刷”地抽出了杀猪刀，当先劈倒了一个清乡队员。两名队员也“刷”地一下上了刺刀，在许世友身左身右拚杀起来。

“快散开！不要管俺！”许世友吼声叫道，如山崩似地裂。两名队员分开来，三人各自为战，各显英豪！

清乡队员自恃人多兵强，六人紧紧围在许世友身左身右、身前身后。许世友哪管这些，功夫凝聚手心，仇恨凝在刀尖，顿时耍起少林刀术来。只见这杀猪刀上下翻飞，如同闪电，快似旋风，左来左挡，右来右防，一刀快似

一刀。许世友一口气斩杀了六个清乡队员，接着他又去救援两名敢死队员，谁知他们已被敌人砍杀。此时，他两眼冒火，举起刀来，高喊一声“许世友来也！”直向逃兵追去。他一路拚杀，又有两名清乡队员作了他的刀下鬼！

许世友满身血污，只见手中的大刀也砍得卷了刃。他抱起牺牲了的敢死队员的遗体，痛不欲生……

银镯献党，赤心可映明月

许世友从北山坳逃出时，星星还在天幕上朦胧地闪耀着。许世友决心去茅家山找地下党组织。党是指路的人啊！儿女不能没有父母，革命不能没有党！

几个月来，他们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四处游击，风餐露宿，经历了千辛万苦，也越来越感到只有尽快地找到党组织，得到党的指示，斗争才能更有方向。

许世友乘着星光，翻山越岭，来到了茅家山。这里山高壑深，古木参天，且又漫着浓雾。透过蒙蒙的烟雾，朝前望去，一片缭乱的云山，厮缠在一起。有时风吹云散，满山满岭的松杉、毛竹和千百种杂树便起伏摇摆，卷起一阵滔滔的黑浪，拍打着茅家山的断崖绝壁。这里真是十分理想的隐蔽场所。

许世友在这里住了三天，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地下党支部书记王勉清同志。找到了党，就像失散多年的孤儿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久别重逢，大家格外亲热，王勉清开玩笑地说：

“我以为你许世友早上了西天呢，没想到你还是那样结实。”

“上西天，没那么容易！李静轩花三百大洋买俺的脑袋，都没有买去。俺呀，命大福大造化大，还想看看共产主义究竟是啥模样哩！”许世友说得大伙都哈哈大笑起来。

王勉清告诉许世友：

“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已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最近全部返回了黄麻地区，消灭了七里、紫云等区的一些民团。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立即下山，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土豪劣绅展开斗争！”

许世友聆听了党的指示，犹如拨亮了心中的明灯。

他连夜回到木兰山，把队伍拉了过来。经过整编，许世友的敢死队分别被编入一、二大队。当时，一个大队下属三个班，每个班十几个人。许世友被编到二大队六班。班长就是胡德云同志。

许世友为有胡德云这个好班长而高兴。因为他和德云从小就在一起砍柴放牛打猎；农民运动兴起后，又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武装时，又同在一个炮队，在多年的斗争中，彼此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情谊。

部队开到老区的消息不胫而走，广大贫苦农民如久旱的禾苗喜逢甘露，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部队打回来啦！”

“我们的救星到啦！”

部队每到一地，乡亲们都含着热泪向亲人们倾诉地主“民团”、“清乡团”的滔天罪行，纷纷要求向敌人讨还血债，为了替乡亲们报仇雪恨，他们立即投入了惩办土豪劣绅和反动民团的斗争。

一个漆黑的夜晚，许世友和几个战士正在磨刀，大家说说笑笑。突然间，通讯员小李口喘粗气闯了过来，说：“世友，大队长找你！”

“找俺？”许世友放下手中大刀，径直跑到廖大队长的房间。只见王树声、徐其虚、王勉清等几位领导同志正围坐在炭火盆旁，讨论着什么事情。

许世友推开门，迫不及待地问：

“大队长，找俺有任务？”

“你就知道任务、任务！”廖荣坤招呼许世友先坐下，然后不紧不慢地说：“要说有任务，也真有个任务。刚才你家乡的地下党组织送来了一份重

要情报，说恶霸地主李静轩最近从府城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正在招兵买马，扩大段家畈清乡团。经我们研究，决定夺取这批武器，拔掉这个反动据点，把那一带的工作开展起来。那里是你的家乡，领导决定派你去，你看如何呢？”

“坚决完成任务！”许世友从来没对组织的指示打过折扣，满怀信心地回答。

“好，应该用你的行动来兑现你的入党誓言！刚才，我们也对你的入党申请作了研究。这也是对你的一次实际考验吧！”

王勉清说完，王树声也站起身来拍着许世友的肩膀说：“廖大队长也和你一块去，另外还有几位精兵，好吗？”

“太棒了！”入党是许世友多年的追求；收拾李静轩又是他报仇雪恨的心愿。难道还能有比这更让许世友欢欣鼓舞的吗！许世友无限欢快，又把去李破塘途中要经过哪几个村庄，要翻几个山头，走哪一条小路最近以及李破塘的地形——向首长作了介绍。

“有你这个活地图，今晚这个仗就好打了。”徐其虚听后，满意地拍了拍许世友的肩膀。

“今晚就打？那太棒了！”许世友高兴得几乎叫起来。

“对，今晚就端他的家，让他睡不安稳觉！”

自从恶霸地主李静轩拼凑段家畈“清乡团”后，他家乡的老百姓就遭了殃。在他们的摧残下，不知有多少穷苦人惨死在他的手下；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许世友暗暗下定决心：“活捉李静轩，为乡亲们报仇！”

半夜时分，天空暗云低垂，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山石树木的轮廓都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些大的黑块。暗夜偷袭真是天赐良机！

许世友手中拎着一把“偃月刀”，乘着暗夜在前面引路，后面不远处跟着七八条大汉，威风凛凛。一行人向李静轩的老窝李破塘走去。

鸡叫丑时，他们来到了李破塘。村边树影婆娑，夜色分外幽静。为防意外，廖荣坤大队长命令队伍停下，让许世友带领三人先进村子侦察一下。

趁夜暗，他们翻进了李静轩家的高墙院，接着摸到了清乡团部门前。四人噌噌噌上了树，在树上观看屋里动静。

这时，屋内亮着灯，里面不时传来猜拳声：

“一杯敬你，六六六！”

“三匹马呀，大八仙！”

“哥俩好哇，全到了！”

他们通过窗户向里观望，只见屋内只有两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许世友作了个钳形夹击的手势，随后四人见四处无有动静，漆黑一片，噌噌噌一起跳进屋内。接着，又手疾眼快地将两个喝得醉醺醺的团丁给收拾了。然后，捉了两个“舌头”并把他们来了个五花大绑，押到了在村外密林处等待多时的廖荣坤大队长面前。

那两个家伙吓得浑身像筛糠似地哆嗦着。大队长厉声喝道：“你们的人马都在哪里？”

“都，都在后院，睡，睡大觉哩。”

“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值更的。”

“李静轩呢？”

“他……他在……在前院搂住小老婆睡大觉哩！”

“你能领我们走一趟吗？”

“能！能！只要留狗命不死，干什么都行！”那两个家伙像鸡啄米似的不住地点头。

就这样，特别便衣队在两个舌头的带领下，乘夜色浓重连闯三道门岗，摸到了李静轩的卧室前，从窗口跳进屋内，还没容对方反应过来，枪口就抵住了李静轩的胸口。接着，他们又一起冲到后院，俘虏了所有清乡团员，缴获了他们的枪支弹药。昨晚刚从麻城买回来的十箱崭新的“汉阳造”枪支和成箱的子弹也成了战利品。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许世友提着偃月刀，走近浑身发抖的李静轩面前，扳过他的头，道：

“李静轩，还认识俺吗？”

李静轩抬起头“啊哟”地叫了一声，脸上的横肉不停地抽搐着，强作镇静地说：“许……许家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哼，你不是悬赏三百大洋要买俺的脑袋吗？老子今天送货上门了。”

“这，这……”李静轩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这时，胡德云同志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脖领，怒骂道：

“你这个喝人血食人肉的魔王，有多少穷人惨死在你的手中！”

“血债要用血来偿！”

“宰了他！宰了他！”……

同志们不约而同地喊道。

“拉出去！”廖荣坤同志大喝一声。

李静轩顿时瘫成一团泥。许世友上前用胳膊把李静轩一夹，像拖死猪一样把他拖到后山竹林地。“刷”的一声取出偃月刀，“噌”的一声把李静轩的头颅齐脖抹下。鲜血淋漓的首级像皮球一般地滚进了深山沟里……

清乡团的恶霸地主李静轩被除的消息，在三山五乡传开，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太阳出来了，金色的阳光照亮了家乡的山山水水。那些躲进深山老林中的群众闻讯返回了家园。这一带的革命斗争又一次蓬蓬勃勃地红火起来。

许世友的入党宣誓仪式被安排在地主李静轩家的祠堂里举行，更具有一番特别的意义。

一面鲜红鲜红带有镰刀、斧头的党旗，悬挂在祠堂正中的墙壁上。

许世友在廖荣坤大队长的领读下，郑重地举起右手，庄严地复诵着。那声音坚定洪亮，在祠堂里回荡……

多么难能可贵啊！许世友在党处于最困难时期，也即是大革命低潮时期加入了党，和那些在这困难时期叛变党的人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此时此刻许世友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新的道路又展现在眼前……

仪式结束后，他激动地掏出怀中收藏十多年之久的银镯，交给了廖荣坤同志：

“大队长，请收下！这是俺对党的一点心意，也权作俺的第一次党费吧！”

廖荣坤本想推辞，但他看到世友一片真情，不觉也有些感动了：

“好，我代表组织收下这颗心。”

廖荣坤双手接过还带有许世友体温的银镯。

啊！不寻常的银镯！

透过银镯，廖荣坤看到了许世友为革命的一颗金子般无限赤诚的心。

第十二章 神秘刀光

重阳之夜，有一神秘刀光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 1927 年。重阳之夜，阴霾满天。

月亮和星辰被“天狗”吞掉，天如墨染，地似炭涂，八百里大别山麓被沉重的夜幕笼罩，全然失去白昼的风采。显得委屈的大别山主峰，中国人民脊背的象征，把它那高不可屈、洁不可污的“头颅”插向苍穹，迎着风雨的挑战。突然，暴雨倾盆，山洪暴发，大别山脚下的段合铺河暴怒了，河水溢出岸堤，哗哗流向它的下游，汇入中国第一大河长江。长江暴怒了，翻江扬波，一泻千里；大别山南侧的偌大的原始森林，挺立着高高的杉松；西北风劲吹，合着大江的扬波，发出阵阵的涛鸣；大别山的主峰上空，偶尔传来一只乌鸦的凄楚的哀叫，令人寒心。

啊，狂风暴雨中的大别山！

啊，黯然失色的大别山！

你看它满眸泪水、满腹辛酸，正和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九州田园村庄一样，期待着阳光、雨露和黎明。然则夜如墨染，长夜难明！

夜幕掩盖着这罪恶的世界。

黎明将冲破这黑夜而诞生。

黎明与黑夜的交错，正义与邪恶的相克，终将使这罪恶的黑夜被黎明驱散。

相传重阳日，又名“重九”，是我炎黄子孙、华夏后裔的传统节日。旧时有登高望远的风俗，不少墨客骚人赞道：“待到重阳日，登高赏菊时。”因此，重阳是一个人间吉利的日子。可是，今日的重阳之夜，一个骇人听闻的惨案在六乡发生了。死难者为六乡农会会长，人头被悬在癞痢寨楼上。凡是目睹此状者，无不为之寒心落泪。也许是死者的冤魂感动了神仙，呼风唤雨，给这本来欢乐吉利的重阳之夜一点颜色看看。于是这时天更怒了，风更狂了，雨更大了，抽打着这黑洞洞的罪恶世界，鞭挞着这重阳之夜。

恶人有恶报，好人都知道。突然间，一道神秘的刀光，迎着黎明，刺破夜天，在大槐树下闪了几闪，倏忽消失不见了。

是鬼是人？

是邪是神？

啊，莫测的刀光剑影！

敌人的屠刀，连续在他背上刺了九刀，他才倒了下去，倒下了一座大山

欲说清这重阳夜刀光之谜，还须从昨夜说起……

书接上回，昨夜是大别山农民的儿子许世友入党宣誓的夜晚。

昨夜天空，浓云虽不像今夜这般浓，可足以遮掩天边的弦月。许世友的入党仪式破例被安排在地主李静轩家的祠堂里举行。一面鲜红鲜红带有镰刀、斧头的党旗，悬挂在祠堂正中的墙壁上。许世友，这位苦大仇深、血气方刚的青年，在廖荣坤大队长（六乡党支部书记）的领读下，郑重地举起右手，倾吐了他对党对人民对民族的肺腑之声：

“没有党就没有我许世友的今天。红、白枪队悬赏五百大洋要我的脑袋，俺偏不死！是党拯救了我阿友。党是母亲，我阿友是党的孝子。活着我阿友是党的人，死了我阿友是党的魂。赤子之心可映五洲明月，我阿友跟党跟定了！上刀山下火海，刀搁在脖子上，绞索勒在咽喉上，我阿友决不装熊！如果说就在今晚，敌人斩杀了我阿友的头颅，反正我也是党的人啦！我阿友生而不屈，死而无怨……”

许世友坚定洪亮的声音在祠堂里回荡。多么难能可贵啊！许世友在大革命的低潮时期加入了党，和那些在这困难时期畏缩不前、叛党出卖同志的人，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这就是我们的阿友，我们党的骄傲！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许世友的这番宣誓并不是耸人听闻。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革命者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砍头之险。

且说这年的4月12日，蒋介石跑到上海，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响应，封闭了革命团体和机关，解除了工人武装，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5月21日驻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举行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

6月10日，汪精卫召开了郑州会议，决定公开举旗反共。6月19日，蒋介石又举行了徐州会议。蒋、汪之间进一步取得了反共协议。7月15日，汪精卫召集了秘密会议，决定与共产党分裂，公开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这样遭受了失败。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大别山与武汉三镇近在咫尺。武汉革命政府的惨遭失败，也很快波及到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当时，地主反动民团的残杀极其疯狂，血案（主要是暗杀）到处发生。在革命低潮时入党的许世友，已做好了随时为革命而献身的准备。就在倾吐这番肺腑之言的两个小时之后，确切地说两个半小时，血案，惨不忍睹的血案再次发生了。

殊不知许世友在入党宣誓时，民团的耳目已在暗处盯住他了。许世友这番肺腑之言，像肉中刺、眼中钉一样触怒了反动民团。这次惨案的屠刀原本是对准新党员许世友而来的，目的是杀一做百。然而在关键时刻，那屠刀却盯错了人，朝着他的入党介绍人——廖荣坤的背后刺去了。

雪压青松松更直。

廖荣坤，我党这位久经考验的好党员、人民的忠诚儿子、大别山的革命“火种”、一位铁骨硬汉，死得好惨。敌人的屠刀凝着他们刻骨之恨，连续在他的背上刺了九刀，他才倒了下去，倒下了一座“大山”……

许世友暗下决心：我若不刀劈周二

癲，天理不容

要说清楚这次惨绝人寰的血案，时间应该倒数过去。确切的时间是当晚九点一刻。

许世友入党宣誓时，黑影已经在窗外移动；许世友入党宣誓后，他的心情格外激动，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入党，对于许世友这个苦大仇深的青年来说，是毕生的追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使他更感到荣耀自豪的呢？人逢喜事话儿稠，会散后，许世友和他的入党介绍人廖荣坤又谈了许久，直到午夜时分，二人才互相嘱咐保重，准备分手告别。

“最近，民团活动很猖獗。你成为党里的人了，对我们党多了一份力量，对敌人又多了一个暗杀的目标。希望你保重。”廖荣坤紧紧握住世友的手，提醒道。

“我阿友初生牛犊不怕虎，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你们不怕砍头，我阿友还怕流血吗！要保重的应该首先是您，只要红旗不倒，我阿友赤心无二。”许世友说完，举刀砍下了身旁的一棵碗口粗的杉松。那动作利索，刀落树倒，倒像他的为人处事，说到做到。也就在这时，离他们身旁两米处，一对夜莺从草丛中惊飞，直插夜空。两人不觉警惕起来。

“世友，不好，那边有狗！”廖荣坤手指许世友背后的草丛道。他看到一个黑影在蠕动……

许世友闻声，转头望去，他没有看到蠕动的黑影，只见眼前暴光一闪，一个亮乎乎的东西正向他背心飞来。凡是在少林学过武功的人，特别是学了《易筋经》的人，内功都是很深厚的，听觉、视觉也都非同常人，“暗匕”，他判断着。果不出许世友所料，正是一把匕首。原来是敌人见自己暴露，凶相毕露，先发制人。

由于距离较近，那匕首没有弧形，寒光闪闪，不偏不斜，锋尖直逼许世友的背心而来。稍有迟疑，不死也伤，因为对方已使足了疯劲和力气。好个许世友，不愧身练少林八年武功，只见他急侧身一闪，动如猿猴，快如闪电，转过身来，两脚腾空叉地。继而手疾眼快，随手操起偃月刀，“唰”的一下，拨去那飞向自己背心的匕首。好险啊，再晚一步，匕首见红。

与此同时，廖荣坤也闪身躲过了敌人的另一把暗器。不过，他没有像许世友那般利索，暗器从他的左臂腋下划过，廖荣坤倒了下来。

“廖队长，你受伤了？”世友喊道。

“世友，快趴下！”因为敌在暗处，我在明处，廖荣坤的话酷似命令。

许世友一个鲤鱼打挺，继而两个地打滚，翻到廖荣坤身旁。两人滚入草丛，接着他们又“嗖嗖”几下，滚到另一片树丛，以树掩身，躲过敌人的视线。这动作突然，敌人失去了目标。

“娘的，属泥鳅的，他溜了！”大树后的蒙面汉暗道。

暗夜给敌人进行暗杀提供了天时，现在也给敌人搜索所猎目标带来了视度方面的困难。

且说这场暗杀并没有到此结束，凶手并没有善罢甘休！要知道树后的这个蒙面大汉，身高五尺，眼睛虽小，却有狐狸般的狡猾。此时，他两只眸仁似野猫般地洞开，通过风吹草动，再次把视线转到许世友和廖荣坤栖身处。至此，仍是一个明处，一个暗处。危险和死神并没有离去，相反地时刻在逼近、威胁着他们……

再说这场暗杀早有蓄谋。自从许世友和农民协会刀劈大地主、反动民团头子李静轩，并均分了他的房地产后，许世友便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反动民团悬赏五百大洋要许世友的首级，令一些地痞流氓格外眼红。许世友大难不死，几次死里逃生。且说今夜暗杀许世友的蒙面汉不是别人，正是反动民团头子李静轩的副官——周天依。乡民送给他的外号叫“周二癞子”。周二癞子是其主子李静轩的铁杆“保皇派”。他暗杀许世友的目的，倒不像别的地痞流氓那样纯粹是出于财迷心窍，而是出于对其主子的效忠。早先周二癞子是李静轩家的打更（当时也有叫护更的），是专为李家看家护院的。他与管家所不尽同的是，他的工作是在管家领导下实施。在大地主李静轩的眼里，管家是属龙的，而打更则是属狗的。百顷山林都姓李，十里百姓呼李爷。李静轩家大业大，像周天依这样的护更保镖有二十余人。追宗溯祖，周二癞子原是周的儿子。他的母亲早年是花儿一朵，一些男人同她不规矩，其中就有李静轩。周天依是不是周的儿子还有两说。不过周二癞子秉承了其父辈的恶习，游手好闲。他整天价东游西窜，鼻子拧着麻花长，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一脸凶煞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那麻花鼻子特别灵，见腥走不动，见色起歹心，见财手发痒。和其老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两只手多了一只手，三天两头，断不了偷鸡摸狗。日子长了，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乡都晓得。因此到了“三十而立”之年，连个婆娘也没觅上，仍然给李静轩当护更。李静轩这个白脸奸臣之所以选他当护更，据说在家谱上他和李家有点儿驴尾巴吊棒槌的沾亲带故的缘分儿。另一层便是李静轩和癞子母亲的不能言表的特殊关系。他到李家已有五年多，甭看长相不恁地，可说起话来，嘴甜如蜜。因此，在二十余人的护更队伍中，他成了李静轩的心腹，与其说他姓周，不如说他姓李，这一点只有李静轩心里最清楚不过了。因此，他被李静轩选为护更队长。李静轩组织反动民团时，他又官运亨通，摇身一变，成了李的右臂副官。置了房产，娶了妻室。

李静轩被许世友刀劈后，周二癞子便扯起民团的铁哥儿们，啸聚古庙，如丧考妣，像死了亲爹似的喋血海誓，誓为其主子报仇雪恨，光复民团。经大家推选，周二癞子由民团副官一跃为主。今天，周二癞子多喝了几杯白干酒，脸红得发紫，像猪肝一样，说话打着饱嗝儿，且喷着唾沫星子道：

“我周天依吐在地上的唾沫，就是一个钉，说话算数。一不做，二不休，不宰了许世友这个虫，誓不立地做人！也不配大家捧台，选我当这个团主！”

“大哥出马，一个顶俩。大哥够勇气，这下全看你的啦！”一个长着疥癣毗着黄牙的铁哥儿们故意激他。

“哥儿们，请放心。我周天依虽说癞得出名，但我拉出屎来也不能坐回去！今夜我不把许黑子的头颅提来见大家，你们可以朝我脸上吐唾沫，往我鼻眼里灌醋，行不行！”周二癞子说完，随手“叭”的一声，摔碎了一个酒杯。“大哥有勇，小弟敬你一杯，祝你马到成功，万事如意！”“好！好！我喝下！”“大哥说话算数，不愧男子汉大丈夫。我代表铁哥儿们再敬您一杯，祝您报仇雪恨，光复民团。”“来，来，咱们大伙一起干。”周二癞子首先站起身，举起了杯，“今晚咱们喝个痛快，一醉方休！”“砰砰砰”，一阵频繁的碰杯声后，意味着一场不可告人的肮脏交易达成。再说周二癞子虽有三分鲁莽七分流氓，应该再加一句话，他还是个心细的家伙。在此以前，他有顺风耳，早已把许世友今晚在李家祠堂入党宣誓的秘闻打听到了。因此他信心百倍、杀气满面，手提主子李静轩当年留给他的一把战刀，腰叉暗器，

嘴喷酒气，告辞了铁哥儿们，走出古庙，走向夜色……他留给铁哥儿们的印象是：暗杀许世友，只不过是小菜一盘，如同大热天吃一块冰淇淋、大冷天喝碗羊肉汤那样容易、痛快。周二癞子来到李家院外的時候，许世友的入党仪式已近尾声。他绕院子转磨三圈，只见岗哨森严，无机可乘，只好在院外一棵榕树上隐下身来，以便见机行事。再说许世友这个后生也不是那种软面团团，任你捏来任你揉。许世友和廖荣坤躲过周二癞子的匕首，翻了几个滚，跃到一棵大树背后。许世友随手从地上拣起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向对方隐蔽处抛去，这叫投石问路：如果没有动静，说明对方已经转移；如果有动静，得抓紧时间收拾他。这一抛不要紧，对方“哎哟”一声，许是石头滚到了对方的脚面上。原来周二癞子正要向廖荣坤抛匕首，被许世友抛来的石头砸在右腿膝盖上，好疼，使他手中的匕首没有来得及抛出。这一石不但解救了廖荣坤同志，相反也暴露了周二癞子的隐蔽处，实是一举两得。

周二癞子被这一闷石砸得多少有点儿清醒了些，心中暗想：苍天无眼，老子今日出师不利。另外他也感到许黑子这小子非同一般，不可小看。于是，他咬了咬牙，暗骂一声“娘的”，紧攥手中的匕首，贴近树身站起来，杀气腾腾……

再说许世友投石问路后，并将情况向廖荣坤挥手作了示意。许世友本想主动出击，被廖荣坤拉下：敌情不明，恐有埋伏。许世友和老廖耳语了两句，示意他原地监视，自己再换一地方侦察。接着，许世友一跃身跳到另一棵树下，本想把目标吸引过来，把危险留给自己。

踩着尾巴蛇回头，敌人也更加疯狂。正当许世友转移到另一棵树下、扑向对方的时候，周二癞子也转移到廖荣坤处。两虎相遇，必有一伤。廖荣坤也顾不得别的啦！先下手为强，以快制快，犹如猛虎下山一般，扑向蒙面汉。几乎同时，二人抱成一团，在草地滚了几个滚。一会儿你在上，片刻他在下；你想制我于死地，我想叫你见阎王。

许世友跳到另一处扑了个空。忽然这边传来动静，立时操刀奔过来，拔刀相助，只见二人正滚成一团，犹如雪球一般。由于夜黑，辨不清敌我，一时难于下手。时间不容许世友犹豫，于是他大声助友。

“好汉，站起来，我饶你不死！”

声如山崩地裂。那周二癞子情知许世友的厉害，不觉为之一震，手一松，被廖荣坤趁势翻了上来，相反骑在了周二癞子的身上，双手卡住了他的脖子，这时，周二癞子也瘫了下来。欲想制人，反被人制。

“廖队长，把他的面纱撕下来，看他是谁？”许世友道。

廖队长随手“唰”的一声，扯下了其人的蒙面纱。二人为之一惊，原来是周天依。

仇人相见，格外眼红。许世友手拎战刀，一步上前，拎起了其脖领子。对方犹如一只小鸡子悬在许世友的手下，身抖如筛糠，连喊老爷饶命。

“好个周二癞，我许世友杀了你主子李霸天，是替天行道，下顺民意。你今天与我过不去，好吧，俺也来个半斤对八两，你不仁俺也不义。看刀！”许世友吼叫一声，左腿弓前一步，右手举起了偃月大刀。

“老爷饶命！老爷饶命！我周天依知错改过。只要今天留我不死，往后我可以把队伍带给您！”

这时，许世友手中举起的大刀并没有往下砍。那周二癞子又道：

“上有天，下有地，我周天依说话算数，求求留下我这条命吧！”

廖荣坤一听可以把队伍拉过来，心里暗想：宰了周二癞，如同杀了一只鸡子，犹如在大腿上拔了一根汗毛那么容易。可是眼下共产党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改造队伍，壮大力量迫在眉睫。一事做好可免百难，一事做坏可招千灾。想到这里，他上前拦住许世友举刀的手：

“世友，莫要性急！杀了他，我还怕玷污了你的大刀哩！”接着廖荣坤又转向周二癞子道：“你能把队伍拉过来，此话当真？”

周天依连连点头道：“拉民团好办，只要留俺狗命不死！”

然后，廖荣坤又把头扭过来对许世友道：“世友，听命令，我看就留下他吧！”

“廖队长，俺是党的人，俺信你的，留他狗命不死。若要反叛，俺这少林大刀可不是吃素的！”

“谢老爷不杀之恩！”周二癞子伏在许世友脚下，又是猛磕三个响头。

“那你就站起来吧！”许世友道。

周二癞子一身虚汗，颤抖抖地站了起来，接着，许世友命令道：“向后转，齐步走，明天见！”

豺狼进入羊群，永远没有好心肠。且说周二癞子向前走了十步远，消失在夜色中。突然间，他从胸中掏出一把暗器，“嗖”的一声径向许世友抛去。许世友早有警惕，侧身躲过。可怜廖荣坤大意，暗器从许世友身边穿过，径向他胸口飞来。没容他反应过来，暗器已刺进他的胸腔。

许世友眼见战友被敌暗害，满腔怒火，他吼叫一声，提刀纵身向周二癞子追去……

正当许世友去追赶周天依之际，早有八个彪形大汉后脚跟了过来。他们不是别人，原是周二癞子的酒肉铁哥儿们。他们虽在酒桌上打了赌，仍是对主子不放心，要看个究竟，便跟了过来。他们来到这里时，只见廖荣坤中了暗器，还没倒下。这时，一个黑脸家伙，上前又从背后给了一刀。廖荣坤仍没倒下。另七个大汉一人一刀，廖荣坤这才晃晃地倒下，身后涌出一摊鲜血……

继而，他们砍下廖荣坤的首级拎着，呼哨着直奔许世友而来。

再说许世友追赶周二癞子。周二癞子虽有“飞毛腿”之功，怎敌得过少林出身的许世友。开始两人距离较远，许世友腾起身来，三步并作一步跑，九步并作一跃行。穿洞越壕，跨涧纵林，一步快似一步，似那离弦之箭，也似那百米冲刺。再看那周二癞子毕竟是做贼心虚，他边跑边向后张望，腿似坠个沙丘，反而不听使唤。许世友“嗖嗖嗖”几步，蹿到周二癞子之前，拦住他的去路。周二癞子一看此景不好，拉开弓步，凶相毕露道：“好个许黑子，今天你围虎困兽，俺也不活啦！”说完直向许世友扑来。许世友不敢怠慢，也拉开通臂拳相迎道：“好个周二癞子，你说话如同放屁，今天俺叫你死无葬身之地！”说完踢脚举拳，二人打在一起。

两虎相斗勇者胜，许世友三下五除二便扼住了对方的咽喉。眼看周二癞子直翻白眼口吐白沫、离阎王不远时，霎时间从四周窜出八条彪形大汉，个个杀机腾腾。

“大哥挺住，弟兄们来也！”

许世友回头一看，只见八个彪形大汉向他合围而来。许世友见势不妙，寡不敌众，随后纵身一跳，扑倒一个彪形大汉，接着又踢翻一个黑脸哥儿们，夺路而去。待八个大汉猛醒过来时，许世友早已远走高飞。

且说这八条彪形大汉，若是迟来一步，周二癞子就会一命呜呼。他们情知许世友武功超群，不敢去追，赶忙扶起周二癞子，又是捶胸又是掐“人中”，好半天，脸色血紫的周二癞子才透出一口气来。待周二癞子清醒后，他们背起他，一窝蜂呼哨而去。

第二天一大早，六乡紫云镇村头的门楼上悬起了廖荣坤的头颅。几个坏蛋在敲锣打鼓，以庆胜利；众百姓见此惨状，不胜心寒。许世友痛哭了一阵，千恨万悔：慈善太过被恶害，打蛇不死被蛇咬。他暗下决心道：“周二癞啊周二癞，我许世友大难不死是天星高照，你暗杀廖荣坤罪责难逃！我若不刀劈火烧你周二癞，天理不容！”许世友手起刀落，砍掉了一个八仙桌角，便“唰唰唰”磨起了偃月大刀。那磨刀之声，似在召唤着八千天兵、九万雷霆

许世友为民除了一害，方出胸中一
口恶气

重阳之夜。松涛夹着狂风，扯着嗓子吼鸣着。突然间，在松涛吼鸣停息之际，一股青锋刀光又出现了，不一会，那神秘莫测的刀光忽尔消失，使这阴沉的重阳之夜更添几分神秘色彩。过不久，刀光已经离开刚才的古槐，向前方的古庙闪去。只见那青锋刀光，似萤火虫般地闪耀，时亮时暗，或高或低，跳跳跃跃，不长时间又消失在夜幕中……

少顷，青锋刀光又从古庙里跳出，似是祈祷了神灵，又似是领旨而出。这次青锋刀光比刚才两次，似乎出现的时间更长。从古庙到胡家凹三里多路，一直跳跳跃跃，没有消失。

“刀光”在胡家凹村头停留片刻，接着跳跃到一座高墙深宅下。只见青锋刀光又像银河系中的流星一样，在离地七尺高的空中，“腾”的一闪，落入高墙深院内消失……

且说这座地处村头、搭村傍山的高墙深宅，就是周天依周二癞子的家。周天依自从当了反动民团的副官后，便搜刮民脂发了家。有钱能使鬼推磨。周二癞子发家后，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便精心设计盖下了这套院落。院落坐北朝南，后有青山相依，前有修竹相映。与其主子李静轩相比，规模虽小了点，也很阔气。清一色的十八间房屋，一律是用大别山青石砌成。前院套后院，外加七尺高墙相围，使得小院落严严实实，密不透风。前院有吃水深井，后院有花木林园，中间以拱门相通。且说前院吃水深井旁，有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柿树。大别山柿树不多，周天依见邻村一户人家的柿树长得好，要尽流氓手段挖来一棵。此时，那闪入院内的青锋刀光，正在这棵红柿累累的树上闪耀，目不转睛地在盯着周二癞子卧室的动静……

周二癞子的卧室井字型木格窗紧闭着；左边门前还有一条看门的大狼狗，蜷曲在门槛上睡去；院中漆黑一团，只有东厢房中还忽闪着一缕昏暗的松油灯光。那是马厩室，马吃草嚼料的“沙沙沙”声不时地传到院子里来，偶尔传来几声夜鹰的叫声，看家狗被其声音偶尔惊醒，仄耳细听，少刻又俯头睡去。

待这一切观察清楚，那“青锋刀光”跳下柿树，闪电般地避开门前的大狼狗，悄悄拨开周二癞子紧闭的木格窗户，越窗闪进了屋内。这一切都做得干净利索无声，以至于屋外嗅觉灵敏的狗、屋内酣睡的人都没有发觉。

卧室是两间大房，内有夹山（山墙）相隔。周二癞子住在外屋，里屋住着他的妻室儿女。这个流氓淫棍，把妻室有意安排在里屋，外屋便成了他的淫室。多少良家民女在这间屋内被奸淫后，含恨咽泪，撞石而死。

前夜，周二癞子暗杀了廖荣坤后，民团的哥儿们还专门为他摆宴压惊，又抢来了三个姑娘给他陪床。这三个姑娘不是别人，都是许姓的姐妹，如今，这三姐妹还被锁在后院的地窖里。

“青锋刀光”闪跃到周二癞子的床边时，但见这人间野兽周二癞子刚刚行完房事，光着身子，带着满足，睡死梦中。霎时间，青锋刀光一闪，刀尖已对准了他那起伏的汗毛茸茸的胸口。周二癞子“啊哟”一声没有喊出来，白刀子已戳进了他那发黑的心胸，像只放了气的皮球，鲜血随着气声“嘟嘟”地流了出来。与此同时，那位手握青锋刀的人，也随着放血声出了一口长气。这便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欲问这握刀人是谁？正是疾恶如仇、大革命低潮时新入党的共产党员——许世友。

一个名字是一把匕首，一个名字是一杆旗帜。

“许世友”的名字是投向敌人心脏的匕首，是号召身受三座大山压迫的
中华民众革命的旗帜。

许世友为民除了一害，方出了胸中一口恶气。

许世友喝道：委屈你一下，你丈夫恶
贯满盈，今天我是替天行事

书接上章。许世友“噌”的一刀插入周二癞子的心脏，随着“嘟嘟嘟”的放血声和许世友挥刀用力的喘气声，周二癞子的妻子阚氏许是听到了外屋的动静，连忙唤道：

“孩他爹，你是怎么啦？”

“孩他爹，你说话呀？”……

阚氏一连唤了数声，不见其夫答应，便慌了神儿。在此以前，也似是这么个夜晚，阚氏也似听到了这么个不寻常的动静，若不是她起来得及时，怕是周二癞子早没命了。原来周二癞子这个人吃喝嫖赌占全，落下了个心律紊乱的病根（实际是心脏病），去年就暴发了两次，都是由于她的及时发现和及时抢救，使其起死回生。

阚氏想到这里，头脑“嗡”的一声，连忙点起松油灯，起床、披衣、趿鞋，颠着小脚去外间看个究竟。

许世友听到里屋的问话声和脚步声，心想不好，连忙从周二癞子身上拔出战刀，在那锦缎被子上“蹭”了几下血污，随而握刀贴身隐藏在外间门后的右侧，等那妇人端灯走出来。

且说阚氏今年三十挂零，老父亲原是李静轩家的佃户，贫家出身，她年轻时颇有几分姿色，十乡八坳无不知晓。她生得明眸皓齿，水汪汪的杏眼像两窟清泉，洁白的牙齿像釉瓷烧就的一般；脸面白净，皮色细腻，似那出水的藕莲；亭亭玉立的身条，莲步点点，颇有几分富家小姐的气度。身材窈窕，平时也爱打扮，青丝不像山间女子那样束髻垂绺，独出心裁地用发网绾在脑后，显得神采奕奕，动人心扉。因其父借过李静轩家的稻谷两石，此后便被李静轩长期霸占。后来李静轩又另觅新欢，把其拱手让给了周二癞子。周二癞子对李静轩的“忠心报恩”的内幕也就在这里。

甬看阚氏今年三十挂零，且生育一男一女，姿色风流仍不减当年。像她的父辈一样，阚氏是信主的（基督教徒）。她听信命运的安排，认为自己的今世命运是前世的罪孽造成的。为了死后升天，她竭

力以善良为本，包括对她的丈夫周二癞子仁至义尽。此时，她在酣睡中猛然听到了外屋的动静，慌忙端灯走了过来。她“吱扭”一声开了套间的门，边迈门坎边喊：

“孩他爹，你觉得哪里不好？”

许世友紧贴门后，等那妇人迈过门坎，一个箭步上去吹灭灯。

没容那妇人反应过来，早把一个手绢塞进了妇人的口中。少林出身的许世友，虽是性情粗野，但是慈善心肠，本想给她一刀子，大概是他记住了佛家以慈善为本的少林寺戒，把举起刀子的手又放了下来。接着，许世友又三下五除二，解下那夫人的腰带子，把其捆了个“四蹄倒栽葱”，塞进周二癞子的床底。

“委屈你一下，你的丈夫恶贯满盈，今天我是替天行事。”

这时，许世友简单收拾一下屋内，欲要出屋去后院地窖救那许姓三姐妹时，不料套间酣睡的孩子许是听到了动静后惊醒，不见了其母，便“哇哇”地喊叫了起来。随后，卧在门槛上的狼狗也闻声狂叫了起来。家丁、值更听到狗叫声，便蜂拥过来，不知是谁喊道：“有贼！有贼！”……

许世友持刀翻窗跳出屋时，只见众家丁手持棍棒、器械从房左右两侧拥过来。好大汉许世友见被包围，急中生智，右手向前方一指，喝道：

“快抓住他！贼跑向了前院！”

这一喊声果然奏效，被搞得晕头转向的众家丁纷纷朝前院追去。

许世友声东击西，趁机进入了后院。后院是空虚地，许世友跨过花园，很快找到地窖门。接着，用他那削铁如泥的少林偃月大刀，撬开把门虎头锁，进了地窖。

地窖里漆黑一团。许世友贴着壁墙，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摸去。边摸边唤着“凤伢”的名字。凤伢是许世友的亲妹妹，一奶同胞，骨肉相连。许世友参加革命队伍后，凤妹也参加了农会，组织了“妇救会”，积极配合农会开展力所能及的活动。昨天中午，她和两个姐妹给农会送情报时，不料被民团的暗探盯梢，后被他们抓住，扬言如不交出许世友，就让她们给周天依做押寨夫人。两个姐妹反抗，被他们奸污后扔进了后花园的天井里。剩下凤妹一人，目的明确，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凤伢被他们毒打一阵，扔进了地窖。此时，她双手反绑，皮肉之痛使她几度昏死。

许世友听到了呻吟声，他迫不及待地掏出火捻，“嚓嚓嚓”三下，燃着火线，地窖顿现一丝光亮。借着火光，许世友看到了倒在稻草上被反绑住双手的凤妹。他疾步上前，斩断绳索，掏出凤妹嘴中的棉团，只见她秀发散乱，满面血迹；再往身上看时，衣服已成了布条，和血迹粘在了一起。此时哥哥看到妹妹为自己落到这般境地，心如箭穿，痛不欲生。

“妹妹，你醒醒！”许世友强压怒火。

“妹妹，你看谁来了？”许世友抱起凤伢喊道。

绝望中挣扎着的凤伢，听到熟稔和蔼的声音，她强睁双眼一看是哥哥，欣喜若狂。难中相逢，使她不能自己，便伸手紧紧地抱住了哥哥的脖子，唤了一声“哥哥”，又昏了过去。

这叫声撕碎了做哥的心，扯得当哥的九曲回肠，寸寸裂断。许世友抹了一把泪水道：

“凤妹，快醒醒！”

片刻，凤妹睁开了双眼。

“那两个姐妹在哪儿？”许世友性急地问。

“她，她们……”凤妹痛不欲生地哭了起来。好一阵儿，她才敛住哭声。

从对方的答话中，知是凶多吉少，许世友已明白了几分。此时，他双目喷火，愤怒填膺：“这血海深仇，我许世友要以仇人的命偿还！”

凤妹擦了把泪眼，望着世友，道：“哥哥，这周家院深墙高，戒备森严，你是怎么进来的呀？”

“莫说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已宰了周二癞子，咱们快逃吧！”

“……”凤妹听到周二癞子被宰，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她听得真真切切，自己的深仇竟被哥哥所报，她又一次搂着

哥哥的脖子，唤了一声“好哥哥”，那声音似是罐里流蜜。

“凤妹，你能走吗？”许世友扶着妹妹的身子问。多可恨的老狗，竟把年值十八、如花似玉的妹妹，折磨蹂躏成这般境地，使他满面泪痕，无限酸楚。

“三哥，你不要扶，我能走！”倔犟的妹妹，咬着牙扶着墙站起了身。她踉踉跄跄向窖口走去。可是刚走出两步，被抽伤的腿

不听使唤，再加上她已绝食了一天一夜，只感头昏目眩，似爆炸一般，顷刻她又倒下了。若不是许世友上前去扶，头怕是撞到了窖壁墙上。

“妹妹，还是我来背你走吧？”

“不，不，我自己能走……”

这时，前院的狗叫声和家丁们的吼叫声再次传来。许世友深感事不宜迟，不容凤妹多说，便把她背了起来，跑出了窖口，绕花园跨天井，径向西墙根跑去……

众家丁听到贼向前院跑去的喊声后，乱中出错，纷纷手提灯笼向前院拥去。可是众人到了前院，却不见贼的踪影。他们正在惶惑之际，有人提示道：“怕是贼喊捉贼，我们上当了吧！”

话不挑不明。一句话说得大家恍然大悟。“是，那喊者正是贼。我亲眼看见他从屋里跳出来的。”有人应道。

“是亲眼看到？”家丁头目周大镛，原是周二癞子的傍院堂兄弟，这时双目直逼一家丁道。

“那还有错！”对方慷慨激昂，使周大镛置信不疑。

“人都挤到了这里，没有站脚的空。人家说得没错。大管家，快拿主意吧！你说怎么搜？”又有人站出来道。

“大家别着急！”周大镛微锁双眉道：“估计贼现在还没出院跑掉。我看这样吧，兵分两路，一路去老爷的住室，一路去搜后院

正在大管家周大镛说话间，忽有人风风火火闯进前院，拨开人群，来到周大镛面前，“扑通”一声跪下，口喘粗气地说道：

“不好了，大管家”。

“快说，出了什么事？”

“周、周……老爷……”

“周老爷，他，他怎么啦？”

“周、周老爷，被、被人杀死了。他、他像是还有一口气，快、快去抢救吧……”

大管家周大镛听后为之一震，把手一摊：“这、这、这……”不知如何是好。号称机灵鬼的二管家孙子毓，人长得精瘦似麻秆，眼长得特大赛铜铃。他见大管家着急一时语塞，马上站出来道：

“大管家快带人去抢救老爷，其余的人员跟我来，去搜那后院。快分头行动吧！”

花开两朵，先表一枝。且说二管家，人称机灵鬼孙子毓布置完任务，马上带领众家丁向后院搜来。一家丁手挑灯笼走在前面，为二管家悬灯照路，后面一群家丁，手持棍棒、器械，犹如蚂蚁吊丧一般，他们乱哄哄的高门阔嗓地吼叫着抓贼，然而已惟恐青面獠牙的贼出现在自己面前，弄不好连自己小命也要赔上。因此他们借声壮胆，以声溃贼。

“你们乱哄哄的，都咋唬个啥！”走在前面的二管家孙子毓听得不耐烦了，车过头来训斥道。“还怕贼跑不了是不是？”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

家丁们一阵沉默，只管催动脚步往前跑。

“快到地窖查看查看！”机灵鬼孙子毓鬼心眼儿不少，他明白今夜的暗杀大概是因“政治”缘故，因此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风风火火来到地窖门，只见地窖洞开。有家丁提议进去搜查，他大手一挥道：“莫搜了，我们

来迟了一步！看来这贼非同一般，不但暗杀了老爷，还劫走了凤姑娘。”……

他们正在踌躇之际，忽有人报：“贼已向西墙根跑去！”

于是，家丁在孙子毓的带领下又向西墙根扑来。他们呼号着、奔跑着，刚刚泄了气的皮球又鼓起来了……

再说英雄许世友，好一位烈性汉子。此时他身背带伤的凤妹，手拎少林偃月刀，刚刚离开地窖口，好不容易绕花园蹿天井，来到西院墙根，还没喘过一口气来，只听背后家丁们蜂拥般地追捕

240 许世友外传过来。

“抓住他，别让他跑掉了！”

“抓住他，千刀万剐！”

“抓住他，点他天灯！”

喊声弥漫着周家大院，周家大院陷入一团混乱。

许世友回首一看，黑压压的家丁打着灯笼向他扑来，情况万分危急，丝毫不容他犹豫。怎么办？……

“三哥，快顺墙根向后跑，那里的院墙矮，哨兵少。”许世友背上的凤妹也意识到了情况紧急，立时献计道。

“好，就这么办！”许世友应道。这时他施展在少林练就的飞檐走壁之功，两步并作一步走，五步并作两步行，越走越快，愈走愈急，犹如一股骤风，身轻如飞燕，径向矮墙处奔去。开始他和家丁近在咫尺，少顷相距百米之外。

“凤妹，抱紧些，我要飞墙！”许世友向背上的妹妹提醒道。

“晓得！”凤妹立时应道。

许世友听到妹妹的回答，随后深吸一口气，继而运气丹田，捧气催身，一步纵跃，抬脚升空，直上高墙。那动作快如闪电，干脆洒脱，似巨龙腾空入云，精彩极了。

且说许世友腾起身来，鹿飞鹤行，“噌噌噌”几下，纵上高墙。转而腾身而下，稳稳落地。待那帮发了疯的家丁追至此处，好大汉许世友又纵身跳上邻家房顶，暗笑这帮家丁七嘴八舌，乱糟糟的犹如一窝蜂，无奈于他。

“老子大命不死，告辞了！”许世友说完，随后转身，飞檐走壁，又从这一房顶跳上那一房顶，从那一房顶跨上另一房顶，片刻工夫，到了村头，下了房顶，转入暗巷，直入北山松林，犹如活神仙一般，弹指不见身影。待那拨家丁追至村头，遥望青山，天开处，两面奇峰对峙，松柏森森，层林尽染，流水潺潺，松涛吼鸣，不禁连声骂娘。敌人咒骂大山，大山保护了同志！人民歌颂大山，大山像丰碑一样高耸入云！啊，巍峨的大别山！

**革命处在低潮。大别山似是低下了
头？母亲山流泪了……**

夜半时分，落起了罗面细雨，雨像柳丝一般，又轻又细，听不见淅淅的响声，也感不到雨浇的淋漓。然后，雨脚和白雾慢慢地随风飘拂，向山坡下移动过来。不一会，豆大的雨点便射下来了，整个大别山就像腾起一阵白濛濛的烟雾。

月亮从白雾中划出，雨过天晴，天空逐渐透明。

月在云中游，云在月上浮。朵朵浮云，越飘越慢，仿佛它要有意遮着月亮；月亮不甘心自己的光泽被浮云埋没。它们交错地变换着位置，月亮、浮云；浮云、月亮。最终还是月亮胜利了，它躲过了浮云的纠缠，把如水似烟的银辉洒向人间、洒向大别山的山山水水。

大别山在向人们展现着自己的轮廓、英姿。朦朦胧胧、葱葱郁郁的大别山越发显得神秘。它的头始终是高昂着，然而它的心在流泪：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几万万中国同胞似儿女般地在向她呼唤：“救救我们吧，母亲！救救我们吧，山神！”此时，母亲般的大别山，作为历史的见证人，鸟瞰宇宙，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正义和邪恶的相争，儿女般的唤母声声，天黑地暗，军阀混战，兵燹之灾，以及平民百姓的怨天载道，怎不令它痛心疾首！

大别山似是低下了头。

母亲山流泪了！

顷刻，它把泪水化作倾盆大雨洒向大地，仿佛要熄灭这人间的战火、善男信女们的怨声。

于是，夜更黑了，风更狂了。风怒天变，层层叠叠的乌云，严严实实地遮满了天空。狂风卷着松涛，雨柱如鞭，在大别山的原始森林中盘旋、冲撞、嘶叫，仿佛要吞没整个宇宙！

大别山被密云暴风压得喘不过气来，仿佛一下子变小了，正在慢慢地向下陷落……

不在陷落中死亡，便在陷落中崛起。突然间，一道带有生机的刀光在松林中闪现，接着从古松下走出两个黑影，细看是一男一女。那男的威风凛凛，身長五尺，虎背熊腰，勇力过人。他满身被雨水打湿，右手拎一大刀，这刀不同凡刀，更衬托出他的英武之姿。左手挽一受伤的女子，那女子穿着一条深蓝色的布裤，一件天青秋布上衣，肩上有一刺眼的补丁。虽然她穿戴土气，透着几分酸楚，但她长得光彩动人。虽是贫家女出身，却有贵小姐之容；光彩不在外表却在心里。此时她眉扫春山，眸横秋水。含愁含恨，犹如在哪里刚刚被毒打了一顿。因此目光里又透出几分倔犟。且说这一男一女不是别人，正是逃难的英雄血汉许世友和他那阿妹——许风伢。

啊，一对苦命相连的兄妹！

男人有泪不轻弹，许世友痛心疾首
地哭了……

许世友杀了周二癞子，报了血海深仇，然后又救出凤妹，躲开家丁的层层追捕，来到这北山松林已有半天的工夫。

刚才下了一阵雨，兄妹俩躲在漆黑阴森的山洞里。这洞很深，洞门很小，只容一个人走，刚进洞还好走，往里越走越暗，洞潮而滑，煞是难走。他们兄妹二人，你拉我的手，我扯住你的衣服，一步一步地蹭着走。头上怪石林立，上面还不时有一点一点的水滴下来，滴到颈项里，冰冷彻骨。

“三哥，别走了，我也走不动了，咱们就躲在这里吧！”妹妹松开了哥哥的手道。

“好妹妹，咱们就在这里躲雨。”许世友转过身来，找了一块稍为平坦的地方，脱下自己的上衣铺在地上，让妹妹躺了下来。他很心疼自己的妹妹。这些年来，自从他投身于革命，自己吃苦受难倒不在乎，而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包括他的妹妹都为他做出多大的牺牲啊！上胜桥遇难，他的母亲和三个妹妹险些被卖；反动民团的抄家，他的母亲被抓，他的妹妹被审问；还有为了他，大舅坐大牢，外祖父被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面，受尽毒刑……他想不下去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刚烈的汉子已热泪满面了。尤其是今天凤妹为了自己，受了这么大的苦和折磨，被打得遍体鳞伤，抚摸这条条伤痕，擦着这斑斑血迹，许世友觉得自己对不起妹妹！

许世友哭了！

许世友痛心疾首地哭了！狂风助威，松涛助鸣，山洞前的福田河助浪！他那止不住的泪水，汇入脚下山泉，通过福田河注入长江，掀起狂波。大别山儿女泪水多，那是三座大山的压榨！大别山儿女要反抗，不反抗也没活路。……他想骂那黑暗的旧社会，想起了“田仔骂田公”那首歌。记得这首歌是他的班长胡德云（湖北麻城人）教给他的。他不由得暗暗唱起来，那声音低沉有力，仿佛要把他心中的郁闷唱出来……

冬冬冬！田仔 骂田公：

田仔做到死，田公吃白米。

冬冬冬！日仔打田公。

田公唔（不）让活，

田仔团结起。

团结起来干革命，

革命起来分田地。

你分田，我分地；

有田有地真欢喜，

免食番薯食白米。

冬冬冬！田仔打田公。

田公四散走，拿包头，

包头大大个，割谷免用还。许世友哼完这首歌，他抹了一把泪水，饥肠辘辘的他想起了

田仔即佃户；田公即地主。这首歌是彭湃同志从事农民运动时写的，为了达到通俗宣传的目的，他采用了本地的方言。

包头即麻布袋，装米用。

妹妹一天一夜还没吃饭，于是他便站起身来，走出洞口，他要为熟睡的妹妹寻些野果充饥。

一阵透骨的夜风吹来，躺在山洞里的风伢缩蜷了一下双腿，又睡着了。

她太累了，她做着噩梦……

她为三哥能成为党里的人而高兴。三哥太能干了，她崇拜三

哥，更感到自己的不足。她能为党做些什么呢？在三哥指导下，她参加了农会，开始做妇救会工作。“放脚”，她是第一个；剪辫子，她也带了头。过去，她连春节放鞭炮都捂耳朵，现在她也能双手使唤双枪了。那枪法之准，瞄眼不打眉毛，足令农民自卫队的神枪手小杨子吐舌。人们送她“双枪神姑”的美誉，她是当之无愧

的。为了向三哥学点防身功夫，她曾暗暗地洒下了多少汗水！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她那一套少林拳脚颇有些真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那梅花桩功、摘星换斗、倒拽九牛尾、出爪亮翅、九鬼拔马刀、三盘落地、青龙挥爪、卧虎扑食、打躬式、掉尾式，凡此等等，足令人眼花缭乱。

一日，母亲唤她到河铺街上打瓶醋。凤妹高高兴兴地去了，很快来到小店打了醋付了钱，然后手拎醋瓶风风火火往家赶。路过街心闹市，人流拥挤，不慎将米醋弄脏了一位恶汉的衣服。恶汉大怒，伸手照凤妹面部连击三掌，皆未击中。凤妹连连施礼谢罪，承认自己有失。恶汉见三掌不中，更怒，再上腿踢去，凤妹大呼：“弄脏了你的衣服，我向你赔礼，为何非要置俺死地。”凤妹一边恳求，一边退避道旁。这时看热闹者越围越多，竟有百人，密不透风。那恶汉见人多势众，更有恃无恐，好像要有意逞逞威风，显出几招，让人叫绝，他大步赶上又是一脚踢去。

强弱相争，人们心里的天平总是倾向弱者的一方，市井众人皆为贫家弱女子捏一把汗。这时路人个个胸怀不平，心想：此乃区区小事，且彼系年幼弱女，又连连作揖谢罪赔情，何以一击再击。若真击中，女子终生残废，够可怜的。好心人出来劝解，恶汉不依，又踢去一脚，凤妹侧身躲过，脚触壁，因击过猛，墙土纷纷落地。恶汉上脚再踢，凤妹再让，至三踢时，凤妹微侧身，顺势以左手将其脚轻挑拨起，右手并两指在恶汉足底一击，恶汉顷刻倒地，不能动弹，唇青面白，疼不可忍。恶汉被人搀扶而去，众人无不吃惊地为这位女子喝彩。从此，凤妹的名字便掠过这山坳，在七乡八坪传开，再加上有人故意添枝加叶，名噪一时。民团听了害怕，人民听了壮胆！

然而凤妹并不以此满足，她在向组织靠近，按照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像哥哥一样，成为党里的人，为穷人扬眉吐气打天下而献身。

青藤靠着山崖长，羊群走路看头羊。在凤妹的热心组织下，七乡的姑娘们纷纷走出灶台，给部队做“拥军鞋”，给农会提供情报，成为了农会的“千里眼、顺风耳”。

多么可恨啊！没想到这次她们姐妹三人到紫云去送情报，非但没有送出，反而被抓。她的两个要好的伙伴竟遭毒手，死于非命。想到这里，她不觉泪水潸潸……

那是什么？一张狰狞的面孔，一个可怕的场面……

刽子手把她的褴褛的衣服剥下了；有人穿着皮鞋走过来把她的手和脚捆在特设的十字木架上，接着又把绳套套在她的颈上。一个穿着制服的副官拿着他那雪亮的洋刀在她们眼前挥了挥。民团司令向刽子手打了一个稍等的手

势。

勇敢的风妹，利用这个机会向着围观的男女农民大声清脆地喊道：

“唉，同志们！你们为什么愁眉苦脸地看着哇？你们壮起胆子来，奋斗吧，打坏蛋捣民团，放火烧他们，用毒药毒死他们吧！”

旁边站着的刽子手挥动了手，不知是要打她，还是要堵她的嘴，可是她挡开他的手继续说：

“我不怕死，同志们！为自己的人民而死，这是值得的啊！”

刽子手们急躁地望着民团司令，民团司令就对摄影师喊了一声：“快对光，死前给她留一纪念！”

风妹又转过脸来对着民团司令和士兵们大声喊道：

“你们现在绞死我，可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四万万人民，你们不能把我们全绞死。有人会替我报仇的。不要说别人，我三哥许世友的偃月刀就不会饶过你们！趁着还不晚，快投降吧，胜利迟早是我们的！”

“凤丫头，你喊吧！你不是武功很强吗！我看你能强到哪里去！”刽子手扯紧了绳子，绳套勒紧风妹的咽喉。在弥留人世之际，她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呼喊：

“永别了，同志们！奋斗吧，不要怕！三哥和我们在一起！三哥一定会来到！……”

后来，她竟喊不出来了。

“风妹，快醒醒！三哥在这里！三哥在这里！”许世友摇晃着妹妹的肩膀。

“三哥，俺做了个噩梦，敌人要绞死我，我喊啊怎么也喊不出来。”风妹甜甜地一笑。虎口脱险，化险为夷，怎不令她高兴呢！当然应该感谢身旁的哥哥。若不是哥哥相救，她也正像噩梦中的情景一样被绞死了。

“好妹妹，饿了吧？”许世友唤道。接着，他把刚采摘下来的一帽筒山枣、毛栗、核桃推到风妹面前。“快吃点，填填肚子。”

“要得！”风妹坐起身来，随手拣了一颗山枣填到口中。是啊，深夜哥哥为摘这些山果要攀多少树啊！想到哥哥的好处，她的心一热，眼泪差一点儿流出来。“三哥，这枣真甜！”

“那你就多吃些吧！不够三哥再去给你摘。”许世友把盛山果的帽子往前挪了挪。

“三哥，你也吃吧。”

“好，我吃。”许世友拣了一颗毛栗，正要咬，他想起了挂心的事。于是向妹妹问道：“风妹，我出来多日，家里咱娘身体好吗？”

“说起她啊，她身体好着哩，整天价闲不住。听咱娘说，这几天她要给俺找个三嫂。前半月，媒婆姨母已到了咱家，说姑娘那头已经同意啦。咱娘还要征求你的意见。到时候，三哥你可不要牵着不走打着走哇！”风妹说完嫣然一笑，她那杏眼紧紧盯着哥哥，看他怎么说。

“难为娘一片好心。可是三哥已是出家之人。三哥从八岁进少林至今还没有想娶个婆娘。”许世友说到这里叹口气，接着又道：“风妹，你帮我做做妈妈的工作，就不要操这个心啦。如果非要找，那是革命胜利以后的事。”

“男大当娶，女大当嫁。三哥，你说的可是真心话？”风妹刨根问底。

“你是我的好妹妹，那还有假！”许世友咬开了毛栗，又道：“我是想，战争是这般残酷，子弹又不长眼，说不定三天两晌，阎王爷就把我招去。若

是那时给姑娘造成终身遗憾，倒不如今日不办此事，你说是不是？”

“那你也应该为咱娘考虑考虑，咱娘也得有人照顾呀。养儿防老，你不能只图个人清静！”凤妹也是个嘴不让人的姑娘。

“还有你们呢？你们不一样可以照顾娘吗？”

“我，别指望。我可不像你，我也不当尼姑，我还要嫁人呢！”

“好好好，我不给你吵！娘的工作你愿做就做，不愿做三哥自己做不行吗！”在兄妹之间的矛盾中，大将风度的许世友，总信奉这样的格言：“要得好，大让小”。以至半个世纪后，乾坤扭转，他成为新中国的将军，也是这样处理家庭兄妹间的矛盾。正像他在母亲面前永远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一样。从小看老，将军是难得的大别山孝子！

“三哥，有个事我求求你。只要你答应，咱娘的工作我包啦。”凤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么事还让你求我。快说吧，只要三哥不为难，都会依你的。”许世友吃下一粒毛栗，他细细品着味儿。

“我想入党，你能做我的介绍人吗？”凤妹有点不好意思，她的脸红红的，似乎有点发热发烫。

“好妹妹，你也有这个想法？”他一把抱住了妹妹的头，不光是惊奇，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妹妹的政治成熟。人贵有志，竹贵有节。在他看来，人的一生，若没有理想和追求，就会一事无成。不怕路难，只怕志短，无志空活百岁。志向是通往理想的先驱。在他这个家庭里，他早已不满足光自己成为革命党人，他要以自己的影响，把全家每个成员都带动起来，使全家成为一个革命家庭。今天听到妹妹要入党的话语，怎不令他心潮激动呢！于是便随口答应下来：

“哥哥单等你说这句话哩！做介绍人，三哥我包啦！”

“真的，三哥。”凤妹由衷地笑了。她笑得好似绽开的芙蓉花，淡淡的，又是甜甜的。

“妹妹，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了，只有这一个要求。全讲完了。”

东方出现了鱼肚白，洞内渐渐豁亮起来。回看洞口，是一个很高的半圆形，一层层一条条的钟乳石，高高低低，长长短短地排列着，有的像圆柱，有的像圆锥，有的像象鼻，有的像树干，奇形怪状，光怪陆离。再加上那黑黝黝的深谷，曲曲折折的幽径，若是一个人在这里，准会害怕起来。

凤妹有些发怯，双眼不住地左右搜寻着，生怕有怪物跳出来。

“蛇！”凤妹突然叫了起来。

几乎同时，许世友也看到了。那条青花蛇，确切他说是蟒，正盘卧在凤妹刚才睡觉的头顶前，不足一尺远。那青色巨蟒和石头的颜色差不多，不细看，或者是粗心的人还会把它当成枕头呢。凤妹好一阵心寒，多亏没有触动它。

许世友站起身道：“莫怕，这蟒蛇仁慈着哩！只要我们不伤害它，它不会首先伤人。”

听了三哥的话，凤妹的心口多少也平静了下来。片刻，许世友紧锁一下双眉道：“我们杀了周二癞子，反动民团决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我琢磨着，他们天明是会搜山的，或者他们采用包围的办法，封锁山道，困死我们。不过后一条可能性较小，前一种可能性较大。”

“三哥，你说怎么办？”

“依我看，现在咱们就离开这里，天亮前赶到福田河的下游，那里有一渔场，名叫福田渔场。里面有我认识的梁阿伯，也是个共产党员，那里能避风。”

“不能回家吗？”凤妹提示道。

“家是不能回啦！估计他们早已动用民团把家封锁了！”

“那部队呢？”

“部队距这儿太远，班长胡德云一定很着急，可惜我们赶不到啊！”

“那就按你说的，咱就到福田渔场去吧！”

他们俩趁着夜暗，走出山洞，翻过山岭向北走去。那里有战友，那里有生的希望。

**众家丁转身，后军当前军，个个垂头
丧气向家赶**

许世友夜半时分逃出胡家凹后，周天依周二癞子的家已乱成了一窝蜂。二管家孙子毓带领众家丁，打着灯笼，追至村头，莽莽青山，捉拿世友，犹如大海捞针，谈何容易！他们遥望大山，不禁望洋兴叹，正在犹豫之际，有家丁出来道：

“二管家，依奴才之见，大管家一去不来，周大老爷生死不明，不如我们现在退回寨里，弄清情况，再作计议不迟。不行的话，动用民团，天明搜山，谅他插翅也跑不出老佛爷的手心！”

机灵鬼孙子毓到了这般境地也失去了机灵，无计可施，只好言听计从道：

“那就按你说的办，退回寨里，再作计议。”于是他便挥手下令：“统统给我回去！”

众家丁转身，后军当前军，个个垂头丧气向家赶。二管家孙子毓跟在后面，犹如“放羊倌”，嘟嘟囔囔把“羊”赶。与其说骂家丁，不如说骂他自己无能。他心里像是吃了只绿头苍蝇，恶心透了。

再说大管家周大镛和二管家孙子毓在前院分手后，匆匆带领家丁径向周老爷的卧室奔去。

“老爷伤情如何？”周大镛边跑边问那报案家丁。

“反正不轻。”家丁答道。

“让人去请郎中没有？”

“有人已去请了。”

“请的是谁？”

“听说是‘活神仙’。”

“这就对了。”活神仙原名叫邓文德，因能妙手回春，医术高明，人们称他活神仙。常言道：活神仙一站，病除一半；活神仙药到，病能全好。

他们风风火火来到周老爷卧室，只见活神仙邓文德已赶到，正在给老爷包扎，那血止不住地流，忙坏了全屋人。待那活神仙忙过一阵工夫，腾出手来，周大镛才上前问道：

“老爷有没有危险？”

“刀伤很深，已触及脾胃，一时还难说。”活神仙擦了把汗道。

“脉搏怎样？”

“还跳，不细听怕是难听出来。”

“那夫人呢？”

“夫人只不过受了点惊，现在还昏迷着，不过问题不大。”

大管家周大镛询问到这里，为了表示对主子的忠心，鼻子一酸，便咧开大嘴痛哭起来。那哭声真惨，活像死了爹娘一般。

“大管家莫哭！你这一哭我心里也不好受。贫道既称活神仙，就有起死回生之术。望你安心，快去料理家事，抓住那贼，非千刀万剐不可！这里由我处理。”活神仙上前安慰道。

“好，好，好，有您保佑，我就放心了。”大管家揩揩泪水，接着便转身出了门。

周大镛来到大门口，正好和收兵回营的二管家孙子毓迎头相遇，双方各自通报了情况。接着二管家挥退了众家丁，让他们回去各自歇息，天亮有事再说，便和周大镛一起走进院子，躲进东厢房关上大门，计议此事长短。根

据他们判断，此事定是许世友干的。随后，他们商定动用民团，兵分三路：一路抄家封锁；二路抄亲封锁；三路敲山震虎，封锁要道，捉拿归案。甚至他们还把捉到许世友后的处理也一一商定。方案已定，事不宜迟。于是他们俩便各自分手行动起来。

梁景心叛变，许世友心碎

福田渔场依山傍水，正像一颗椭圆形的大玛瑙，镶嵌在这山光水色的中间。清澈见底、游鱼可数的福田河，宛如一条青罗带，轻轻儿搂腰扎在“玛瑙”中间，把个好好的渔场分作两半儿。福田镇和这渔场相接，镇街面狭窄，十几家渔铺子、几十户住家紧紧夹着一条青石板街。圩坊和店铺是那样的拥挤不堪，以至一家煮猪肉，满街有肉味；谁家老人跌跤碰脱牙、谁家娃儿打了碗，街坊邻里心中都有数。不是逢圩的日子，街两边的住户还会从各自的阁楼上朝街对面的阁楼搭长竹竿，晾晒一应布物，诸如一些衣衫裤子、旗袍裙子被子等。山风吹过，但见通街上空“万国旗”纷纷扬扬，红红绿绿，五花八门。早晨的阳光斜射过来，担挑的和提篮的，从四面八方方向这条小街拥来，满街生意人的叫卖声，使这山城小镇热闹起来。

许世友化了一下装，出现在这条青石板街上。他头戴斗笠，把个四方圆脸遮个严严实实；褴褛的粗蓝布褂子补丁摞补丁，由于破烂过度，使他袒胸露臂；黑色的裤子也显得过于陈旧，左裤腿被扯掉了半截子；脚上趿拉着一双草鞋，露出大脚拇趾；左手扶棍，右手扛一要饭竹篮。此时，这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化起装来活像个五十来岁的要饭花子，如同济公活佛一般。不光貌像而且神似。刚才有一青年，不慎撞了他，竟向他道歉道：“大爷，对不起！”

许世友和其凤妹走出山洞，攀山翻岭，来到离福田镇三里处，便停下足来。许世友回首对凤妹道：

“好妹妹，我们俩人去找梁阿伯，目标太大，依我看不如你先在这松林里稍候，待我找到了梁阿伯，再让他来接你。”

凤妹点头应允。

许世友和妹妹分了手，径朝山下走去。他来到福田镇头，在一家他认为老实的佃户家，要了点吃的和褴褛的衣服穿上，便走了出来，来到这福田镇狭窄的青石板街上。

此时，街上行人不多，个别的铺子还没有打开店门。这街既窄又脏。早上各家各户的洗脸水，随手泼在这长街上，稍不小心，便会弄个“狗血喷头”。许世友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他过去曾来过这镇，掐指算起来总共有三次之多。上几次都是为裴玉亭送情报而来，可是这次却是落难而来。这梁阿伯名叫梁景心，家住在镇南福田河渔场里，老汉以打鱼为生计，膝下有两个女儿。目下唯一使他担心的是，梁阿伯经常外出打鱼，怕是不在家。

许世友穿过狭窄的青石板街，再往前走，跨过福田河上的石桥，观察了一下动静，便到了渔场。偌大的渔场，有几个起得早的老汉在织鱼网。许世友也不打听，径直往渔场后面的那排茅草房走去。他知道后排左拐第二家便是梁景心老汉家。

朝阳下，院子显得明亮、整洁。西墙边的鹅鸭圈用石灰涂抹得雪白，鹅鸭刚刚出圈，跑得满院子都是，“嘎嘎”地直叫着；东墙边的茅柴堆得齐屋檐高，顺墙根有一间房门紧闭的小草屋，门口垒着锅灶，虽然与整个院子有点不协调，但也收拾得清清爽爽。院里一棵老藤萝，缠在红荆树上，老藤萝长得很茂盛，倒把红荆树给缠黄了，老藤的叶子又密又浓，使那屋前又显得阴暗得不行。

许世友刚走进院子，遇见一位姑娘从屋内出来，手端面盆，正要往外泼水，猛然瞅见一位要饭花子进来，忙停下手来，心想晦

气。

“春姑娘，你还认识我吗？”许世友随手摘下斗笠，露出那圆圆的脑袋和一双带笑的环眼。

“哦，你是许大哥。”春姑娘泼完水道：“看你这一身打扮，叫我差一点认不出来啦。快，快到屋里坐！”

“好好好。”

“爹，许大哥来啦！”春姑娘掀开带图案的竹帘冲屋内喊道。

梁景心今年五十四岁。标准的渔民打扮，光着头，半短不长的褂裤，赤着脚。后腰上插着旱烟袋，女儿给他缝的烟荷包搭拉在屁股上，像钟摆似的两边摆动着。此时他正收拾渔具，准备下湖捕鱼，听到女儿的喊声，忙起身走过来。

“啊——，是许队长。你怎么来啦？”

“看我这身打扮，你就晓得，我今天是遇难了。他们要抓我，特跑到阿伯这里躲避。”

“噢，是这么回事。”老汉放下渔具，道：“快到里屋坐！快到里屋坐！玉春，快给许队长倒茶。”

“好的。”女儿应了一声跑回了厨房。

接着，梁景心便把许世友让进里面，双手颤颤地拉上窗帘，便交谈起来。

二人交谈不到十分钟，许世友便从对方的言语和神色中，窥探出一种使他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严重的白色恐怖，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危急关头，有的人公开叛变，有的人暗里投敌，有的人自动脱党，还有不少人悲观了，消沉了，失望了。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并没有怯弱和动摇，而是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继续领导人民坚持斗争。显然，坐在对面的梁阿伯过去曾是他崇敬的一个人。可眼下呢，他属于哪一种人呢？他琢磨不透。他不愿把对方想得很坏，然而事实又不能不让他想得很坏，甚至怀疑对方已经投敌叛变，心里暗骂对方是“软骨头”来了……

许世友的怀疑并不是无端的。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只有对方心里最清楚。汪精卫于7月15日在武汉叛变了革命。宁汉合流，国共分家，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全国性的大屠杀。霎时间，腥风血雨笼罩了黄麻地区，敌人叫嚣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掉一个”，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作为首批遇难者，梁景心被抓了起来，关在县府里的大牢里。敌人的严刑拷打终于撬开了软骨头的嘴。肉体的疼痛折磨连着精神的崩溃，使他供出了党组织和他的战友名单。他本想遮遮掩掩，然而精神的崩溃，犹如蚂蚁溃大堤，一发不可收拾。在惨绝人寰的毒刑面前，他彻底出卖了同志，包括当时还没入党的许世友……

敌人看他再榨不出一滴油来，便把他放了。但是须有一条保证：要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发现可疑的人立即报告，否则要他的命！这软骨头也只好应下来。今天许队长破门而入，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的心里不免打起鼓来：是立即报告还是顺顺当当地送他出去，寻找自由？他拿不定主意。但是一想到那“老虎凳”和夹棍伺候的

可怕，他的精神又崩溃了。在和许世友的交谈中，他精神几度走神……

鼻子闻得出檀木香，眼睛看得清毒蛇吐芯。许世友已意识到事情的可怕，于是他连春姑娘送来的茶水也没沾嘴，便站起身来，道：

“景心同志，我告辞了！”

“怎么，你刚才不是说，遇难了，要在这里躲一躲吗？”实际上许世友的突然决定也大出梁景心的预料，此时，他的心也急剧地跳动起来。在一霎间，他也意识到了一种使他讲不明白的可怕的东西……

“是的，刚才我是说要在这里躲一躲，不过现在大可不必了，告辞。”许世友首先伸出手来。

“不，你不能走！要走，你也得吃一顿饭暖暖肚子再走。”梁景心说到这里，马上又道：“许队长，今天我看你有点精神反常，是我待你不周，还是别的……”

“莫说了，你我心明如镜。改日再拜！”许世友把改日再拜的“拜”字咬得很重很重。梁景心也略领其意，因为他知道一身少林武功的许队长的厉害，尤其是那把鬼头偃月刀的厉害。

“你要真是见外，我也不留了。要知道，是你无情，不是我不义啊！”梁景心也把球踢给对方，言下之意，他梁景心也不是好惹的。

出了梁景心的门，许世友的心碎了。

他本是高高兴兴或者说满怀信心而来，没想到却是扫兴而去。此时他的心里犹如倒了五味瓶，酸辣苦甜不是滋味儿。革命处在低潮，昔日以诚相见的战友，那些漂亮的言辞、慷慨激昂的演说，今日看来，都是他妈的做作！他想骂娘！这些切肤之痛，半个世纪过去，他成为将军后，也永远不在他心头泯灭。正像他堂堂的大汉做人一样，光明磊落，一身正气。正像他不喜欢阿谀奉承、花言巧语的人一样，永远不让这些小人做官的企图得逞。因此他遭到暗箭中伤、种种非议，然而他是但然的。他有他的信条：花言巧语尽管甜蜜亲切，但是总抵不过真枪实弹的考验！战争固然残酷，但它又是一面照人的镜子。

却说被天狗吞吃了良心的梁景心，在许世友前脚离开家门之时，后脚便到镇公所报了案。镇公所所长名叫刘玮，刚才他得到通知，要缉拿许世友和其妹许凤伢归案。通知是他在县政府当县长的哥哥刘英派人转来的。当然缉拿许队长不会让他们吃亏的，白纸黑字，赏洋五百。此时刘玮又接到梁景心的报案，不禁暗暗心喜。

“是你亲眼看到，还是别人说的？”刘玮审视着梁景心。

“亲眼所见，还能有假！刚才，他亲自到了我家，我留他不住。他刚走出门，我便来到了这里。”做贼心虚的梁景心生怕别人说他是撒谎，全部兜了出来。

“只要抓住许世友，这五百大洋咱们二一添作五。”刘玮接着又道：“你也别回去啦，和警察们一起搜捕！”

“这……”梁景心有点为难。

“这，这什么？共产党认共产党，眼睛准是没错的！”

“那也好。”梁景心虽然应诺下来，却没有勇气。也许他的黑心被良心所谴，被他初入党时的漂亮宣誓所责。事到如今，只能听其自然也。

霎时间，镇公所前的警察和摩托车疯狂地吼叫起来，那声音刺耳，敲着梁景心的心跳。

这时的许世友，已从梁景心家转移到福田镇西头北巷。他刚从一家店铺

里喝了一碗米粥，放下饭碗，抬脚出门，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背后传来喊声：“客家，慢走！”

许世友转过身来，见店主人风风火火跑来，以为自己喝粥没有付钱，便道：“那钱，俺已留在了桌子上啦。”说完用手一指。

“别误会，客家。”店主人说完来到许世友面前，道：“您是不是上半年那个杀死‘彭大头’的那个许队长？”

“在下便是。”许世友点一点头。

“彭大头亲自杀死了我的老父，您给俺报了深仇，解了大恨！小的特向您谢恩，请受小弟一拜！”店主人说完，不容对方推辞，“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话说这店主人，今年二十三岁，名叫李得顺，外号叫李光腚。他们家祖上就很穷。他的父亲一辈子给地主打短工，顾了上顿，顾不了下顿。吃都吃不饱肚子，哪还顾得上穿呢！一家三口只有一条裤子，剩下两口不得不光着腚。唯一的一条裤子谁外出谁穿。这天，父亲要到地主家干活，把裤子穿走了。可是偏不巧，小得顺得了急病，母亲不得不光着腚去请郎中。从此，其母光着腚请郎中的事，传遍了屯子。从此，李得顺的名字没得叫了，都叫他李光腚。李光腚是个孝子。去年他父亲被“彭大头”打死后，他就想寻机报仇。后来传来了喜讯，仇人被许队长杀了。他一拍大腿，高兴得不得了。母子连夜商定，一定要当面感谢许队长。

“可许队长我不认识他呀？”李得顺对着母亲说。

“他家在许家洼，你就直接到他家去嘛。”母亲道。

就这样，李得顺跑了几十里山路到了许家洼，可是许世友不在家。他不甘心，又去了两趟，还是扑了个空。后来，缉拿许世友的“通缉令”贴到福田镇，他便把上面的照片偷偷地撕了下来，心想一定要找到许队长。今天，许世友来店里喝粥，他感到很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猛然间，他想起来了，便叫住了他。

“莫要这样！莫要这样！”许世友扶起跪在地上的李得顺，道：“我许世友身为共产党员，为民除恶，顺从民心，理该如此，何要一拜！”

“许大哥，今日相见，三生有幸。既然你来了，至少要住上三日。我们母子要好好地款待款待你啊。”李得顺紧握许世友的手。

“他们要抓我，我岂能再连累你们母子！”

“今日说什么你也不能走！你要走的话，小弟给你跪下了。”李得顺欲要跪下，被许世友拦下，“那好，今天我住下。”在李得顺的诚心劝让下，许世友重回到了店里，拜见了得顺的老母。全家人甚为欢喜。

正在这时，街上的摩托声吼叫起来。李得顺出门看看风声，只见全镇被封锁，正在追捕许队长。

“许大哥，我看你进后院躲一躲吧！”李得顺随手关上了门。

“莫慌，他们还来不了这么快。”许世友镇定自若。

“我看就藏在后院的地窖里吧。”得顺母亲道。

“大娘，把你老的衣服脱下，让我化化妆。藏到这里不是办法，我得逃出去。”许世友此时想到的是他人的安危。

“那好，那好！”老人应道。

片刻，许世友化了装。二十岁的棒小伙，顷刻间又成了一位头顶黑巾的

老太婆。正在这时，门外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快开门！快开门！”那声音不免带有几分粗狂和野性。

“许大哥，事不宜迟，快到后院躲一躲吧！”李得顺几乎是求着他。

“他大哥，快躲一躲吧！”得顺娘也央求道。

“大娘，莫要怕！您去开门，一切由我来应付！”说完，他便从后门退到墙根的烟筒旁，他向上扫一眼，纵身腾起，“噌噌噌”，霎时顺着烟筒上了房顶。以烟筒为掩护，从腰间偃月刀旁拔出枪，以枪口监视屋后门……

再说得顺娘小脚点点，来到房前门，“吱扭”一声拉开门闩，警察队蜂拥而进。

“快进后门，到后院搜！”警察队长用眼一扫屋内，指挥道。

接着，警察队的八名警察又从屋后门蜂拥到后院中央的空地上。这时许世友居高临下，八名警察都在他枪口的直射距离之内。

“哒哒哒——”

“哒哒哒——”

许世友的两梭子弹射出去，八名警棍，横躺竖卧，应声而倒。这时，许世友纵身跳下房来，不慌不忙走到大娘跟前，道：

“大娘，让您老受惊了。”

“孩子，快逃吧！逃得远远的！”得顺娘说完又道：“得顺，快给你大哥带路！”

“娘，我走了。”得顺应了一声，便和许世友旋风般地走出了家门。

他们俩穿街走巷，片刻工夫来到渔场南头。这时渔场已被封锁。前方的石桥上，三个警棍正在盘查着过路行人。得顺道：“咱们再寻一地方过吧？”

许世友道：“恐怕都是一样，依我看，就从这里混过去。你看我不是化了装嘛！咱们以母子相称，你前方带路，我在后面紧跟。”

“要得。”李得顺应了声，阔步前走。二人相距三至五米。且看那许世友学起老太太走路，颇有几分功夫。他头顶黑巾，摇摇晃晃，走得很慢。尽管得顺在前面催，他仍是不紧不慢，但又始终和得顺保持三至五米的距离。

不一刻，得顺来到石桥跟前，有意向后面喊了一声：“娘，快跟上，咱们快过桥！”接着，他又掏出一包烟，抽出三支，递给那警棍，一人一支燃着。然后道：“我老爷病了，我送我娘去前村瞧瞧老爷！”

那三个警棍，点上了烟，随后扫了一眼，见是个“老太太”，遂不介意，道：“快过吧！”

“好的！”得顺应了一声，转身跑过去，搀着“老娘”向桥上走来。随后，他们便安然无恙地离开了石桥，转入山林。当后面觅脚而来的警棍小队长追到石桥处，询问那三个警棍，有无一个“老太太”在此经过时，三个愣头愣脑的警棍，顿时膛目结舌，惊慌失措起来。

“娘的，都是饭桶！”随后，那小队长又斥道：“你们都愣着干啥！还不快追！”

于是，他们慌慌张张向前追去。岂知许世友转入山林，犹如巨龙腾入大海，安能觅见踪影。

坡更陡啊山更高，青山寻妹情更长
坡更陡啊山更高，

青山寻妹情更长。

“凤妹，你在哪里？凤妹，你在哪里？”许世友用心灵呼唤着妹妹：“记得我们兄妹分手时，你曾说，你一定在这山林旁等我，我不回你不走，不见不散。可是，可是茫茫的山林却没有了你的身影。问青山，青山高耸；问长风，长风猎猎；问林海，松涛呜呜。”

“妹妹啊妹妹——”一个声音在青山间回荡，它呼出了对妹妹的一腔深情。

在白色恐怖、残酷非常的斗争中，他不能没有妹妹，他需要妹妹更多的支持。正像他一样，妹妹也需要他，才能走上革命道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多一个对革命赤诚的人，胜利就更有希望！然而，残酷的斗争事实，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几天的寻找，几度的奔波，使他不能不绝望，使他不能不想到妹妹此时在阴不在阳……

想到此，许世友的心碎了。

许凤妹从丁家逃出时，已是午夜时分

令人担心的许凤妹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可以告慰读者，她并没有死。然而她又在哪儿呢？在生和死的选择上，她以自己持有的机灵和倔强，也就是在敌人屠刀即将触到血肉身躯的霎间，她虽看到了死神的可怕，可是她没有理睬它，只打了个照面，便挺了过来。“好险啊！”事后她才感到虚惊一场。此时，她已精疲力尽地躺在山坡上。理智的错乱，使她再也找不到她和哥哥分手的那片松林。她对那片松林寄托着希望，要是能找到它，也便是找到了生的起点。“哥哥啊哥哥——”她以自己的身心呼唤着哥哥——许世友。在这危难关头，她觉得只有哥哥能够救她。可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斗争的残酷，使她不能不想到哥哥会不会发生意外，这意外包含她自己的绝望。想到此，她不得不流泪了……

且说许凤妹和哥哥分手后，她在松林呆了半天，不见哥哥回转。她多少有点迷惘，此时肚子也饥肠辘辘。她吃了一把松籽，又感到口渴难耐……

等啊等，难耐的煎熬！

等啊等，日头从东转到西，不见哥哥的身影！

等啊等，她控制不住自己的理智，她想到了哥哥是否出了意外！

与其坐等此地，不如下山寻找哥哥的踪影。想到这里，她再等不下去了，便站起了身，趁着夜幕降临下了大山。

大别山是偌大的，到处有草木，到处是山石。再加上夜暗，她很快迷失了方向。她没有找到福田渔场，而错投了另外的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不大，四周傍山，名叫董家湾，掩映在深山中的小小山村，格外寂静，并且充满几分神秘。当她打听到此村不是福田镇的时候，她的心好一阵沮丧，不免带有几分后悔。她想重新回到原来的松林位置，可是夜暗如墨，已不辨山路方向……

怎么办？许凤妹有些进退两难了！

一不做二不休。许凤妹就是许凤妹，她有她自己的个性宁愿前走百里，不愿后退半步。于是她便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挺身向村中走去。如今落难异乡的她，眼看天色越来越暗，她想找一平民百姓家暂且栖身，以便天亮再作别论。

她来到村头，一排篱笆拦住去路。篱内是一个庭院，院子是东西长而南北短的一个长方形，院门在南面，南房两间，紧靠着街门，而北房三间面对着南院墙，房后便是野地了。野地里长着翠绿的修竹。

许凤妹绕过篱笆，来到前门，敲了两下门，北房中便走出一位头发银白而显得慈祥的老太太，五十多岁的年纪，蒙着一块青布头巾；长了一副大骨架，高个儿，方脸盘，一双眼睛也不昏花。她小脚点点，来到前院，拉开门，开了门。

“姑娘，你找谁？”

“大娘，您好。”姑娘开口道。“俺想到福田镇，可是迷了路。天色已晚，俺想借住一宿，望大娘施舍帮忙。”

老太太把姑娘浑身上下打量一遍，此女蛾眉带秀、凤眼含情，只是衣着破烂一些。心想也是一位贫家姑娘，于是便道：

“姑娘，进院吧！”

“大娘，多谢您老，给您老添麻烦了。”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老太太把凤妹引到屋里，端上茶水，二人说了

一阵家常话儿。这时凤妹才知道此家姓丁，家有三口人，老大娘的丈夫早逝，剩下一儿一女。儿子名唤丁秋雨，在外做差事；女儿名叫丁秋金，年龄和凤妹一般大，在家陪着母亲种田、收拾家务。

“姑娘，那你就跟俺秋金一起睡吧。”老太太安排道。

“那好，我和姐姐一起睡。”凤妹主动当妹妹。

“我的床在里间。走，咱们一起铺床去睡吧。”秋金也落落大方。说完，便和凤妹来到里间屋。二人很快铺了床。“妹妹，你就躺在这外头睡吧！”秋金道。“好吧，姐姐。”凤妹应道。二人脱鞋上了床。老太太又来关照一阵：“姑娘，快睡吧！天明还要赶路。”凤妹说了一些谢意之话，老太太便吹灯带上了门。

秋金很快入睡了，可是凤妹怎么也睡不着，眼皮像是有个小松针支着，身子像翻烙饼一样……

鼾睡别忘槽上的马，无事也别忘身旁的刀。也许她对今天的事感到别扭；也许她人生地不熟，新来乍到；也许是姑娘的心太细，想事过多，以至半夜时分还没有入睡。她刚要入睡，朦朦胧胧，听到了一阵脚步声，接着传来开门声。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秋金在外当差的哥哥丁秋雨回来了。凤妹贴着门缝往外一看，把她惊住了。灯光下，只见那个人细长的个子，穿着灰色长袍，纹褶分明的礼帽，压在狭长的秃头上，脸皮雪白，以致脖子上的血脉清清楚楚地现出来，像一根根青绳子。

却说丁秋雨这人，早年跑生意，现在乡公所当警官，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身旁有八个警棍归他管。今天，他为缉拿许世友兄妹二人，顺路回到了家里。此时，他正要回前屋休息，猛听到母亲告诉他家里来了个生人。他立刻警觉起来，便小声道：

“这人是男是女？”

“女的，二十来岁。”

“穿的什么衣服？”

“碎花白夏布短衫，白夏布长裤。”

“是不是瓜子脸？脑后有一条长辫子？”

“一点儿不错。那你认识她？”

“正是我们白天要抓的那个人。”秋雨简直要跳起来：“娘，只要砍下这人的头，到乡公所就可以换取五百大洋的银票。这可是一笔不小的生意。娘，你说干不干？”

“……”娘没吭声。

“娘，常言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可是苍天有眼，送上门的肥肉不吃，过时可别后悔呀！”

“这、这……”娘犹豫了。

“娘，你要知道，儿子在外当差做事，人前低头人前求，寒风刮太阳晒，还不是为挣几个钱糊口？这五百大洋，怕是儿一辈子也挣不来啊！有言道，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横财不富。娘，你就认可了吧！”

“那，那……那你就看着办吧。你妹妹睡在里头，这姑娘睡在外头，可别弄错了。”娘道。

好人不听人教唆。原来这位外表像个慈善婆子的老太太，也是个铜臭熏心、见钱眼开的人。钱能使人心变黑！孔雀的羽毛虽然美丽，但孔雀的胆会

毒死人。处在异地他乡的许凤妹落难了！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且说母子的这番小声对话，自以为得意，然而却被未入睡的许凤妹听到，随着对方的磨刀声起，她不禁心惊肉跳。片刻又镇静起来，残酷的斗争使她认识到，镇定自若比金子都金贵。惊慌会使自己丧失理智、招致大祸；镇静会使自己化险为夷，起死回生。

此时，阎王不怕鬼瘦，磨刀声又起……

许凤妹翻身坐起。逃吧，事情已来不及；不逃吧，难道等死！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走，又不允许她多想。许凤妹啊，你该怎么办？是死是生？是生还是死？……

就在这时，许凤妹在床上翻动，把正在熟睡的秋金弄醒了，她睁开眼睛一看，见许凤妹还坐在床头。她迷迷糊糊地问道：

“你怎么还不睡呀？”

许凤妹答：“睡不着。”

“为什么睡不着？”

“我怕。”

“怕什么，瞧你这么胆小。来，咱们换一换吧。你睡里头，我躺在外头。”

“好的。”

就这样，秋金也就稀里糊涂地和凤妹换了位。

秋金躺在外头后又很快地入睡了。外面又传来了磨刀声，片刻又是脚步声。许凤妹把心悬起来了。

脚步朝里间屋走来，那声音很轻很轻，可是落入许凤妹耳中，却如雷贯耳，震着她的心扉。直待那大汉在秋金头前站定，她才稍喘一口气来。

黑夜里，只见黑心大汉突然举起了寒气逼人的菜刀，霎时间，刀落头断。接着，大汉将姑娘头颅装入麻袋。在黑心人看来，这不是头颅，这是五百大洋！继而，那大汉又将姑娘尸体转移到后院……

凤妹机灵心细，趁那大汉转移其妹尸体之机，便从床上腾起，逃出丁家门，遁入夜幕……

“娘，我把她杀了！”处理完尸体的秋雨走到娘的床前。

用被蒙头的娘，这时探出头来：“你妹妹胆小，快收拾一下，别吓着她。”

“娘，你放心吧。”

大汉走到里屋，点上油灯，只觉眼随灯跳。待他收拾完一切，端灯上前给妹妹掖被时，才发现没有了妹妹，心想大事不好。他急三火四地打开麻袋辨认时，他“啊呀——”一声，几乎晕倒在地。

老太太听到喊声，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小脚点点，慌慌颠颠跑了过来，问道：“儿啊，怎么回事？”

“娘，你打我吧，我把妹妹杀了。”儿子说完“扑通”一下跪到母亲面前。

母亲听到女儿秋金被错杀，顿时昏天黑地，“哇”的一声放声大嚎。儿子上前紧紧扶住母亲，母子相抱，痛不欲生。哭声是对良知的召唤，做人不能没有良知。黑了心肠的人，害人必害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的规律早已向人们证明这一点。

黎明时的山野，又换上新装。在蒙蒙亮的天幕背景衬托下，那突兀高大黑黝山峰的轮廓也就显得更加清晰了。西面，那月亮沉下去的地方，也有着

一道亮亮的光圈，但是这光圈却渐渐地暗淡下去，一会儿，就被东边那渐渐扩大的白光所溶化了。晨星开始稀疏起来，远处，在那沉静的山谷中，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阵洪亮的鸡叫声。

当曙光开始照到山坡上许凤妹横躺的身躯时，她蜷缩一下身子，继续向前爬去。顷刻，她又倒下，昏了过去……

许凤妹从丁家逃出时，已是午夜时分。天空如墨染，大地灰蒙蒙。刚才的惊慌使她失去了对夜暗行走的害怕，只顾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跑。乱藤绊不倒飞奔的金鹿，狂风吹不断雄鹰的翅膀。她绊倒再起，起来再走……想逃得远远的。不知走了多少时间，多少山路，她渐渐觉得脚步沉重起来，两腿似坠了一个沙丘，也不听使唤了。心急方知脚步慢。人到了极度疲劳之时，连抬脚之力也无有了。她眼前金花直冒，身子趑趄趑趄，不觉瘫倒下来，但是理智还是一直催唤她：“向前跑！”她不得不改作爬行，十指磨破，血染山石，她全然不知。顷刻间，她连爬行的力气也全无了，昏倒在地。

曙色重射到她身上，晨风一吹，她又清醒过来，只见茫茫林海，岂有山路，她不觉又绝望起来，她又想到了那片和哥哥分手时的松林。顿时，哥哥在松林旁等待她那焦急不安的面孔，以及骂她不该离开松林而去的埋怨声……立刻又一阵阵地显现在她的脑际。

她不觉又向前爬去。心想找到了那片松林，便有兄妹的欢乐，便有生的希望。爬，再爬。爬不动了，她便呼喊哥哥的名字。

且说当事者糊涂旁观者清。岂知那片松林就在她的左面，近在咫尺，不足百米了。

**艺高人胆大。许世友面对死神，从容
自若**

却说英雄许世友扮装老太婆，躲过警棍耳目，和李得顺来到一片山林处，二人坐了下来，歇息片刻。脱险后的许世友不禁连连感激李得顺，道：“今天多亏小弟帮忙。没有你，恐怕我许世友早被他们抓去换大洋了。”

“大哥，此话怎能这般讲！要论帮忙，还是您替俺报了杀父之仇，刀劈了‘彭大头’，那才真是帮了大忙，俺为您做了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大哥，您见外啦。”

二人说了一阵话，欲要分手，只听山脚下喊声四起。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抓住他，换大洋！”

“快，合围起来！”

许世友站起身，望望四周，借着灯光见有几个警棍打着灯笼，端枪在山下嚎叫，并没有在意，因为他知道此时不是彼时，放虎归山，谅他们也难以寻找！只不过瞎叫唤一阵，虚张声势罢了。然则许世友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山下的敌人竟鸣枪聚兵，越聚越多。霎时间，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山丘，四周竟布满了黑压的民团士兵。许世友不觉警惕起来，他再次站起身，透过丛林向四周张望，映入他眼帘的是，敌人三步一卒两步一兵地已将山丘团团包围起来。他们一个个躬着腰，嘴里吆喝着，互相壮着胆向山上冲来，包围圈越缩越小。顷刻间，民团头目喝令声、民团的士兵用刺刀挑草的开路声，以及他们的喘气声……又一齐涌入许世友和李得顺的耳中。

“许大哥，你说怎么办？”李得顺有点沉不住气了。

“莫怕！人死算什么？砍头不过碗大的疤！我许世友已拼杀了他们八条人命，说实在的，也够本了。不过，你不能死，家还有老母，我得好好掩护你。”

“大哥，你不怕死，难道我还怕鬼！咱们兄弟虽不能同生，还不能同死！”得顺经许世友一番话，不觉胆壮起来。

“得顺，随我看。”许世友把手指向了左前方的一棵古松，道：“你看它枝叶繁茂，严严实实，足可以藏下你。快上去！我从右边突围，以便掩护你。”

“大哥，你不能这样！要藏你先上古松，我去突围掩护你。”李得顺不容许世友分说，便向右边孤身突围。

“危险！”许世友一把没有拽住李得顺，他已跑出了十多步远开外。许世友万般无奈，把腰中的两把短枪扔给了李得顺一把。“得顺，接住这把盒子！”

这时，山下敌人喊声愈来愈近，情况十分危急。许世友望着李得顺的背影，等他跑出五十米开外时，自己首先朝空中放了枪。

“砰——”枪声在山涧回鸣。许世友放这一枪的目的十分明白，他是为了掩护李得顺突围，把敌人的火力引向自己这边来。

白马变不了原色，黄金改不了本色；人美的是灵魂，鸟美的是羽毛。伟大的战士，人民敬仰的英雄，在血和火的考验中，在生和死的选择中，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希望留给别人！这和那些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大别山高耸，那是战士的脊背；大别山烽火不息，那是战士的心血浇灌！真理不会消亡，永远闪着光亮！许世友，

我们民族的铁汉子！

人凭志气虎凭威。且说英雄许世友遇事不慌，他朝天鸣了一枪，只见敌人闻讯蜂拥而来，面对死亡，他不禁暗自高兴。

“他在这儿！他在这儿！”

“快，抓住他！”

敌人吼声如雷。

艺高人胆大。这时的许世友，只见他在死神面前不慌不忙，阔步向左前方的古松树走去。霎时间，鹿飞鹤行，“噌噌噌”几下，便纵身上了古松，掩藏在浓密的古松树丫上，不见了身影儿。

“他飞了！”这时民团的士兵如一群蚂蚁追到古松旁，不见了能换“五百大洋”的许世友，顿时乱了方寸，朝天放起了乱枪。

人不避死，车不避翻。这时，许世友面对敌兵重围，临危不惧，脸不变色心不跳。倏然间，一颗子弹贴耳穿过，被古老的松枝反弹过来，落在他的头顶。他仍是纹丝不动，心想这不过是敌人的一阵乱枪，是打给那些胆小鬼看的，他不屑一顾。危难当头的许世友，并没把自己的生死放在心上，而目下他最担心的却是李得顺的安危。他不禁将炯炯目光投向李得顺突围的方向。突然间，前面传来了激烈的枪声。许世友不禁心头一震，李得顺是死是活？心如箭穿。再看看树下的民团士兵纷纷朝前蜂拥，许世友竟不觉心跳加快起来……

再说李光腚得顺，离开许世友向右方突围。他刚行走五十米左右，只听背后传来了枪声。李得顺心里也明白，许大哥是为掩护自己，把敌人有意吸引到自己那边去。此时，他不禁想起许大哥昨日的杀仇祭父，今日又把危险留给自己，双目不觉有些湿润起来：“许大哥，只要我李得顺今生今世不死，我要把你当爹当娘、当神仙当祖宗敬奉起来！”

这时，李得顺眼见民团士兵在其头目的催促下，急转向枪响的地方蜂拥而去，于是他趁机钻入草丛，等那敌兵从身旁过去。

虽说李得顺在许世友的掩护下，已安然突围。可是那远方的枪声，又使他不得不为救命恩人许世友捏着一把汗。同舟合一命，他怎能见死不救，只顾个人性命。想到这里，于是他掏出枪来，朝敌兵后背射去。“砰”的一枪，一士兵栽倒在地。谁知就在他射第二枪时，敌人的冷枪打来，正命中李得顺的腿部。原来这一枪不是别人所射，正是一个民团士兵，因脚被荆棘所刺，没有追赶过去。此时他就隐在李得顺的右边崖下，听到枪响，便把乌黑的枪口对准了李得顺。李得顺要逃，接着又是一枪。这一枪不是打在刚才的腿部而是腹部，致命的一枪。

“快，抓活的！”那士兵见李得顺被自己击中，拼命地呐喊。正在古松下彷徨犹豫的敌人听到枪响和喊声，立时又朝山下蜂拥而来，把个李得顺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密不透风。

活不作俘。李得顺身负重伤，双腿已不能行走，眼见敌人哇哇叫着围了上来。于是他毅然把枪口对准自己的面部，“砰砰砰！”连开三枪，饮弹自毙。等敌人围了上来，只见他满脸血肉模糊，已分不清真假许世友了。民团士兵以假当真，收尸去民团头目那里邀功请赏。

**得顺弟，你安息吧！这血海深仇，我
许大哥为你伸报**

许世友听到枪声后，十分担心李得顺的安危。他本想设法营救李得顺，此刻，又影影绰绰传来敌人的叹息声：

“娘的，本想抓活的，他却死了！”

“快砍下他的头，咱们收兵回营！”一个头目吼道。不一会儿，民团士兵呼哨一声，扬长而去。

早晨的太阳把树木的荫影拉向北方，深秋的大别山已失去春天的魅力，显得苍黄衰老。李得顺的死，像一场秋霜降落到许世友的心田；天空中，那孤雁南飞的叫声，在许世友的心田中，透出几多凄凉；树枝上，乌鸦无休止的苦叫，透出许世友的几分心烦……

许世友的心碎了。他想哭，可是哭不出，嗓眼里像是塞上了一团棉花，任凭泪水满脸横流。

敌兵退后，许世友从古松上跳下，双腿像灌了铅似地来到了李得顺的无头尸前，双腿跪了下来，默默致哀。片刻，他双目喷火，随手从背后抽出少林偃月大刀，一刀斩断了身前的杉松，喃喃低语道：

“得顺弟，你安息吧。这血海深仇，我许大哥为你伸报！”

许世友说完，揩干眼泪，提起少林偃月刀，立时在林中耍起了刀片子。那三尺长刀，雪亮照人，寒光凛凛，忽而一个“大鹏展翅”，忽而一个“刀劈秦桧”，忽而一个“空中钩月”，忽而一个“乾坤扭转”；忽而左忽而右，忽而前忽而后，忽而天忽而地；身随刀转，力透刀尖，“唰唰唰”，以树当敌，他又连连斩断七棵杉松，大气不喘。这时他只觉得周身血涌，力有千钧难使。只见他又开如柱般的双腿，双手紧紧抱住一棵碗口粗的杉松，大喊一声，树倒根断。那树折声如炸雷滚天，秦岭崩裂，威震天穹。许世友和杉松几乎同时倒在地上，这时他又觉得精疲力尽，无奈苍天大地，白山黑水。

接着，许世友无力地拖着身子，用刀挖下墓穴，埋葬了得顺。然后辨别一下方向，心想凤妹一定等急，便翻山越岭，寻妹而去。

他来到那片松林，已不见了凤妹的身影。左等右等，太阳已经落山。苍茫的暮色开始降临，黑夜就将笼罩这座山顶，但是地平线上还燃烧着好像偎红了的云霞，它们仿佛是一场冲天大火的反光，染红了这片松林的树梢。

许世友开始怀疑起来，是不是自己找错了这片松林，可是他绕山转了一周，证实自己的怀疑没有根据，那就耐心等待吧，一直等到天色大亮。

许世友饥饿难耐，欲下山打尖，忽然发现右方有一人，斜躺山坡。“凤妹！”许世友眼睛一亮，惊喜若狂，不顾饥饿的身躯奔了过去。

“凤妹，让你久等了。”

凤妹睁开眼睛，又惊又喜：“哥哥，是您。”

接着，兄妹俩互相讲了分别后的遭遇，两人都化险为夷，兄妹二人不禁悲喜交加。

“哥哥，我再也不离开您了。”

“妹妹，我再也不让你离开。”

兄妹二人紧紧抱在一起。

“哥哥，咱们往家赶吧！”

“那好。妹妹，你饿了吧！我去采些野果，吃饱了，咱们好赶路。”

“要得，要得。”

片刻，兄妹二人吃了些野果，顿感周身添劲。这时，睡醒的太阳也升了起来，红红的，圆圆的，像个火球，挂在树梢，这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许家兄妹的眼中看来，十分亲切可爱。是太阳给了他们光明，是太阳给了他们温暖，是太阳给了他们生的希冀。他们朝着太阳的方向走去。在那里，有他们的故土，有生养他们的白发母亲。母亲在等待着他们。他们不禁加快了脚步，任凭山高坡陡。

第十五章重逢故乡

**周二癩双目喷火：许黑子，我与你
不共戴天！只要我周无依活着，就是有你无
我，有我无你**

李得顺这个人民的好儿子，死不作俘，连向自己面部打了三枪，饮弹自毙，表示了他对恩人许世友的以死相报的忠贞。

弹孔已全部毁了他的面容。

淋淋鲜血模糊了他的头部。

反动民团的那个猪头小队长，名叫朱长河，摇摆着鸭一般的身子，走过来，上前踢了一下李得顺的头，露出了几分得意的笑容，道：

“好个许黑子，你连伤我八名弟兄，且又闹得我和弟兄们疲倦不堪，今天你是罪有应得啊！记住，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一周年的日子。哈哈……”

猪头小队长说到这里，急转过身来，向众士兵道：“你们愣住干啥！还不快把这首级拿去领赏！”

“是，队长。”众士兵齐应了一声。

且说猪头小队长人精得很，又称花花肠子侯百灵。此时他正暗暗地盘算着：这许黑子的首级若要送到救国军司令部的话，不光是五百大洋的银票，而且还能给他立功升官，升官便能发财。想到此，他那黄眼珠溜溜地一转，计上心头，决定要亲自去民团司令部把人头送给周司令，邀功赏官。为了万无一失，他又亲自点了三员膀大腰粗的士兵押送，让余下士兵暂且回营。猪头小队长一切安排就绪后，立即连夜启程。

常言说，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再说反动民团的头目周天依，又称周司令，被许世友刺杀后，多亏管家们请医及时，怕是连许世友也意想不到，他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活神仙忙得又是敷药，又是包扎。昏迷半天工夫的周二癩子，竟在黎明前鸡叫三遍时，睁开双眼醒了过来，看到妻子儿女正在哭哭啼啼；管家和活神仙正为他忙忙碌碌，满头大汗，便问道：

“告诉我，凶手是谁？”

“许，许世友。”大管家周大镛本不想在这时告诉他，怕他气火攻心，恶化病情。终于抵不住他再三催问，便吞吞吐吐地告诉了他。

“许黑子，我与你共戴天！只要我周天依活着，就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啊！”周二癩子激动得发抖了半天，他两眼喷火，血压升高，刚一动身，那伤口的剧痛，使他“哎哟”一声又昏了过去。直到他再次醒来时，便又问道：

“快告诉我，许黑子抓到没有？”

“老爷，您不要着急。”周大镛上前道：“我已经以您的名义，下令动用民团，全力以赴搜剿，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有功报举者赏洋五百。”

“不，要赏洋一千！”周二癩子立即纠正道。此时，他已经把他的全部仇恨集中到许世友身上。不宰了许世友，他咽不下今生这口气！“是，老爷，我要再派专人通知。”周大镛说到这里，转身对二管家孙子毓道：“老爷有令，还不快去通知。”“且慢！”二管家孙子毓急急忙忙转身向外走，正一脚门外一脚门里时，老爷周天依又下令道：“告诉我的民团副官聂振安，派兵搜剿他的窝，斩他的根，烧他的家。不然……”他大声咳嗽起来。“是，老爷。”二管家孙子毓应了一声，风风火火地走出去。这时，周天依一阵咳嗽后，躺在床上直喘粗气。“老爷，你消消气，不必着急上火，有我们弟兄

在，一切自有照应。兵我已派出，弟兄们自会卖力气的。如今七乡八坪皆是我们的天下，谅他许黑子也插翅难飞！”大管家上前百般安慰。这时，活神仙也道：“老爷，你伤势很重，气火攻心，对伤口不好。请你安静，好好养伤。”“你们说得都对，好，我安静，我安静。有你们在，我一切都放心了。”周天依说完便闭上了双眼，可是气火攻心，他岂能安静下来。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马上睁开双眼，又道：“许黑子这小子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一旦他那队伍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我们又要吃他的亏。不行，院外还要重加兵丁，严加防范。”“老爷，你就放心吧，我自有安排。”大管家周大镛道。说话间，忽有家丁风风火火从前院跑进门，气喘吁吁地道：“不好了，老爷，有一提人头的陌生人求见。我们不让他们进！他们非进不可，说要面见老爷。你看如何是好？”“大管家，快去查看一下，问清尊姓大名，回禀于我。”周天依道。

“是，老爷。奴才我去去便来。”周大镛说完抬脚就走。片刻工夫，转身回来，道：

“老爷有喜。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朱队长朱长河。他们已将许黑子的首级砍下，面见老爷，邀功请赏来了。”

“那快让他进来！”周天依迫不及待。

“我已把他领来了。”周大镛慌忙把朱长河和他的三个士兵让进屋来：“快进屋吧，老爷有请。老爷伤势重，注意安静。”

朱长河点了点头，随后迈进门坎，见周天依躺在床上，连忙施礼道：

“朱长河向司令请安。”

“免礼。”

“周司令，您要的东西，小的给您送来了。”朱长河，人称猪头小队长的慌忙让部下双手献上。

“周司令，请看。”这时，猪头小队长的三个膀大腰圆的士兵，由一人双手捧着人头，余下二人左右相护，来到周天依床前呈上。

这人头鲜血淋漓，面目模糊，周天依辨认了许久，难以辨清，于是追问道：“这人头是许世友的吗？”

“司令，小的奉命亲自追杀，岂能有假。他逃到了一个山丘，我让兄弟们包围了起来。本想抓活的，可是这家伙十分狡猾，他竟躲过我们的耳目溜了。正当他高兴自得的时候，被在我身后面的一个脚上扎刺而负伤的士兵发现，无奈连开三枪，击中他的头部，不然他就逃走了。此事，他们三人也皆可作证。”朱长河说到这里，把手一挥，拿眼神示意三个膀大腰圆的士兵。

“周司令，我们都可以作证。”三个士兵同时俯首道。

“既然是真，那就应该很好地庆贺庆贺。不光给他们奖钱庆功，还要游街夸官！”周天依顿时眉头舒展。朱长河听到“游街夸官”四个字更是心花怒放。他又不散神，只听周天依又道：

“此事朱长河及弟兄们有功，赏洋一千，朱长河本人对此事尽职尽责，我封他为民团救国军副官，与聂振安同为我的左臂右膀。”

“谢司令提携！”朱长河忙跪地施礼道：“司令伤病在身，有何任务吩咐？小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为了救国军安全，小的甘做马前卒，尽犬马之劳。”

“快起来。”周天依道：“说得漂亮做得也漂亮。由你挂帅，带上许黑子的首级，游街七乡八坪，一是杀一儆百，二是夸官庆贺。此事我本应一同

前往，只是伤病在身，实在遗憾。由二管家协助安排，你们快去行动吧！”

“是，司令。”朱长河及其他三人高高兴兴地退出屋来。尤其是朱长河不光有利，而且有名。实乃是踏破青山无处寻，得来全不费功夫。人啊，官运亨通，全靠机会！

火烧许家洼，绑走“许世友”

再说民团救国军司令周天依负伤以后，民团的日常工作不得不落到该团副官聂振安身上。聂振安这个吃人不吐骨的“白眼狼”，其实和其主子周二癞子如出一辙，也是地地道道的流氓加痞子。他早年丧父，父亲聂国雄是美国人在中国豢养的传教士，也是一个大色鬼，娶有两室三妾，聂振安便是小妾所生。树倒猢猻散，其父歿后，两室三妾相互分手。聂振安便和其母浪迹天涯。其母虽然年过三十，花容月貌仍不减当年，后被当地大豪绅聂忱鱼所收留，不久便被选入妾室。父耀子荣，凭借其父的淫威，聂振安加入了李静轩的红枪队，升为队长。后来李静轩组织民团、对付革命力量时，他又一跃升为副官。目下，他是其主子周天依的心腹死党。周天依遇刺后，他每天必来看望，聆听教诲。为了搜剿许世友，替主子报一刀之仇，他不但出动了全部民团兵力，而且自己也亲自出马。昨天，他接到周天依“剿许世友的窝，放火烧荒”的旨令，连夜派了一队人马，由他亲自挂帅，前往许家洼而来。

马蹄踏踏，青烟腾起。四十五里山路，不到半日工夫，便来到了许家洼的村前。他们涉过段合铺河，行至村北头，惊动了许家洼左邻右舍，纷纷出门看望。

“喂，这是许家洼吗？”聂振安也不下马，盛气凌人地问众乡亲。

“是。”众乡亲答道。“你找谁？”

“许黑子的家住在哪？”聂振安副官又问。

这时，当年亲临许家，说服许母让许世友去少林学艺的何票玉大叔，听说他们打听许世友的家，心想事情蹊跷，马上从外围挤到马前：

“你们是什么人？村有村规，家有家法。在马上相问，唐突乡亲，毕竟不恭吧！下了马，我老汉告诉你。”

“你这个老东西！我们是奉周司令指示，执行公务，前来搜查许黑子，我不让你端茶倒水伺候老爷就不错，你还敢要我们下马？”聂振安的马前卒迎面斥责说。

“那么你们自己去找许黑子的家吧。何必还要问乡亲？”何票玉老汉摊开了双手道。

聂振安气得想把这老头子揍一顿，可转念一想，硬的不行来软的，他装着笑脸说：“老汉，我们确实是公务在身，唐突不恭，见谅。”说着首先跳下马，转身对后面的人骂了一句，道：“妈的，你们还不快下马！”

“这就对了。”何票玉老汉道：“你们不是要找许黑子家吗？这村有两家同名同姓的。你们是不是要找许世友家？”

“对！对！”聂振安连连点头。

“这好说，他的家在村南头，把村口，独门独院第一家。”何老汉说完用手一指前方。

“谢谢老伯，我们走啦。”聂振安和他的随从翻身上马，马蹄腾起，留下满街尘柱。

乡人哗然，纷纷把目光移向老汉。何老汉使了一个眼色，用手一挥，道：“还不快回家去！”他说完话，抬起大脚径向左院许世友家门走去。殊不知这是何票玉的调虎离山计。原来这村确有两家名叫“许黑子”的，另一家名叫许黑子的是财主家，他前些年当过保长，在村里有一定的民愤。何票玉老汉灵机一动，把民团士兵支使到这一家，无疑是一大功。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里，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以性命的安危掩护共产党，这是震撼

寰宇的颂歌。共同的利益把党和人民融为一体，筑成血肉长城，这就是当时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革命的胜利，实乃民心所向。我们的革命有这样好的可歌可泣的人民做后盾，难道还有什么大山不可逾越，什么江河险阻不可通过吗？我们的许世友将军，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视人民为父母，为穷人打天下，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人们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生命，这也毫不奇怪，这只不过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

且说何票玉老汉把民团的马队支使走后，他急忙来到许世友的家里。许母正在灶堂里升火煮饭，见到何票玉老汉，忙问道：

“他大叔，有事吗？”

“有事。民团要抓娃儿，不知他回来没有？”

“娃儿没有回来。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儿？”许母多愁的脸色又现出了几分愁色。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刚才民团的马队在村头要寻你们家，我把他们支弄走了。依我看，你和孩子们赶快到山后躲一躲，或到我家也行。我怕他们要再转头回来。要知道这些人野兽不如，什么事情都会干出来的。”“那，现在就走？”“是，现在就跟我走，就到我家去吧！”“他大叔，总麻烦你们全家，真叫俺过意不去。”“甭说别的啦，快随我走吧！”何票玉老汉催促道。“那好。”许母返身回到灶前，赶忙熄灭灶火，又跑到堂屋去唤儿女们，跟着何老汉风风火火地离开了家。当他们赶到村西不远的大路上时，只见村南头大火腾天，火舌吞空，映红了半边天。风借火势，火助风威，毕毕剥剥，半空中偶带几颗升腾的火星。一时，偶尔又传来“救命”的呼叫声，那声音凄楚，令人心寒。随后又传来令人不安的“哈哈”的奸笑声，真是一个目不忍睹的可怕场面……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何票玉老汉把民团马队支使到村南头时，聂振安在马上一挥手，他们便很快包围了财主“许黑子”的家。“许黑子在家没有？”聂振安手持洋刀，脚登马镫，耀武扬威，驱马来到庭院前喊叫。

“你找谁？”许黑子的母亲小脚点点，来到院门前拉开门问。

“我找许黑子。”

“找他干啥？”

“少废话，让他快出来！”“我就是许黑子，干什么！”那位名叫许黑子的年轻人，急忙从屋里跳出来，把母亲让到后边道。

“你不要嘴硬，你自己做的好事，还问我们？岂有此理！”聂振安说到这里，提高了声音：“快，给我绑起来！”几个民团士兵闻声上前，三下五除二，把那个许黑子五花大绑起来。

“你们冤枉好人！我犯了什么罪？我犯了什么法？”许黑子大声呼喊。

“天啊！你们不能抓人！我儿子犯了什么法？你们这样折腾他？！”许母也呼叫着，上前紧紧伏地搂住儿子的脚脖子：“我的儿子，你们不能把他带走！”

“哼，我们不能把他带走！我们还要砍了他的头呢！犯了什么罪？告诉你老婆子，是杀头的罪！”聂振安冷笑一声。

“天啊！我造了什么孽啊！”许母哭天喊地。

“甭管她，快给我点火烧她的窝！”聂振安指挥着。

这时，一个士兵打着了火镰，点燃了房子一角的草堆，很快引火上了房。接着一阵风起，长长的火舌又很快吞没了房子。许母眼见自己的房子和家具

顷刻化为乌有，她在地上撞头打滚，痛不欲生。

这时，为人奸诈的聂振安，用洋刀一指在地上打滚的老太婆，命令士兵道：

“快把这疯婆子抬起，扔进火坑！”

“是！”三个膀大腰圆的士兵走过来，抬脚的抬脚，抱头的抱头，托腰的托腰，任那老婆子百般喊叫、挣扎，许黑子大呼救母也无济于事。只见那三只野兽呼嚎一声，把个活生生许母扔进火坑，许母“啊——”地惨叫一声，被熊熊烈火吞没……

随着那惨叫声，聂振安冷笑一阵，戛然敛笑，忙命令道：“把许黑子带上，收兵回营！”于是一群人马呼哨一声，扬长而去。

躲在何票玉老汉家的许家母女虽然没有目睹到这个场面，她们已感到后怕。若不是何老汉急中生智，怕是她们母女早没命了。她们再三感谢老汉的搭救之恩。

“他大叔，让我们娘儿几个该怎样谢你老呢！千不怪万不怪，都怪孩子自幼脾气太倔，他一人的事，都让全村人操心受怕啦！”许母道。

“世友做得对！他为大家不怕舍命，我们为他还不该尽点义务。你家的难也是我们全村人的难。莫说了，孩子的脾气倔，我倒很喜欢他。”何票玉老汉解释道。

二位老人说到许世友，话越来越多，竟说得推心置腹、情投意合。末了，何票玉老汉道：“你们娘儿几个在这里稍候，我出去看看风声。”

许母频频点头。许家儿女们依在娘的肩膀上深情地望着老汉抬脚出了门。这用金子换不来的情感，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许氏家族的亲人们过早地感受到了。正是这种过早的感受，使她们更加一如既往地支持亲人革命。也正是这种亲人的支持，使许世友疾恶如仇，视死如归。刀搁在脖子上，眼不眨心不跳！

再说何票玉老汉背剪双手，行若无事地来到村南，只见反动民团的士兵已经撤出许黑子的家。那冲天大火仍在焚烧，并无人相问，只有几个小孩子在外面看热闹。他心里暗暗骂道：“恶有恶报，真是老天报应！”

接着他又摇摇晃晃向村北走去。刚过了小东巷，就隐隐约约听到了前面一阵锣鼓响声。再往前看时，只见锣鼓响处，走来一队人马。细看一匹披红挂绿的枣红大马行在队伍之首，那马时不时昂首发出几声哐哐声，和那前面的锣鼓队的敲击声混杂一起，煞有几分喜气。再看披红挂绿的枣红大马上，驮着一位披红挂绿的官员，穿着一身崭新的民团制服，两排铜扣，耀人眼睛。三尺红绶斜挎在肩，胸前系着红绶结花，外加绿绶相衬，给人一种光彩气派。此时，他脚登黑色马靴，洋刀斜插在背，银光雪亮，给人以威武气势。他手持马僵绳，新刮的秃头上，满面放着红光，此时他目不斜视，面部上溢出少年得志的神情。他时不时地勒缰放慢马步，那马昂首抬蹄“哐哐”几声，弥漫在村野，惹得满街筒的伢子跟着看热闹。欲问此人是谁？但听鸣锣开道者敲打一下铜锣高喊道：

“父老乡亲们！老爷朱长河缉拿许世友有功，赏洋一千，今日提为民团救国军副官，夸官游街，望众民广为宣传，乃至家喻户晓！”

随后便是铜锣“当——”的一声响。

此时，街上人越聚越多，不少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再往后瞧，朱长河的枣红大马后，便是两人用一木棍悬着一个鲜血淋漓

的人头。上面标有两张白纸条，那墨迹未干的黑字分明写着：

“许世友人头也！”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下场！”

接着这人头的后面，紧跟着八名膀大腰圆、荷枪实弹的民团士兵。他们一个个目无表情，脸色铁青，像是为这人头的亡灵送丧。

这后面的阴森恐怖气氛和前面的花红柳绿，形成了不甚和谐的强烈对比。宾不压主，顿时恐怖气氛一下子笼罩了许家洼。

许家洼倾斜了，许家洼的人们被这一铜锣声扰乱了心态的平衡，仿佛要天崩地裂，房屋倒塌。湖水翻涟，许家洼人无不悲痛欲绝。

许家洼在流泪！

流泪中的许家洼又像一座火山在沉闷中积蓄力量，等候着爆发！

许母误信儿死，痛不欲生……

且说何票玉老汉紧步上前，观看了这个使他目不忍睹的场面后，心如箭穿一般背过头来，不禁泪水潜潜。他不相信这是真的。然而事实又偏偏摆在他的面前，使他的心态一时失去了平衡、平静。

从街筒到他家虽不到百步远，他趑趄趑趄，不知是怎样回到自己的家院来的，一进家门若不是扶住门框，他几乎要跌倒下去。

“他大叔，你这是怎么啦？”许母赶忙上前搀住他，儿女们也都跑过来相问。

“不，没什么。我感到有点头晕。”老汉挥着颤抖的手道。

“要不要去请郎中？”家人又问。

“不用了，呆会儿就好啦。”老汉又摆了摆手道。

这时，儿女们把老汉扶进屋坐下，存伢端来一碗白开水道：

“大叔，先喝口水压压吧。”

“好，好。”他接过碗，呷了一口水，然后道：“现在我好多了。”

“他大叔，看来你好像心里有事在瞒着俺。出了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常言道，女人心眼细，许母多少已看出点门道来。

“大妹子，是有一事，我不能不给你讲了。你要向前看，你要挺得住！自古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你要往好处想。”何老汉喘了一口气道。

“他大叔，你就快说吧！不管出了什么天大的事，我老婆子都能顶得住。”许母理了理脑门前的乱发，显得异常镇静自若。

“大妹子，看来友德（世友的小名）儿此去凶多吉少。”

“他大叔，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儿是娘的心头肉，许母也显得多少有些不冷静了。此时她的心弦一绷，好像断线的风筝。并不是她言不由衷，难怪慈母一片心肠啊。

“大妹子，你不要急，要冷静。友德出事啦。”何老汉耐心相劝。他像走钢丝一样谨慎，他不敢把事实真相全盘托出，怕是老人受不住这突然意外的打击，但是他又不能不说。

“他出事了，出了什么事？”当娘的心总是往好处想，她不忍心往坏处想。

这时，街上的锣鼓声又一阵阵传过来。何老汉停了停又说：“敌人已经把他抓去了，向他下了毒手。”

“我的天啊……”许母如五雷轰顶，顿时昏了过去。丈夫歿后，儿女是她的心肝，是她的精神支柱。人活一口气，没有儿女便没有她。此时，她整个精神崩溃了。在跟前的存伢和仕德赶忙上前扶住她，急切地呼唤着娘。爹去世了，他们不能没有娘啊！

“娘，你醒醒！”

“娘，三哥会回来的！”

“娘，你不能扔下我们啊！”

许久许久，许母才睁开了双眼，紧紧地抓住何票玉老汉的手。这时，知心知己的老汉道：“大妹子，你哭吧，哭出来才能痛快！”

许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仕德、存伢也跟着哭了起来。这哭声之痛，是对天的控诉，也是唤儿的一片深情。许母哭了很久很久，才停了下来道：

“孩子们，咱们都不哭了。”儿女们见母亲敛住哭声，也都纷纷停了下来。

这时，街上的锣鼓声渐渐远去。何老汉道：

“哭怕是哭不活了。眼下的问题得想个万全之策。依兄弟之见，你和伢儿们暂且回家等着。常言道，活是咱家人，死是咱家魂。我去找一找长辈人，商量商量如何把友德尸首劫回来，埋在咱的祖坟。”

“他大叔，你老想得周到。我们娘儿们也不知怎样办好？他爹不在，一切都让你操心了。”许母怀着谢意地说道。

“都是自家人，还分什么你家我家。那就这样办，咱们一起走吧。”

许母应了一声“好”，便和何票玉老汉走出院子，各寻各的事。

母子重逢说情由

夕阳西下，夜幕降临。

不平静的许家洼随着夜幕的来临渐渐地结束了一天的喧嚣，恢复了宁静。然而那投入人们心田的涟漪，怎能随着夜间的宁静而结束呢！

许母带着伢儿们回到家里，不少左邻右舍，知道许家出了事纷纷来到许家探望，对许母说些安慰的话语。一拨连着一拨，这在许母的眼里，无疑得到了安慰。此时，更使她一个普通山区妇女有感的是，在中国这个以家庭为细胞的社会里，平时为了各自私利，断不了磕磕碰碰、吵嘴磨牙之琐事，可是到了关键时刻，一旦一家出难，无不伸出同情之手相助。大千世界，感情这个神秘的东西又使她对乡亲充满深情。人死了，感情在，有这么多好的乡亲，无疑给了她生的力量、活的希望。要说安慰，这才是莫大的安慰呢！

当她送走最后一拨乡亲，关上大门，催促伢儿们休息时，外面又传来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娘，有人敲门。”刚脱了衣服的存伢告诉母亲。

“知道啦。”许母随便应了声。她心想敲门人可能又是乡亲们或是他何票玉大叔。于是她理了理头发，快步来到院里，拉开了门门。

“娘，我和凤妹回来了！”许世友高兴地说。多日不见母亲，他有无限的情思。

“你，你是友德儿？……”许母愣住了。

“娘，你老今儿个是怎么啦？”凤妹又道。

“这是怎么回事儿？这是怎么回事？”许母连连问道。

“娘，是我和三哥回来了，你还不信吗？”凤妹上前拉住娘的右手。

“娘，我是友儿啊！”许世友也上前拉住了娘的左手。

“孩子，你不是死了吗？”娘上下打量着儿子，似信似疑，好似在梦中一般。

“谁说的？”许世友问道。

“我说的。”说话间，何票玉大叔来到这里，马上接过话茬道。原来，何票玉大叔和几个老汉商量，决定明早让几个年轻人去民团夸官游乡队那里劫回“许世友”的人头。会散后，他碰到村里的阿路，说是在村前碰见了许世友和凤妹回来，所以便跟脚追到了家门。

“大叔，是你。”许世友道。

“孩子，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反动民团的士兵，他们敲锣打鼓，游街夸官，抬着你的人头，从咱村里路过。乡亲们还以为你真的死了呢？你母亲听了哭得死去活来，原来却是一场虚惊。快告诉大叔，这是咋回事儿？”

“抬我的人头游街，真是天大的笑话。他们要想抓住我，除非到少林寺再学艺八年。莫说我世友飞檐走壁、刀枪不入，他们要想抓住俺，没那么容易！”许世友说到这里停下，转而又道，“大叔，你说那游街夸官的是何人哪？”

“当时，我离得远，也听不大清楚。只隐隐约约听得鸣锣开道者高喊，夸官者好像姓朱，叫朱长河什么来的。”何票玉大叔回答道。

“凤妹，可能是我给你讲的那个猪头小队长。”许世友把头转向凤妹，莞尔一笑道：“这猪头小队长，人矮毛红，可不是省油的灯哩！那天渔场脱险后，我和李得顺又名李光腚的躲在一个小山丘上。是姓朱的带兵搜剿。我俩人和他们周旋了半天，最后得顺兄弟为了掩护我，自己壮烈牺牲。临死前，

他负了重伤，然则他死不作俘，连向自己面部开三枪，毁掉了自己的面容。原来敌人以假充真，把他当我，哈哈，真是天大的笑话！”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何票玉老汉道。

“他大叔，快到屋里坐，有话屋里讲！”许母这时插言道。

“友伢子，你能安安全全地回来，这是天大的喜事。大妹子，你也该给他们兄妹做点好吃的，庆贺庆贺。”何票玉笑着道。

“那敢情好。”许母满面春风。

人逢喜事精神爽。许家小小的院落中顿时充满着几分喜色，那喜色溢在大人伢子们的面颊，甜在他们的心田。在生死离别随时都可发生的战争年代里，一场虚惊后的家庭大团圆，远比平时的团圆更令人难忘。许世友过着出生入死的生活。作为他的母亲，在这种波澜起落生活中见了世面，受到了血和火的考验。这便形成了她与其他世上母亲的不同，她显得格外坚强。如果说神州有篇“母亲歌”的话，应该将这首歌首先献给她。半个世纪后，乾坤扭转，天地翻新，笔者去南京城采访将军时，将军在回忆这场虚惊后的大团圆时，栩栩如生的场面仍使他记忆犹新。他曾说：“过去的风浪太多了，留给自己的回忆很多，唯有感情的波折使自己永远难忘。”

“他大叔，你也吃点吧。”这时，许母已给兄妹二人做好了饭。两碗荷包鸡蛋面汤，热气腾腾地端了过来。

“他们兄妹二人远道回来，一定很饿，快吃吧。”何老汉推辞道。

“那好，大叔，我就不客气啦。”许世友端起碗来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这些天来，颠沛流离，风餐露宿，靠食葛根、毛栗、杨桃、山果、竹笋充饥果腹，没吃一顿饱饭，他实在太饿了。接着，母亲又递过来两个窝窝头菜团子，他也风扫残云般地很快吃完了。接着他便放下筷、推开碗，与何票玉大叔推心置腹地交谈起来。他很喜欢眼前的这位何票玉大叔，令他肃然起敬，在童子团的时候，何票玉大叔就是他尊重的武师。如果说许世友能走上革命道路的话，那全是这位老地下党员的指点。以往，许世友每次回村，必去他家看望，聆听教诲。知心者话多，这一晚，他们从白色恐怖情况下的许家洼，谈到七乡八坪的形势，并分析了敌我对比的力量，又谈了一些可疑分子的活动。他们谈得很晚很晚。两颗相投的心撞击着火花，那火花又编织着新中国未来的希望。尽管那希望飘渺，然而那脚踏实地的行动又把理想与现实连接起来。末了，何票玉大叔道：

“孩子，不知你这次回来能在家住几天？”

“这次主要是送凤妹回来。不然还回不来哩。在家不能多住，我还要赶部队。”许世友道：“大叔，你要有事需我帮忙的活，尽管说吧。”

“你没回来，我已安排好几个青年去劫‘你的’人头。正好你回来啦，我看这个计划照常进行。目的是戳穿民团计谋，当场揭露敌人，鼓舞民众的士气。如果你能去更好。”

“大叔，你说得对。我要去，我要当场亮相，证实我许世友还没有死！这是绝好的一招妙棋。”许世友暗自叫好。

“那就一言为定，明早在村头会齐。现在天已不早，我该走啦。”何票玉大叔说完站起身来，许世友把他送出院外。夜色很浓，在云里穿行的月亮很暗，几颗星星在不安地眨着眼睛，显得很疲倦。

许世友急问：凤妹，你来干什么？凤
妹道：我来游山玩水，顺便看一看那被砍下
的“三哥人头”是什么样子

仲秋的拂晓，天色白濛濛。

一股稍带凉意的、清新的晨风从大别山背吹来，给人清爽之感。乳白色的晨雾渐渐散去，山后的朝阳，虽然还没露出圆圆的脸庞，但万道金光已喷射出来，斜嵌在大别山突兀的新月形的乳峰口上，给卧龙般的大别山披上一层艳丽多彩的柔纱。一群早起的山雀啾鸣着，掠过山崖口，不恋旖旎山色，匆匆地奔向那潇湘之路。就在这峰转溪回的绝妙景色中，蓦地出现了八位山村汉子。此时他们正在脚步匆匆往前赶路，其实他们脚下并没有现成的路，而是翻山越涧而行。

且说这八名山村汉子不是别人，打头的正是血气方刚、威震敌胆的许世友。此时他已化了装，头戴礼帽，嘴留八字胡，身穿黑色袍，标标准准的一身盐商打扮。他身后的七条大汉，便是他的童年伙伴，分别是许仕德、陶万顷、张得义、胡尚罡、王汉诚、岳二亮、宋德福。他们也稍稍化了装，成了这位“盐商”的苦役工。今早鸡叫三遍，他们八人按预约时间会齐，本来何票玉要来，许世友执意把他留下。他们从许家洼出发，然后直奔田铺镇而来。为了节省时间，他们没走大道，翻山穿涧而行。在少林寺练就了一双“飞毛腿”的许世友大步流星，在前开路。后面的弟兄们一路小跑紧紧追上。顷刻间他们翻过了大架山，下山就转到乡村小路，只见路旁立有一匹银色高头大马。马背上驮有一位少女，红衣粉裤，犹如一团火焰一般，和那银色大马的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乃如一幅“银骢仙女图。”许世友上前问明情况，道：“小姐，此路可通往田铺？”那少女银铃般的嗓子咯咯一笑，道：

“三哥，莫要问了，我是你妹妹许凤伢。”凤妹说完取下红头巾。

“你，你是演哪出戏？你来干什么？”许世友急问道。

“我来游山玩水，顺便再看一看那被砍下的‘三哥人头’是什么模样儿？”许凤妹莞尔一笑：“三哥，难道你不欢迎吗？”

“调皮鬼。”许世友道。

“我们欢迎。”后面的王汉诚、张得义道。

“欢迎，那就好啦。来，我给你们带路。”许凤妹笑道，驱马向前。银马“咳”嘯一声，抬蹄迈步。

原来许凤妹听说三哥要带领一帮青年打杀民团，去劫回那个人头。她一心想跟着去，无亲自己是女儿家，三哥说什么也不同意。开弓没有回头箭。许凤妹性格生来倔强，像她的哥哥许世友一样。她要是认准的事，纵有八匹大马相拉，也难改变她的决心。许世友带领大哥仕德走后，母亲也早早起了床，对凤妹道：

“那都是男人家干的事，你去凑什么热闹。快给我收拾收拾，也换换衣服，帮我到河边浆洗浆洗。”

凤妹“嗯”了一声，勉强答应了。她换了衣服，帮母亲端衣来到小河边。这时，凤妹借故对母亲道：

“娘，我有一件衣服忘在了家里，我去取了就来。”

“那好，你快去快回。”许母应道。

凤妹撒腿便跑，中途她却拐了弯儿跑到张伯家，借了一匹大马，翻身上去，去追赶三哥。

许世友见了凤妹，不由一惊，凤妹执意要去，生米做成了熟饭，要得好，大让小，嗔怪归嗔怪，眼下也只好由她。

“三哥，你不是常说吗，多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眼下我来啦，你却不高兴，是不是？”许凤妹侧身向许世友道。

“谁说我不高兴？”许世友反问道。接着，他又道：“凤妹，俺有一事和你商量。行吗？”

“商量。”凤妹有点不悦了，继而道：“我作为你一个队员，应该说是命令。你说对不对？”

“好你个辣妹子，请接受俺的命令。”许世友立时庄重起来。

“是，许队长，请您吩咐！”凤妹双脚一顿马镫勒马驻足，显得英姿飒爽。

“眼下前方民团夸官游乡队行踪不明，命令你驱马前去侦察。会合地点为田铺镇东头。”许世友命令道。

“凤妹执行命令，俺去了。”许凤妹一抖僵绳，“驾”的一声，双脚一夹马肚，那马昂首朝天吆叫一声，撒开四蹄，箭一般向前驰去。马蹄踏处，腾起一股股尘柱，顷刻间不见了踪影。

常言道，见山跑死马。且说许凤妹来到田铺村头，已是太阳移到头顶，稍稍偏西。街心路北，一座高台门阶前，张灯结彩，披红挂绿，四对红色绣球灯悬挂门前。靠近大门的左侧，停着一台大红花轿，轿上的银光装饰已经卸去，几个小伢儿在那里围着，一个调皮的男伢，在轿门前蹦进蹦出，惹得其他小伢儿嘻嘻哈哈。许凤妹一看，心里已明白几分。原来这家正在迎娶新娘，新娘已下了轿，进了洞房。

许凤妹驱马来到街心那家娶亲的门前，翻身下马，拦住一位欲进红门的老伯。老伯从头到脚打量一眼姑娘，由惊转喜道：

“这不是凤姑娘吗？真是年老眼花，自己不认识自己人啦。你，你怎么到这儿来啦？”

“啊，是陶阿伯。一年不见，你可老相多了。”陶阿伯名叫陶国义，当年是农民自卫队（当时也称敢死队）武教头，在其队长许世友麾下工作。当年由许世友介绍认识了许凤妹。

“凤姑娘，你哥的事你知道吗？”陶阿伯马上急问。

“什么事？”

“民团已砍了他的首级游乡的事。”

“阿伯，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现在他们在哪儿？”

“他们刚刚从这街心穿过，向西鱼贯而行。我估计现在到不了张家洼。”

“他们有多少兵力？”

“嗨，稀拉松，总共不足十个兵。”

“陶阿伯，我可以告诉你，我三哥命大哩！他并没有死。你先忙去，我们回头再说。”许凤妹向阿伯弯腰施了一礼道。

“凤姑娘，需要你阿伯帮忙的事尽管说，好歹我是此地人，这里地形我熟悉。”老伯又道。

“不啦，一切自有安排。”许凤妹翻身上马，在马背上作了个告辞手势，然后飞马向村东约会地点，恭候哥哥许世友和他的人马。

许凤妹来到约会地点，把马系在松林中的一棵树上，便坐在草坪上休息。倏然间，那马“咳咳”两声，许凤妹抬头一看，三哥和他的人马已到，正在

寻她。

“凤妹，让你久等了。情况怎么样？”许世友摘下礼帽当扇子，扇着风道。

“任务完成得很好。那民团游乡队已在前方不远的张家洼，兵力不足十人。”凤妹神情得意地道：“三哥，看来还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好。没有我，还劳你们打听是不是？”

许世友无语。

许凤妹又道：“三哥，看你累的，这马让给你骑。”

“不啦！不啦！”许世友挥挥手。

接着许凤妹又掏出自己的手绢递给哥哥，道：“快擦把汗吧。”

许世友接过手绢擦了一把汗，又把手绢还给妹妹。虽然他嘴没说句感谢妹妹的话，但从内心里已暗暗地感谢了。那感谢话出口变成了：“你这个橡皮王！”

“凤妹偏心眼，有马不让我们骑，偏让着哥哥。”后面有人起哄道。

“好，让给你们骑。怕是你们男子大汉骑着，让妹妹在后面跟着，羞死你。”凤妹嘴也不饶人。

“我偏骑不可，看能不能羞死我。”

“给，快来呀！”许凤妹声音提高了八度。

这时，许世友道：“都别给我耍贫嘴了。凤妹，你先骑上，到张家洼拦着民团。就在那里下手，打他个灵魂开窍！”

许凤妹应声“是”，跳上马背，向身旁的耍贫嘴的王汉诚扮了个鬼脸，驰了过去。

许世友的人头？怕是不对吧！有人起
诉你，说你以假乱真，邀官请赏

再说民团的夸官游乡队，昨晚宿在黄坪岭。今天清晨，他们早早开了饭，便向田铺镇奔来，然后再从田铺镇西上张家洼。他们一队人刚行至张家洼村北的时候，许凤妹已飞马追上。若再迟一步，队伍已出村。许凤妹上前一看，队伍稀稀拉拉，拖了十几米之长。整个队伍共分四个部分：前头是鸣锣开道的锣鼓班，进村便鸣，出村便停；次之是夸官大马和马背上的主客朱长河；后面是“许世友”的首级；再后便是民团卫兵队。许凤妹点了点，不多不少九个卒。整个队伍松松垮垮，显得很疲倦。

许凤妹看了以后，不禁咯咯大笑。于是她便驱马上前，超过队伍，心想按照哥哥的命令先拖住他们，等哥哥的队伍追上再收拾他们不迟。

且说许凤妹驱马来到这支队伍之前，横马拦住这支鱼贯而行的队伍。面对众敌，此时十八岁的许凤妹面不改色心不跳。她在

马上道：

“诸位大哥稍停，小妹有话要讲，且问谁是你们的长官？”

“长官在马上。”一位鸣锣者道。

“那请过来讲话。”

“你是准？胆敢拦我的队伍！”坐在马背上的朱副官朱长河厉声问道。

“要问我是谁吗，难怪你是新官上任，不识自家人。”许凤妹“咯咯”笑道。突然间她又敛住笑声：“这也不怪你，要问你就问我的三伯吧。”

“你三伯是准？”

“这个人恐怕你认识，名叫周天依。”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朱长河一听，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说实在的，他对主子周天依是了解又是不大了解。只晓得主子这人是个色鬼，人老淫心不死。本来有了妻室，又寻花问柳，认了所谓的干女儿达三十之多。与其叫干女儿，不如说是他的姘头更确切。朱长河抬头再观此女，只见她身着红衣粉裤，越发透出青春妙龄的火焰，苗条的身材平添了几分袅娜飘逸的风采；秀丽的黑发梳了个高耸的芙蓉髻，上绾一根翡翠簪子，更显示出少女娴雅俏丽的天然风韵。再观少女如秋波般的眼睛，嫩白的鹅蛋脸儿，竟使他如痴如醉，心跳怦然。他被这幅“出水芙蓉图”倾倒了。此时他心想，这少女说是周天依的侄女，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情况不明，对此他又不肯贸然失礼，只好把刚才略显生硬的口气缓和下来，道：

“刚才奴才失礼，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没什么，没什么，头次生二次熟嘛。”许凤妹说完嫣然一笑。

“姑奶奶到此，有何见教？”

“我要问一句话，那后面抬的人头是谁的首级？”

“许世友的。”

“怕是不对吧？听说许世友没有死。这人头不是许世友的，而是另外一个人的，他叫李得顺，绰号又称李光腚。”

“你，你是怎么知道的？”朱长河脸上直冒虚汗，舌头也有点发硬起来。

“那还用问，我当然知道。实话告诉你，有人起诉你，说你以假乱真，邀官请赏，定你欺主之罪。我是怕你还蒙在鼓里，特来相告。”许凤妹一字一板，滴水不漏。

“你，你是血口喷人，一派胡言！”朱长河马上歇斯底里道：“小的们，快把这个疯丫头给我抓起来！”

“住手！”这时许世友带领人马赶上，挥手阻拦。

“你是谁？”朱长河大声斥问。

许世友不慌不忙，摘下礼帽，露出真相，围观者无不惊讶。然后他道：

“乡亲们，你们还认识我吗！我敢说这张家洼连三岁的小伢子都认识我。你们说我是谁？”

“许——世——友！！！”众乡亲齐声呼道，那声音如炸雷，震天价响。

许世友接着又道：

“乡亲们，既然你们都说我是许世友，而他们抬的这人头是谁的呢？”

“假的——”众乡亲又呼道。

面对着这真理战胜谬论、正义战胜邪恶的呼声，朱长河副官心里开始打起颤来。片刻，他那三角眼一骨碌，心里邪念顿时升起：“好个许世友，既然你来了，可也别怪我不客气。”此时他见许世友孤身一人，自己还有一帮人马，七、八杆枪哩，还不是手到擒来。此时他又想，若是擒不到这厮，主子怪罪下来，定会前功尽弃；若是擒到这厮，岂不是将功补过，何乐而不为呢！想到这里，他一阵奸笑。笑声过后，突然道：

“小的们，你们还愣住干吗！管他是真假许世友，拿下他再说。”

“是！”应声不高，和者甚寡，不像先前主子一呼，下面百应。原来是他们被这意外的情况惊呆了。谁知庆功贺喜，闹了半天还是假的，这怎不叫他们感到突然呢！

“砰！”一声枪响，打破了这村野的寂静，子弹径向许世友飞去。且说枪手不是别人，正是刚才那后面的卫兵队中一位士兵，为呼应主子，慌忙之间放的。此时许世友正立在那士兵和朱长河副官之间，那子弹不偏不斜，径向许世友的头部射来。

常言道，枪子儿不认人。此情来得突然，对许世友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和警告。那青红马上的朱长河副官发了命令后，见有人响应，虽然和者不多；此时他又看到有人在摸枪，不禁自慰。话说这时，朱长河也慌忙去腰间摸枪，只不过那动作太慢且拙，早被前面的许凤妹看到，一个齐眉拐子腿，说得慢来得快，霎时间，脚到枪飞，落到百米之远，被一位乡亲接到。那动作潇洒自如，乡亲们无不为之叫绝。

高兴中也莫太大意。正在这时，后面一声枪响，子弹径朝许世友飞来。许世友早有所防，把头猛的一侧，化险为夷，躲过枪子。再看那枪子径向许世友身前的朱长河副官飞来，朱长河正在抽枪得意之间，枪子不偏不斜，正好击穿他的右臂。朱长河“哎哟”一声，几乎栽下马去。

再说这一枪响后，众乡亲暗暗为许世友庆幸，又可笑那朱长河被弹击中。那众乡亲并不惧怕逃离，而是紧紧护着许世友，如

同天上众星捧月一般。这时，众乡亲中忽有一人急喊道：

“快缴民团士兵的枪！”

一声吼叫，早有众乡亲把那八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又团团围困住，使他们与许世友隔绝起来，使其有枪使不上，想逃的也无法

走脱。许世友带领的七个化了装的盐役工一拥而上，似天兵从云霄中降下，他们是一个逼一个，开始了一场近身夺枪的格斗。顷刻间，七个民团士兵被撂倒在地，缴了械。余下一个民团士兵见势不妙，立时跪地投降。且说

这时，那两个抬“许世友”首级的

人，扔下首级，早已逃之夭夭。再看前方的三位鸣锣开道者，放下手中乐器，正要逃跑，被众乡亲围住。

“兔崽子们，哪儿逃！”一乡亲喝道。

“我们不是民团，是招来的百姓，老爷们请饶命。我们家里还有妻室老小呢。”一个个狼狈相令人讨厌。

兵对兵，将对将，再说许世友与朱长河。朱长河副官挨了自家人一枪后，并没有跌下马去，心里叹了一口气，再加上许凤妹把其枪踢掉，这时他已感到大势已去。于是他便狗急跳墙，跳下马去，从下身拔出马刀，大呼一声：“许世友，我与你拼了！”许世友一闪身，朱长河举刀扑了个空当。这时，许凤妹来到许世友面前道：“三哥，我来对付他！”

“你且歇息歇息，看他能奈我何。”许世友一挥手，把其妹推到身后。

“再吃我一刀！”朱长河如丧家之犬，慌乱地从地上爬起。

“有种的，朝我这里来！”许世友把手一拍心窝，威风凛凛。

且看那朱长河又是一刀砍来，许世友显得神情自若，待那刀将触到许世友身上的霎间，许世友闪开，刀再次触地。“他妈的！神了！”朱长河暗自骂道，再次举刀砍去，明明砍住，不死即伤。谁知许世友又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还“哈哈”地笑他无能。朱长河不禁心里打起颤来。在前，他曾听说，少林出身的许世友，乃是神人，飞檐走壁，刀枪不入。今天交手，果如所言。这时许世友见对方又举刀杀气腾腾而来，连声骂道：“老子让你三，决不让你四。看刀！”说话间，不慌不忙从长衫间抽出偃月刀。只见这刀像主人那样，寒光雪亮，好不威风。许世友身轻如燕，巧身一跃，用刀向上轻轻一拨，只听“嗤”的一声，火花四溅，朱长河手中的马刀随着四溅的火花飞入空中。紧接着，许世友上前一个“腿扫梅花”，把个朱长河一下扫倒在地，没容他就地爬起，早有一只大脚踏了上去。许世友厉声喝道：

“朱长河，今天你的末日已到。你罪大恶极，为邀官请赏，竟砍下我兄弟李得顺之首，冒充我的首级，以假乱真，鱼目混珠，一是砍杀百姓，二是愚弄人民。你我水火不容，我许世友这偃月刀怎能饶你！”

“宰了他！宰了他！”众乡亲举臂高呼。

“乡亲们，共产党为穷人打江山，民众乃我许世友之父母。我听你们的！”许世友一声吼叫，如猛虎下山，手中那偃月刀在空中旋了个半圆儿，径向朱长河颈上飞去，“唰”的一声，齐脖砍下朱长河的首级，众人无不齐声叫好。

这时，许世友左手拎着朱长河的首级，右手拎起偃月刀，又赶到那八个被俘的民团士兵的面前，问道：

“刚才，你们八人中是谁先向我许世友开了第一枪？”

“好汉老爷，是奴才我。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只见一士兵扑通跪倒在许世友脚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罗三。只要老爷饶命，我定为老爷立功赎罪。”“快向乡亲们说说，你怎么个立功赎罪法？”

“让我带上那朱长河副官的首级，我甘愿走上三天三夜，串遍这七乡八坪，为老爷鸣冤，为老爷昭雪！只要老爷饶我不死。”

“好，我许世友说话算数，饶你不死！就按你说的办！”说完便把那朱长河的首级扔到罗三面前。

接着，许世友又对余下的民团士兵，说：“兄弟们，你们也是上当受骗，我赦你们无罪。三天后，愿跟我上山参加红军的，我一概欢迎；不愿者，回家耕田，养活妻室老小，我许世友并不强求。若下次再撞到我许世友的刀口上，可别说我许世友的偃月刀不认人！”

“是，谢老爷饶命。”七个士兵几乎同时跪在了许世友脚下。

继而，许世友用手指着三个民团士兵道：“决起来，你们三人快把前面三名百姓换下，让他们回家。你们作为鸣锣开道者，其余四人在后面陪着。”

“是，老爷。”

这时，许世友又和他的人马商量了一番：新的游乡队组织完毕。

锣鼓齐鸣，在前方开道。许世友和许凤妹翻身上马，好不威风，新组织的游乡队在山村的街道上重新鸣锣开道，鱼贯而行。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是我们的许世友，一个民族、一代历史孕育的最优秀、最可爱的儿子。

大别山昂起了头，向人们诉说着这段真实的历史。

多情的夜晚，老母和许世友拉起了
家常：男大当娶，女大当嫁，你也老大不小
了，娶亲的事也该考虑考虑啦

后生的犄角，赛过先长的耳朵。如果说反动民团的游乡队在七乡八坪布下了恐怖阴云，那么许世友的游乡队则在七乡八坪驱散了恐怖，荡在人民心田的是欢乐、是喜庆。七乡八坪的民众，在这一正一反的游乡中，受到了教育，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冀！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难受之时。白色恐怖下的七乡八坪，其革命形势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风雨后的大别山又展现出它那新的容颜。多日不见的朝阳斜射到林中，急骤的光合作用使新笋拔地三尺，展出新枝，抽出新叶，召来一群群山雀儿往返穿梭，啾啾鸣叫，为其歌唱。山更青了，林更绿了，水更蓝了。段合铺河流水哗哗……

且说这是一个花好月圆的夜晚，一个平常而又不平常的夜晚。

入夜，许世友的家热闹非凡。不少乡亲们来到许家，一是看望游乡归来的许世友，二是庆贺他大难不死。共同的愿望，使他

们说不尽知心话，叙不完乡亲情，直到很晚很晚的时候，乡亲们才一个个离去。

中秋的午夜，天高气爽，那点缀在天穹顶的一颗颗繁星，像一颗颗晶莹的蓝宝石，眨着眼睛。挂在头顶上方的新月，把银辉如水般的光环撒向大地，大地显得膝膝陇陇像是覆盖着一层面纱。大地异常的寂静，一切都夜眠了。唯有许家小小的窗口处，还透着灯光。

多么多情的夜晚啊！然而在这个多情的夜晚，许家母子难得

团聚在一起！不是母子不愿享受天伦之乐，而是残酷的战斗，兵燹之灾，使母子天各一方，时空把他们拉远了。但是人的感情随

着时间的延伸而积蓄着。如今母子见面，真有说不完的话。

“儿啊，听说你明天一早就要赶到部队去，是吗？”许母边问边顺手用根柴棍拨了拨昏暗的棉油灯芯，那灯顿时亮了起来。

“儿离开部队很长日子啦，我想，部队还有新的任务。考虑这个，儿是想明天归队。”许世友也有点为难地道。

“……”许母没有问下去。他理解儿子，如同理解自己一样。

在儿子的心中，没有国便没有家，国破家必亡，他是二者的统一论者。当母亲的何尝又不是这样想的呢！这就是许母区别于其他母亲的根本点。正是这点构成她的个性和伟大。为了支持儿子走

向革命，她吃了多少苦，付出了多大心血与牺牲！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啊，她盼儿归。抬头望望夜空的明月，就使她想起在这月光照耀下的遥远的亲人。低下头来，不禁暗暗落泪，她为儿子担心受怕，也做过多少噩梦，醒过来的时候泪水沾湿了枕边。此时她

又听到儿子要走的消息，她的心几乎要碎啦！她理解儿子，却又剪不断这感情的丝线！

“娘，是孩儿我不孝。”这时，许世友也多少看出了娘的心思。

回忆自己自参加革命以来，南征北战，老母为自己承受了多么大的风险。休说以前，就是近几天感情的波折，就够让母亲受不了。他理解母亲，也像理解自己一样。他觉得对不起母亲，在感情方面他欠了母亲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帐。许世友啊，这能怪你不孝吗？祖国山河破碎，革命的红旗在召唤着他，

他又不能不去。想到这里，他又道：

“娘，你老还有什么话，尽在儿子面前说吧。儿行前，还应为你老做点什么呢？”

“要说的话很多，主要还有一件心事未了。想起来，娘心里难受啊！男大当娶，女大当嫁。你也老大不小了，为了你，为了我，也是为了咱们全家，你娶亲的事也该考虑考虑啦。前些日子，你姨母来了一次，昨天你外出时她又来了一次，等到天黑也没等到你。姑娘那头已经说好，两位老人都很乐意，她的家和你姨母是隔墙邻居，听说你到姨母家去的时候，那姑娘亲眼看到过你，也很满意。前几次，娘不说什么，这次就看你的啦。”许母说完，等着儿子表态。

“娘，如今提倡婚姻自主，我没见过面，怎么能随便同意呢！”许世友听娘说姑娘见过他，他也多少能回忆起姑娘的容颜来。留给他脑海里的印象是，姑娘名叫小琴，高挑的个头，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白皙皙的脸蛋，一笑出现两个淡淡的酒窝。说起她的容颜，只有自己的凤妹方可以和她攀比。说实在，别的姑娘还难比呢。记得当时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别的女伢都喊她琴姑，许世友也随着叫了一声，逗得伙伴们都嗤嗤笑他。此时，许世友在娘面前说没见过，只不过是推脱罢了。从心眼里他是喜欢朱家小琴姑娘的，然而革命正处在水深火热中，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许世友事业未竟，他还暂且顾不上这件事儿。

“那就明天见面吧。见过面，给娘留下话头，娘也就放心啦。”许母并不认为儿的回答是推辞。儿女的婚姻是父母心头的大事，这是自古传下来的。在这一点上，她又像千千万万的父母一样心急如火。

“明天见面怕是来不及啦。我看日后回来时再说吧。”许世友道。此时，他想到部队说不定有什么变化？还有艰巨的任务在等待他去完成。首长那焦急的面孔，战士们一个个不安的神情……一股脑儿呈现在他面前，他不能不走啊！

“你要走，娘也不拦你。不过，你要同意的话，好赖娘也就作主啦。”许母又道。

“这也好，省得娘为我操心啦。”在大别山孝子许世友的心中，只要娘喜欢的，他不会不同意，正如我们的许世友对待革命事业一样，他可以甘愿牺牲、抛头洒血。

“这就好。”娘笑了，由衷地笑了。此时，许世友的脸上也浮现出绚丽的彩霞。

她们母子谈了很久很久，直到雄鸡啼晓时，方想起该睡觉了。

姨母李氏是琴姑和世友的月老

许家洼位于大别山的腹地，山高坡陡，树老林密。在朝阳还在东山沉睡时，山区中第一个起得最早的女人已经在叩许世友的家门了。

看装束，此女人五十来岁，个头不高不矮，不瘦不胖，身板硬朗。一身家织粗毛蓝布的裤褂，肩头、膝盖上打了几块补丁。长长的瓜子儿脸庞，眼睛有点昏花，脑后挽了个髻，标准的大别山妇女的打扮。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许世友的姨母（大别山区也称姨娘），也是许世友的“月老媒人”。从敲门的声音中，可以看出她有什么急事要说。

大别山有句俗语：打断骨头连着筋，终究还是姨娘亲。这姨娘风风火火赶了七八里山路，一大早来到许家洼，正是为了外甥许世友的亲事。且说这门亲事昨晚出了点意外的差头，差头出在朱家女孩的一方。

且说朱家二老，膝下无子，只有琴儿一女。女儿朱琴的父亲朱必成原是佃户，家无资产，地无一垌。经人介绍，投顺河镇恶霸地主丁舜卿门下打短工。父亲朱必成在丁家打短工期间，其女朱琴也断不了三天两头去丁家瞧瞧父亲，并给父亲送点衣物什么的。没想到被老地主丁舜卿看上了。丁舜卿为了把朱琴姑娘弄到手，给其父小恩小惠，去年春荒时又借给他三石稻谷，并派人马亲自送去。父亲朱必成再三向丁家感恩谢德，殊不知这全是丁舜卿设下的诱饵。狐狸狡猾也难藏住自己的尾巴，直到今年秋天，父亲朱必成才感到上当，事情可怕。

是狼总要吃人。且说最近一天，大地主丁舜卿把朱必成传来，一阵甜言蜜语后，执意要纳他的小女为妾。

朱必成一听，如五雷轰顶，顿时头冒冷汗，连声求道：

“东家，此事实在对不起，小女已许配许家，万万使不得。”

“什么，我以前对你的好处全当驴肝肺啦！你有没有良心？”丁舜卿气急败坏道：“那三石稻谷便是你女儿的身价，行也行，不行也得行！”

“俺欠你的稻谷，一定偿还，决不能以小女作抵。”朱必成再三申辩。

“好你个朱必成，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哪，拉出去，给我重打四十！”丁舜卿说完，一群家丁蜂拥过来，抬腿的抬腿，扯胳膊的扯胳膊，把朱老汉拖到后堂，重打四十大板。朱老汉遍体鳞伤，至死不肯答应。

这时恼羞成怒的丁舜卿立即派人送信朱家，扬言若不送来小女，三天后来收父尸。朱家一听此信，母女二人痛不欲生，老汉是家里的顶梁柱、主心骨，朱家母女不能没有他。母女二人哭到半夜时分，女儿朱琴突然敛住哭声，对其母道：

“娘啊，事到如今，此事系老父性命安危，小女愿投火坑，以救父命。”

“那丁家吃人不吐骨，当娘的怎忍心把你往火坑里送。”朱母说完，母女二人抱头又是一阵痛哭……

这哭声凄楚，惊动了左邻右舍，包括给琴姑娘作媒的许世友的姨母李氏。众乡邻听了此事，无不痛骂那丁舜卿是婊子养的。

“说是说，骂是骂，事到临头，总得想个对付的办法。”有的乡亲提议道。

“有了，我外甥许世友正巧在家，找他去。他定能有对付的办法。”说此话者是许世友的姨母李氏，也是琴姑娘和世友的月老媒人。众乡亲一听心里如亮了一盏灯，无不齐声赞同。

“对，就派李婶去最为合适。”

“ 只要李婶一去，马到成功。 ”

李氏也不推辞道：“ 大家若相信我老婆子，我就去请！ ”

“ 李婶是好样的。 ” 众乡亲无不为了李婶这种难中相助的精神所折服。

李氏回家稍稍安排收拾一下，便匆匆上路了。鸡叫三遍时便来到了许家洼。

娘，我是您的孝子，我听您老的。只要娘有命令，儿就不说别的啦

再说许世友和其母亲昨夜谈话谈得很晚才去睡，他们刚上床，都还没入睡，便听见外面“笃笃笃”的敲门声。许世友翻身下床、点灯、趿鞋开了门。“噢！是姨母。”许世友十分惊讶道：“你怎么天不明就来啦，一定有急事喽？”“是有急事。咱们屋里说。”许世友赶忙把姨母扶进屋里，高兴地对母亲道：“娘，你看谁来了？”“呀！是姐姐来了。”许母也十分吃惊。“这天黑路难走，你怎么赶这个时候来？”“有急事需要商量，也顾不得这天黑路难走了。”姨母喘了一口气说。“孩子，快给你姨母泡碗茶，篮子里还有昨晚乡亲们送来的桔子。”许母道。许世友高兴地应了一声进了里屋，不一会儿，便把酽茶和桔子端到姨母面前，孝顺地说道：“姨母，外甥多日不见姨母，怪想你的。你先喝口茶，吃个桔子，有什么急事慢慢说。”“那敢情好。”姨母呷口茶道：“今个要是没有急事，在这个时候，外甥你用轿抬我我也不来呀。”许世友道：“常言说，姨娘亲姨娘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姨母，外甥没用轿去抬，你不是自己也来了吗？”姨母只是望着外甥“嗤嗤”发笑道：“我自幼就喜欢这个大外甥。”“莫说别的啦，姐姐你有什么事快讲吧？”许母催道。“还不是为咱家和朱家的亲事呀。”姨母呷口茶又道：“说来话长，那朱家琴姑娘的父亲原是顺河镇大地主丁舜卿的短工，这丁舜卿本是一方霸主，家有良田百顷，却又是一个花柳淫棍。昨天他把琴姑娘的父亲朱必成传去，执意要纳其女为妾。朱父不依，他们又吊又打，把朱父作为抵押，并通知朱家母女，三天内如不交出琴姑娘，叫派人来收父尸。”姨母说到这里，顿了顿，又道：“众乡亲对此事一筹莫展，特派姨母来这儿求你。也帮助想个万全之策。”

“这个狗财主，实在可恨！”许世友一拳砸在大腿上。许母也连骂那老狗可恶可憎。

半晌间，许世友道：“姨母，实不相瞒你，我已和娘说好，今早要回部队。这事实叫俺作难哩。”

“你姨母半夜三更来请，作难也要去。”许母道：“回部队的日子往后推推。不要说是琴姑娘一家，就是别家，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娘，我听您老的。只要娘有命令，儿就不说别的啦。”在娘面前，负有感情债的许世友，对娘的话总是说一不二，让娘开心、高兴。

娘笑了。

姨娘笑了。

她们二老都由衷地笑了。

接着，许世友又从床前拎出他的偃月刀，递给姨母瞧瞧。果然这刀不凡，光闪夺目，如镜耀影。姨母这个山乡老婆子哪里会想到，后来她外甥用这把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劈倒了成百上千的反动派，杀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使佩刀的外甥成为功勋将军，饮誉九州寰宇。此时，姨母李氏更没有理解，外甥让她老瞧瞧此刀的弦外之音。姨母把宝刀上上下下瞧看一遍，许世友赶忙接过宝刀道：“姨母，这宝刀就是对付丁舜卿的武器。宝刀在身，外甥自有对付他的主意。”接着，许世友在姨母和娘的面前，详细诉说了他的对策。二位老人听了，连连称赞，愁眉顿展。

许世友又说：“姨母，按这计划，俺还有求于您老。”

“外甥，有事尽管说吧！”

“咱们说干就干。今早，还要麻烦您老劳驾一趟，亲临丁府送信，就说琴姑娘愿去丁府，择下个喜期，让他们派轿迎娶。”

“这点事好办。”姨母点点头，立即应诺下来。

许世友随姨母“踩格”除暴

大别山的早晨，空气新鲜，微风吹来，爽心悦目。如绿毯般的山地上，野花点点，如繁星一般。花朵上和草叶上的一串串晶莹的露珠，在旭日的照耀下，银闪闪，亮晶晶，风一吹，不时地向路上行人摇头晃脑哩！就在这长满野草、野花的山道旁，走来了一男一女，也可以说是一老一少。

老的是标准的山村妇女打扮。五十多岁，身板硬朗，脚底生风。那小的看模样二十来岁，身材长得魁梧，豹头环眼，英姿勃勃，威风凛凛；内着白衫，外披黑绸子夹袄；脚登自己编织的草鞋，内穿着白袜清清洁洁。原来这一老一小就是许世友和他的姨母，他们一个是到丁府送信，一个是现地踩格（部队俗语也叫侦察）。

话说许世友和其姨母从许家洼出发，先是回到了朱家湾姨母的家，和琴姑娘见了面，又与众乡亲商议片刻，便由朱家湾直奔顺河镇而来。且说这朱家湾离顺河镇相距四四一十六里。日头转到头顶，二人便来到丁府所在的村庄——顺河镇。这顺河镇可不像朱家湾那样隐藏在青林翠竹之中，而是大河横穿村庄，把好端端一个村庄劈成两半儿，全镇百十户人家的住房依托在河的两岸。姨母和许世友来到村中的石桥上站定。那丁府就坐落在石桥的东面，远远望去，一色的青石院墙，清一色的砖瓦房，那房子是前一院后一院，左一院，右一院，黑压压的一大片，占去了全镇房子的五分之一。再看大门口石台高筑，两个张牙舞爪的石狮把门，石狮旁卧着一只黄狗，张着口，吐着舌，喘着粗气儿。姨母李氏把丁府的情况一一向身旁的外甥世友作了介绍；又将丁阎王卧室、朱琴之父可能被囚禁的地方暗中作了指点。许世友听了点点头，说：“姨母，你快把信送去吧！我在这里等候你。”

“好，我这就去。”姨母李氏说完，抬脚向丁府高门台阶走去。那条卧在门口看家的黄狗见生人进来，汪汪不停地狂吠起来，但却并不上前去扑咬。

狗的叫声唤来了丁府的管家。

那管家三十多岁，尖嘴猴腮，满脸横肉，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此人，在主子面前，点头哈腰，一副奴才相，可他在平民百姓面前，却比主子还要神气百倍，颇有小人得志之意。他那绿豆小眼审视了一下门外的陌生人，原来是个穿着寒酸而又十分俗气的山村婆子，心里颇有几分恶感，于是便瓮声瓮气地问道：“你怕是找错门了吧？”那话里有话，带有几分讥讽。意思很明白：丁府家贵亲富，从来没有这样的穷亲戚！

姨母李氏对此人的问话并不介意，不紧不慢且又认真地回答道：“我没有找错门，前几天我还来过。丁老爷在家吗？俺有急信儿捎给他。”

“什么急信，给我吧。”管家白了老太太一眼。

“给。”老太太从怀里取出许世友写的一封信，颤抖着手递给管家。

“你是哪个村的？”管家一边接信一边斜眼相问。

“朱家湾的。”

“朱家湾。那你为啥不早说呢！快进门。”管家一听是朱家湾来人，顿时春风满面。他那阴阳脸谱，像五黄六月的天，由阴变晴。原来是丁老爷有话，凡属朱家湾来的人，要好好接待，不得怠慢。他知道，朱家湾有一西施般美人，被丁老爷相中。听说人有人才，貌有貌才，一貌三才。此女的老父还在后堂里关着哩。因此，他立刻掉过头去，向院里大声喊道：“迎客，朱家湾客人到！”

老太太李氏刚才还在心里犯嘀咕，担心小鬼挡门，进不了丁府大院，如何是好。这时，听到对方喊人接客，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说话间，院子里走出来两个穿长衫打扮的接客人。管家一一作了介绍。此二人都是丁舜卿的长叔。他们把老太太领进了高门台阶，跨进丁府高墙深宅。但见：

青松屈曲，翠柏阴森；奇花绽锦绣，嫩柳舞金丝。前后三院，中有月门相连。彩霞光射碧琉璃，赤日影摇红玛瑙，端的一座好院。

老太太李氏随着接客人的脚步，穿过前院，来到中堂，这便是丁老爷的客厅，套间是他的卧室。

客厅里摆着一色深棕桌椅，就连那条攀龙附凤的条几也是古色古香；正面墙壁悬挂着一幅中堂，是“天伦之乐八仙祝寿图”。此时，丁老爷，人称活阎王，圆脑、秃顶、凸肚，身着新衫，端坐天伦之乐八仙祝寿图下方，等待客人的到来，自从昨天他派人向朱家送信儿，就估计着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方乖乖把美人送来；二是对方不允。凭借着他对十里八乡的淫威，他认为前一种可能性比较大。乡里人吃饭晚，今天他吃过早饭，正在里间卧室忐忑不安，踱步不停，忽听有人报信，说朱家湾来了客人。于是，他精神为之一振，遂换了装饰，身穿紫袍衫，腰系文武双穗绦，把紫绣袍拽扎起来，足穿一双嵌金线粉底皂鞋，来到客厅里坐下。

这时，二位长叔把客人引进客厅。丁老爷起身相迎，寒暄一番，双方互通姓名后坐下，管家田顺把书信呈送给丁老爷。

丁老爷接过，拆开展看，原来这是一封喜帖。顿时他眉飞色舞，刚才的几分烦躁随春风拂去，现在他脸上的是桃花拂面。他放下喜帖，试探性地问道：“这帖上可没有说定日子呀？”

“老爷，既然小女应允，这喜日您就看着定吧。”老太太李氏随口回答。

管家田顺是老爷身边的一条狗，此时，他很能揣度主子的心情——夜长梦多，赶早不赶晚。于是他抬头望了老爷一眼。老爷也欣赏这条看家狗，便给他使了个眼神，示意让他选定。他心领神会，“哈哈”一笑，道：

“那好吧，不知老爷心意如何？我看就定在明天一早，我们这里出轿去接！”

“行，就这样定了。”不容田顺说完，丁老爷迫不及待地补充道。

“那琴姑娘的爹呢？”李氏问道。

“那好说，琴姑娘明天进得府来，我再用轿把朱老汉送回。”丁老爷毕竟是老奸巨猾，此刻，他比别人多长了一个心眼哩！

“既然老爷说了，那就这样定吧。”老太太李氏也不拖泥带水，当即答应下来。随后又问道：“今儿，我既然来了，能否看看必成再走？”

“岂有不能见之理呢！”丁老爷今天心情格外高兴，也就满口答应下来。

李氏来到了后堂，见了朱必成老汉。不见便罢，一见便激起了老太太心中的愤慨。只见朱老汉被丁府折磨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他身穿的衣服被抽成了布条条和碎片儿。浑身上下，血迹斑斑。李氏心里暗骂道：“好狠毒啊！原来都说豺狼狠，这丁阎王却比豺狼还毒三分！真正是男盗女娼，禽兽不如！”

管家田顺在场，李氏心里有气又不敢多言，以免露了蛛丝马迹那就坏事了。

两位老人默默相视无语。很久很久，李氏才屏住心跳，对朱必成老汉说

道：“老哥啊，让你吃苦了。望您多保重。”李氏把“保重”二字拖得很长，咬得很重。

“朱老汉点了点头，问道：“琴姑娘呢？”

“琴姑娘明天就来看您。”李氏答道。

“看我？”朱老汉一听，他没有理解李氏话中有话的意思，顿时七窍生烟，火冒三丈，道：“俺纵是死了，也决不让小女进丁府的大门！”

李氏拿眼神暗示了他一下，接着道：“事到如今，生米做成熟饭，也只好这样了。你先歇息，俺走了。”说罢，不等朱老汉再问，扭头即走了。

李氏的眼神和话语，留给朱老汉心中的是无穷的寻思……

再说许世友围着丁府的高墙深宅转了三圈，不但选择了下手的地方，也选择了进退路线。他正等得焦急，见姨母出来，急忙溜到街口，隐藏了起来。二人在街头会了面，立即返回朱家湾。

一路上，姨母李氏又把丁府院里的情况一一向外甥说明。许世友听了胸有成竹。

许世友坐花轿，装扮新娘入虎穴

转天一早，一轮火红的朝阳跃出大别山峰顶。一霎时火球腾空，凝眸处彩霞掩映，空间射下万道银针，豹头崖无比绚丽。转眼间，豹头崖后掠过一群“啾啾”直叫的山雀。山雀飞过，紧接着，一台披红挂绿的花轿，在一伙人的簇拥下，从崖道口转来，来到群山环抱的朱家湾村口，在琴姑娘家门前缓缓落下。笙笛齐鸣，喜气临门。“嘀嘀嗒、嗒嗒嘀……”催促着新娘上轿。接着，“咚！咚！咚！”三声镇邪炮冲天而起，山颤地动。小小的山村弥漫着几分喜色。

说话间，从琴姑娘家的后屋里，抬出了一把红竹椅，竹椅上坐着一位如花似玉的新娘。她头上顶块红盖布遮掩花容，身穿红褂绿裤，脚登着宽脸花鞋，上束红缨缨儿。红竹椅由两人抬出了低矮的石屋，伴随着姑娘的泣声，沿着青石板铺成的地面，徐徐送进轿里。然后由姑娘的母亲走来，嘱咐几句，轻轻为女儿盖上了红色轿帘。

“嗒嗒嘀，嘀嘀嗒，嗒嗒嘀嘀嘀嗒……”此时，吹鼓手们更是卖力地吹打着。在一片欢天喜地的气氛中，四名抬轿大汉吼叫一声，花轿缓缓地离开了地面，一起一伏地离开了朱家湾，直奔顺河镇丁府而来。

天到午时，太阳移到头顶树梢时，披红挂绿的花轿尾随着乐班和迎亲的人群，来到了顺河镇。跨过顺河石桥，穿过街心十字路口，在丁府门前缓缓停下，引来众人围观。满寨的人都知道五十多岁的丁老爷娶了个俊媳妇，丽人今年一十八岁。谁不想一睹丽人艳姿，先睹为快。大管家田顺怕人多挤坏了花轿，出来制止，可是事与愿违，哪里能止得住！在这大红喜日里，又不比往常，不便张口叫骂，只好听其自然，忙喝令树下举鞭炮的家丁，赶快点燃炮竹，把孩子们引走。

“噼噼剥剥——”霎时间，从大门旁山榆树上垂落到地面的“百炮雷”、“千头鞭”响起。这一招果然奏效，看新娘的孩儿们，忙从轿前跑出去拣喜炮。接着，大门右边的榕树上的“百挂子”又爆响了。整个山寨更显得喜气洋洋。

“雷子炮”和“百挂子”响过，紧接着又是三声铁炮响过，细吹细打的锣鼓笙笛也即刻歇住。这时候，从丁府门楼里，四个迎亲的喜娘簇拥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缓缓走来。只见这老头子秃顶光头，满面红光，一条大红锦缎，斜肩挎胸，下端挽了个花团儿。不用介绍，那一定是新郎无疑。丁老爷在喜娘的簇拥下，缓缓走向轿前。此时，他高兴得不时地向众人频频点头，一改往日阎王凶态。

“迎新娘喽！”四个喜娘中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看新娘、新郎的孩儿们，停止了拣炮，他们一个个手拿着刚拣来的鞭炮，满头挂着纸烟屑和挟带着一股刺鼻的硝烟味，又一拥而上挤到轿旁着热闹。小小的山寨小镇从来也没像今天这般热闹、喜庆。

“请新人下轿！”丁老爷在轿前打了个躬。一个喜娘也闪前一步，缓缓地打过躬，抬手就要去掀轿帘。这时不知哪个调皮的伢子，把燃着的“二踢脚”，扔在了喜娘脚下，“咚——”的一声爆响，吓得喜娘心里一跳，忙缩回了手。接着，她又去掀，却见帘角一动，从里面闪露出一柄明晃晃的“偃月刀”！容不得那喜娘“啊呀——”一声出口，早从轿里跳下一个人来，双手举起明晃晃的钢刀，对着斜肩披红的新郎的头顶，狠狠地劈去。说时慢，那时快，只听“唰——嚓——”一声，干净利索，像那快刀斩葫芦那样，把

个丁老爷从上到下，均均匀匀，匀均匀均地破成两半儿。人们无不为之惊呆。大管家田顺要上前抓人，话声没落，又是一刀两断。接着，“新娘”扯下头上的红盖布，露出了光秃秃的脑袋，手持大刀，冲进丁府。许世友按照姨娘提供的路线，来到后堂，飞刀劈向门锁，闯进屋里。

“大叔，俺来救你！”

“你，你是谁？”朱老汉惊疑地问道。

“俺是许世友！”

“这丁府戒备森严，你怎么闯了进来？”

“大叔，快跟俺走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于是，许世友领着朱老汉从后院越墙逃出，沿着昨天“踩格”的路，径直上了南山丛林。

许世友和朱大叔回到朱家湾家里，已是黄昏掌灯时分，村人得知丁阎王被除，冤仇得报，无不高兴。这个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不到。”那个讲：“除了丁阎王，上奉天理，下顺民意。”这一夜，不少人家都放了年存的鞭炮，以示庆贺。朱必成老汉也花了一生积攒的银两，留世友请村人喝了庆功酒。酒桌上，有人问世友：“他们要报复怎么办？”

许世友没有急于答话，他从腰间抽出偃月刀，“唰”的一刀，把方桌右角砍下，道：“这就是他们的下场！以武抗武，以刀对刀，我们有的是人，组织起‘护村会’，和他对抗，看他有何能耐！”

乡亲们听了齐声喊好，遂举杯痛饮。打虎需有高强手，遂推荐许世友为“护村会”名誉首领，即席有七七四十九名大汉报名。也就在这酒桌上，由姨母李氏和朱老汉作主，定下了许世友和琴姑娘的终身。

许世友横刀上前：鸟贼，你往哪里逃

再说丁阎王被许世友杀掉以后，丁府岂肯罢休，急忙报给麻城官府。官府立即派兵前往朱家湾追捕许世友。

话说第二天一早，朝阳跃出山冈，曙光拂照，天空湛蓝，山清水秀。忽见西北方马蹄踏踏，尘土飞扬，一队人马，直奔朱家湾而去。打头的名叫朱奎，此人膀大腰粗，行伍出身，早年，也参加过光山哥老队，几经周折，入了官军，做了个头目。

太阳当头，天到正午，这队人马呼呼啦啦，行至朱家湾村口，欲要进村。忽然间，一位穿红的英俊少年，持刀从树上跳下，拦住了朱奎的马头。朱奎在马上观时，那少年年龄约莫十一、二岁。鼻正口方，五官端正，龙眉凤目，皓齿朱唇。眉宇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红点儿——这便是“护村会”人员的标记。他横刀拦马，童声童气地质问道：“你是何人？敢闯山寨！”

“老子身有公务，无须崽子盘问！”朱奎说完，欲催马前进。

“站住！”那少年又挥刀一步上前，道：“家有家法，寨有寨规，没有许世友大哥的命令，谁也休想进寨！”

“许世友！”朱奎在马上“嘿嘿”一笑，道：“今天，我正要找他算帐！快把许世友的首级提来，不然，我要踏平朱家湾！”

“来人，快把这嘴硬的小崽子给我绑下！”朱奎说完，早有二骑冲到那少年身旁。

此时，许世友带护村队的人马早已埋伏在路旁丛林中恭候。本来许世友今早要走，要去寻找部队，护村队再三挽留他教练一下少林刀功的一招三式，以防官府报复。许世友推辞不了，只好再停住半天。他们在村头的草坪上边教边练，正练到热闹处，忽有官府马队飞来。许世友随机应变，推出一童挡驾，其余隐蔽在路旁，见机行事。

“兔崽子，你跑不了！”两个官府兵凶神恶煞地边喊边催马相拦，以绝后路。

“你们不要神气，我回去喊大哥，定叫你们有来无回。”那少年边说边有意后撤。

倏然间，鼓声擂响，草丛中隐蔽的人马四起，举刀冲向马队。朱奎的队伍见中了埋伏，一时慌张，遂乱了队形。许世友的队伍把朱奎的人马团团围住。朱奎回首一看，人仰马翻，队伍已被对方打得七零八落，哭爹喊娘，心里不禁打了个寒颤。欲催马逃命，慌乱中，他身下的马蹄被死尸绊了个趔趄，他也差点儿跌落下马。

“鸟贼，你往哪里逃！”这时，许世友挥刀上前拦住。那枣红马掉头欲跑，许世友早一刀下去，马的后左腿被削去半截，霎时间人仰马翻。

“朱家湾，不是你们逞凶显威的地方！你不是要许世友的首级吗？俺就是许世友！”许世友横刀上前。

像乌龟缩头一样滚在地上的朱奎赶忙从地上爬起，惊疑地审视着许世友。在这以前，他只知许世友的大名，还不曾认识许世友。今见得：他相貌甚奇，身材魁梧，面黑如铁，情似包公，手持偃月刀，威震八方。朱奎观到这里，心里不觉一愣，但他也不

甘拜下风，连忙操刀道：“你既是许世友，快把人头留下！”说完，举起凤池刀，直奔许世友而来。许世友神情自若，一挥偃月刀，拦

住了凤池刀。两刀相击，火花四溅。一来一回，一攻一防，一进一退，好不热闹。你来个“凤凰高枝占”，他来个“螳螂旋风刀”；你来个“狮子掘子脚”，他来个“单刀劈太极”；你来个“九鬼拔马刀”，他来个“倒拽九牛尾”。打躬式，掉尾式，青龙献爪，卧虎扑食……令人眼花缭乱。朱奎眼看抵挡不住对方接二连三的攻

势，本想卖个破绽逃去，但稍一分神，方寸不觉已乱。“唰”的一声，被许世友削去了右手，凤池刀脱手落地。不等朱奎“哎哟”一声叫，许世友眼疾手快，早一刀刺进了朱奎的心窝，单手用劲这

么一绞，对方“娘”的一声，见了阎王。

正在这时，西南方向狼烟四起，丁府又搬来了数倍于前的援兵。大兵压境，队员们都暗暗下定了誓与村寨共存亡的决心。

敌人重新纠集起来，向他们发起了新的进攻。在此危急之际，忽见一群人马口叫着：“呵火，呵火”的呐喊声，冲杀过来。“世友，俺来助你！”许世友扭头一看，为首者正是堂兄许仕明、王汉诚，他们带领着许家洼几十名青年农民风风火火赶到了。只见他

们一个个手拿鸟枪、菜刀、梭镖，犁头旗招展，沸沸腾腾，好不威风。许世友见了，心中大喜道：“你有援兵，我也有援兵了！”

且说许世友离开许家洼两日，情况不明。许母坐卧不安，总感凶多吉少，正逢许仕明带领两名青年来到许家，要求许世友带领他们去参加红军。许母把自己的忧思给他们讲了。许仕明当即召集了全村青年，纷纷奔朱家湾而来。正好来得赶点，交战在即。朱家湾的男女老少，在护村队的指挥下，倾巢出动。许世友大手一挥，布置好阵势。只见山头上到处都是农会的犁头旗和严阵以待的群众。

两军相战勇者胜。敌人被这惊天动地的怒吼声和红旗漫天的气势镇住了。敌人一下子都怔在那里。这时只见一个披头散发、袒胸露臂的教师爷走了出来。他左手端着一杯酒，右手提着一口刀，身后还有个小子，牵着头山羊。他手舞足蹈，口中念着咒语：

“昆仑山，缠硬体，观音赐的金刚体；金刚体，肚练气，能挡刀枪能防戟，枪炮子弹不入体……”

咒语刚念完，这个教师爷一刀砍下了羊头，高举头顶。他身后的匪徒们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立即曝叫着向山头冲来。

这样的场面，许世友已不是头次见识，不禁觉得好笑，为了充分发挥土枪、土炮的威力，他们从容不迫地等待这帮家伙前来送死。

“打！”当敌人爬到距山顶约有二三米时，许世友大喊一声。霎时间，钢枪、鸟铳、松树炮一齐喷出了愤怒的火舌，滚木、礮石也像山洪一样泻向敌群。匪徒们死的死，伤的伤，有的被砸烂了脑袋，有的被砸断了腿，山谷里响起了一片哀嚎声。且看那个教师爷还想组织反抗，许世友端起钢枪，边骂边扣动了扳机，“就打你这‘刀枪不入’的金刚体！”“砰”的一声，只见那家伙踉跄了一下，像个烂冬瓜一样，向山下滚去。

反击的时机到了。许世友把小褂子一甩，举起威风凛凛的偃月刀，大喝一声：“不怕死的，跟我来！”三四十名青年农民，立即甩掉上衣，挥刀挺枪，冲入敌群。护村队和上百名男女群众吼叫着也跟着冲了下去。山顶上的妇女，儿童敲着铜锣，呐喊助威。

护村队员们把刚才从许世友那里学到的一招三式全部搬了过来，在敌群

中左砍右劈，来回冲杀，刀矛指处，血肉飞溅，真乃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经过一阵厮杀，敌人死伤无数，连滚带爬地逃回了顺河镇。

朱家湾的人们大获全胜，欢欣鼓舞，喜气洋洋地返回村中。在返回途中，村民邀请许世友和他的同伴们回村参加他们的庆功会，许世友婉言谢绝道：

“除暴安良，是我许世友的本分。这次得胜，全是众乡亲齐心协力之功。我许世友只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只是这官府虽吃了今天这一败仗，日后还要找机会报复的，你们早晚还要多加防范才是！”

朱老汉道：“世友儿你只管放心，从今后我一定把护村队办好，早晚勤练勤防，决不让那些狗官儿占了便宜就是了。”

“如能这样，我也就放心了！日后有什么难处，只管找我就是了。告辞！”许世友说完，逐一向乡亲们握手告别。最后，当他握到琴姑娘手的时候，两双眼睛顿时僵持住了。只见那琴姑娘顷刻泪流满面，是感激还是什么？她心里也说不清楚。常言道，万两黄金容易得，知音一个也难寻。这时她突然揩去了泪水，道：“那枪子儿不长眼，往后你得机灵着点。”

许世友无话，默默点点头。

琴姑娘目送着许世友的背影远去，感情的波涛在撞击着她的心扉。她急忙跑回家里，蒙上被头，大哭一场。

第十七章

世友归队

**乡民欢送许世友。世友道：先有国后
有家，国破家难圆。等那革命胜利之日，我
再煮酒敬乡亲**

人民英雄人民爱，人民英雄爱人民。

且说许世友告别家乡的这一天早晨，六乡的众乡亲们不约而同地来到村头送行。人们纷纷把家里的鸡蛋、打糕、山枣、山里红等送来，表示一点心意。

太阳升到头顶树梢，段合铺河流水哗哗……诉不尽的深情，说不尽的知心话几。这个说：“世友，把小三子带上吧，参加红军。”那个说：“世友，把二亮带去吧，给您当个帮手。”……许世友一一答应，数了数，不多不少十二人，正好一个班。在残酷的年代里，许世友看到人们不顾杀头的危险，把亲生骨肉送进部队，使他感慨不止。这种感慨又化作他对革命的忠诚。有了这样好的人民，使他看到尽管天空乌云密布，但革命必然取得胜利。

“乡亲们，您们把最好的儿子送到部队，我许世友代表部队首长向您们表示感谢。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我许世友一定以兄长的身份带好他们。请乡亲们放心。”许世友说到这里又道：“先有国后有家，国破家难圆。等那革命胜利之日，我再煮酒敬诸位乡亲！”

乡亲们一片掌声，无不为了许世友的一席肺腑之言而动心、动情。

“天色不早，乡亲们莫送了。”许世友对众乡亲说完，转身走到十二位青年面前，擂擂这个的胸，整整那个的帽，他满意地笑了，接着下达了出发的口令。

乡亲们目送部队，抬手相望，直到亲人消失在“旷野天低树”之中。段合铺河中，倒映着太阳的光辉。金色的阳光，那是希冀之光！中国革命胜利之光。

许世友挥刀斩断悬梁的绳子，救下 奄奄一息的朱锅

再说许世友带领众青年告别父老乡亲们，继续前行。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峰回路转处，一个凌空鱼跃，从山崖口上方跳下一青年，突然拦住正在行走的众青年的路。

“小囤子！”许世友首先认出了他。小囤子姓罗，名叫应怀，家住杨二乡罗家湾，父母膝下无女，只有他一个儿子。

“你来干什么？”众人围上问。

“和你们一样，我要参军，打土豪，斗列强，除军阀！你们不欢迎吗？”

“欢迎，欢迎。”众人无不拍手叫好。

“小囤子，参军的事，和你爹妈商量好了吗？”许世友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爹妈死活不同意。”小囤子不以为然地答道。“那你就私自来了，当兵当定了？”“可让你说对了。我就是要当兵。”小囤子用期求的眼光笑着说：“大哥，你同意我当兵吧？”“我，我还要和你父母商量。父母同意了，我就带你去，父母不同意我可不敢。”许世友道。

“反正我是去定了。让我回家，没门！你们先走吧，你不带我，我自己去。”小囤子仍不让步。“大哥，就带他去吧。”二亮首先跳出来为小囤子讲情。“大哥，小囤子是好样的，让他和我们一起去吧。”众人也道。“那好，有你们讲情，就这样定啦。”许世友道。“大哥同意啦。”小囤子欣喜若狂，上前一下搂住许世友的脖子。“快走吧，今天我们在午饭前要到达大狮山。”许世友拉住小囤子的手下了命令。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班人似箭头一般向大狮山插去。队伍过处，脚步“沙沙”，腾起一股尘柱。

却说许世友自从九月初九重阳之日离开部队，单独执行任务，至今已有半月。半月来，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料敌如神的许世友也意想不到。

反动派不打是不倒的。民团司令周天依挨了许世友的一刀之后，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的镇压，他联合上下各种反动势力和力量，向我根据地反扑，寻找我革命主力，企图一网打尽。

在此期间，我工农红军在局部上虽给敌以重创，但在宏观全局上难以形成对峙力量。拉锯式的战斗开始了，大部队被迫转移出柴山堡根据地。

许世友带领十三名青年昼夜兼程，中间两次穿越敌人封锁线，来到柴山堡时已是第三天凌晨。映进他们眼帘的是，偌大的柴山堡已被敌人封锁，只见荷枪实弹的民团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守在村子四周。尤其是西门和北门的岗哨较多，人们进进出出，都要盘问。

“大哥，敌人封锁了村子，说明部队已经转移了。你说怎么办？”小囤子着急地问，其他同志也把目光纷纷投向许世友。

“眼下敌情不明，部队转移到什么地方也不清楚。冠兰嫂是此村的地下党员，只有找找她，了解了解情况再作计议。”许世友不觉叹了口气。

“那你知道冠兰嫂的家吗？”二亮又问。

“知道，就在村东头独门独院第二家。”许世友回忆着说：“记得我和陈排长、胡班长到她家去过一趟。好像没有什么孩子，她丈夫名叫朱锅。”

“那眼下怎么找她？”

“白天不好办，只好等天黑了。”许世友望了望天空，朝阳已从东方冉冉升起，射出万道金光。“等吧，只有耐心等待，任何鲁莽行动都不可取！”

“在这里干等一天时间太长，不如我们中挑选一二人，化化装，混进村，

探明情况。”小囤子提议道。

“倒有几分道理。”许世友赞成道：“你说让谁去？”

“我和你一起去。你扮老翁，我扮少年，再合适不过。敌人若要盘问，我们就说打猪草忘了带绳索。”小囤子爽快地道。

“那好，就按你说的办。”许世友一拍小囤子的肩膀说：“小家伙有智有谋，聪明伶俐。看来，当初我收你参军还是做对了。”

说干就干，他们二人很快地化了装。接着，许世友又和众人交代了接头地点和暗号，然后带小囤子径朝守兵较少的东门走来。

“如遇特殊情况，看我眼色行事。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动刀动枪。”许世友边走边交代。

“大哥，我一切听您的。”小囤子道。

说话间，他们便来到了东门外。只见东门的四个守兵正在盘问过住的三个行人，这三个行人是两男一女，那女的名叫双叶，今年一十九岁，原是许世友房东的女儿。许世友走过来和双叶打招呼道：“双叶，你这是要到哪儿去？”

“舅母有病，我去瞧瞧她。”双叶先是一愣，继而说道。“那你怎么又回来啦？”

“我和孩子去打猪草，忘了带绳索啦。”许世友说完又对那守门士兵道：“长官，行行好，让我们过去，回去拿一下绳索。”

“你俩是什么人？”守门士兵审视着这一老一少。

“你让乡亲们说说，我们是这村里的人，谁能骗你们不成？”许世友说完拿眼正视双叶，示意她回答。

“长官，都是本村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谁还不认识，就让他们进去吧。”双叶出来讲情。

“快进去吧！”那个士兵下了令。

“快走吧，孩子。”许世友催促着小囤子。

“这个小崽子不能进。”守门士兵用枪拦住了小囤子。

“好，孩子你先回去等着，我去去就来。”许世友见好就收。此时他想，进村一人总比不进去好，这也是胜利。

常言道：虹搭的桥不能走，蛇扮的绳不能抓。且说许世友进了村，穿街走巷，并没有急于走进冠兰嫂的家，而是探明敌情后，从邻居家越墙进入了冠兰嫂的家院。

马上就要见到冠兰嫂了，许世友心中掠过一阵高兴。正欲敲正屋房门，见是房门虚掩。他轻轻地把门推开了一条缝，闪身进去，然后再把房门带上。

“冠兰嫂，冠兰嫂，我来了。”许世友小声地叫着。

屋内无人回答。

此时他大眼扫了屋内四周，只见满屋狼藉，椅倒桌翻，衣服被褥扔得满地皆是。许世友只顾前看，一只被摔死的花猫静静地躺在地上，差点儿被他踩上。

许世友把目光敛回，心想不好。接着，他又摸摸花猫，被摔死的花猫还体有余温。从这些迹象看，敌人刚搜家不久。怎么办？唯一线索又中断了。许世友正在踌躇之际，这时从套屋传来了几声低沉的呻吟声。他眼睛一亮，急忙奔到套间，立时怔住了。此时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被反绑双臂的男子悬吊在房梁上，他的头低垂着，几乎和双脚贴在一起了；周身被剥光了衣服，

遍体鳞伤。鲜血在顺着他那双腿往下滴，奄奄一息。许世友判定这不是别人，正是冠兰嫂的丈夫朱锅。

“朱锅同志——”许世友喊了一声。接着，身不离刀的许世友，急忙从腰间取出偃月刀，刀光在空中一闪，砍断了悬在梁上端的绳索，继而托住了朱锅软软的身子，把他轻轻地放在了床上。

“朱锅同志，你醒醒！”

“朱锅同志，你醒醒！”

朱锅呻吟了两声后，他才慢慢地睁开双眼，望了陌生人一眼，立时射出了凶恶的目光，连连骂道：“好个狗狼养的，你打！你打呀！为啥不打了？要情况没有，要命有一条！”

“朱锅大哥，你认错人了，是我呀。许——世——友。半月前我还来过你家哩，不认识了？”许世友连忙摘下头上的白毛巾，抹去了嘴边的八撇胡，露出了真相。

“噢！许兄弟。”朱锅顿时认出了许世友，连忙赔不是道：“我还以为是民团哩！”

朱锅眼里充满了感激的泪花。

许世友也欣喜若狂。

“你这是怎么回事？”许世友片刻又问道：“大嫂她不在家？”

“别提了。昨晚部队撤出村子，今早民团就过来了。他们找不到红军，就抓走了你冠兰嫂。我上前去拦，他们便又把我毒打一顿，吊上了悬梁。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朱锅断断续续地说道。

“那曹政委临撤时，没留下口信吗？”许世友又问。

“临撤前，他和许继慎团长来了一趟，把一封信交给了你冠兰嫂。因情况紧急，他们来去匆匆，其它的事我就不清楚了。”

“那冠兰嫂现在哪里？”

“听说要把她押往民团司令部。估计他们现在也到不了郭家洼。”

“我们来迟了一步。”许世友叹道。“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得想办法把大嫂救出，得到部队情报。”

“你们原路追赶怕是不行，只有抄近路啦。”朱锅道：“北山后面有一条近道，翻山即可拦住他们。不过这路山高坡陡，可不大好走。”

“你伤势怎么样？能给我们带路吗？”许世友又道。

“不打紧，我给你们带路。”朱锅坚持爬起来，穿上衣裳，和许世友径出了家院，奔向村子东门。接着，他们又顺利地通过了守门士兵的盘诘，出了村子，在接头地点和同志们会了面。许世友把有关情况向同志们介绍一番后，直插大青山而去。

**冠兰嫂道：若不是你们相救，怕是这
封密信也随我见阎王啦**

太阳从东方移到头顶上方。

正午的太阳虽到秋日也是火辣辣的暴热。天空无风，知了苦叫。

通往郭家洼的大路上，走来了一行人。细数总共四人，打头的名叫田小三，现为民团的小队长。他个头不高，一身深灰色的制服，斜肩挎枪走在前面。其次是五花大绑的一位中年女子，正是柴山堡地下党员梁冠兰。她个头不高不矮，身条窈窕，身穿毛蓝色褂裤，双手反捆在背的上方；头向前低垂着，蓬乱的头发从两腮边分垂下来。再后面是两个押送的民团士兵，一高一矮，他俩也是身着深灰色制服，斜肩挎枪，只是走起路来无精打采，并不像田小三那样精神。

他们从柴山堡出发，已走了三十里山路。由于天太热，早晨也没有吃好饭，脚步越来越慢。

“队长，你放慢点脚步，这又渴又饿又累的滋味不好受啊。”后面两个押兵，高个的向矮个的使了个眼色，于是那矮个的也不犹豫，立时进言道：

“队长，咱就找一个地方休歇一下再走，行吗？”

“神靠一炉香，人靠一口气，越歇腿越软。前面不远处就是郭家洼，那里也有饭馆，中午我们就在那里吃饭休歇。”小队长扭过头来解释道。“那好，”高个押兵首先响应道：“咱们赶到郭家洼再歇吧。”

“行，”矮个押兵也应道：“那咱们就加快点脚步。”

再说前乡郭家洼，镇子不小，有百十户人家。每月三、六、九日逢圩，二、五、八日逢庙会。按日期今天逢八，正是热闹的庙会。秋季是山货的收获季节，各种山货都出了山，摆在街筒上叫卖，不但人多货也全，因此那热闹的程度超过春季庙会的几倍。天近中午，正是庙会的黄金时分。只见满街筒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就连村四周也布满人流，推车的，担挑的，叫卖的，算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花花绿绿，好不热闹。

田小三他们四人来到郭家洼，拥进这人山人海的人流中，每走一步都费很大气力。尽管田小三用枪挑人群开路，不是人们不让路，而是人们让不开路。此时他的声音也多少有点儿嘶哑了。在人流中，他们拥挤了好半天工夫，好不容易来到了街中十字路口，在一片搭有凉棚的饭铺门前停下脚来。

“咱们就在这里吃饭吧，老子今天请客。”田小三说完径向饭铺里走去。

“那敢情好。”二位押兵应了声，忙把梁冠兰带到门前一棵古槐旁把她捆绑在树上。接着他俩也进屋喝起了酒。

“二位兄弟，留点肚量，到了民团司令部，周司令还要敬你们酒哩！”田小三脸喝得像猪肝似的，醉醇醺地道。

“今日有酒今日醉。”矮个子兵胡伟端起一碗酒道：“借酒敬佛，队长，来，俺敬你一碗。”

“那好，那好，我领情，我喝下。”田小三接过酒碗，一饮而下。

“队长，还有我一碗哩！”高个子押兵朱昌也端起了酒碗。“兄弟二人平等，喝他的也要喝我的。”

“那好，咱们一视同仁，我也喝下。”田小三又是一饮而下。“你们二人先到门外观情形，看看风声，一会儿过来再吃饭。”

“好，好，好。”二人说完，出了屋，只见看热闹的人们把梁冠兰团团围了起来，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人们见押兵胡伟和朱昌大摇大摆，走到梁冠兰跟前，自动为二人让出了路。

“共产党共产共妻，这就是共产党的婆娘。今天要把她送给我们的周司令，也要司令尝尝共产党婆娘的滋味。”小个子押兵胡伟走近梁冠兰，手指着梁冠兰道。

“你家也有姐和妹，为啥不给周司令做老婆？”梁冠兰此时也反击道。

“原来，你还是个烈辣性子。好厉害的嘴！来，亮亮相，让大家瞧瞧！”胡伟说完，顺手抓住她的头发，再扳过她的头，使其朝天，嘴里还骂道：“哼，我让你嘴硬！”

“呸！”梁冠兰急了，突然间一口唾沫喷出，不偏不斜，直溅到胡伟的矮鼻梁上。

“好你个烈辣性子的小婆娘，今天老子好好教训教训你！也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胡伟顿时火起，也顾不得去擦鼻梁上的唾沫星子，接着便持胳膊挽袖子。很多围观的人都替冠兰捏着一把汗。

“住手！”且说胡伟正要抬手去扇梁冠兰的耳光时，一声呐喊，如雷震天。接着一个大汉猛地跳进圈内，用手拦住了胡伟高举的手，只听他“妈呀”一声，手腕像是断裂了。

“你是什么人，胆敢教训老子！”押兵胡伟怒道。

“大天白日，不许你欺辱妇女！”许世友答非所问。

这时，另一个押兵朱昌见势不妙，忙去身后摸枪，这时，早有兩個大汉扭住了他的双臂。“不许动！动就废了你！”与此同时，又有两个大汉，慌忙上前解下梁冠兰身上的绳索，把这两个押兵捆上，重新绑在古槐树上。“砰！砰！砰！”此时，许世友又拣起胡伟的枪，推上子弹朝空中鸣了三枪，搅得庙会顿时大乱。“撤！”趁此机会，许世友带领十三个大汉扶着梁冠兰，混入庙会人流中，转入暗巷。

再说田小三在屋里喝酒，八两酒下肚之时，忽听外面传来枪声，急忙跑到门外，使他大为吃惊：女共产党员不翼而飞，被绑的却是他的两个押兵朱昌和胡伟。

“他妈的，这是怎么回事？”田小三心里一颤，跳着脚连连骂道，并为胡伟、朱昌斩断了绳索，掏出他俩嘴中的东西。问道：“快讲，共产党哪里去了？”

“队长，他们朝东跑去了。”胡伟、朱昌用手一指道。

事不宜迟。田小三也连连向空中放了数枪，然后又对胡伟、朱昌道：“妈的，愣着干啥？还不快向镇公所报告！抓不住共产党，我要你俩的狗头！”

“是，队长！”二人忙应道，转身就向外走。正在这时，镇公所的两位巡逻兵，闻到枪声赶到此处，问明情况后，分别通知四门戒严，如有差错，严惩不贷。

再说许世友等人混入人群后，穿街走巷，径往北门奔去。片刻他们来到北门，只见北门已被封锁。接着，他们又转向西门，西门也是如此。怎么办？众人纷纷把目光移向许世友。

“事到临头，只有冲出去！”许世友大手一挥，接着他又道：“眼下，我们人多，目标太大，分成两组，我和小囤子、二亮掩护，剩余人员带领冠兰嫂突围。一切看我的眼色行事，走吧！”

他们大摇大摆走出暗巷，径向西门口走来。

西门口人山人海，很多赶庙会的人被堵在门口等待检查出门。四个守门官兵逐个在认真地盘诘着每个过路行人，这时一个老太太竹篮内的鸡蛋被哨兵踢翻，正在纠缠门卫，大吵大嚷地要求赔偿她的鸡蛋。这时许世友拥过来，走到老太太跟前，拣起竹篮，扶起坐在地上的老太太道：“娘，别哭了。反正胳膊扭不过大腿，咱们走吧。”许世友的话真灵，那老太太真的不哭了，由许世友搀扶着向门外走去。且说许世友经过那四个荷枪实弹的门卫面前，突然从腰中抽刀，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那偃月刀在空中翩翩飞舞，霎时间四个门卫被砍倒了两对儿。没砍死的，小围子和二亮却又补了刀。这时，许世友朝空中一挥手，后来的人们簇拥着冠兰嫂跟了上来。接着，他们浩浩荡荡地沿大路走了三里，很快下了大路，循入大森林，顷刻不见踪影。

待郭家洼的敌兵追到大路旁时，他们已登上山顶，坐山观虎斗。只见满镇人头攒动，喊声连天，乱成了一锅粥；大路上的敌人正面对着这莽莽大山、莽莽林海，无计可施，一筹莫展。此时充溢在许世友他们心里的是快慰、是庆幸。快慰的是救出了同志，打击了敌人；庆幸的是他们大难不死，虎口逃生。

“世友小弟，这是曹政委撤离前给你留下的信。”冠兰嫂忙从内衣中掏出一封信，递给许世友道：“若不是你们相救，怕是这封信也随我见阎王爷啦。”

“我们来迟了一步，让您受苦啦。”许世友接过信来展读。

世友：等不及你啦。由于革命队伍内出现了叛徒，敌人开始了大规模搜剿，部队奉命，连夜撤出柴山堡根据地，奔上木兰山。望见此信后，协助柴山堡地下党，除掉叛徒——万大海，以绝后患。任务完成后速归队。

曹大骏

撤离之夜急草

许世友把信叠好，装入内衣。然后紧紧握住梁冠兰的手，道：“冠兰嫂，我们又合作啦。有你们的支持，我相信，这个任务一定会胜利完成！”

第十八章

打入敌脏

黎明前的黑暗

牛无力拉横耙，人无理说横话。且说民团司令周天依，又名周二癞子，被许世友行刺一刀后，虽然没有伤着要害，但已大伤元气。这些日子，周便在家卧床静养伤口，一切事务交给副官聂振安料理。眼看自己伤口康复愈合，可是许黑子（许世友）并未抓获。反倒是打虎不中被虎咬，放虎归山虎成精。一连串的离奇古怪的事儿接连发生：先是副官朱长河率众游乡被刺，后是许黑子坐轿巧杀丁财主，惊动麻城、新集官府之后，若不是县府官兵紧密配合，恐怕这七乡八坪的局势还难控制！更使他恼火的是，昨天他的民团抓获一个女共产党员，不巧又在郭家驩被劫，三名民团队员遇难。但唯一使他欣慰的是，在这次民团和军阀联合的大围剿中，抓获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嫌疑分子，捣毁了柴山堡的共党组织，还有一批共产党员的花名册掌握在他的手里。此时，他心想：我要以牙还牙，斩草除根，搞它个鸡犬不留！一想起那份花名册的得来，他不能不感激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在共产党内供职的万大海（柴山堡党支部书记）。都说共产党是铁打铜铸、意志坚强。没想到这小子却是个软骨头，说白了，连软骨头都不如。不用他的士兵动刑，便撬开了他的嘴，乖乖地交出了柴山堡支部的人员名单。想到这里，他灵机一动，倒想见识见识这位“软骨头”，这或许对巩固他的防区有利，也或许对抓获那位千刀万剐的许黑子有用……。他还想对此人封官许愿，委以重任，这样以共产党打共产党，一方面灭共产党之威风，一方面长自己之士气，此乃是锦囊妙计。于是，他喝令道：

“ 来人哪！ ”

“ 老爷，有何吩咐？ ” 周大镛、孙子毓慌慌张张地跑进来道。

“ 快通知聂副官，速把那位共产党的书记万大海给我送来，我要见识见识！ ”

“ 是，老爷，奴才明白。 ” 周大镛、孙子毓连忙应道。随后二人退出了屋，商量一番，分头行动。

大批革命人士被捕，皆因党内出了 奸细

再说柴山堡的共产党员万大海，三天前被民团救国军抓去，送交副官聂振安处。和他一起被抓的共产党嫌疑分子共六人，其他五人皆是遍体鳞伤，唯有他是完好无损。其原因很简单，他叛变了。战争是面照妖镜。在风和日丽的环境里，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但在血与火的战争中，一下就戳穿了他的假面具，赤裸裸地暴露出他那虚伪的面目。

且说万大海交出地下党员的秘密名单后，他不但没受到严刑的拷打，反而被放了回家。他回家的这一天晚上，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另外两名共产党员，特去他家中看望，询问有关遇难同志的情况。谁知这时，反动民团突然撞进院子，绑走了在敌人看来并非嫌疑的真正共产党员。三天来，在他这个小小的家院中，共绑走七名同志。他们都是对党忠贞无二的热血儿女，其中包括梁老伯。梁老伯名叫梁大全，是柴山堡支部的组织委员。昨日误入狼窝被抓，受尽民团士兵的严刑拷打，为保存党的组织，他始终守口如瓶，不供出任何一个同志。在敌人的多次重刑之下，他多次昏迷。当他再次醒来时，敌人又把新的刑具抬到了他的面前，问他交代不交代？

“我交代，我交代！”老人同敌人周旋：“请你们给我出去三分钟，让我冷静地想想。”

“那好，我们出去。”众士兵以为老汉受不了重刑，真的要口吐真言，便很快地退出去。

三分钟后，众士兵冲进屋内。老人手捧自己鲜血淋漓的舌头献上。

“这，这……”众士兵无不目瞪口呆。

夜半时分，他们向这位他们认为再也榨不出油水的老汉下了毒手。

晴天霹雳，皆因党内出了奸细。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做贼心虚的万大海，这时也预感到事情败露后他那可耻的下场。于是他便上书到民团救国军副官聂振安处，要求副官给以人身安全的庇护。聂振安再三斟酌，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念其有立功表现；二是将计就计，扩大战果；三是放长线钓大鱼，活捉那个千刀万剐的许世友。于是他便答应增派一个民团分队守护其家院，保护他的个人安全。万大海的庇护请求得到了落实，于是他那颗忐忑不安的心，也得到了应有的安慰。至此昼夜难眠的他，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十三条好汉齐声问世友：大哥，打虎 随你走！你说怎么办吧

再说许世友，从冠兰嫂手中接过曹大骏政委的亲笔信，明确了铲除叛徒是新的任务，一种神圣庄严的使命感顿升心头。许世友，这位大别山农民的优秀儿子、党的忠贞追随者，坚决完成任务，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顶风斗浪，是他最大的人生乐趣。吃饭要一口一口吃，任务要一个一个完成。共产党员的目标：三座大山要推翻、新中国的诞生，就是在不断接受任务、完成任务中达到。许世友把政委的信三折两折叠好，装入上衣口袋中，然后听取了冠兰嫂有关叛徒万大海的近日活动情况。当他得知七名共产党员在他的家落入敌手，尤其是梁大全老怕不堪忍受敌人肉体折磨，断舌拒交的动人事迹，不禁泪水潜潜。他一刀劈折了身旁一棵碗口粗的银杏树，叹道：“家贼难防，此贼不除，共产党便没有一日安全可言！”

“大哥，打虎随你走，你说怎么办吧？”众大汉也齐声问道。

“对敌人的放纵，就是对人民的不忠。走，现在下山打虎！”

十三条好汉呼哨一声，紧随许世友身后，在梁冠兰带领下，匆匆离开了原始大森林，沿着曲曲弯弯的山路，朝“老鹅李”走去。此时西沉的红日正喷射着红色的光焰，那光焰在西天燃烧，照亮了好汉们的心房，映红了好汉们的面颊。因是傍晚，他们这一行背刀负枪之人，没有被人撞见。在行至皇保庙三里远的地方，山中有座古庙，到了庙门前，许世友抬头望望天色还早，提议到庙中歇息歇息，进一步商量商量下步打算。大家都赞同。便一同走进古庙。原来这是座关帝庙，只见山门斑驳，门窗断裂，地上长着蒿草、青苔。庙内已无僧人，早已断了香火。只有正殿里的泥塑神像，还依然完好无损。关公右手举偃月刀，左手拿镇妖锤，惟妙惟肖。神像两旁，有一副对联，上首是：“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千古常照赤日”；下首是：“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一生不愧青天。”大家在关公像前席地而坐，坐定后，梁冠兰对许世友道：“你是咱们的头头，有什么打算尽管吩咐吧！”

许世友看了看小围子道：“你是我们这行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还是先听听你的。”

小围子道：“不，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眼下，我们已有十四人，到了红军，也是一个完好的班，你就是我们的班长，也叫首领，我们一切听从大哥您的。”

“好！就听我说。”许世友答着，他那炯炯的目光朝十三条好汉身上一扫，又看了看关公的泥塑像，道：“眼下，奸臣当道，官逼民反。咱们既然杀了人，夺了枪，横在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跟共产党，为穷苦人打天下。既打天下，就要心齐。依我说，咱们在关公像前，插草为香，结为兄弟，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好！好！好！大哥说得对！”许世友话音落地，十三条好汉无不赞成。

“世友，我也算作一份。”梁冠兰见此情况，也热血沸腾，要求参加。

“革命不怕人多。这也成，算下你，咱们总共十五人。”许世友说完，当下，插草为香，十几人呼啦啦地跪在关公像前，重演当年桃源三结义的场面，一起三叩首，尔后，根据年长年幼排为兄弟姐妹。结拜之后，许世友道：“现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执行曹政委的命令，铲除叛徒，尔后归队。今夜月色正好，天助我也。就在今夜举事，趁万大海狗仗人势之机，杀它个措手不及，打它个灵魂出窍！”大家齐声说好。这时，冠兰嫂也拢了拢腮边的

乱发，然后对众位道：“此方案我赞成，有一点需补充。”

“你说吧。”许世友洗耳聆听。

“万大海虽有众兵守护，但也抵不住诸位好汉，这点我明白。但强攻不如巧取，依我之见，我作诱饵前去周旋，然后你们再来一网打尽，岂不妙哉！”

“冠兰嫂想得周到。”许世友赞道：“现在趁和万大海的脸面还没彻底撕开之机，咱们将计就计，他想抓我们，我们倒想除掉他。这是绝妙的一招。”

大家都赞同他俩的主意。当下，十五个人便沿着偏偏僻僻的小路，直奔老鹄李寨。

离老鹄李寨二里外有个郝家铺，是到老鹄李的必经之路。梁冠兰的姑母和姑父在这里开了一爿店铺，冠兰嫂每年都来这里看望姑母。她姑母为人很忠厚，过往客人，有时手头紧，一时拿不出钱来，也可以记帐。不论白天黑夜，只要一敲门，郝姑母就开。郝姑母的丈夫郝老汉，五十余岁，老实得像个面瓜，店里店外，粗笨活儿都归他料理。

路过郝家铺的时候，冠兰嫂对许世友道：“这是我姑母家。依我看，天色不早，让同志们进去先吃点饭，再去举事不晚。”

“那敢情好。”许世友点头答应。

“姑母在家吗？”梁冠兰上前“咚咚咚”敲了三下门喊道。

原来是天已到了傍晚，往来客人少了，郝姑母早上了门门。老两口没儿没女，刚刚吃了晚饭，郝姑母正在屋里煮茶，就听门外有人敲门。她出门一看，见是外甥女梁冠兰，便拍着巴掌说：“哟，是兰丫头。天这么晚了，你怎么才过来？”

“你看，这都是我们村的邻居。他们赶圩场，路都被该死的民团封锁了。我们来到这里，想麻烦姑母找一顿饭吃。”冠兰嫂答道。

“都快进来歇歇吧！看，一个个走得满头大汗。”郝姑母边说边给他们沏上茶，还端来一盘金桔，让他们品尝。然后，又道：“我去做饭，让你姑父陪你们说话。”说完，她又向里屋喊老头子。

许世友喝了碗茶水，抬头看了看屋子。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暗暗赞叹屋主人的干练精细。左面墙上还贴了幅年画，画的是“刘备三请诸葛”。

郝老汉见许世友看画，忙上前说：“这张画是一位过路客人留下的。这位客人，待人和蔼，气度不凡。后来我们才打听到，他就是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

“噢，徐总。”众好汉不禁为之一惊。

老汉又道：“听说书人讲，这诸葛是卧龙岗人，是一条真龙。真龙手下都有七虎八将，像张飞、关羽、赵云等都是他手下的强将。听说徐向前也是条人间真龙，他手下的大将小将更多，像蔡济璜、胡静山、徐子清、徐其虚、王树声、许继慎、曹大骏……”老汉搜肠刮肚，一连点出十多名他能掰手算出的强将来。显然他有几分自豪。接着他持了持胡子又道：“不要说强将，精兵也多。远的不说，就说那许世友，这人听说是少林出家，手拿鬼头刀，能飞檐走壁，刀枪不入。有人说，他不但刀法强，枪法也准。天上的飞禽，地上的走兽，只要被他的枪口撞见，准跑不掉，实际上也是一条小龙。共产党有这么多的精兵强将，准能打胜仗。”“你见过许世友吗？”许世友反问老汉。“没，没见过，只是听说。”“我就是许世友。可不像你说得那样神，单说刀枪不入这一条，我已经负过两次伤了。”“你就是许世友？”老汉上下打量着许世友，和他想象中的英雄有段距离，忙道：“你别逗老伯啦。我

看你不像许世友。”“我头上没有刻字，你怎么知道我不像？”许世友反问老汉。

“姑父，他不骗你，他就是许世友。”这时，到厨房帮姑母做饭的梁冠兰走了过来，见姑父诧异，忙解释道。

“噢，真是贵人来临。老夫眼拙，请许队长甭见怪。”郝老汉连忙下拜道：“老百姓感谢您。”

“老伯，莫这样。为民办事，我许世友只不过做了我该做的事。”许世友忙扶起老伯。

“老婆子，多加两个菜。许世友来了哟。”老汉向正在厨房做饭的妻子喊道。接着，他又向许世友道：“今日个，我要给你单个喝一壶！”

“许世友？”正在烧水的郝姑母也愣住了。

“姑母，是我带来的。”正在切菜的梁冠兰告诉姑母。

“那好！那好！我这家里是福星高照，尽来能人。”郝姑母连口应道。

片刻工夫，饭菜做好，四菜一汤，外加干闷米饭，热气腾腾，端进屋来。这时，郝老汉也把米酒热好，摆上八仙桌。老汉连忙摆手，把许世友推在上首坐下，然后又招呼同志们围过来。老汉遂为各人面前酒盅斟了酒，然后举起酒杯道：“许队长光临，我寒舍生辉。来，我们同干！”

“干！”大家一饮而尽。

许世友放下酒杯，然后接过老汉手中的酒壶，又向冠兰嫂讨过两个青碗来，斟满酒。然后双手端起青碗道：“老伯，自家人不说客套话。民为我之父母。我许世友代表诸位弟兄敬老怕一碗。我甘陪一碗。”

“好，既然许队长说了，老伯我怎么也要喝！”老汉接住酒碗。

两碗相碰，“砰”的一声。青山绿水，友谊长存。二人几乎同时饮下。

“许队长名不虚传，好酒量啊！”接着，郝老汉遂又向许世友碗里斟酒。许世友忙按住老汉的手道：“这酒留着下回喝。今天不能喝了。”

“为什么？是酒不好？”

“不，今晚有事。”

“能告诉老伯吗？老伯虽说帮不了大忙，也能给你们出主意。”

“那好，我许世友是竹筒倒豆子，有啥说啥。这前寨万大海最近投敌叛变，我们奉命今夜宰了他。”

“噢，是这么回事。”老汉捋了捋他那花白的胡子道：“今天早上我进寨要帐，听说他家已派了民团分队守护。”

“多少人？”

“一个民团分队，最多不超过二十人。”郝老汉说到这里，又道：“恐怕你们地形不熟，不行我就为你们指指路。”

“要得，太谢谢老伯了。”

“没什么，没什么，自己人不用客气嘛。”

他们很快地风扫残云般地吃了饭。午夜时分，十五条好汉，负刀带枪，在郝老汉、梁冠兰的带领下，来到了老鹅李寨。

到了老鹅李寨，英雄们止住了脚步。郝老汉指指点点，把村寨地形一一作了介绍。然后他们又绕过暗巷，来到万家左侧房檐下，只见前方道卡子上有两个兵丁站岗。一盏昏黄的马灯下，两个兵缩着脖子，抱着枪在溜跬。两人的位置一左一右。

“这是民团士兵在巡哨。前方就是万家，那棵歪脖子树下，就是万家三

间草房。后院还有他儿子的房子。万大海住前院，士兵多集中在前院，下手时从后院或两侧进去较为容易。”郝老汉又指指点点道。

“老伯，你说的我记住了。这里危险，你且先回去。一切由我安排。”许世友紧握老汉的手道。

“那也好，你们多加小心，那枪子儿是不长眼的。”郝长汉再三嘱咐，然后离开。

许世友目送老汉走远后，朝身后的小围子、二亮一挥手，连同他自己奔向那岗哨。当右边的兵走到阴影的时候，许世友手起刀落，那个兵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听喇喇蛄叫去了。左边那个兵正缩着脖子跺着脚，听见“扑通”声响，扭头见伙伴倒地，便骂了几句：“娘的！尽称英雄，我说你不行吧，你还嘴硬，自称王一瓶，四两猫尿就把你灌晕了，算得上什么王一瓶？”这个兵的话音还没落地，只觉得脑后阴风顿起，欲要回头，那头已骨碌碌地滚到了地上。原来，杀死这兵丁的是岳二亮。

且说解决这两个岗哨之后，英雄们直奔万大海的家院门楼。这里哨兵更多，英雄们来到离家院十多步远的暗巷树荫下停下。许世友向冠兰嫂耳语了一番，冠兰嫂便整了整衣襟，理了理刘海和腮边的乱发，镇静了一下心房，不慌不忙朝万家门楼走去。

“干什么的？”四名门哨用枪拦住了梁冠兰的去路，他们一个个贼眉鼠眼地上下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

“找万叔，有事相告。”冠兰嫂不亢不卑地道。

“你万叔休息啦，明天再来吧。”一个士兵刚说完，另一个士兵走过去，对那士兵耳语一番道：“放她进去，此人十有八九准也是共产党员。”那士兵立时又改嘴道，“你进去吧。”

梁冠兰理理耳边短发，镇静自若地向院里走去。这工夫，由于夜深人静，除了远方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声外，只有蛐蛐的叫声相伴。天上，繁星点点，众星捧月。远处山脚，泉水流淌，溪水叮咚。那前方不远的万大海栖身的三间草屋，这时节看去就像一口长方体的棺材，黑沉沉地掩映在四棵古松支起的树影下。门前挂有一盏红灯笼，又有执勤门岗。梁冠兰边走边看，心中丝毫没有一分胆怯。仿佛她身后有百万雄兵坐镇，心中有正义烈焰壮胆。她大摇大摆来到万大海的住室门前，门岗正要再拦，冠兰身后跟来的一个哨兵招招手道：“放她进去。”

再说室内万大海，今宵虽有重兵把守，却并没有睡觉。原来，昨晚他接到聂振安副官派人送来的书信，意思是天亮有马队接他，要到民团周司令那里报到。是喜是忧？是福是祸？暂且不知。因此，他不能不研究一下对策，福祸作好两手准备，思来想去，半夜已过，他正要上床休歇，门外传来敲门声。于是他便忙放下被子，拉开了门门。

“噢，是冠兰。”万大海先是一惊，马上恢复镇静道：“快进屋。”

梁冠兰没有说话，神情庄严，然后进了屋。万大海重把门关好，道：“这半夜三更，你怎么来啦？”

“我来报信来了！”

“报什么信？”万大海急问。

“民团今天要处理你。”梁冠兰道。

“此话怎说？你是如何知道的？”万大海显得有几分不安，连连问道。

“昨天早晨我被民团抓走后，被关在他们的禁闭室里。听他们内部人说

的。”

“你是怎么出来的？”万大海又问。

“下午，他们要把我押往周天依那里的路上，我趁机逃跑，特来相告。”

“噢，是怎么回事？”万大海半信半疑。眼下，他又考虑周天依明天要召见他，对此话他又坚信不疑。原来，他往喜处考虑较多，没想到黄鼠狼给鸡拜年，周天依没安好心。此时，万大海的面部表情急速变化着，由红变白，由白变青。霎时间，他一拳抡在腿上，道：

“冠兰，多亏你来，你说我该怎么办？”

“要我说，很简单。现在马上离开这里，另找地方躲身。”梁冠兰道。

“不，不，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躲怕是躲不掉的。这前后院都有民团的耳目，我往哪里躲？”万大海面露为难之色。

“这样吧，为了保存组织，我来掩护你出家院。你先出去把士兵招来对付我，然后你再顺便从后院溜走就是。”梁冠兰一字一板地道。

“那你就得吃苦啦！我怎样感谢你？”万大海说着，挤出几滴眼泪道。

“为了大局，只好这样办吧。”

“那好，那好，我就去。”万大海说完就急转身往屋外走。

“来人哪！快把这个女共产党员给我绑下。”万大海出了门，来到院里大声喝道。随着万大海的喊声，前后院的民团士兵，凡是能听到的，都纷纷跑过来。万大海在院子里转悠了一圈，凡是有岗哨的地方他都喊到了。眼看士兵一个个向正屋跑去，他便趁机来到后院右墙根下，贼眉鼠眼，瞅瞅四下无人，也顾不得妻室儿女啦，他吃力地爬上墙头，然后再跳下，“哎哟”一声，脚脖子给扭住了。正在落地之际，早有一只大脚踏上了他的背上。他也顾不上脚扭疼痛啦，心里一颤，抬头一望，三个大汉，月下手持刀枪，面目庄严，威风八方。所有这些，使有心病的人心虚。

“你们是何人？”他说话也含有几分颤抖。

“奉周司令的命令，今宵送你上西天！”许世友厉声喝道。说完手持偃月刀腾空划了一圈，月下刀光似流星，在空中留有一道白弧，径朝万大海的脖颈急急下落，没容他第二声喊叫，便真的上了西天。古人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害人先害己，终究没便宜，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且说许世友等众好汉送冠兰嫂入了万家，按照事先计划，扫了外围，结束了四名巡哨。然后在许世友的指挥下，三个一伙，四个一团，紧紧包围了万家院。只待里应外合，打它个灵魂出窍。刚才，万大海在院子里空喊，他们已听到，实际这也是信号。他们知道，冠兰嫂的调虎离山之计，正按原计划顺利进行。于是，他们收拾了万大海后，许世友举枪连向空中放了三枪，招呼众好汉，鹤飞鹿行，突破院围，齐向万大海的住室奔去。片刻，又把他的住室团团围住，密不透风。

外院这么一折腾，把屋内的人都惊慌了。有两个士兵听到外面枪响，忙向外跑。边跑边道：“是谁在放枪？”

“周司令的马队来了！”许世友搪塞一句，接着又向身旁的两位同事作了个钳形攻击的手势，示意把这两个士兵擒下。好汉们三下五除二，没容那士兵明白过来，已双手被擒。那两个士兵要喊，早有两团东西塞进了嘴中。

趁此机会，许世友大摇大摆向门内走去，来到门口，又厉声喊道：“周司令驾到，请勿要绑人！”

“周司令？”正在绑架梁冠兰的士兵纷纷愣住了，齐向进来的陌生人投

去狐疑目光。连问：“周司令在哪儿？周司令在哪儿？”

“马上就到，我们是先头部队。”许世友说完，不容他们清醒过来，连忙举枪“啪啪”两枪，射倒梁冠兰身旁的两个士兵，以武降威，道：“快投降，谁动我就打死谁！”

这时，呼啦啦拥进一帮好汉，许世友冲在前头，手抡握月刀，就像砍西瓜一样，“咔嚓咔嚓”地砍了起来。众好汉们随后也都抄起了家什，杀的杀，砍的砍，直杀得这帮虎狼，没容得反应过来就上了西天。其中有一个民团士兵正要越窗而逃，两手正按着窗户。许世友见势，眼疾手快，又一刀过去，砍断了那正扒窗户的两只手，那兵惨叫了一声，便倒在窗下了。这十四条好汉都杀红了眼，对死硬顽抗的一个不留。那个叫虎成的，见小囤子提刀奔过来，给吓傻了，拿枪当了棍子用，抡起枪就朝小囤子打去。只见小囤子一刀架开，随后，又一刀砍将过去，只听“啊呀”一声，那“虎头”顿时滚在地下。说话的工夫，十四条好汉就犹如风扫残云一般，把这“虎豹狼虫”收拾完了。

假戏真演。接着，许世友为冠兰嫂斩断了绳索，道：“冠兰嫂，让你吃苦啦。”

“没什么。”梁冠兰嫣然一笑：“你们赶来得很及时，我要写信向曹政委为你们请功。”

“请功倒不必要。”许世友道：“如果有功，还要首推你。”

他们说着笑着，清点了一下枪支，不多不少，长短枪一十三支，再加上郭家洼缴获的六支，总共一十九支。每人一支后，余下六支。许世友当即吩咐冠兰嫂道：“这些枪留给地方武装用吧。请你给安排一下。然后，我们按照曹政委旨令，速速归队。”

“那好，你们先把这些枪送到我姑母家存放。我找一下当地组织，再交给他们。”梁冠兰道。

“一切就按你说的办。”许世友说到这里，又转身对大家道：“没有遗失东西，我们现在就撤。”

随后，岳二亮点了一把火，顿时，万家草房便烈焰飞腾，那些被砍死的虎狼也一起在烈焰中升了天。

这时，鸡叫头遍。村民们还在熟睡之中，夜，静悄悄的，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英雄许世友带领好汉们，转头向郝家铺行去。然后再从郝家铺与冠兰嫂分手，去追赶红军。

黑夜在前，黎明在后，黑夜过去不就是黎明吗？

第十九章 麻城枪声

蒙面汉持刀跳出：留下买路钱！许世友以刀相迎：光天化日之下，胆敢拦道劫财

前方是大山，大山过后便是坦途。

现在是黑暗，黑暗过后便是黎明。

十四条好汉赶了一程路，黑黝黝的大山依然还是那么远，仿佛在同诸位好汉们开玩笑。鸡叫三遍，天色渐亮。那隐藏大山背后的红日，顷刻露出半边脸庞，红红的，霎时间把光焰洒向大地，把光明送回人间，万物复苏。十四条好汉，不觉精神抖擞，脚步迈得更大起来。

前方不远处，就是石头寨。

坐落山坳中的石头寨隐约在望。

正行间，突然从路旁窜出一个蒙面持刀的汉子，横在路中，喝道：“留下买路钱！”

“你是什么人？光天化日之下拦道要财。”行在队伍最前面的许世友也抽出偃月刀，以刀相迎。

“我，我……”且说那黑纱蒙面汉子经不住这么一问，心有些发慌，手有些发抖，刀随手也颤动起来。随后，举起刀喝道：“休问我是谁，先吃我一刀再说！”

许世友并不敢怠慢，举刀相迎。只听“咔”的一声响，两刀相逢，火花飞溅。许世友早已看出对方破绽。对方原来竟不会使刀，反把刀背当刀刃。忙道：“好汉，你的刀用反啦？！”

经许世友提示，蒙面汉这才验看手中的大刀，可不是吗？错把刀背当成了刀刃。一阵羞愧难言，泪水顺着面颊落下，喃喃地道：“众位好汉，我并不会杀人，只是……”

“只是什么？”许世友急问。

“嘿！”蒙面汉扔掉了手中的大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心有余恨百肠结，不知从何说起……

“年轻人，看来你心中一定有深仇大恨，快讲出来，莫憋在心里。我们是红军队伍，专替穷人打抱不平。”许世友和众位好汉上前百般劝慰。

蒙面人一听是红军队伍，顿时眼睛一亮，“嚓”的一把撕下了面纱，精瘦的脸庞上，一双泪眼狐疑地打量着这一张张陌生的面孔。现入他眼帘的是微笑、是和蔼……片刻，他叹道：“我说，我说……”

原来这石头寨，只住着十来户人家，属麻城县府管辖。寨中有一位无儿无女的寡妇，名唤梁梅氏，老人六十多岁，与外甥李瓶儿一同生活。

本月初一的晚上，梁梅氏上茅房，不慎失足跌倒。“舅母，快醒醒，你这是怎么啦？”李瓶儿百呼不应。急忙请郎中诊治，但见梁梅氏始终昏迷不醒，于当晚故去，留给了外甥李瓶儿一笔不小的遗产。梁梅氏的娘家侄子梅殿英，在姑母生前从不恃奉，除讨要一些零用的银两外，极少来往。这时，他见姑母去世，立即打点银两，买通官府，以便争夺遗产。麻城县长刘德水是个爱财如命的家伙，真是一年县知府，十万雪花银。在他看来，银能通官，官能索银。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他接到石头寨梅殿英的银两后，不问青红皂白，把李瓶儿和他的大哥李银儿一起抓来，各给四十大板，打得他俩遍体鳞伤，不省人事。李银儿伤势过重。口吐鲜血，一命呜呼。

李瓶儿的弟弟李铜儿要到州府为兄伸冤，又被抓到县府，打了四十大板。祸不单行，没想到母亲埋葬了银儿以后，自己也得了急病，一命归天。李铜

儿哭得死去活来，眼看为埋葬大哥，家产全卖。如今葬母，身无分文，思前想后，万般无奈，李铜儿被逼得干起了拦道要财的勾当来。

“那你就是李铜儿啦？”许世友不无同情地问道。

“对，俺是李铜儿。”李铜儿说完低下了头，道：“奴才干出今天这种勾当，实是对不起先祖，违背先母对自己的教诲。好汉们，你们能饶恕我吗？”

“诸位弟兄们，这官府贪赃在法，弄得李铜儿家破人亡，着实可怜。咱们不能看着不管。依我之见，今早咱们这顿早餐的碎银就留给他，谁腰间还有碎银也请留下，帮人帮到难处。咱们有钱的出钱，没钱的也出把力，帮李铜儿把母亲先葬下再说。”

众兄弟齐声道好，你一把我一把地把碎银递到李铜儿手中，感动得李铜儿再三向众位好汉叩头道谢。

接着，众位兄弟在许世友的带领下来到李铜儿的家里。乡亲们听说红军哥为李家料理后事，纷纷来家看望。有的送来了水果，有的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饭菜……

众人捡柴火焰高。虽只半日时间，许世友等人帮助李铜儿把母亲安葬妥当。

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大别山人，甭看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却极为推崇这句俗话。且说众人为李铜儿埋葬完老母，李铜儿连忙找到许世友，无论如何也要参加红军。

“说说吧，你为啥参加红军？”许世友面对着这个年满一十六岁的李铜儿问道。只见他血气方刚，四肢散发着青春之力。

“参加红军，一是感谢您们今天救人救到难处，二是我要报杀母杀兄之仇。众人推墙墙必倒，我考虑是这个理儿，孤掌难鸣，只有参加红军，我这个仇才能报。”李铜儿搜肠刮肚，生怕许世友不收他，一股脑他说出以上词儿，当然也道出他这个青年人初入人世的全部人生观。

“那好，我收下你。”许世友见李铜儿答得认真，且有道理，不胜心喜。他那炯炯目光在李铜儿身上似乎看出了某种希冀。红军队伍由这些有希望的分子组成，还怕有过不了的火焰山，还怕豺狼虎豹逞凶狂！从小看大，正是这种慧眼识金，使许世友不同于常人，成为新中国的一代天骄！

“感谢你们收留了我。”李铜儿因祸得福，向许世友敬了个不伦不类的军礼。此时他心花怒放，青春的活力在身上闪耀。一个年轻人，当他的目标聚集一点，且能实现时，便如百川入海，扬波助澜。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又是无限的。当下，李铜儿变卖了全部家产，投入红军，表现了他对既定目标的热烈追求。

许世友率领众兄弟劳累了一天，吃了点晚饭，早早在李铜儿家躺下休憩。后半夜鸡叫一遍时，他们纷纷起床，趁夜暗再次向朦朦胧胧的大山奔去。

木兰山在望。

大部队在等待着他们。他们仿佛看到了曹政委那笑容可掬的脸庞……新的任务又在等待着他们。

夜幕在消失，山路朦胧可辨。

光明在前。

高山也在前。

高山陪伴着光明，光明也伴随着高山，使这自然生成的山路曲曲弯弯，弯弯曲曲，通向那希望之巅！

曹政委道：陈再道嘛，已经出了你们班，为你们的排长。你要当好这个班长

且说这木兰山位于大别山的腹部西侧，一色的高山峻岭，险壑深渊，真是峰峦叠嶂，气象万千。盘踞在黄麻地区的桂系军阀第十八军，多次来到这里搜剿红军，但见白云山腰缠山脚沟壑深，地形十分险峻，望而生畏，不敢越雷池一步，只好卷甲而归。当时，盘踞在黄麻地区的军阀部队也发生了内江，蒋介石的第十二军撤回河南时，绕过木兰山就到了湖北，但来到木兰山时，见此情景，不敢直穿，只好绕道而行。

这木兰山山高坡陡，险象环生，我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的前身就诞生在这片白山黑水之中。是大山孕育了火种，是火种照亮了大山。这在当时的中国，无论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的中国人，皆翘首相望。后来蒋介石为围剿红军，曾派数十万大军，围剿木兰山，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此是后话，暂且不提。且说曹大骏、许继慎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柴山堡地区摆脱了军阀、当地民团的追击，并巧妙地利用二者的矛盾，从敌人眼皮底下溜出来，连夜行军，风餐露宿，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木兰山根据地打游击。白天隐藏在青山，夜晚出来捣盐卡、袭民团，神出鬼没，飘忽不定，消耗敌人，壮大自己，养精蓄锐。随着敌消我长形势的好转，部队得到休整后，一个新的更加奇妙的决策“杀到麻城、新集去，摧毁敌人老巢”，在红军的高级领导层运筹。恰在这时，许世友率领众位兄弟，几经曲折找到了红军大部队。

找到了部队，犹如像失散多年的孤儿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甭提多高兴啦！许世友把冠兰嫂的亲笔信亲手交给了曹大骏政委，道：

“政委，这是冠兰嫂给你的信。”

曹政委看了信，连连赞道：

“你和同志们干得好哇！叛徒万大海被除，解除了当地党组织的后患，地方党组织要为你请功哩！我双手赞成。”

“政委，我们不要什么功，只图早日把这些作威作福的孽种全部消灭，让全中国人都过上平安日子，再给我们请功不迟。”接着，许世友又把如何消灭万大海的详情，以及他离开部队的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一一作了汇报。

“好小子，有你的！”曹政委听了，一拳砸在许世友的肩上，道：“你出去的这些日子，倒叫我和老许提心吊胆哇！我们还以为你回不来啦，没想到你还是那样结实。”

“是啊，阎王爷的门踏了几踏，说是没有我的花名册，又把我放啦！”许世友风趣地说完，在座的同志们都“哈哈”地大笑起来。

“世友，你走后的这段日子，部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前天捣盐卡时，你的好班长胡德云同志牺牲了，你们班也损兵折将半个班。”

“你说什么？班长牺牲了？又损失了半个班？”许世友听后，如五雷轰顶，由喜转悲，连声问道。

说起班长胡德云，前书已有交代。世友和德云从小就在一起砍柴放牛打猎；农民运动兴起后，又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武装时，又同在一个炮队（当时也叫敢死队），斗民团捣盐卡，刀劈李静轩，活埋“彭大头”，在多年的斗争中，彼此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情谊。如今德云离他而去，怎不使他泪水潜潜。再者，一个班的战友又牺牲几个，在战争年代，还有什么比失去战友更使他痛心的呢……

“事情发生在那天清晨。”接着，曹政委详细讲了捣盐卡和胡德云等同

志牺牲的经过：“这次战争的失利，实际也有我们领导的责任。事前敌情摸得不够准确，结果仗打起来了，才发现敌人远不是一个连。你们班担任尖刀班，在全营范围内，伤亡最重。全班插入敌区后，弹尽粮绝之际，和敌人拼起了肉搏战。战斗很残酷，同志们也打得很顽强。在冲破盐卡土围子时，班长胡德云中弹，血流不止，他仍指挥战斗，为坚持最后五分钟，等待部队来援。你们班这时战斗伤亡最惨，先是班长胡德云，后是罗枫岭、梁其明、胡子华、周大清、李德绥等同志。你班长牺牲时，是和盐卡的头子丁霸头紧紧抱在一起，最后同归于尽的，他死得很壮烈。若不是王树声团长率队及时赶到，你们班将会全部牺牲。为了纪念德云同志，表彰你们班这种刺刀见红、不屈不挠、人在阵地在的精神，上级已决定授予你们班为‘德云先锋班’的荣誉称号。”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却说许世友听了班长和同志们英勇牺牲的经过，从心眼里感到悲伤。自豪也好，悲沧也好，已是历史。关键是今后，自己要什么样的行动谱写真正的人生——为穷苦人打天下。接着，许世友道：“政委，为了给班长和同志们报仇，这次我又给部队带来了十四员虎将。”继而，许世友又把十四员虎将一一向政委作了介绍。

曹大骏政委验看后，擂擂这人的胸，拍拍那人的肩，最后他满意地“哈哈”笑了：“看来，一个个都是五大三粗，都是好样的。你们为红军输送了新鲜血液，我们红军就有希望啦！”曹政委说到这里，话头一转又道：“就把他们全部补充到你们班。班长就由你许世友担任，怎么样？”

“政委，我许世友这把刷子，别人不知，你还不知吗！只会杀呀，冲呀。但是，说起话来肚子里没货，怕是干不了。依我看，我们班还有很多老同志，如陈再道同志，他比我强。”许世友推辞道。

“陈再道嘛，他已经出了你们班，升为你们的排长啦。你先干，有什么困难再说。我们这些人也都不是生下来就会打仗。干中学嘛，关键要用脑。”

“……”曹政委的一席话，说得许世友无言对答。他佩服曹政委的政治思想工作。此时在他看来，不用说打仗，就是统帅千军万马的思想工作也是一门科学哩。说话也是一门艺术。没有高山，显不出平原。此时，他感到自己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职务的提升，有人把它看成一种荣誉，背上它会把自己压垮。相反也有一些人把它看成天赋的责任，背上它更使自己任重道远，反而看出自己的渺小和不足。我们未来的将军许世友就属于后一种人。要说我们的将军与众不同，其特点就在这里。

接着，曹大骏政委又郑重地告诉许世友道：“你快带领同志们回班准备吧，有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你们。今晚王树声团长要亲自找你交代。”

“是！”许世友向政委敬了个军礼，便招呼大家风风火火回班去了。曹政委望着这个虎里虎气的许世友，不由地“哈哈”笑了。然后，他又转过身来，走进作战室和许继慎师长研究起作战方案来。360 许世友外传

拿下云雾寨！陈再道，你们排是我团
先锋排！许世友，你是排里先锋班

许世友带领众位弟兄回到班里，排长陈再道同志早在那里等待着啦。战友之情，不亚于手足，大家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语。

同志们个个庆贺一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战士自有战士的情趣。晚餐时，他们又破例多加了两个野菜盘，以水当酒，敲盆击碗，自然又热闹了一番。正在热闹处，团长王树声挑帘进来了。

“团长，你快来坐下，和兄弟们干一杯！”许世友一声喊叫，早有几位老战士，你拉我扯，推推搡搡，把个大团长按在地上，席地而坐。

“好好好，我和众位兄弟干杯！”团长王树声没有架子，待人温和，平时像位大姑娘一样腼腆，可是一到战场，动真格的，他在敌人面前决不手软，判若两人。许世友很喜欢王团长这种特殊的性格。后来，许世友成为红军团长时，王树声团长的这种天生秉性完全转移到了他的身上，真乃是“青藤靠着山崖长，羊群走路观头羊”。

团长王树声首先提议道：“应先为长眠在青山中的兄弟敬酒。”大家齐声赞成。酒敬英灵慰九泉，洒洒青山山更青。接着，王团长又提议和许世友同饮一杯，祝贺他大难不死。第三碗，王团长变了招儿，示意和大家同饮，共同庆祝胜利。第四碗，王团长身先士卒，独端独饮，不愧大哥风度。且说王团长喝完，把酒碗重重一放，发了话：

“有言说，群雁无首难成行，打铁要得自身硬。今晚我团有行动，上级命令我团先拿下云雾寨，为大部队打入麻城作先锋。陈

许世友外传 361 再道，你们排是我团的先锋排。许世友，你是排里的尖刀班。你们听清了没有？”

“听清了，团长，保证完成任务！”陈再道、许世友几乎同时回答。

“在这次任务中，你们二人要身先士卒，先锋要有先锋的样子，尖刀要有尖刀的作用。如若装熊，可别怨我王树声铁面无情！”王团长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就这样，任务当前，不喝了。等你们胜利后我再煮酒灌你们！告辞！”

奇袭云雾寨。他放开喉咙：我们是红军！你们跑不了！谁动，我就崩了谁

秋日的夜晚，带着寒气的月牙儿挂在中天。微微的月光下，远山近景显得灰蒙蒙的。山路弯弯，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风儿虽然清凉，空中却有潮气，草叶上挂满了“夜明珠”。路旁的草叶下处处有虫声，急促而悲哀。远方村庄偶尔还传来几声犬叫声。许世友的尖刀班先于部队，从五十里外奔袭顺河区云雾寨，为大部队开辟道路。

且说这云雾寨，位于高山云巅。云在山巅游，雾在山腰缠，竟如仙境仙界一般，故称云雾寨，可谓名副其实；这云雾寨总共百余户人家，村中只有一条大路，由北通南。北通新集，南通麻城，实属交通咽喉，又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豫鄂两省分界地。再说这云雾寨四周又有五座大山。因此，这个地方有“五龙捧圣之地”、“众星捧月”之说。正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特殊，所以常遭兵燹之灾。兵荒马乱之年，又叫“受难村”。休说别的，单说顺河区大地主陈实生、彭焱生办的“清乡团”就驻扎在寨上。据当地党362许世友外传组织提供的情报，“清乡团”有五十多人枪，他们在顺河集、料棚一带设卡，拦截群众，奸淫民女，任意向群众要钱、要粮、要柴，连过路也要留下买路钱；另外，他们还以搜查“红军”为名，抢劫财物，为所欲为。谁要是反抗或是稍有不满，就被扣上“私通共党”的罪名，轻则被抓、吊打或罚款，重则关押坐牢或处死，附近的百姓无不对这帮作恶多端的匪徒恨之入骨，只是敢怒而不敢

尖刀排抵达寨子外围时，星星高照，月在云中游，云在月中跑，地面显得很暗。这时只听见村里面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男男女女的哄闹嬉笑声和猜拳行令声混杂在一起，弥漫在寨子上空，在寂静的夜里老远就听得很清楚。许世友抬头望了天空中的昏月，心想老天助我成功。作为无神论的许世友，偶尔事情的巧合，也使他信天由命了。

尖刀排长陈再道，人称陈大麻子，这时把手一挥，队伍顺着寨墙猫腰直插寨墙北门。他们接近北门时，只见寨门紧闭，寨墙足有两丈多高，全部用条石砌成，看样子十分坚固。

陈再道快步走到许世友面前，低声道：

“你们班先翻过寨墙，打开寨门，注意不要惊动里边的敌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开枪。”

话音刚落，许世友把刀一挥：

“上！”

十几个小伙子立即搭成人梯，敏捷地向上攀登，鹤飞鹿行，不一会儿，全部跳入寨内。这时，发现寨墙的警戒楼内，有两个哨兵正在喝酒。他们自喝自斟道：

“娘的，他们喝喜酒，让我们守寨门喝剩酒。真他娘的缺八辈德！”

“缺德人没有好报。不是我们守寨门，他们能喝得成喜酒吗，

许世友外传 363 今晚如有人来劫寨，叫他们喝不成酒，我才高兴哩！”另一个敌兵显得异常气愤。二位哨兵说到这里，门缝一闪立刻跳进来一个黑脸大汉，左手拎刀，右手提枪，威风八面，立在了二哨兵面前，厉声喝道：“我们是劫寨人。”

“你们是……”话说曹操，曹操就到。二位哨兵一看不禁打起了颤。一个哨兵连忙道：“好汉饶命，刚才我们的话你也可能听到了，你们要劫寨，

我们二人帮忙还不行吗！”

“帮忙，那好。”许世友又道：“现在请你们二位把寨门打开，放我部队通行！”

“只要饶命，一切都好说。”那两个哨兵立刻起身，取出钥匙，在许世友的监视下，打开了寨门。同志们“忽啦”一声拥入寨内。

陈再道和许世友耳语了几句，接着，他又向二位哨兵问道：“这寨内乱哄哄的，是干什么的？”

“我们清乡团的头目彭焱生今晚结婚，宴请亲朋宾客哩！”他们答道。

“此话可真？”许世友问。

“如若有假，我兄弟俩可拿人头担保。”

“那好，先委屈你们二位一下。等我们劫了寨，再来放你们。”陈再道说完，示意几个战士三下五除二，把二人捆了个“四蹄倒栽葱”，关在警戒楼内。然后，他又和许世友耳语了几句。陈再道则指挥其余班把住四面寨门，防止敌人逃窜。许世友带领尖刀班向一座灯火通明的院子冲去。

艺高人胆大，劫寨攻坚是许世友的拿手好戏。许世友、李铜儿和小围子罗应怀跑在最前头。紧接着，又收拾了三名岗哨，推开虚掩着的并贴有红喜字的大门一看，好家伙！堂屋的横梁上吊着两盏纱罩大宫灯。两旁柱子上各挂着一盏汽灯，供桌上点着一 364 许世友外传排一尺多长的红蜡烛，将屋内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堂屋内满满地摆了五张八仙桌，桌上摆满了酒菜。匪徒们和几个穿着绸缎长袍的豪绅地主，还有几个穿红着绿的妖艳女人，正围在桌旁大吃大嚼；整个屋内烟雾腾腾，酒气熏天，男男女女活像一群苍蝇叮着一摊牛屎堆，乱哄哄，闹纷纷，一团糟。

且说这帮家伙肆意纵情作乐，毫无戒备。当许世友带领尖刀班进了屋，才被一个端盘子的女仆发觉，盘子扔在了地上，她惊叫起来：“红……红军……”

这一喊不打紧，立刻引起屋内一片混乱。那些寻欢作乐的狗男狗女吓得哇哇直叫，抱着头就往桌子底下钻。桌子挤翻了，碗碟杯盘哗啦啦打得粉碎，酒菜汤饭洒了一地，有的脸上，身上沾满了菜汤，真是丑态百出，狼狈至极。

这时，许世友朝房顶上“砰砰”地打了两枪，大喝一声道：

“我们是红军。你们被包围了！跑不了啦！谁敢顽抗，我就崩了谁！”

这两枪一吼，犹如晴天霹雳，把敌人镇住了：有的举手投降；有的磕头作揖，乞求饶命；有的抱头大哭。

尖刀班乘敌人混乱之际，全部缴获了匪徒们的枪支弹药。几个亡命之徒企图夺路而逃，被他们当场劈死。不到一个时辰，寨上守敌被先锋排一网打尽，共缴获步枪三十多支，俘敌四十余人。

打下云雾寨，红军声威大振。第二天夜晚红军大部队，在王树声团长的带领下，直捣军阀老窝——麻城县城。原来这桂系军阀十八军只顾在外地搜剿红军，没曾想红军来了这么一手，剿了他的老窝。至此，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惨败而告终。

山在欢呼，海在欢笑。大别山像巨人般昂首天穹，长江扬波作浪，一泻千里，汇入东海。历史不可侮，正义不可侮。在与反

许世友外传 365 动势力作斗争中，我们的工农红军逐渐壮大起来了。

且说在攻打麻城的战斗中，作恶多端的狗县长刘德水被惩戒，红军新战

士李铜儿在监号找到了长兄李瓶儿，兄弟二人相逢，悲喜交加，无不感谢共产党。

“大哥，你也跟我参加红军吧？”李铜儿主动动员李瓶儿。

“要得，先有国后有家，没有红军，决不会有咱兄弟二人的今天。是红军报了咱家的深仇大恨，那你就跟长官说说吧！”

“要得。”李瓶儿当即找到了班长许世友，说明了此事。许世友办事干净利索，当下就道：“凡是苦大仇深的人我都收下，共产党还嫌人多吗！”许世友说完，又让李铜儿取来一支新缴获的枪，亲手递到李瓶儿手中，学着曹政委当初给他说的这句话：“给，干中学吧！” 365 许世友外传

第二十章 立志报仇

许世友开怀大笑：我许世友又回来了！
捉我？怕是连他自己的狗命也难保住

麻城一战以我军胜利、敌人失败告终，我红军以许继慎、曹大骏为首的高级将领，便又开始了新的思索。他们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论英雄，主动放弃了麻城，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重点。按照毛泽东同志“农村包围城市”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指示，重把落脚点移在农村，协助地方组织，清剿地方反动势力，建立革命根据地，布下天罗地网，以迎取更大的战略胜利。红军部队开到老区的消息不翼而飞，贫苦农民奔走相告：

“部队打回来啦！”

“我们的救星到啦！”

部队每到一地，乡亲们都含着眼泪向亲人们倾诉国民党匪军和地主“清乡团”的滔天罪行，纷纷要求向敌人讨还血债。老区人民的血泪控诉，激起了红军指战员的满腔怒火。为了迅速扩大割据区域，使麻城北乡与柴山堡根据地连成一片，为了替乡亲们报仇雪恨，他们又立即投入了严惩土豪劣绅、还乡团的殊死战斗。

许世友外传 367

且说许世友所在的红军第三十一师重又开往了柴山堡根据地。许世友与梁冠兰相见，无不感慨万端。

“多亏上一次你的帮助，除掉了叛徒万大海，要么党组织还不知被破坏到什么程度哩！”冠兰嫂感慨地说，“你走后，他们得知了你的行踪，反动民团的头子周天依又亲自督阵，搜剿了一次，结果一无所获。第二天，各村街上又出现了赏洋捉拿你许世友的布

告。”

“是吗？”许世友哈哈地开怀笑了，“我许世友今天又回来啦！捉我？怕是连他自己的狗命也难保住啊！”

“我们欢迎你来。曹政委也到了吗？”梁冠兰理了理腮边乱发道。

“我们是先遣支队，他们随后就到。”

“那太好了！自从你们走后，我们就好像少了主心骨。这回你们来了，一切事情都好办了。”

他们说着聊着不觉已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许世友道：“晚饭你是怎么安排的？”

“我已经通知村长安排了。还是老规矩，每家一至两人。噢，到时间啦。走，我领同志们去。”冠兰嫂说到这里，忙站起了身。

许世友也站起来道：“这些天来，同志们行军很辛苦，今天早吃早睡吧。”吃罢晚饭，许世友并未休息，又找到梁冠兰，道：

“冠兰嫂，我有一封信，请你想办法，送到民团周司令那儿。”

“什么信，这么急？”

“好汉做事不背人。我想单独会一会周天依。给他先打个招呼，不然人家会挑咱的理！”许世友幽默地说。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冠兰迷惑不解。368 许世友外传

“我是想，上次重阳之夜我去他家，多亏他命大，没要了他的命。这次会面，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许世友说到这里，稍停了一下，“趁大部队来之前，打他个措手不及，也为大部队开展工作奠定基础。”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封信我包了。”梁冠兰说完咯咯笑了。那笑

声中充满着她对这位有勇有谋的班长的敬佩。

“今天累了。我也不去看望锅哥（梁冠兰的丈夫）啦，你枕头旁吹吹风。向他问个好，改天再见！”许世友庄重地说。

“等有一天，我非给你找个辣子媳妇，治一治你。”

“那好，那好，我做梦也想着哩！”许世友笑了。

敌人布下陷阱，许世友你会上当吗

冠兰嫂把许世友的信，绕了几个弯儿，巧妙地交给周天依的心腹孙子毓。周天依接到心腹转来的信是第二天的早上。

这天早晨，周天依起床洗漱后，刚点上一支雪茄香烟时，孙子毓风风火火地跑来，进门差点绊了个趔趄。

“什么事让你这么慌张？”周天依问道。

“老爷，许世友有信给你。”对方连忙呈上一封信。

“你说什么？许世友！”

“对，许世友。”

周天依的手有些哆嗦，接过信，急忙捏灭新点的烟，展开信纸：

周大司令台鉴：

此函复君，意想约会。

吾首贵如金，甘将吾首送去。

许世友外传 369

祝君发财。

许世友敬上

周天依看后，如雷贯耳，不知所措。额头的汗珠子沁出，发抖的手，和着他发颤的嘴，喃喃自语道：

“这可如何是好？”

“老爷，怎么回事？”孙子毓急忙问道。

“你，你自己看吧！”周天依把信随手扔给了他。孙子毓展信去看，大眼一扫，“噢，原是这么回事！”他眼珠在眼眶里一转悠，马上道：“老爷，有了。”

“什么？”

“依我之见，他来也好，正可将计就计。就算他魔高一尺，我们何不道高一丈呢！”孙子毓接着又讲了两条措施：一是顺信摸人，弄清许世友现在的位置，我们先下手为强，宰了他。二是加强你的警戒，防患于未然，决不让许世友占了便宜。末了，孙子毓又道：“这叫两条防线，我们希望是前者，万一前者不成，只好改为后者。后者成功也算胜利。”

“说得有理。”周天依一听，顿时愁眉舒展，胆子变壮，然后又补充道，“再加上一条，许黑子要来，我就接见。”

“老爷斗胆！老爷斗胆！奴才不敢想。”孙子毓连连赞道，“老爷若是真的接见，实乃大将风度，鼓我民团士气。两将相会勇者胜。”说到这里，他眼珠一转，顺水推舟道：“他若来到我们这一亩八分地里，埋下暗兵，谅他也插翅难飞！老爷比奴才有胆识，您这是好主意。老爷如果写信的话，我可以亲自转去。”

“那好，我现下就写。”周天依听了奴才的赞赏，心花怒放，当即修书一封，交给孙子毓转捎。

再说周天依这些日子，听到许黑子到处活动，消息接连传来，

370 许世友外传使他怒火中烧。为了报“一刀之仇”，他动用了民团士兵，又是贴告示，又是搜寻，结果查无音信。不杀了许黑子，他难咽重阳夜“一刀之恨”。他可不是那种吃了果子忘了树，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誓死要与许世友决一雄雌。今听他要来，真想了结此帐！想到这儿，他走出屋，在院里院外、屋前屋后，转了一圈儿，把凡是能隐兵的地方都记在心里。然

后，告诉副官聂振安，按他的旨令去办。一切完备后，他又回到客厅抽起了大雪茄，他吐出一圈圈烟雾，在头顶盘旋，眯着眼睛继续盘算。

许世友，你会上当吗？

与虎谋皮，许世友并不感到丝毫胆怯

许世友是许世友。

许世友不会上当！

再说孙子毓接过周天依给许世友的信，立即顺原路，绕了几个弯儿，由冠兰嫂转到许世友手里，这已是当天下午。许世友展信一看：

许大队长：

大札收读，佩服佩服。

你意会我，我意会你，两厢情愿，不谋而合。时间

定在今晚七时，不见不散。

周天依敬上

阅毕，许世友“哈哈”大笑，遂又把信交给冠兰嫂，道：“你也看看吧！周大司令不愧好汉，就冲这一点，我也要按时赴约。”

许世友外传 371

说实在的，许世友给周天依的约会信，只是想恫吓他，使其进入恐怖状态中，然后再去收拾他。没想到，对方却信以为真。去就去吧，咱就来个假戏真演。入魔穴，许世友并不感到丝毫的胆怯。

“许班长，怕是去不得的。”冠兰嫂首先站出来劝阻，“依我看，这周二癞子心术不正，怕是有诈。”

“弩不换新弦，不断也得松。要说危险，吃饭还能咬住舌头呢。那饭就不吃了吗！”许世友心有一定之规。

这时，战士们也都纷纷围过来，听说班长要和民团司令周二癞子约会，个个惊讶不已。有说东有说西，大部分人反对，没想到，还有三个人出来支持他。这三人不是别人，正是机灵鬼小囤子、大高个岳二亮和死里逃生的李瓶儿。这三人站在许世友一边，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便是，既然许班长执意要去，必有一番道理。他们认为此去不一定吃亏，弄得好还有便宜可占。再加上他们觉得许班长很神秘，是少林出身。八年少林生涯，尽得名师指点，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融为一身，传说他刀枪不入，能飞檐走壁，他们是没见过，但见到的是，石碾他能轻轻举；碗口大的杉树，他可以一口气撷断好几棵；十二个铜板摞在一起，一刀劈下去，铜板分成了二十四片；他指似钢叉，叉人一下，能捅出五个血洞，抓人一把，能扒下一块皮肉；他身轻如飞燕，五六米宽的壕沟，一跃而过；一丈多高的房屋，纵身上去，片瓦不碎……耳听不如眼见，他们对许班长信得过，再加上他们三人个个求战心切，若是跟着他，打入匪穴，还能学上几手哩！

“看看吧，还有三人支持我哩，说明我没有孤立，还有点群众基础！”许世友洋洋得意，摊开了双手。

接着战士们又是一阵争执。有的战士出于对许世友的爱护，索性提议：“咱们少数服从多数，干脆举手表态确定。”忽啦啦十五 372 许世友外传只手举了起来，剩下许世友和另外三名战士。许世友见势不好，力排众议道：“有时候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我是一班之长，有民主还要有集中。关于去的问题，我有过考虑。危险是有，可我们不能因为有危险而止步不前。”接着，他又把自己的详细想法和方案全盘托出，说得大家低下了头。大家知道班长的性子，一旦他决定的事，纵有五头大牛去拉，怕也是拉不过来，只好服从他的决定。

莫道前方是敌巢，英雄自有好对策

当天下午许世友和全班同志早早吃了饭，许世友又去盐局借了匹高头大马，以示威风。这马虽比不上“千里驹”，但见四蹄雪白，周身乌黑，前裆放进斗，后裆放进手，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红而光。水火分明，蹄厚三寸。再看那马头高峻如削，马眼泽大而光，分明是匹雪里青。许世友翻身骑上马，在前方开路。马大壮军威，十八个战士，个个精神抖擞，在后面跟着，犹如众星捧月。且说这一队人马择山路而行，从柴山堡直奔周家寨而来。

马蹄起处青烟腾，
横扫世间害人虫；
莫道前方是敌巢，
英雄自有好对策。

太阳西沉，红霞散开。当晚七点，许世友这队人马来到胡家凹南门前松林中停下，按照预先计划，十八名战士留下十人遁入松林，余下八名膀大腰圆的战士随班长向南寨门行来。许世友边走边道：

“一切看我的眼色行事。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动刀动枪！”

“班长，我们清楚。”八名战士连连点头。

许世友外传 373

再看南寨门，与往日不同的是，今日也破例加了岗哨。岗哨为民团一个班，共十二人，分作两行，一拉溜分立在寨门两旁。他们一个个荷枪实弹，犹如那古庙里的八大金刚，面无善意，凶神恶煞。他们是奉周司令的命令，特来执行公务。领头的名叫朱武，外号二疤子。他站在队伍前列，腰里别着个王八匣子。说起长相，是够寒碜了。窝瓜脸，两只小眼使劲睁也睁不开。蒜头鼻子下，有两撇稀稀拉拉的小胡子。此时，他见前方一队人马，煞有声势，大摇大摆地向寨门走来。瞧那阵势，必有来头。于是他“哗啦”一下，推上子弹。在他的带领下，十二位士兵也“哗啦哗啦”的子弹都上了膛。

“干什么的？”朱武冲着走在前头的许世友大喊，露出了他那杀猪的腔调，活像三分鬼叫。

骑在高头大马上的许世友并不答话，只管往前走，大摇大摆地来到寨门前勒马驻足。他并不下马，不紧不慢，不慌不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朱武，道：

“这是周司令的亲笔信，邀我相会。”

朱武展信一看，不错，是老爷的笔迹。继而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只见他膀大腰圆赛似黑大汉，虎眉豹眼活像张飞在眼前。道：

“那你就是许世友啦？”

“不错，算你有眼力。”许世友“哈哈”大笑，道，“如果我没认错人的话，你是朱武，小名叫铁蛋，家住朱老屋，内有老母和妹妹四环。”

“啊，你全认识。”朱武那拉长绷紧的驴脸，连同那握枪扣扳机的手，顿时松弛下来：“你怎么认识我的？”

“贵人多忘事。今年端午节，清乡团的头子彭焱生去欺辱你的老母和四环小妹，是我救了她们母女。晚上你回村时，我们在街

374 许世友外传头会了面，怕你是没有留意吧。”

“啊，有此事。”朱武被他这一席话说得热乎乎的。是敌人，又是恩人，此时他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接着，他便命令士兵，道：“快到寨里通知老爷，许世友到！”

“是！”说话间，早有两位士兵疯疯癫癫向寨里跑去。朱武本想先缴下对方的枪弹，嘴张了几张，马上又改口道：“那就随我走吧！”

许世友在马上朝后面的战士一挥手，拍马前进。

再说民团司令周天依，又名周二癞子，他正在闭目养神，忽听士兵来报，许世友已到。他马上从太师椅上跳起来，进入临战状态。本来他以为，他给许黑子的书信，谅他也不敢来。他取出怀表看了看，没想到，他真的按时赴约来啦。不过，孙子毓也帮他做好了另一手准备。此时，他定了定神，又召来孙子毓布置道：“许黑子已到，快按我先前的安排，布下天罗地网，让他有来无回！”

“是，小的明白！”孙子毓转身跑出了屋。

“快召许世友进来！”周天依转过头来，肉眼皮一抬，黄眼珠一瞪道。

“是，司令。”两位士兵也风风火火跑出了屋。

这时，许世友和八位战士，在朱武的带领下，已来到周家院门前高台阶前停下，只见大门前哨兵森严。朱武回头对许世友道：

“诸位且等，我去去就来。”说完，他便转过身，登上台阶。

且说许世友对这个周家大院并不陌生。这大院共有三门，前后院，外加套院，东西各有厢房。使他终生遗憾的是，重阳日之夜，他的刀术也不知怎么啦，没有刺中这位仇人。时隔三个月后的今天，他又登门拜访，目望这座敌巢，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他强压怒火，哪怕你是重兵防守，不宰了你这个周二癞子，我许世

许世友外传 375 友誓不立地为人。他摸了摸身旁的偃月刀，顿觉力量倍增。这柄少林宝刀啊，是恩师所赠，他曾用它斩下了多少虎豹豺狼。今天全靠你啦！有你，我许世友才能得生：少林迎春比武，连连胜了十八弟兄；打出少林寺，他又在众弟兄的刀丛中穿梭如飞，又连连战胜四门设防的师兄。李破塘设伏除霸，甘家湾出奇制胜，云雾寨刀劈彭贼，麻城县攻坚捣巢……哪一幕离开了偃月刀。遗憾的只是重阳夜这一刀。许世友想到这里，那遗憾又化作他仇恨的力量，像喷泉在他心中发泄……

朱武匆匆忙忙上了台阶，穿过重兵把守的一门，来到重兵把守的二门时，差点儿和两个回传周司令指示的士兵撞了个满怀。这两个士兵抬头一看是朱武，忙道：

“班长，司令有令，传许世友进厅。”

“那好，那好。”朱武马上折过身，返回一门，立在高台阶上，稍喘一口气道：“弟兄们，把枪放开，让他们过来。”

那一个个墨黑的枪口，随着朱武的声音落下，稍稍拉开了距离。许世友和众战士大摇大摆，穿过枪丛，上了台阶，走入一门。接着，后面的匪兵也一拥而上，随行而来。

许世友和众战士穿过一门，缓缓向重兵把守的二门走来。随着一声喊叫，那声音犹如野猫被打。“哗啦啦”两旁的匪兵，拉下枪栓，子弹上膛，然后把枪横下，拦住许世友等大汉的路。

许世友勒马停下，此时他如入无人之境，目不斜视，直向前方。他身后的八名战士，也是荷枪实弹，警惕地站在他身后。

且说这民团士兵望着马上的许世友，用心打量。此人五大三粗，确是风度不凡。强将手下无弱兵，他身后的八名战士，也一个个膀大腰圆，面目庄严，似铁打的罗汉。众匪徒不禁暗暗私语，

他们虽然跟主子四处搜剿许世友，闹出了种种笑话，遗憾的是他

376 许世友外传们并不认识这位许世友。如今许世友主动上门，不说别的，单说这种胆量足使他们个个生畏。

“老爷有令，把枪放下，让他们过去！”朱武下了令。列阵门旁的众匪徒，向后退了一步，“哗啦”一声放下枪支。许世友见此状，勒马前行，上了台阶，又进了二门。

且说二门二院，这里的堂屋正是周司令的客厅。这里匪兵更多，长长一大溜，从二门直通客厅门口。此刻，周天依，又称周司令，正稳坐客厅正首。身后墙上有一松鹤图，图旁有一副对联，道出了他的处世人生。上联是：北斗七星，水底连天十四点；下联是：南楼孤鹤，月中带领一双飞。横额是：福中增寿。此时，他已派出聂振安、周大镛、孙子毓三人出厅门迎接。许世友等被匪兵们前后簇拥地来到厅门，和其三员大将对面。

“请进！”众匪徒为其三位迎客长官，让出了一席之地，恭立一旁道。

许世友翻身下马，动作娴熟，“腾”的落到地上。然后把马缰交给身后战士小围子，自己随着迎客长官的指向，径入客厅。许世友身后的八名战士欲进，被众匪兵拦在门外。许世友回首一瞥，并不在乎。

客厅外，敌我之间，已成了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再说许世友迈入匪厅门坎，如入无人之境。

“欢迎、欢迎。”周天依稍一欠身子，作出一手势。

许世友见前方有一太师椅，但他并不坐下道：“站客好打整。我还是站着好。”仇人相见，格外眼红。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厅内沉默下来。许世友大眼扫了客厅一周，只见偌大的客厅，四个顶梁柱把天棚撑起；四根柱后，分别埋伏有匪兵，枪口正对着他。周司令左右两旁站立着四位保镖，也是荷枪实弹。两盏宫灯悬在厅

许世友外传 377 顶，厅内亮如白昼一般。另外厅内除了一些桌椅板凳之外，别无其它。

这时，许世友把目光敛回，“哈哈”笑了。那笑声在大厅内回旋，令那荷枪实弹的匪兵也一时莫名其妙。倏然间，他敛住笑声道：“周司令哇，你好威风啊！重阳之夜，你有一刀之仇，这我清楚。今日，我许世友负荆请罪。常言道，好汉不杀请罪人。你却枪口对我，我俩怎好相谈？”

“哈哈，你倒有话说啦。莫说我枪口对你，那你身带八条大汉为哪般？原来你许世友却也是个怕死鬼！”周天依说到这里，他恨不得立斩许世友。

许世友又“哈哈”笑道：“谁不知我许世友与周司令仇大恨深，我若怕死，岂肯来这里送死！既然来到这里，我许世友也有话要奉告司令！”

“那你就说吧！”周天依欠了一下身。

“那好。”许世友道，“我可以直言告诉你，有一事商量。今晚你们在这里人多势众，对我许世友耀武扬威。我许世友生来不怕死，只在死前奉君一言，以表负荆请罪的诚意。我说后，司令和诸位弟兄也不要过分激动。”许世友说到这里，屋内顷刻静了下来。只能听到那宫灯内喷发的“吱吱”声。

“不要兜圈子啦，你就快讲吧！”在旁民团副官聂振安也奈不住性子了。

“啊，这位副官看来也是位急性子。”许世友扫了聂振安一眼，道：“好，让我说，我就说。今晚红色大军要突袭你们，你们一个个活不成啦。不成交，为此我许世友冒着生命危险，特向司令相告。”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周天依急问，“巧言遮不住黑心，你不要诈

我？” 378 许世友外传

“大不过理，肥不过两。”许世友说完一阵哈哈长笑，突然他收住笑声，“你们听吧，这枪声为证。”

果不出许世友所说，“噼噼啪啪……”这枪声，像炒豆子一般，从寨外传来。

且说这枪声不是别人所打，正是和许世友分手后，遁入山林的十名红军战士所打，原来这十名战士按照班长许世友事先计划，乘他把匪兵吸引过来、寨外四门空虚之机，先后收拾了二十几名残敌，占领了四门。为里应外合，声援许世友他们，放出了一阵冷枪。这枪声便是暗号，告诉许世友，我部队已攻占四门，正要向寨里进攻。

说话间，匪军中一个士兵慌慌张张从大院跑进客厅，气喘吁吁，跪下便道：

“老爷，不好，红军大部队打来啦！”这时，客厅内开始骚动。众匪徒纷纷把目光投向周天依。趁此机会，许世友也得势不让人地道：

“周司令，我的话没错吧！我许世友前来报告，应是有功之臣！你说该怎样报答！”

“休要说啦！是你把红军引过来的！”周天依说到这里，立时命令士兵道：“快给我绑起来，推入后堂。”

一群匪兵立即围上前来，许世友大吼一声：“放开我！”轻展双臂，两个匪兵被甩出丈余远。这时，匪兵们纷纷掏出枪来，把枪口对准他。

“来，让我来收拾他！”周司令见此状，手拿王八匣子，从太师椅前走过来，拨开两个士兵道：“快说，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猛然间，许世友来了个“脚踢梅花”，一脚踢飞周天依手中的匣子枪。接着，捡起那把枪，把枪口又紧紧对着周天依。众匪兵见势不好，纷纷要拿枪射击，又怕伤着主子。这时，好大汉许世

许世友外传 379 友乘众匪兵不敢开枪之际，抽出腰旁偃月刀，恨从心出，刀凝恨心，削铁如泥，左一刀，右一刀，像砍烂西瓜一般，把一个个匪兵的头颅砍削下来。片刻他砍下了四四一十六个头颅。这时，他再寻那周天依，已不见人影。

“娘的，看你躲到哪里去？”他一脚踢翻了八仙桌，原来，周天依藏在桌下，许世友一刀砍去，没容他“哎哟”一声，人头和身子分了家。这便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不到。时机一到，一定要报。

这时，许世友又举枪“啪啪”两枪，击灭了宫灯。然后冲出客厅，大吼一声道：

“弟兄们，我来助你！”

说话间，他飞奔出厅，举着偃月刀向匪兵砍去。趁此机会，八名战士除一人受轻伤外，个个一马当先，霎时间，又有二十五名匪兵做了他们的刀下鬼。

这时，他们又杀向二门，在二门守卫的朱武，带领士兵突然哗变，他们没费吹灰之力，拿下二门，接着来到一门。恰在这当儿，外围的十名红军战士在清扫部分残匪后，也打到了一门。里应外合，很快就两军会合，至此他们已斩杀匪兵八十一名，基本上把民团救国军全部报销。

“快撤退！”许世友大手一挥吼道。

只听“叭”的一声，一颗暗弹朝许世友背心飞来，许世友躲闪不及，被

射中左侧胸部。他急转身，对准那开枪的人还了一枪。那暗藏的一匪兵顿时“哎哟”一声惨死。这时，许世友才发现自己受伤，鲜血浸透了衣服。战士们急忙为许世友包扎。

朱武走上前来，向许世友鞠一躬，道：“大哥，我朱武和众兄弟也一不做二不休，弃暗投明，参加红军，请大哥收留。”

“这样吧。革命不须强迫，愿来者我们欢迎，愿走者我们也不380许世友外传强留。”许世友说罢，转首对小围子命令道：“快牵马来，我们撤！”

许世友翻身上了马，战士们带着胜利的微笑，撤离了周家寨，向柴山堡进发。

这时，鸡叫一遍。那隐在东山后的喷薄欲出的朝阳，渐渐升起在山路的前方，给卧龙般的大别山以及雄关漫道的山路披上一层金纱。

第二十一章 偃月刀歌

英雄回营身负伤

许世友一行回到柴山堡，天色放亮。东面的山峰浸染了曙色，山头上抹着胭脂色的霞光。那“雪里青”昂首嘶叫了几声，像是发出归来的信号，岂不知柴山堡村头早有一行人马在欢迎凯旋的战士们。

曹大骏政委已带领红军大部队于昨晚回到柴山堡，听了梁冠兰的汇报，他一夜难眠，为许世友他们担心，本想派兵增援，但为时已晚，只好作罢。鸡叫头遍，他便披衣坐了起来。

“政委，天色还早，你就不睡啦？”通讯员小李从被窝里探出头来问道。

“世友他们班去周家寨，情况不明，实在叫人挂心啊！”曹大骏政委道。

“那就派人去支援吧！”

“生米做成熟饭，怕是一切都晚了。”

东方放亮，雄鸡高唱，曹政委和部分战士来到村口。不久，许世友他们真的回来了。曹政委本想狠狠地训他一顿，没想到他们382许世友外传是得胜回朝，拔了钉子，吃掉了民团救国军，歼敌近百名，功大于过，再加上许世友身负重伤，要说的只是一些安慰的话了！

“你且安心养伤，班里的工作，你提出个意见，看由谁负责？”政委把许世友及战士们迎到屋里说道。

“岳二亮聪明伶俐，我看就由他代理吧。”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许世友被安排在梁冠兰家养伤期间，红军大部队又击溃了麻城国民党匪军一个营的进攻，驻乘马岗的一个连国民党匪兵害怕被歼也连夜逃回了麻城。与此同时，红军的其他部队和师特务大队在七里、紫云等区也消灭了不少地主民团，并多次粉碎了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进攻，发展了大别山根据地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激战四小时，歼敌一个团，缴获枪支

800 余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派难受之时。

许世友养伤的第五天，北方告急，躲在新集的国民党第十三师趁我立足未稳之势，又以全部兵力向我柴山堡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大敌当前，许世友身负重伤，十分懊恼。

部队开拔那天夜晚，十分寒冷，许世友把全班招呼到一起。

“你们开过班务会了吗？”许世友问道，“这次战斗不同以前，是和国民党的正规军作战。听说师长是夏斗寅，为人很狡猾。这支部队是老蒋的王牌部队。”

“班务会已经开过，全班士气高，信心大。任务我们会很好地完成，请班长放心。”代理班长岳二亮答道。

“嘿！只恨我重伤在身，此次战斗不能与你们同行。”许世友

许世友外传 383 顿了顿，扫过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战争是残酷的，今日得以相见，明日还不知在阴在阳？感情的潮水在他胸中澎湃，有情、无情集于他一身。在他看来，人类应该是和善的，不应该互相残杀。但是面对这血与火的战争，只有用无情来针锋相对。具有血肉感情的许世友此时又道：“只有拚！敌人既然打进来了，我们应奉陪到底。实在遗憾我不能与你们一起去拚杀，这把偃月刀留在我身边也无用处，你们带去吧，伴你们杀敌立功。我等待着你们凯旋而归！”

“班长。”岳二亮从许世友手中接过这把偃月刀，只见青锋三尺，红缨绿穗，寒光闪闪，好一把少林宝刀啊！它是许世友由一个少林凡夫俗子成为一名心红志坚的共产党员的见证。刀在战士中默默地传递着，岳二亮无不感慨地说：“班长，有这把刀在，你就像在我们身旁。我们要在这次战斗中争取立功。不说别的，我们要打个样儿让你瞧瞧。活着像条龙，死了也不变虫！”

“班长，你放心吧！”同志们也异口同声地道。

“那好，那好。你们快去休息吧，半夜还要出发。有你们这些话作证，我心放在肚子里啦！”

战士们渐渐离去，许世友又手拂伤处，低下头来，再没有什么比不能让他参加战斗更使他难受的了。

为了完成任务，让许班长放心，岳二亮等回到宿处，又再次召开班务会，面对这把班长的战刀，战士们个个都发了誓言……

夜半时分，月明星稀，万籁俱寂。月亮好像在明净的天空上凝视着大别山的座座山峰，起伏的山峰沐浴在宁静的月光里。这时，大部队从柴山堡一带向伏击地区开拔。为保持行动秘密，他们不走大路走小路，箭一般直插青锋口。

师首长为什么要把伏击地点选择在青锋口？原因是敌人兵分两路进逼，气势汹汹。左路独立旅一团突出冒进，其团长孟云清

384 许世友外传狂妄骄横，易被我引诱上钩。青锋口这里地形条件较好，潢水河贯穿南北，东西两侧山峦对峙，草木茂盛，便于我军隐蔽配置兵力，发扬火力和发起冲击，而不便于敌人展开战斗。再加上这里群众条件较好，敌人从新集远道而来，必然疲惫不堪，战斗力减弱，我军巧用战法，有较大的胜利把握。

当不远的山村里传来雄鸡的报晓声时，我军已神不知鬼不觉地全部进入

了预定的伏击阵地，根据地形摆了一个“长口袋阵”。许世友班恰配置在青锋口东侧无名高地，负责断敌退路，从侧后面向敌发起攻击。

岳二亮带领全班十八名战士埋伏在茂密的草丛树林之中，密切注视着通往郑家店的大路。

时间一分一秒地消逝，朝阳从东方升起，临近九点时，还不见敌人的踪影。不少的同志都在嘀咕：

“太阳都这么高了，敌人怎么还不来？”

“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的企图，不上钩……”

听着同志们的议论，岳二亮手握偃月刀，心里也很纳闷：这里离郑家店只有七八里路，诱敌分队早就该到了。是不是敌人已经撤离，他们扑了个空？

说话间，远方传来了一阵炒豆子般的枪声，战士们高兴得叫了起来：

“接火了！接火了！”

接着枪声变急，如雨点落在洋铁板上一般“啪啪”作响。突然间，前方出现诱敌分队的身影。

“压子弹！准备战斗！”岳二亮喊了声，他那偃月刀在空中一闪，斩去了前方影响视线的荒草。

枪声越来越近。

许世友外传 385

枪声越来越急。

郑家店方向，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大队人马徐徐北上。我诱敌分队佯败引退，边打边撤，沿澧水东侧山地诱敌北进。撵着我诱敌分队紧追不舍的，是敌人的一个先头营，再往后是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敌团长孟云清以为我军只是小股部队，也不多思，就把一个团全部压了过来。

过了片刻，敌后卫营也跨过青锋口，大部分进入我伏击圈内。且看那骄傲和疲惫不堪的敌人行军纵队，乱哄哄参差不齐，一个个歪戴着帽子，斜挎枪，歪歪扭扭，令人好不发笑。有的刚过青锋口便在树荫下停下脚来喘气，有的还跑到澧河边上喝水。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敌军指挥官，看样子像是位营长，拍马过来，挥舞着马鞭大声吼道：

“娘的，你们都停着干啥？还不给我快追，让‘赤匪’跑了，我要你们的命！”

说罢便像赶羊群似的把士兵向前轰。有一个士兵腿部受了伤，实在走不动了，往那营长的鞭子随便抽。

“再不走，我就宰了你！”

“你宰吧，宰，我也走不了啦！”

那营长耀武扬威，果然抽出刀子，寒光在空中一闪，急朝那士兵的左胸部上刺去。顷刻，那士兵便倒在了血泊中……

我将士们目睹此状，无不寒心。这时，我军指挥部所在的新寨北山上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岳二亮一声吼叫，把偃月刀一举，带着全班如离弦之箭，扑向敌人。

我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冲向青锋口，迅速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毫无思想准备的敌人，被我军的突然袭击打懵了，死的死，伤的伤，侥幸活命的四处逃窜。有的不顾死活地往澧河水里跳，企图涉水而逃。不想水流湍急，敌人被水冲走的、淹死的不计其数。趁敌

386 许世友外传人慌乱逃窜之机，我神枪手发挥了作用，一枪一个。一

股残敌败退到一条狭长的山坳里，被许世友所在的连包围，欲进不得，后退无路。

“缴枪不杀”、“红军宽待俘虏”的呐喊声，此起彼伏，吓得敌人魂飞胆裂，只好束手就擒，一个个举起枪来乖乖地当了俘虏。不到两个小时，敌后卫营被我红军一团歼灭大部。少数漏网的逃出青锋口、郑家店一带。

与此同时，先头红军也以凌厉的攻势歼灭了敌先头部队第三营。剩下的敌第二营在其狗团长的率领下，抢占了傅家湾的东北侧的一个高地，负隅顽抗，以便寻找时机，从后方突围。

我军集中全部兵力，向残敌发起猛攻。由于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很猛，我们的几次冲锋都被压了下来。师首长急中生智，决定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手段，在紧缩包围圈的同时，进行战场喊话劝降。

“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

“红军宽待俘虏，缴枪不杀，回家发路费！”

“你们都有妻室儿女、父老兄妹，不要再为孟云清（敌团长）卖命了！”……

几个嗓门大、口齿清的战士，用两只手在嘴边合成喇叭状，你一句我一言地向山上喊着。

此起彼伏的喊话声，就像是一种催化剂，使敌人士气沮丧，军心动摇，纷纷举枪投降；有的干脆把枪一丢就往山下跑。

再说那位狗团长孟云清见大势已去，又不甘失败，只见他把上衣一甩，口喊道：“兄弟们，死不作俘。不怕死的，跟我上！”接着他便带领警卫排向山下杀去。一场肉搏之战，竟杀出我军的重围，遁山林向青锋口逃去。剩下兵将不足三十人。殊不知前方正

许世友外传 387 是许世友班的防区。

“哪里逃！”原来，岳二亮他们刚刚围歼完一股残敌，还没有顾得喘上一口气。只见这股残敌又逃到他们跟前，于是一场新的肉搏战开始了。

“弟兄们，杀啊！”敌团长孟云清见对方阻拦，忙指挥士兵们奔杀过来。人凭志气虎凭威，两军相战勇者胜。两军厮杀一起，分不清敌我，枪已无用，刀才有用武之地。且看岳二亮手举魔头偃月刀，在敌群中寻找猎物，顿觉有班长在身旁，手有班长助力。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刀飞处红缨闪，刀落处泣鬼神。全班战士在他的带领下，举刀迎敌，刺刀见红。但见：

红缨闪处飞偃刀，
偃月刀指红血涌。
枪刀相击“砰砰”响，
火花四溅飞萤虫。
你来一个“飞虎刺”，
他还一个“倒栽葱”。
召来群山来观战，
松涛声声壮威风。
世友虽不来参战，
强将手下无弱兵。

许世友全班战士和敌人拚杀一起，雄风不减世友在。代理班长岳二亮手抡偃月刀，按照班长平时对他的训练，一招一式全用上了。他一连劈杀了敌人的九个士兵，正向第十个士兵劈杀的时候，敌团长孟云清突然开枪，击中手腕，钢刀落地。接着又是第二枪，击中胸膛，岳二亮饮弹牺牲。这时，其

他士兵见代理班长

388 许世友外传岳二亮牺牲，急红了眼，齐向敌人团长扑去。敌团长枪响，又有两位战士饮弹牺牲。

小囤子罗应怀见势不妙，也向敌团长还了一枪，那子弹稍微斜了点，射中他的臂部。此时此刻，敌团长孟云清也不敢恋战，忙拣起岳二亮落地的偃月青锋大刀，带领残敌夺路而逃。这时，他的人马不足十人。

“不好，他拣去了班长的偃月刀！”罗应怀大声吼道。

“快追！”不知是谁喊了声，于是大家风风火火地跟脚追去，边追边打。敌团长他们跑得快，战士们追得紧。他们在山林里和敌人周旋了一个多小时，不见效果，小囤子罗应怀命令战士们停下，集中火力向敌人开枪。可那敌人狡猾得很，由整体变分散，隐在树后，尔后像猴子一般，跳跃而行，不容你开枪，他已跳到了另一树后。等你寻着他后，他又跳到别的树后，让你失望。

怎么办？大家齐把目光投向小囤子罗应怀。罗应怀道：“夺不来偃月刀，怎好向班长交代？”然后他又作了个钳形攻击的手势，道：“兵分两路，绕道卡住他们。”大家应声“好”。一路由李铜儿带领，向左侧插去；一路由小囤子罗应怀带领，向右侧插去。敌快我快。直到他们绕到前方山垭口，“两把尖刀”相对时，敌人不见了。他们寻了半天，集合的军号声响起，他们只好罢休。

这次战斗历时四个多小时，我军基本全歼敌一个团，毙伤敌一千二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八百余支。这一仗，以我军获大胜，而略有小失而告终。

偃月刀丢失，如同摘了他的心肝

大部队重回到柴山堡革命根据地又是一个新的夜晚。根据地人民听说红军打了大胜仗，歼敌一个团，无不奔走相告。

太阳出来了，金色的阳光照亮了大别山的山山水水，放眼四望，那满山遍坡的枫叶，似火焰，如彩霞，将深秋的群山装扮得分外壮丽。

红军回到根据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四乡八里。宋家洼、董家湾、甘家湾、郭家湾等村的贫苦农民，成群结队地来到柴山堡，给部队送来了鞋袜、鸡蛋、糍粑和花生等慰劳品，还有不少年轻小伙子积极要求参加红军，那躲在深山老林中的群众也闻讯返回了家园。天晴了，雾散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合家欢乐，像过节过年一般热闹。

然而，在这欢乐的气氛中，许世友却愁眉不展，朝夕相处的战友岳二亮的英勇牺牲，还有那把常陪伴他的偃月刀的失去，如同摘了他的心肝。少林宝刀啊，是他人生的伴侣。命可以不要，宝刀却不可以丢失，这如同他的银镯一样。如果说银镯是他家先辈给他留下的家产，那偃月宝刀则是他革命精神的见证。如果说那银镯代表着他对党的赤诚红心，那么这宝刀则刻着他的功勋和孜孜追求。宝刀谱写着他的的人生春秋，宝刀指处断敌头。许世友如同患了一场大病，三天不吃不喝，躺在竹床上，昨晚他一夜没有睡好。他神情不安，常常突然之间身子抽搐，像触电似的。梦里一阵旷野的山风把他旋到天空，又重重摔在了地上。他半夜里惊醒过来，弄不清自己是不是睡着？窗外风的吼叫声传来，使他觉得自己在做梦、在做噩梦。他听得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液在那里沸腾。他越想越恨，恨那抢他宝刀的敌兵团长孟云清，泪被怒火截住，真想狂喊一阵，似乎把心中的血都喷出来才痛快。

三天过后，许世友瘦了下来。只见他脸色灰黄，身体的抵抗力急速下降，伤口也化了脓。放在他面前的是群众送给战士的、战士又送给他的鸡蛋、糍粑等。

“班长，你得吃饭啊！”战士们纷纷劝道。

390 许世友外传

“不饿。”许世友硬邦邦地回答。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你不吃饭身子怎能受得了。”战士李瓶儿也道。他望着班长化脓的伤口，眼睛湿润了。他知道班长心中的痛苦和那宝刀相连，班长珍惜自己的宝刀，如同珍惜自己的生命。这时，他擦了一把泪，转过身来又道：“要怪，都怪我们没有尽到责任，让那宝刀失落敌手。物归原主，请你相信我们会给你夺过来的，只要你能吃饭，把伤口养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班长许世友缄口不语，相反激起了李瓶儿的极大痛苦。他跑出屋去，投入黑暗，来到清水河边，哭了一阵后，一个孤身为班长大胆夺刀的计划在胸中产生。趁这天黑夜深，正好行事，何不现在就去。他本想找代理班长罗应怀商量一番，转而一想，班长不允又是麻烦，于是他决定先斩后奏，夺回宝刀再讲。说做就做，直性子加急性子的李瓶儿便向敌区行去。暂不说李瓶儿孤身敌穴夺刀，吉凶多少，且说这晚代理班长罗应怀召开班务会清点人数时，发现只缺李瓶儿一人。

“大家谁知道李瓶儿到哪儿去了？”代理班长罗应怀巡视着全班战士问道。

“我们看望许班长时，他还在啊。”朱武道。

“中间，他是出去了一趟。”有人补充道。

“是，他是流着泪出去的。”战士张新一又道。

“这样吧，班务会暂时停开，大家分头去找一找他。”代理班长罗应怀下了命令。

两个小时后，大家又重新聚在一起，李瓶儿仍下落不明，这不得不使他们人人开动脑筋分析。判断的结果：李瓶儿夜不归宿，定是与夺刀有关。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这些为了一个共同目标

许世友外传 391 走到一起来的农家子弟们，他们福祸同担、挤身而眠，血流一起、心想一处，他们判断的准确性，并非是偶然的巧合。

班长，我不行了！我没能完成任务，
没，没把宝刀夺回来，……我对不起全班
……对不起你……

夜晚，大别山月色正浓。

月光经过鞍形的山脊、山口、山峡射出来，那些树林、岩石、山峰的黑影，被月光烘托得分外黑、分外浓，分外阴惨。

李瓶儿行走在这夜色正浓的月夜里，孤身入敌穴。此时，他已窜过两道封锁线，第三道封锁线已在眼前。只见前方山道两旁，敌人的机枪正对着“一夫守关、万夫莫开”的山垭口有节奏地点射着。“哒！哒！哒！”枪声震撼着黎明前的山野，射在岩石上的子弹，带着曳光“吱溜溜”地鸣叫着直升夜空。李瓶儿驻足观看了半天，然后从左侧丛林伏身接近山垭口，趁敌人机枪停射的空隙，翻身滚过封锁线。好险，正在他刚滚过的瞬间，敌人的机枪子弹又“哒哒”地射了过来，擦身而过。若掌握不好时机，定是不死也伤。接着李瓶儿又向前翻身打了三个滚儿，跃入丛林。不巧，前方又遇到了敌人巡逻的夜哨。李瓶儿赶紧缩在岩石下，大气不出一口，只听敌人的皮靴从岩石顶上“踏踏踏”地走了过去，他才松了一口气。

“前方敌情不明，我何不抓一舌头问路。”李瓶儿想到这里，急忙起身，跳上岩石，向那巡哨追去。

这巡哨总共两人，他们一前一后，从李瓶儿头顶上的岩石踏过来后，绕出一片松林，正向封锁山垭口的敌堡走去。那打头的392许世友外传边走边道：“今天老子完成任务，万无一失，天也快亮了，咱们到堡里好好地喝一壶。”那跟脚的也应道：“酒在我被窝里，我先小解一下，你别贪心喝光，给我留半壶。”对方回过头来，道：“那好，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少不了你的。”说罢那人紧赶几步，钻进了堡里。后面的哨兵，也在想着那壶酒，小解也不离开原地，趁此机会，躲在暗处的李瓶儿一步跃起，右手抱住了他的脖子，左手拦住了他的腰，使他仰面朝天。

“别乱，别乱，当心我把尿洒到你的嘴里！”那哨兵还以为是
自己人，连声喊道。

“住嘴！当心我废了你。”李瓶儿压低声音道。接着把枪口对准了他。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有什么事尽管说。”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快跟我走一趟。”接着李瓶儿下了他的枪。

“好，好。待俺提上裤子。”那哨兵见李瓶儿是一个人，顿时又胆壮起来，他表面上装作百依百顺地提裤子，倏然间他猛一招手，打掉李瓶儿手中的枪。然后和李瓶儿抱作一团，扭打起来。他们在地滚了几个滚儿，突然间，他大声喊叫起来：“不好啦，快来人哪！”

身在敌区，李瓶儿不敢怠慢，只想三下五除二，把他收拾了，没想这小子也像泥鳅，怎么收拾也不利索。李瓶儿知道夜长梦多，他猛地用劲，把那哨兵压在了身下，双手紧紧卡住了对方的脖子。

“住手！”那钻进堡子里的哨兵，此时正在堡里喝酒，听到外面哨兵的喊声，忙提着酒瓶走出来看个究竟。不看便罢，一看大势不好，忙扔掉手中的酒瓶，奔跑过来。他先是一脚踢翻李瓶儿，接着用枪口对准了他：“动，我打死你！”

“自己人，别误会！”李瓶儿给对方个定心丸，说完便抬手打
许世友外传 393 掉了对方的手枪。然后拣起手枪，夺路而逃。

“枪呢？还不给我快追！”那哨兵踢了一脚倒在地上的哨兵，那哨兵受了惊吓，翻身起来，二人风风火火追了一程，接着打了一梭子子弹。

且说这一梭子子弹的最后一发，却击中了李瓶儿的右大腿。李瓶儿死不作俘，拼命逃脱。等他逃出敌占区时，他再一步也跑不动了。直到战友们寻到他时，他已昏迷不醒。

“瓶儿，你醒醒！”代理班长罗应怀呼唤着他。

“瓶儿，你让我们好找，许班长也来看你来了！”全班战友齐声呼唤着他。……

半天后，瓶儿终于睁开了双眼，见自己回到了班里，已躺在床上，不觉眼泪汪汪，环视每人一眼，最后把目光停留在许世友脸上：

“班长，你有伤，怎么也来了？”

“看你来了！”心比钢铁还硬的许世友，此时也热泪滚滚。面对着这么好的战士，为己受伤，怎不令他感动。

“班长，我不行了。”接着李瓶儿断断续续地说，“我没能完成任务，没、没把宝刀夺回来，我对不起全班，也，也对不起你哪……”

李瓶儿话没说完，便闭上双眼，再度昏迷过去。由于他腿部动脉出血过多，当日傍晚，便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战友们。

死决非死者的痛苦，而是生者的痛苦。革命还未胜利，他却提前离去了。全班战友无限悲痛和遗憾，尤其班长许世友，更是格外悔恨。

安葬李瓶儿在当天傍晚，风呼啸着，吹弯了路旁的树木，发 394 许世友外传出阵阵悲鸣声。战友们在柴山堡的西山上，挖下了墓坑，掩埋了瓶儿的尸首。他们又在瓶儿的墓前，脱下帽子，立下了誓言：

“安息吧！战友。你没有完成的任务，由我们完成。你没有夺回的大刀由我们夺回。血的代价必须以血偿还！”

当天晚上，他们又投入了新的战斗，许世友班又和全团战士歼灭了新集国民党军一个团的进攻，驻乘马岗的一营国民党匪兵害怕被歼也逃回了新集。与此同时，第二、第三团和师特务大队在顺河、张店等区也消灭了不少地主民团，并多次粉碎了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进攻。在他们的发动下，那一带的群众革命斗争也搞得轰轰烈烈。

到 1928 年底，七里、紫云、乘马、顺河、柴山堡等老区的大部分地区重为革命势力所控制，党和红军已经在黄、麻、光三县边界站稳了脚跟。这年年底，中共鄂东特委明确提出了“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使鄂豫边区的革命斗争更加坚定地走上了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

1929 年春，我红三十一师利用蒋桂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积极向外游击，先后歼灭了黄安县的禹王城、高桥河和麻城县的西张店等多股反动民团，缴枪一百四十多支。部队也在斗争的烈火中成长起来，到是年 5 月，全师发展到四千余人，并成立第五团。经过战火的锤炼，部队的战斗力显著提高，有时一个队能消灭或击溃整连整营的敌人，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的经验。

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和地方工作的开展，鄂豫边界武装割据地域越来越大，黄安、麻城、罗山、孝感、黄陂等县的部分地区，相继建立了区级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在纵百里、横一百三十里地区内，乡村中的反动统治全部土崩瓦解。黄安七里和麻城乘马等老区已分配了土地，根据地内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

与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的同时，豫南、皖西的

许世友外传 395 党组织，先后在商城南部和六安、霍山地区领导了武装起义，建立了红三十二、红三十三师和豫东南、皖西两块革命根据地。从此，这三支红军和三块革命根据地，在大别山构成了犄角之势，遥相呼应，展开了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396 许世友外传

第二十二章 特殊任务

许世友说：在这三年里，我由一名普通士兵当了团长，是比较快的。为什么快呢？人被打得没了，作为共产党员，不干不行……

1930年春，峰峦叠嶂的大别山，芳草返青，百花争艳，春意盎然，一派勃勃生机。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4、5月间，鄂豫皖边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边特区委员会，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委。许世友所在的红三十一师改编为第一师，其余为第二师、第三师，另编一个独立旅。全军共两千一百余人。

许世友所在的红一师的师长由副军长徐向前同志兼任，政委是李荣桂同志。当时的红一师对外号称五个团（实际上没有团、营、连的编制），对内称五个大队，大队下面设队，队下面设排。英雄许世友在第五大队任排长。全排有三十多个同志。当年的排长陈

许世友外传 397 再道同志已任队长。

且说鄂豫皖特委和红一军的成立，使鄂豫边、豫东西、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组织上形成了统一的整体，使当地的三支红军队伍成为统一指挥的武装力量，对促进当地的革命斗争以更大规模地向前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像一个牛犄角楔入了敌人的心腹，敌人恨它怕它，但又顾不上吃掉它。

再说红一军组建之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大混战在冀鲁豫三省爆发。蒋介石为了给这场角逐增加获胜的筹码，陆续将位于鄂豫皖边区的夏斗寅第十三师、徐源泉第四十八师、陈耀汉警备第二旅等部队北调参战。在我根据地周围，除新调来的郭汝栋第二十军（后改编为第二十六师）布防于鄂东地区外，其它据点多为地方反动武装驻守，兵力极其空虚。这就给红军造成了向外发展、实施进攻作战的良好机会。

我军完成组建工作后，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消灭敌人，向外发展扩大根据地。6、7月间军部率第二、第三师东进皖西，先后攻占了霍山、黄山两座县城，消灭了大量敌人，促进了当地革命斗争的开展。许世友所在的红一师在徐向前同志的指挥下，向京汉铁路南段出击，连战皆捷，歼灭了敌人整营整团的正规军，打出了我军的声威，同时进行了三次大的扩编，许世友这个枪林刀丛中的汉子也官升三级。

对许世友来说，早在军阀的队伍中，他看不上吴佩孚的傲慢，也看不起那小个子班长李仁善的权欲熏心，一气之下走出队列，智斗、勇斗吴佩孚，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抱下了吴佩孚的“千钧臂”，令军阀兵个个瞠目结舌，使他由一个列兵荣升副连座。

人们敬仰荣誉和官衔，然则许世友在红军队伍中的荣誉和官衔都是从一条坎坷不平的路和刀刃上走过来的。正如许世友自己所讲：“在这短短三年里，我由一名普通士兵当排长，当连长，直 398 许世友外传至当了团长，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快的。为什么快呢？人被打得没有了，你是共产党员，不干不行。从战士到团长，我打了上千次的仗，有些小仗一天打几次，算也算不清。”（摘自《我在红军十年》一书）

神奇而又似乎使人不理解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

王树声宝刀相送，许世友执意不收

且说许世友伤愈后，又接连打了三次恶仗。哪三仗？这便是阳平口设伏歼敌，花园镇出奇制胜，四姑墩诱敌聚歼。终因没有可手宝刀，战绩不佳。按照许世友当时的话讲：“若有偃月刀在手，我阿友今非昔比，至少可以多砍几十个贼首！”

现下许世友手中的这把战刀正是团长王树声的刀。许世友的刀落敌手后，王树声同志作为首长来瞧看身负重伤的许世友，二人炕头促膝相谈，无话不讲，整整两个小时。当王树声从中得知许世友的宝刀失落敌手，战士李瓶儿为夺宝刀命丧九泉，许世友正为宝刀大犯心病，伤情骤然恶化时，王树声当机立断，取下身旁佩刀，送到世友面前。

“世友小弟，此刀送与你。”

“不，不。”许世友连摆手道，“团长，我晓得你爱刀如命。这刀也来之不易，还是你留下的好。等俺阿友伤好再战，定夺回那柄偃月刀。”

许世友清楚，团长王树声的这把战刀，原是反动白枪队“戴五爷”的随身宝刀。此刀虽比不上偃月刀的重量，但也小巧玲珑，红缨飞穗，削铁如泥，光闪夺目。传说当年王树声带领部队攻打戴家寨这个土围子的时候，因内有土雷、暗器设防，牺牲士兵不下三十余人。为杀五爷，其中王树声最心爱的小号兵也惨死在这

许世友外传 399 柄削铁如泥的宝刀之下。

“此刀先归你用，等夺回你那偃月刀，我再收回还不行吗？”王树声按着许世友的手。

“一言为定，这刀我收下。”许世友道，“团长，我有一请求，今后有攻打孟云清的任务、夺回偃月刀的机会，我许世友一马当先。”

“那好，那好，我一定牢记此事。”王树声手拍许世友的肩膀，“注意养伤，还有恶仗在等待着你哩！”

“团长，我明白了。今天我就提前休息。”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

春天，大别山的春天。最先是朝阳的山坡处的雪在融化，慢慢地露出黄黑色的地皮；雪水滋润着泥土，浸湿了被雪盖着过了冬的草根，它们渐渐倔强有力地生长起来。

山的背阴处虽然还寒气凛凛，可是寒冷的威力已在渐渐衰竭。朝阳处的温暖雪水顺着斜谷流过来，融化了硬硬的雪层，冲开山涧溪水的冰面。那巨大的冻结在岩层上的瀑布也开始活动了，流水声一天天越来越大地响起来，最后成为一股汹涌的奔流，冲到山下流进河里，那河间的冰层就咯嚓咯嚓碎裂成块，拥挤着向下流淌去。

人身上是冷飕飕的，心里却感到美滋滋的，也在茁长出新的希望的幼芽。

两个冬天过去了，许世友又随大部队出击京汉线，连连获胜，部队士气高昂。同年冬天部队又攻打广水，因敌人早有准备，凭坚固守，我军硬攻不克，有较大伤亡。这一仗，本来是袭击，变成了恶攻，一、二师的配合也不得力。红一师从北面强攻，部队前仆后继，勇敢冲锋，但不知什么原因，南面的红二师却按兵不动。当时许世友所在营的营长，也是最好的攻坚能手，名叫高汉初，也壮烈牺牲。部队遂移师豫南之陡河镇，将该地数百民团全部消灭后，就地休整。营长位置无人顶替，许世友荣升营长。

春风卷帘，喜鹊登枝，就在这时，团长王树声又来到了许世友所在的营。

“团长，请坐。”许世友递过来一条竹椅。

王团长接过竹椅，坐下道：“今天，我来向你报喜。”说完又接过通讯员递过来的大碗茶，呷了一口。此时他满面春风，抬头望着许世友。

“什么喜？”许世友不解地问。

“忘啦，一年前你亲口和我说过的事，并让我一定办到。你好好想想？”

“我给你说过什么事，你这突然发难，倒叫我难想了。”许世友挠了挠后脑勺，搜肠刮肚，“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刀的事。”王团长提示道。

“要打孟云清，夺回偃月刀是不是？”许世友豁然开朗。然后急问：“上级有指示吗？”

“对！”王树声团长十分肯定地道，“这次战斗是攻坚战，不同往常。新集重镇，民情复杂，孟云清又常驻此镇，与地方反动政府交情甚密。这次师长徐向前特意吩咐，要巧打巧夺，要打麻雀战，擒贼先擒王，然后攻而夺之。”

“团长，你说怎么办吧？”许世友高兴地跳起来。

“根据师首长意见，我想选几个精明强干的士兵，组成敢死队，由你带领，插入重镇，摸清情况，打它个措手不及。这样一来，一是可以完成任务，二是也可以夺回你那心爱的偃月刀。”王树声说到这里，呷了口茶。

“那敢情好，谢谢团长信任。”许世友说到这里，想了片刻又道，“敌人在暗我在明，敢死队人数不必多。依我看，再给我两人即可。”

“由你自己定，尔后报我。”王树声道，“此战不同往常，大部队作战，互相有个依靠。这次全靠你胆大心细。等你把人员定夺下来，新集的情况我再详细给你介绍。”

“那好，我和同志们再作最后研究，速速报你。”许世友把王树声团长送出了屋外，二人握手告别。这时，月悬中天，浮云遮掩，忽明忽暗，明的时间长，暗的时间短。

“红一军”飞镖行刺，刑场顿时骚动

且说躲在新集、尧山的国民党第十三师，师长就是夏斗寅，辖属三个团。孟云清为该师二团。青锋口一仗，孟云清团长若不是率残部夹尾跑得快，定会被我吃掉无疑。从此以后，孟云清便龟缩到新集据点，招兵买马，紧靠地方民团，再不敢轻举妄动。此战有所失也有所得，失去的是千余名官兵，得到的是一口青龙偃月刀。孟云清初捡起这口被自己击落的战刀时，并不认为它是宝。待他逃出虎口，细细端详时，才发现此刀确非一般，只见三尺刀锋闪闪，外加三尺鲜艳红缨，一刀砍在脚前树，大树“嚓吱”应声倒。孟云清连声称赞：“宝刀宝刀！”后来他又经多方考证：此刀乃是少林青龙偃月刀，属唐代唐穆宗三年监制，为少林十二武僧救唐王后的捐赠刀。少林寺后来之所以“武以寺名，寺以武威”，与这把主刀有关。相传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率兵进攻盘踞洛阳的王世充。李世民曾写信邀请少林寺武僧下山助战，以昙宗法师为首的十二名和尚，手持刀棍，率领众僧下山，解救了被王世充围困的李世民，生擒王世充的侄儿王仁则。李世民当皇帝后，赐给十三僧人紫罗袈裟，田地四十顷，水碾一具，偃月刀十三柄，大量银两，还准许少林寺容纳武僧，设僧兵练刀习武。唐太宗认为练武需要营养，还准予少林和尚开斋食肉。自此少林寺遂以武闻名。

孟云清经过一番考证，开始还对青锋口一仗阵亡的千名官兵感到惋惜，后来他也昏昏然啦。有所失也有所得，那千名阵亡官兵也不见得能抵上这一口千古传奇的宝刀！尤其是后来，他又打听到这宝刀的主人，是少林和尚出身、现任红军官员、威震大别山的许世友，不觉这刀价顿增百倍。有一份红军油印报，上面历数许世友的功劳。单说这把偃月刀，就有八百名他们的弟兄做了刀下鬼，这份油印报恰巧又从手下的士兵那里找了出来，更能证明这宝刀的“政治价值”。孟云清的头脑膨胀了，他认为若把此刀献给现任新县县长刘芳，讲明真情，割半座城池也不是没有希望。他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做了。可是那反动县长刘芳收下偃月刀后，只奖给他一座别墅，三百名人马（属反动的地方武装），以示安慰。孟云清虽不满意县长刘芳的这些赏赐，眼下在人家辖地做官，也只好作罢。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且说这反动县长刘芳和那国民党团长孟云清，一个似狼，一个赛虎，对人民百般盘剥。除了苛捐杂税和“清乡”之外，还有他们的“血洗”政策。群众的反抗，逐渐由抗租抗债运动发展到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和土地，建立自己的武装政权。不说别的，单说他们的苛捐杂税掰手细算，有十三种之多。哪十三种？即是屠宰捐、烟酒捐、硝磺捐、百货捐等，此外还有门牌捐、灶头捐、人头捐、房屋捐、婚姻捐、田赋捐（田赋外另加二成）、枪支捐、耕牛捐、电杆捐、剿匪捐等等，这是每户都要完成的。至于田赋，比1926年增加了三倍，而且豫省各界，已缴到1936年了。此外还有红契复验，每张契纸要收一笔钱。这还是在平常的时候，若是打起仗来，还要抓夫拉车，派草派饷。一般老百姓经过连年的灾荒和军阀长期压榨，不说没钱缴纳，就是一日两餐也难维持。所以一部分就跑去上山落草。豪绅地主国民党还是不肯罢休，立刻组织保卫团，成立“清乡委员会”，叫民众不纳钱就纳命。

刘芳和孟云清也知道他们所采用的这些强压硬榨的方法，并非上策，于是雇佣了一批打手和走狗，组织什么党部，什么清乡委员会，到处狂叫着：“农民不要打土豪劣绅，如果将他们打倒了，没有人给你们田地耕种。”晏

家河的狗党部公开告诉群众，说：“共产党叫工人增加工资，农民要抗租抗捐抗税抗债，士兵要发清欠饷，改善待遇，这是他们对你们的阴谋，不要上当。”泼陵河清乡委员会的布告蛊惑人心他说：“十龄幼女，口喊自由。三尺之童，目无长上。泼陵素称礼义之邦，一变而为禽兽之所。”这些欺骗，也就是他们给群众的“训政”工作了。

但是群众并不像猪牛那样蠢，谁好谁坏，心里最清楚。再者国民党军阀虽死到临头，神经错乱，仍要勉强挣扎一下。他们挣扎的方法，就是血洗政策（他们有一标语是“如果不组织联庄铲共会者，则血洗全村”）。他们对于反抗租债捐税的乡村，房屋烧毁十之五六。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乡村，就烧毁十之八九。在新集胡子石地区，出农民不意，绑了一百五十多人，不管男女老少，一概施以最惨的死刑。有的割心挖目，有的用香熏，有的切指头，有的截足……血腥统治和白色恐怖笼罩着新集地区。广大群众在这白色恐怖中付出了血的代价。

长话短说。且说这一天上午，国民党第十三师第二团团座孟云清，要在新集城西刑场处斩一百二十七名哄抢谷物的青年农民。一大早，不少看热闹的人便拥到了这里。可谓人山人海，像赶庙会一般热闹。

孟云清，人称“孟大炮”，由于常驻新集，大人伢子都晓得他。他人矮声高，大肚子，横里竖里一样长，屁股大得像胖太太。前面军服领子上挂着三层下巴，后面脖子上露出三条胖折。活像那庙里的胖罗汉。这时只见他从县官大老爷刘芳那里接过偃月刀，目不斜视，走上监斩台，尔后向刑场扫视一周，只见人声鼎沸的刑场霎时静了下来，连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得到。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在断头台上的一百二十七名“罪犯”身上。他们一拉溜地立在那里，一个个五花大绑，面对敌人的屠杀，头不低腰不弯，脸不变色心不跳。

这些“罪犯”何罪之有？原来是新集的大土豪孔作帐不顾人民的死活，昨日在街头哄抬谷价。二百多位买粮的农民忍不住了，上前撕下了涨价的安民告示，并拳打脚踢了作恶多端的孔作帐，当下打开了他的谷仓。狗县长刘芳和军阀官孟云清闻讯带士兵，抓获了闹事的一百二十七名青年农民。为了杀一儆百，今天午时开刀问斩。

这时，兵痞孟云清清了清破喉咙烂嗓子，呱呱地讲了一通安民训示的话，接着，抽出那把闪闪发光的偃月刀，在空中晃了几晃，随即交给一个身着黑衣的刽子手，然后道：

“这是共产党的刀，我让你给我砍下这一百二十七名‘罪犯’的头颅，也验验这柄宝刀快不快！”

“是！”那位满脸横肉的刽子手，接过偃月刀，一个鹞子腾身，转而是“刀劈梅花”，“唰”的一声劈断了身旁的一个木桩，连声叫道：“宝刀！宝刀！”众人面对这寒光凛凛的宝刀，无不膛目结舌。

太阳转到头顶，天到午时，忽听得“！”一声锣响，只见这名身着黑衣、满脸横肉的刽子手，咕噜噜喝完一瓶老白干，霎时兴奋冲动起来，凶神恶煞似地怪叫一声，走到打头的一位“罪犯”面前，目扫对方一眼。只见对方眼里喷火，哈哈笑道：

“有种的，杀吧！杀了我，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孙子，中国人是杀不绝的！”

“好吧，我就杀你个嘴硬！”说罢，刽子手忽然起刀，刀在空中划了个

半圆，红缨飞展，然后直沉那人脖后。说时迟那时快，正在这时，只听一声高喊：“看镖！”

话声没落，“嗖”的一声，一把飞镖早已腾入空中，不偏不斜，直向那刽子手飞去。刽子手“哎呀”一声中镖，偃月刀“啷”一声落在地上。

刑场大哗，顷刻乱成一团。

孟云清，这次处斩的主谋者，正圆瞪双眼，喜观那打头的“罪犯”怎样刀起头落，以便显示他那偃月刀的神威，更重要的显示他自己。本来这场处斩，刘芳县长提议用“机枪点名”，他却别出新裁，执意使用偃月刀砍头。不料想，一声呐喊，孟云清被这意外的举动惊得呆若木鸡一般。霎时间，他平静了一下急速跳动的心房，从木椅上缓缓站起身来，向左右两旁的保镖挥了挥手。

这两位膀大腰圆的黑脸保镖，一个叫郭峰，一个叫熊恒。二人相视一下，壮着胆子，生怕那不长眼的暗镖再次飞出，怯生生地走上断头台一看，那名刽子手早已气绝身亡。郭峰上前踢了死者一脚，弯腰拔下胸前钢镖。带血的钢镖扎进心脏足有三寸深。望着这鲜血淋漓的钢镖，二人不禁心里说：这么超人的飞镖功夫，不是少林的飞镖师，也是江湖的艺高人！

这二人吃惊一阵，接着细瞧那飞镖，原还是一个信镖呢！何为信镖？即是这钢镖的把柄处，还有一孔，大如豆粒，内塞一信。熊恒小心拨出取下，马黄纸上布满了两行小字，上方一角还沾有殷红的血迹。

熊恒拿着这封信，快步走下断头台，上了台阶，随手把信交给侦察卫官高成龙。

这高成龙为何人？可以说，他是团座孟云清的心腹加嫡系。换句话说他也是“二团座”。常言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汉子三人帮。孟云清的好多花花点子，就是来自于他。对上他是夹尾巴狗，对下他是瞪眼狼。此人薄薄的嘴片，又瘦又小，年纪约莫有三十岁，一张脸又长又于瘪，很像一只大马猴，脑门处有几颗黑麻子，头发梢有点发黄，两边腮帮子上满是皱纹。且说他接过那血迹淋漓的信，放眼一瞧，信是写给团座大人孟云清的。他略一思索，便走上监斩台，将信亲自呈给团座孟云清，说：

“这是镖上的信。”

孟云清忙展开阅看，字迹虽不清秀也有其特色，一笔一道皆如一堆干柴棒，顺着开篇台词“孟云清”的名字，一股脑地朝他的天灵盖击来。

上面写道：

孟云清混蛋：

我大军即将兵临城下，恶有恶报，明智者见好就收。

若要再继续屠杀无辜群众，三日内我取下尔头！

红一军

孟云清看完，两眼久久地盯在“红一军”三字上，脑门沁出了豆大的汗珠，双手颤抖，心里打起了鼓来，这因他和红军打交道多年，深知红军的厉害。他清楚红军的成分，皆由苦大仇深的青年，自愿参加，且又人材荟萃，不像那军阀兵，净是抓夫抓丁，一帮窝囊废。不说别的，青锋口一仗，他全团几乎全部覆灭，这留给他内心的创伤太大了。若要准一提起红军，他便毛骨悚然。同时，他也知道红军的纪律，说到做到，不放空炮。他心里一害怕，就不敢再下令处斩那一百二十七名“罪犯”了。转而一想，“独一霸”县长大老爷刘芳又在其身后观瞧，自己堂堂男子汉，一团之长，竟被这一纸恫吓

吓掉了兔子胆，留作后人笑柄。刘芳县长不告他私通共匪才怪哩！想到这里，他那兔子胆又重新壮了起来，决心先处斩这一百二十七名“罪犯”后，再捉拿这个飞镖行刺的“红一军”。

刑场上的人们骚动了一阵，虽不十拿九稳猜晓了那封信的意思，但也八九不离谱儿。他们猜准了团座大人复杂的矛盾心理，霎时间又静了下来，纷纷把目光投向孟云清，看他如何决断。这时只见孟云清站起身来，揩了揩额门上的几颗汗珠，装模作样，实际他心里也害怕那红一军再来一飞镖，射中他那狗命。便挥手命令左右卫兵分队簇拥着他，向断头台缓缓走去，然后弯腰捡起那把偃月刀，递给一卫兵，道：

“有勇者，给我开斩！”

“是，团座，”那黑脸卫兵应了声，实际心里也在打鼓。正当那卫兵哆哆嗦嗦再次举起刀时，又是“嗖”的一声，飞镖不知从何方向飞来，再次击中第二个刽子手，应声而倒。

“妈的，快用机枪点名！”被簇拥着的团座孟云清急红了眼，挥手下了命令。顷刻，“嘟嘟嘟——”机枪喷火发怒，一百二十七名青年惨叫了数声，接着在火舌中倾倒下来，鲜血溅红了断头台。

这就是震撼大别山的“三·一八”惨案。刑场上一阵骚动，不少妇幼长者捂起了脸，惊哭出声来。午时的阳光显得灰暗，青山俯下了首，人们心里在流泪。

孟云清目扫了这一百二十七个横七竖八的尸首，冷冷一笑，然后把侦察卫官唤到身旁，耳语了一番，又令身旁卫兵，道：“捡回偃月刀，回营！”

没容我们放枪，“红一军”便跃墙跑了

再说侦察卫官高成龙，听了团座孟云清的一番耳语后，心领神会，主子有令，岂能不从。刑场四周卫兵撤退之前，他又慌乱地跑到断头台，进行现场侦察，摸清钢镖飞来的方向，以便大海捞针，缩小范围。

他察看了第一支飞镖好像来自刑场的西方，接着他又察看了第二支飞镖，又好像来自刑场东方。西方是孟云清的卫兵队，东方则是地方武装——县长刘芳的卫兵队。这一下又都把高成龙闹昏了头。根据他在刑场听到“看镖”这一喊声，他合计片刻，初步确定那位名叫“红一军”的刺客藏身在东方——刘芳卫兵队的一侧。于是他决定派手下卫兵搜查东方。刘芳的卫兵队长孙晓英为此不让，二人发生了口角。你说在东，他说在西，“红一军”没抓住，官司却打到了县长刘芳和团座孟云清那里，又是拍桌子又是扔板凳，二人撕开了脸皮，大吵了一通，不欢而散。

再说孟云清回到军营，把侦察卫官高成龙唤到卧室，大训了一通：“你，你这么个精细人，怎么做出这般糊涂事！抓贼不成，反倒起了内讧，叫我怎好在这里呆下去！”

“团座，我，我这一心为党国为您，只不过当时心急，也没、没有想那么多，只想尽快抓住那‘红一军’，免除心中之患。没想到那卫兵队长孙晓英多心，反而把事情闹僵。这全怪奴才的不对，你打我杀我都可以，只不过我是一心保您。这您是知道的。”侦察卫官高成龙满脸委屈。

“事情既然如此，也只好作罢。”孟云清叹了口气，又道，“现下我们的主要矛盾还是‘红一军’，懂吗？！我估计‘红一军’既然能混入刑场，现在他们也离不开城，快通知全城戒严，盘诘行人，发现线索，立即向我报告。”“是！团座。”高成龙说完便转身回走，突然间一位士兵口喘粗气地跑了过来，差一点和高成龙撞了个满怀。“团、团座，不好啦，我，我们在您、您的后院发现一个黑衣蒙面人！”“快讲，他现在哪里？”孟云清心中一惊，想不到这个“红一军”竟这么快混进了他的老窝，立时急问。“没容我们放枪，他便跃墙跑了！”那士兵手指后院左侧的高墙道。

“愣着干啥，还不给我快追！”孟云清吼道。

“警卫分队已经去追，我是特来报告您的。”那士兵辩道。

敢死队长许世友，神出鬼没

常言道，艺高人胆大。且说这“红一军”不是别人，正是红一军副军长兼红一师师长徐向前同志派来攻打新集（现称新县城）的先遣支队，也叫敢死队。此队人数不多，皆由队长许世友精心挑选，加上许世友，共有三人。那两人便是机灵鬼小囤子，大名罗应怀；另一名飞镖王李铜儿。

且说这三人当夜在王树声处听了情况简要介绍，拿着接头信，领受了任务，直奔白区新集镇。

新集镇三面环山，东临潢河，城墙高两丈余，全部用长方岩石砌成，易守难攻，固若金汤。它是光山南部土豪劣绅盘踞的顽固堡垒，以刘、孟两姓大户为首，统治全城，组织数以千计的反动民团及红、黄枪队和国民党军阀兵，凭坚固守，是敌人深入我根据地的一根硬钉。

再说许世友三人来到新集镇，已是半夜时分，他们翻墙进城，利用夜暗，穿街走巷，寻到接头人、地下党员赵老伯。赵老伯无儿无女，只有老两口，在街头门面，开一酒店过春秋，日子混得还不坏。三英雄在赵老伯家吃了饭，又听了老伯的敌情介绍，知道抓了一百二十七名青年农民，第二天要在城西刑场开刀问斩，杀一儆百。眼看百十名农民弟兄人头落地，三英雄怎能无动于衷。天亮在即，三英雄推开饭碗，在赵老伯的指点下，寻入城西刑场，隐在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槐树上，监视敌人，以便见机行事，因此引出前面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来。

眼下三英雄再次入城。刚才孟云清的警卫兵来报，说是在后院发现一位黑衣蒙面人，跃墙而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人称墙上飞、英雄许世友。原来是三英雄随百姓入城后，再次来到赵老伯的酒店。三人一天没吃饭，喝了点酒，眼看夜幕降临，天渐渐黑了下来。许世友推开酒杯道：

“不喝了，你们兄弟二位在这里稍候，我出去观观风声，探探虚实，回来再作决定。”

罗应怀、李铜儿二人执意要随，许世友又道：“人多目标大，不必啦。”说罢，便换了夜行衣，手持大刀出了酒店，忽儿消失在街头。

许世友五年来过新集镇，那次他是作为一个无为青年，被少林禅师除名，回家路过此地，在街头暂住一宿。由于心境不好，新集镇留给他的印象一切都是灰色的。灰色的街道、灰色的房屋、灰色的车辆、灰色的川流不息的人群，包括人们个个灰色的脸庞——整个城市全笼罩在凝重的使人窒息的灰色中，使人感到新集镇如同灰色的少林寺一样，处在衰老、混乱、麻木的状态中。这次不同的是，他作为有为青年，身负党的重托，来到这座集镇。现在映入他眼帘的虽然还是这座破烂的集镇——四处皆是破屋颓垣，但想到这座城市早晚要归还到人民手中，确也亲切了许多。

许世友按照赵老伯指点，翻身越墙跳到了孟云清兵营后院。原准备踩踩格（现地侦察），不料想和那巡逻的警卫兵遭遇，于是他又飞身跃出高墙。侍卫兵追了过来，他又飞身跃过了另道高墙，然后穿街走巷，向东而去。412

许世友外传

